

水滸寮隱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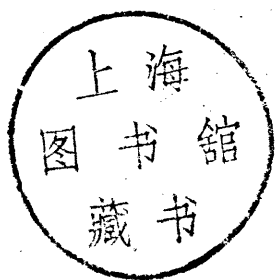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830B



上海

图书馆

藏书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此篇爲朱雷二人合傳。前半忽作香致之調。後半別成跳脫之筆。真是才子腕下無所不有。

寫雷橫孝母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活畫出一箇孝子。寫朱仝不肯做强盜。亦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腸。笑宋江傳中越說得真切。越哭得悲痛。越顯其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矜名節。愛身體。越見其以做强盜爲性命也。人云。寧犯武人刀。莫犯文人筆。信哉。景之奇幻者。鏡中看鏡。情之奇幻者。夢中圓夢。文之奇幻者。評話中說評話。如豫章城雙漸趕蘇卿。真對妙景。焚妙香。運妙心。伸妙腕。蘸妙墨。舒妙紙。成此妙裁也。雖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江瑤柱連食當復口臭。何今之弄筆小兒學之至十

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雙漸趕蘇聊妙絕處正在只標題目便使後人讀之如水。中花影簾裏美人意中早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當時真盡說出亦復何味耶。

雷橫母曰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著這箇孩兒此一語字字自說母之愛兒卻字字說出兒之事母何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際大都百無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與之食則得食子不與之食則不得食也子與之衣服錢物則可以至人之前子不與之衣服錢物則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睜睜地只看孩兒政如初生小兒眼睜睜地只看母乳豈曰求報亦其勢則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見其垂首向壁不來眼睜睜地看其孩兒者無他眼睜睜看一日而不應是其心疑可知也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又不應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睜睜看一日而終又不應是其心夫而後永自決絕誓於此生不復來看何者爲其無益也今雷橫獨令其母眼睜睜

地無日不看。然則其日日之承。伺顏色。奉接意思。爲何如哉。陳情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雷橫之母亦曰。若是這箇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聲。讀之如聞夜猿矣。

話說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爲夫婦。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數異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寫宋何

以處晁蓋說咄囑之色我不欲語

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

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閒話。晁蓋動問朱全消息。晁蓋直性人至今未

見雷橫好處故又獨問朱全寫得仁情都有然其實是借此一筆爲至作引也

雷橫答道。朱全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

級先放在此新任知縣好生歡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

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卻來相投。徒以有老母在。正

江不端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

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亦先放下一筆。以見下文。知

途爲雷橫食衆頭領都送至路口辭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山泊

一番人馬必換一番調遣。此忽將雷橫上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

聚議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何至

不及與聞。筆寫宋江。咄。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宋江

道。上無晁蓋下無吳用。公然竟色是宋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著令夫婦

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西山新店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北山新店樂和

去幫助朱貴。東山舊店鄭天壽。舊於鴨嘴去幫助李立。南山新店東西南北

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箇頭領。招接四方入夥。好漢。酒店爲一山。浪

必之先。一丈青。王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匹。王矮虎舊於鴨嘴金沙灘小寨童威。

童猛弟兒兩箇守把二童舊於西山新鴨嘴灘小寨鄒淵鄒閏叔姪兩箇守把

新關舊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新舊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

關山前三座大關舊令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宋萬舊於金沙

職劉唐穆弘把大寨口第三關新舊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舊孟康仍前

監造戰船新人舊替管未打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李應杜興新添

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鴈臺薛陶宗旺舊人新添侯健專管監造衣袍

鎧甲旌旗戰襖舊人宋清朱富提調筵宴朱富舊收錢糧穆春李雲監造屋宇

寨柵李雲舊人舊錢糧蕭讓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舊分裴宣專管軍

政司賞功罰罪新人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

八面安歇呂方郭盛住忠義耳房馬麟晁蓋宋江吳用居于山頂寨內中花

榮秦明居于山左寨內左軍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內右軍李俊李

逵居于山前前軍張橫張順居于山後後軍楊雄石秀守護聚議廳

兩廊呂新方郭盛職替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

體統甚是齊整。每每一番大發放後領有一篇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

裏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提一篇更換些衣服齎了回文逕

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

書畫卯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

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卻是一箇本縣幫閑的李小二。子引雷橫答道我卻纔

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

的行院。法字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反借此句顯出色人物卻值

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法字或是

戲舞。技一般或是吹彈。技藝或是歌唱。又一般或是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

一稱述一句都頭如何不去睃一睃。慈愚端的是好箇粉頭。又自家贊賞一句聲聲口

雷橫聽了又遇心閒。四字不但寫雷橫肯去之故矣便利那李小二逕到勾欄裏

來看只見門首掛著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吊著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

頭上。法字第一位坐了。便生出不尷尬看戲臺上卻做笑樂院本。法字那李小二人叢

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李小二既已引入便院本下來只見一

箇老兒法草裹著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綠拿把扇子上來

開科形如畫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

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其句法羅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法草參

拜四方好看拈起羅棒如撒豆般點動好看拍下一聲界方好看念出四句七

言詩道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直定入雷難事實四句不入

下豈有無母之子望母第二句言母念子天實四句不入

固以第四句聯貫一篇不在求四句之聯貫實四句不入

也○第三句聯貫七字說盡世界又一樣淚下實四句不入

情事羅撮出來第四句忽轉到自家身上顯出與知縣相好只四句詩便將一

寺前黃泥岡上橫插詩歌如五臺亭裏瓦官雷橫聽了喝聲采要知雷喝

感傷後二句也○寫三字中並無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

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目我已文妙無雙矣題說

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詳處極詳合棚價人來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務頭法草

法字這白玉喬按法字喝字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來如聲聲這一回便是觀交鼓兒的院本先字法笑樂院本既學又

棚衆人不得不用驚疑之筆即耐其法也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利地

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全副勾欄語句手到面前休教空過四字不過口却

偏是空過放妙不可言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如聲聲白秀英托着盤子

先到雷橫面前青龍頭上第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只絕無

一文四字費耐無數心蓋直於山泊下來時便寫一句得了一文包以銀以

橫亦不謂自己若俗手亦復解寫並無一文上青龍一座既一夢夢一文又差又

相較遂如金泥才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

笑道不堪頭醋不醞二醋薄乃至以合棚之罪歸之不官人坐當其位四字尤

可出箇標首法字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

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辨之甚得不雷橫道我賞你三五

兩銀子也不打緊卻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

甚三五兩銀子。惡毒之甚正是教俺徒望梅止渴畫餅充饑。恰好對聲白

玉喬叫道。章法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罵雷橫妙是只顧問他討甚

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贊別人却又告箇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

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法字狗頭上生角。不堪之甚○句法衆人

齊和起來。旁觀一句尤極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法字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

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法字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

頭。此一觀却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驢都筋頭字隨口相雷橫那里忍討

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脣綻齒落衆人

見打得兇都來解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勾欄裏人一鬨盡散原來這白秀英

卻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駕鸞處

那花娘。字法李賀詩有花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逕

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勾欄意在欺騙奴家。好知縣聽了大怒

道。好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法句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

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縣內撒嬌撒癡不繇。知縣不行。一路都寫花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

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第一段責枷。逐段詳寫以表雷橫一枷。非

繇然性起其繇來者漸也那婆娘要逞好手。寫花娘有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

在勾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卻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第二

毀號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拚扒他。這婆娘尋思

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寫花娘有走出勾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

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卻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拚扒他。

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

怒。我們自去拚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

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拚一拚。把雷橫拚扒在街上。第三段人鬧裏卻

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新鳥歌歌老羊羸看見兒子喫他拚扒在那里。便哭

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觀出來錢財

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卻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緝。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頭罵一頭先解緝扒妙筆便放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自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卻在茶坊裏聽得走將出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卻纔道甚麼。那婆婆那里有好氣。便指著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怎敢罵我。第四段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箇踉蹌。那婆婆卻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第五段段文字跌出一。柳梢來。這雷橫已是脚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與前喝采句應。俗人此處增雷橫大孝的人句。掀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柳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

衆人看時。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彈不得。情知死了。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

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

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鄰右人等。對屍簡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

了。並無難意。徒以有老母在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

卻是美髯公朱全忽然公轉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

待。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哀告朱

全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經世妙文絕世奇文讀

沉痛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常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

孩兒。看觀看觀。朱全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不是朱全包

老娘也設無此句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

孩兒。卻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絕世妙文絕世奇

痛。朱全道。小人專記在心。美髯公生平一片之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全尋

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極寫其難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

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妻子白秀英。也容不

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囚在牢

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卻教朱全解送雷橫。

曲折折生 朱全引了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數里。

地。見箇酒店。朱全道。專合三句是箇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

喫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敘得直

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可謂子與子言星夜去別處逃難。這里

我自替你喫官司。寫來令人感激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

哥。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妻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

裏。必須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况兼我又無父母掛念。惟孝子筆

筆妙絕。此語雷橫能得之於朱全。而宋江家私盡可賠償。你願前程萬里。快

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雷橫星

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徒以有不在話下。卻說朱全拿這空枷擲在草裏。編

卻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卻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卻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雷橫爲母朱

樣慷慨○雷橫招承並無難色徒以有老母在朱全情願甘罪無辭徒以吾友有老母在也兩句合來不過十數字而其勢途欲與史公遊俠諸傳分席爭雄淘

也。知縣本愛朱全。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繇。申將濟州去。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卻解朱全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全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先齎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公人押朱全在廳堦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

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全

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全在塔侍立。知府

喚朱全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裡。出愛惜朱全稟道。小人怎

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句句

高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

橫如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卻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

見他孝道為義氣上放了他。句句寫出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

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

知府愛惜如金如玉。甫寫完母子恩愛又接出父子恩愛來奇文妙筆是聯是

而幼子可愛尤甚雷橫老嫗知府衙內似斷卻連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

來。便要他抱。要抱是第一段看他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小衙內雙

手扯住朱全長鬚。說道。我只要這鬚子抱。朱全抱人是第二段知府道。孩兒快放

了手。寫知府愛惜朱全固也此卻寫到知府愛惜朱全美髯夫雲長製盡珍護茂

出憎人之髣真寫也

休要囉唆。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是抱了要要

朱仝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要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你要抱你。」

和他去要一回了來。看知府教他去要，是第四段。朱仝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

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

里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要，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

那里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出愛惜。朱仝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

知府教取酒來與朱仝喫。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盒，篩酒連與朱仝喫了三大

賞鍾。此一句不重賞酒，單重侍婢。蓋此處逗出侍婢便。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

要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要去。」看知府教可自抱，是第五段。朱仝道：「恩相台旨，怎敢

有違。自此為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仝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

衙內面上儘自賠費。用省筆敘抱要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孟蘭盆

大齋之日。於開筆點孟蘭盆為報母仇事也。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

日天晚，堂裏侍婢嬾子叫道：「前銀瓶菓盒一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

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裏面走出來。寫來可愛便活有朱全拴在肩頭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那時纔交初更時分。朱全背着小衙內。遠寺看了一遭。卻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闌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全回頭看時。卻是雷橫。喫了一驚。筆勢亦跳脫而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这里。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卻與雷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淨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筆跳脫而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裏頭領多多。致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

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不答寒暄直說來意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

伺候得着請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更不商量筆朱全

聽罷半晌答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看他牛响答應不得下卻失這話休題恐

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乃他自明畫之極心直口快犯了該死的

罪我因義氣放了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真正說得做强盜是宋江假惺惺語我

自爲他配在這里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卻如何肯做這

等的事是明畫之語不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下他自我自兩段

旬寫出美露一片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

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糾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

有悞朱全道兄弟上一段與吳用說此你是甚麼言語寫得駭笑之極一似你

不想旬我爲你母老家寒上孝子遂負家傑肝膽都是亂人放了你去今日你

到來陷我爲不義斬釘截鐵天地理之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自

告退相辭了去休突然而來瞥然朱全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無半語更

絕妙 一同到橋邊。朱全回來不見了小衙內。令人筆跳脫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

尋雷橫扯住朱全道。哥哥休尋。跳筆脫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

肯去。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同去尋朱全道。兄弟不是要處。若這箇

小衙內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上文雷橫云若這箇孩兒有

此忽云若這箇小衙內有些好歹。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開中作一篇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全挈

住雷橫。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逕出城外。跳筆脫朱全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

小衙內在那里。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全道。遲了時。恐

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一定直抱到我

們的下處去了。朱全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

做黑旋風。令人筆跳脫朱全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

人。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

這里。之筆筆作奇鬼擲人朱全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里。李逵唱箇喏道。

拜揖。寫一箇慌忙一箇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里。只論有朱全道。你好好的

拖出來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鬚兒，卻在我頭上。之筆筆不獨人跳脫

答頭鬚忙者忙極頭者朱仝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拿些麻

藥抹在口裏，直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

逕搶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

兩半。箇已死在那里。讀至此句失聲一歎者癡也此當時朱仝心下大怒，奔出

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人。鬼筆作奇四下里望時，只見黑風遠遠地拍着雙

斧叫道：來來來。俗筆作奇鬼之狀朱仝性起，奮不顧身，拽扎起市衫，大踏步

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鬼筆作奇背後朱仝趕來，這李逵卻是穿山度嶺慣走

的人。朱仝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卻在前面又叫來來來。鬼筆作奇

狀跳脫不可言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趕來天色漸

明，李逵在前面急急趕急走，慢慢行，不趕不走。三句寫得黑氣淋漓看看趕入一

箇大莊院裏去了。竟美是奇鬼身分讀書須要留心，如此篇但能留心，記朱仝

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仝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

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全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止不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人來。鬼沒神出。讀之又驚。又喜。筆墨之事。遂乃至此。那人是誰。

頓一正是小旋風柴進。跳脫而出。此篇另用一筆。法讀之。有野樹。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之勢。於全書中。爲變調也。問道。兀

的是誰。朱全見那人趨走如龍。神儀矚目。八字妙文。畫不出。王孫別處。移用不得。慌忙施禮。答道。小

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全。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

放河燈。被黑旋風。字不說出。李逵二殺了。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

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全道。小人不。敢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

小可。小旋風。便是。亦不說姓柴名進。不見黑旋風。卻見小旋風。無端自成。關鎖。朱全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

下拜道。上下句連。此五字乃夾句也。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

後堂說話。朱全隨着柴進。直到裏面。朱全道。黑旋風那厮。妙如何卻敢逕入貴

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小旋風。鳥。斷口。一接。一妙。小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爲

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

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箇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在那梁山泊做頭領。

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
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
足下歸路竟說明奇絕此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句雷兄句如何不出
來陪話此篇真另是一機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裏出來寫得真有鬼望
着朱仝便拜傾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
山寨自有分曉朱仝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箇柴進一力相
勸朱仝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哥你快出來陪話李
逵也從側首出來奇極唱箇大喏卻不拜只朱仝見了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
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進雷橫吳用三箇苦
死勸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奇吳用道休說一件事
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仝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大鬧
高唐州惹動梁山泊直教招賢國戚遭刑法好客皇親喪土坑畢竟朱仝說出
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雷橫胸中。橫着一箇不怕人的都頭。秀英胸中。橫着一箇知縣官的愛妓。以故蠻觸之爭。白姬暴死。禮云。親在不敢以身許。雷橫爲母不做強盜。如何反肯殺人。此是恃氣不認理之弊。又曰。朱雷之於晁。蓋宋江從巧拙之間。定優劣。朱全不及雷橫。合此回觀之。雷橫負朱全。其相去不止千里。朱全愛友并愛其友之母。不難配其身以全人。雷橫負友并負其友之主。竟至深其怨以報德。

鄧狂言索隱

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卻來相投。金評徒以有老母在。又云。正寫雷橫大孝。反襯宋江不端。嗚呼。是何言哉。母在而爲盜賊。是爲危親。危親固不孝也。母死而爲盜賊。猶爲辱親。辱親亦非孝也。孝之消。不僅以不爲盜賊論。爲吏作奸。豈其孝與。但比較的。愈于宋江而已。罪有差等之說也。若真能以革命光復爲心者。則又不必盡拘此例。已次第見前論。不復贅。

雷橫聽了。又遇心閒。便和李小二逕到勾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竿吊着等身靠。

背入到裏面。便去雷頭上第一位坐了。雷橫之打殺白秀英而逃入梁山。由于打傷白玉喬而身枷辱實。由于無錢聽唱而坐在首席。夫無錢聽唱。固亦出于偶忘。然未免托大。「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非虛言也。坐在首席。似覺出于有心。然實亦托大。「白秀英笑道。頭醋不釀二醋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箇標首。」亦非虛言也。雷橫一都頭耳。而托大如此。則吏之爲吏可知。「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頭。」則吏之爲吏可知。「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明知其爲都頭而辱罵之。則妓之爲妓也可知。窮其究竟。則皆以知縣之故。草蛇灰線。令人一一可尋。天地間之怪見狀。習慣不覺。何堪一一指出哉。

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羸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難事。不及鴛鴦處處飛。金評定場詩。只是尋常嘆世語。卻也并貫入雷橫雙耳。真是絕妙之筆。又云。第一句言子望母。第二句言母念子。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讀之能不淚下也。頗合。但雷橫母子。此時尙處順境。以後方入逆境。故此言謂之對景掛畫。鈞魂攝魄。卻不是描寫成局。感動人心。固當分別觀之。且亦絕不僅爲雷橫而設也。雷橫以其母被辱。被打之故。憤極于心。而打死秀英。情自可原。亦非無罪。然彼平民眷屬。無辜而被罵被打。且更有難受過于打罵者何限。著此兩句。直將卷首之王進母子調動。以爲家族主義與種族主義之鵠。而卽以此發

其家族之悲于種族之感者。尤爲沈痛不忍言。自政亂刑煩以來。飢寒交迫。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久已不知其凡幾。重以兵爭。益復釀淫殺暴亂之慘狀。孟子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是固仁人之言乎。著第三句。已經艱難至極。著第四句。尤爲情景難堪。人生世上。不過衣食二字。亦不過身家煖飽耳。乃何以勢位富厚者。奉養遠過于常人。而困苦流離。孝慈乃俱無可恃。乃或者至于以父母遺體之身。不恤人格而淪爲娼妓。而猶曰人不我及。是何強顏乃爾。夫豈其本來之良心哉。其亦萬不得已。而積漸以致之也。兼以奸擄抄殺之事。耳不忍聞。目不忍觀。蠻俗亂倫。尤爲醜穢。蓋自是而所謂民德民生之一切問題。無往不窮。尙復有何事可言。則只有鴛鴦雙飛于處處。始能苟延旦夕而已矣。謂之不及。誠不及也。鄭所南心史有云。韃虜有妻名。有妾名。累十累百。皆曰小妻。被擄男女曰驅口。卽江南之奴婢。皆絕買死乃已。父死。子皆得全襲父妻。爲己妻。惟正妻與生子者不可。或虜主命襲。又不礙。今南人漸有全襲者。且迄于元末。而種人妻其叔母之惡習。猶未革也。是果何如景象乎。此四語概括之矣。僅得殉國殉種之烈妓毛惜惜。千載下猶有恨聲也。

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著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

此亦作者之隱語也。蘇卿當指蘇武。牧羊海上。堅持漢節。使匈奴者十九年。歸而爲典屬國。且國勢亦強。此時不可得而企及之矣。豫章爲江西之境。宋人南渡。猶爲完土。宋亡乃亡。文謝二公與之有種密切之關係者。故明其數則曰雙。臨安不可爲。而江西猶有人焉。而可以爲光復之基。故著其微曰漸。趕之云者。二公之節。可以追蘇武而及之。且希望其尙見蘇武之身世者也。風流蘊藉而曰格範。固可作最好名詞解。然亦不必不作不好名詞解。蘇武之在匈奴。曾娶胡婦生子。李陵報蘇武書。所謂足下胤子無恙者也。文山當無事之日。選色徵聲。未必非其生平之一短。吾人雖服其忠烈。究不能曲諱其疵。然提戈殺敵。百折不回。青史光昭。何礙于日月之食。特後人不宜學之耳。疊山久餓復食。入京師而至五臺。猶勸瀛國公娶妻生子。區區此心。亦可以質之九京而無恨。凡此諸義。皆于此寥寥八箇字中。大力包舉。全無遺漏。擴而充之。可以作文謝二公傳贊。可以抵鄭所南心史一篇。可以作宋元興亡史總論。說評話而有聲無詞。欲言而不敢言。不忍言之意。閱者當三復思之。

原來這白秀英。卻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世之官僚。有聽信其妻妾任其招權納賄。而無所不爲者矣。今以一妓。而其力量。乃至于此極乎。夫妻妾之爲妻妾。家屬關係。已經固定者也。妓則浮萍焉耳。然而官場之信妓。有時過於妻妾。作者則以爲此等官僚。其妻

妾亦等于妓。且或有時不如一妓者耳。何其刻毒乃爾。朱仝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仝。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一既非關節不通之地。又非人情不受之人。而何必竟至于如此固執。乃一則曰愛朱仝。則吏之權已重。再則曰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則愛吏又不如其愛妓。愛生吏又不如愛死妓。比張三之于閻婆惜。更爲糊塗。一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一雷橫固當有罪。然人命必問致死的根由。以法律論。固尙不至于死也。而做成文案者何心。朱仝之所以必放雷橫者以此矣。官之無理。竟至于斯。是則此妓之至于死地。仍是此官之過而已耳。

朱仝故意延遲了半晌。料著雷橫去得遠了。卻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朱仝之放走雷橫。爲友義乎。爲別有其故乎。曰爲友義之故而別有其故。若金評念雷橫之有老母。則固非其情也。晁宋之逃。皆出于朱仝與雷橫之手。朱仝既已放晁宋。其勢不放雷橫。梁山之勢力既成。而朱雷皆與有恩。雷橫既將定死刑。則梁山不得不救。一旦而鄆城小縣。近在咫尺。苟因此而牽入兵事漩渦之中。朱仝其何以自處。誠不如直截放之。而「我又須

不該死罪。」則其禍亦甚小耳。我自首告。既可以自白其非私放。當然不死。偶有意外。梁山當救之甚急矣。此固朱仝之所躊躇四顧而必出于此者。爲雷橫實亦自爲。難得其斷制甚明。而亦與友義適合耳。張良曾匿項伯。而博浪沙一擊之後。大索天下無所得。其亦必有脫之者矣。天下事。一端牽掣。使自住手不得。而藕斷絲連。相屬而震動全局。大抵如是。後來者可不鑒諸。

朱仝罷。半晌。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我自爲他配在這裏。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卻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這裏惹口面不好。此語何其斬截也。然當日之放晁宋雷者何人乎。宋雷日前所犯之罪。尙可以罪不致死爲辭。晁蓋劫獄。何爲而放之。則願爲良民之說破矣。「朱仝道。兄弟你是甚麼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實倒來陷我爲不義。」此語又何其嚴正也。然朱仝之所以不得不放雷橫者。以晁宋在。以晁宋之有梁山在。則母老家寒之說。亦僅得其半矣。然則朱仝之不肯上山。僞乎。鄙人以爲語僞而事真也。蓋朱仝雷橫皆可以爲盜。而非必于爲盜者也。豈得以宋江爲例哉。雷橫之不肯入山。以鄆城有老母故。天下非有大奸大惡之人。雖甚不肖。固未有甘置其老母于危險之地者也。朱仝之不肯入山。以鄆城有家小故。天下非

有大奸大惡之人。雖甚不肖。亦未有甘置其家小於危險之地者也。故夫朱雷之私放晁宋。不過遊俠廣交。與吏人縱盜之常。而其勢乃至於不得不爲盜者。積漸使然。而其交通往來之經過。窮其究竟。終無可以自脫之理由。君子立身。不可不慎。革命與盜賊之世界。亦復危乎其微。若吏之便于縱盜。而爲盜。則擇術者之所必不可居也。

朱全乘著月色朗朗。逕搶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在地上。朱全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筒。已死在那裏。宋江吳用之狡。李逵之兇。卽雷橫亦已經爲盜。柴進亦久有反心。必欲截斷朱全之後路。使窮無所歸。不得不就我範圍。於小衙內何惜。獨是滄州之知府何罪。而作者乃必取其子而殺之乎。不知作者之視官僚。以此爲萬惡之母也久矣。知府所司何職。政績無聞。則既無所謂好。卽當然是不好。言外可以得之矣。「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賠費。」夫以堂知府。而尙令囚徒爲小衙內賠閒耍之資。而知府不問。則其平日之慳吝愛財。固亦大略可見矣。作者每于最無關緊要處。寫出其人之品格性情來。實從史記脫胎而出。乍看則以爲閒筆耳。

水 辭 第五十回 索 羅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進失陷本傳也。然篇首朱仝欲殺李逵一段。讀者悉誤認爲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與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熱鑪趁作煎餅。順風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嘗言讀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如此一段文字。瞞過世人。不爲不久。今日忍耐不禁。就此一處道破。當於處處思過半矣。不得以其裨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寫作繼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親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旣已無兒無女。乃其妻又是繼室。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其分崩決裂。可勝道哉。繼室則年尙少。而智略不足以禦強侮一也。繼室則來未久。來未久而恩威不足壓衆心二也。繼室則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繼嗣未

立。內。有。帷。箔。可。憂。三。也。四。也。然。則。柴。大。官。人。即。使。蚤。知。禍。患。而。欲。斂。足。不。往。亦。不。可。得。也。嗟。乎。吾。觀。高。廉。倚。仗。哥。哥。高。俅。勢。要。在。地。方。無。所。不。爲。殷。直。閣。又。倚。仗。姐。夫。高。廉。勢。要。在。地。方。無。所。不。爲。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豈。不。甚。哉。夫。高。俅。勢。要。則。豈。獨。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便。其。一。也。若。高。俅。之。勢。要。其。仗。倚。之。以。無。所。不。爲。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當。莫。不。各。有。殷。直。閣。其。人。而。每。一。高。廉。豈。僅。僅。於。一。殷。直。閣。而。已。乎。如。殷。直。閣。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勢。要。其。倚。仗。之。以。無。所。不。爲。者。又。將。百。殷。直。閣。正。未。已。也。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閣。然。則。少。亦。不。下。千。殷。直。閣。矣。是。千。殷。直。閣。也。者。每。一。人。又。各。自。養。其。狐。羣。狗。黨。二。三。百。人。然。則。普。天。之。下。其。又。復。有。寧。字。乎。哉。嗚。呼。如。是。者。其。初。高。俅。不。知。也。既。而。高。俅。必。當。知。之。夫。知。之。而。能。痛。與。戢。之。亦。可。以。不。至。於。高。俅。也。知。之。而。反。若。縱。之。甚。者。此。高。俅。之。所。以。爲。高。俅。也。

此書極寫宋江權詐可謂處處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絕者如此篇鐵牛不

肯爲髯陪話處。寫宋江登時捏撮一片好話。逐句斷結。逐句轉變。風雲在口。鬼蜮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菴。卽何難爲江擬作一段聯貫通暢之語。而必故爲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窮兇極惡。乃致敢於欺純。是赤子之李逵爲稗史之檣杪也。

寫宋江入夥後。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勸晁蓋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如祝家莊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惡。以能權術。軟禁晁蓋。而後乃得惟其所欲爲也。何也。蓋晁蓋去則功歸晁蓋。晁蓋不去則功歸宋江。一也。晁蓋去則宋江爲副。衆人悉聽晁蓋之令。晁蓋不去則宋江爲帥。衆人悉聽宋江之令。二也。夫出則其位至尊。入則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餘矣。此宋江之所以軟禁晁蓋。而作者深著其窮凶極惡。爲稗史之檣杪也。

劫寨。乃兵家一試之事也。用兵而至於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兒女投擲之戲耳。而今耐菴偏若不得不出於此者。蓋爲欲破高廉。斯

不。得。不。遠。取。公。孫。遠。取。公。孫。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楊。林。之。一。箭。斯。不。得。不。用。學。究。之。料。劫。也。

此。篇。本。敘。柴。進。失。陷。然。至。柴。進。既。陷。而。又。必。盛。張。高。廉。之。神。師。者。非。爲。難。於。搭。救。柴。進。正。以。便。於。收。轉。公。孫。所。謂。墨。酣。筆。疾。其。文。必。連。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虧。公。孫。救。柴。進。虧。柴。進。歸。公。孫。也。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此。又。其。一。矣。

玄。女。而。真。有。天。書。者。宜。無。不。可。破。之。神。師。也。玄。女。之。天。書。而。不。能。破。神。師。者。耐。菴。亦。可。不。及。天。書。者。也。今。偏。要。向。此。等。處。提。出。天。書。而。天。書。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則。宋。江。之。所。謂。玄。女。可。知。而。天。書。可。知。矣。前。日。終。日。看。習。天。書。此。又。曰。用。心。記。了。咒。語。豈。有。終。日。看。習。而。今。始。記。咒。語。者。明。乎。前。之。看。習。是。詐。而。今。之。記。咒。又。詐。也。前。日。可。與。天。機。星。同。觀。此。忽。曰。軍。師。放。心。我。自。有。法。豈。終。日。兩。人。看。習。而。今。吳。用。盡。忘。者。明。乎。前。之。未。嘗。同。觀。而。今。之。并。非。獨。記。也。者。宋。江。之。惡。至。於。如。此。真。出。篝。火。狐。鳴。下。倍。蓰。矣。

話說當下朱全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

氣。我便罷。奇談駭事○妙文章處全在脫卸脫卸之法千變萬化而總以使人

氣。我。罷。之。如。神。鬼。搬。運。全。無。蹤。跡。為。絕。技。也。只。如。上。回。已。賺。得。朱。全。則。其。文。已。畢。入。此。回。正。是。失。陷。柴。進。之。正。傳。今。看。他。不。更。別。起。事。端。而。便。留。李。逵。做。一。關。捩。卸。又。更。借。朱。全。怨。氣。順。手。帶。出。遂。令。讀。者。深。嘆。美。髯。之。忠。而。竟。不。知。耐。菴。之。巧。真。撰。

乃。文。壇。中。拔。趙。幟。立。赤。幟。之。材。也。○。每。見。讀。此。文。者。誤。認。尙。是。前。回。餘。文。小。說。之。不。能。讀。而。欲。讀。天。下。奇。書。其。誰。欺。欺。小。衙。內。乎。李逵聽了大

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將令與屁合作一句李朱全

怒發。又要和李逵厮併。三箇又勸住了。朱全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

去。奇談駭事○總之是耐菴要立意脫卸柴進道。恁地卻也容易。我自箇道。

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里便了。看他文章過接奇絕處如星移你們三箇自

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意。朱全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

鄆城縣追捉。拏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

取寶眷在山上了。朱全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

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

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每於事前先

絲蕊花將近復脫妙不可言

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卻來取你還山

此一句極似承上句極似假筆文

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

此二筆要分正反洵知文之難作與文之難讀也

三箇自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且只說朱仝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

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

細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

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

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

都到聚義廳上敘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

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兄長放心寶眷并令郎已

取到這里多日了朱仝便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

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到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

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齎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

拾星夜到此朱仝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便請朱仝雷橫山頂下寨

雷一然將朱

兩龍齊來入穴看他何等筆力○閒中忽大書宋江便請四字見宋江之意神官有蓋也又大書山頂下寨四句見宋江之多樹援也一筆一削遂擬春秋豈意神官有蓋

此奇事

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

畢

卻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

朱仝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官人見殺死在林子裏。報與

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驚。親自到林子裏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

陞廳。便行開公文。諸處緝捕。捉拿朱仝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仝妻子挈家

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

筆墨周緻。又不在話下。畢

只說李

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箇來月。

閒殺鐵牛

忽一日。

輕輕三字生出後。回無數大文字。

見一箇人齎一

封書。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卻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

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

須知急插入。真是妙筆。不得。但讀描畫李逵如活而已。

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

我有箇叔叔柴皇城。見在高唐州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錫

那厮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臥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

付。特來喚我叔叔。無兒無女。

註出必須。親往之故。

必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

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走一遭。如何。

以事論之。謂是旁文。以文論之。却是正事。須看耐惹妙筆。莫只看李逵妙人也。

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了幾

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來。不

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

柴進自逕入臥房裏來。看視叔叔坐在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既已無乃

其妻又是繼室皆所以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休

煩惱。家破人亡之時。只有婦人哭。男子勸之。理豈有男子哭。婦人反勸之。理哉。分

得不親往也。○只繼室二字。直從意匠。慘淡處。經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

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便伏交戰諸文。設無此。一是東京高

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里無所不為。一部書並不寫高廉

斯盈矣。無所不為者。一帶將一箇妻舅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

紀卻小。又倚仗他姐夫的勢。要在這里無所不為。高廉伯叔兄弟無所不為也

胡可限也。高廉之伯叔兄弟無所不為也。高廉伯叔兄弟無所不為也。高廉伯叔兄弟無所不為也。

復無所不為。胡可限也。高廉伯叔兄弟無所不為也。高廉伯叔兄弟無所不為也。高廉伯叔兄弟無所不為也。

嗟乎。伯叔兄弟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今也縱不可限之。虎狼可限也。高

有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

宅後有箇花園水亭蓋造得好。前書高傑之伯叔兄弟奪人田宅蓋高傑之黨愈多而伯叔兄弟之妻舅奪人田宅而至禍連兵甲蓋高傑之勢愈赫而高傑之惡愈盈

高傑之勢愈赫矣前書高傑因伯叔兄弟奪人妻女而欲誣誅休冲此書高傑盈伯叔兄弟之妻舅奪人田宅而至禍連兵甲蓋高傑之勢愈赫而高傑之惡愈盈

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良的三二十人逕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寫得便要

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寫得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

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趕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

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臥

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箇主

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鑾放心只願請好醫士調治叔叔

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先顧一句在丹書鐵券之即來正表也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此四字是疊一句法本言便告

丹書鐵券之即來正表也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此四字是疊一句法本言便告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

事還是大官人理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卻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從

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走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忽然提出道理二我有大

斧在這里。教他喫我幾斧。卻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有絲和他麤鹵做甚麼。他雖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里指高和他論理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指道君也。必道君皇帝方大似他。然則他之為他的身邊，何哉。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快論。確論。我我只前打後商量。五字是李大哥生平亦是一大那厮若還去告狀，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亦是下文一大篇題目，不柴進笑道：「可知朱全要和你厮併見面不得。本為要留李逵生出掩其筆墨之跡，耐惹每每如此。這里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為軍，偏我不曾殺人。沙人妙語全是嫵媚毫柴進道：「等我看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裏請坐。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正說之間，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裏面臥榻前，只見皇城閣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攔駕告狀，與我報讐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

罷便放了命。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不惟不哭反勸人勿勸住柴進。

道。大官人煩惱有日。只四字寫盡新死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

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

成了孝服。卻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

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己磨拳擦掌。價氣。得妙人寫問從

人都不肯說。可憫發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

匹攬行的馬。攬行將引閒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箇氣毬。拈竿樂器。城

外遊翫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

的人出來說話。描寫如畫正與高衙內一樣脚色柴進聽得說。掛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

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

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

臥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了七。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

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廝枷號起。先喫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恁

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好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厮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好左右與我打這厮。衆人卻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張看。全是無處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翻。何等快便。何等條直。何爲也。那二三十人。卻待搶他。寫得好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閃都走了。卻再拿殷天錫。提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里勸得住。看殷天錫時。早已打死在地。只是一個快活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至性人語。純是一團道理。在胸中方說得出。此八箇字來。怪不得他罵人無道理也。必如此人方能與人同生同死。他入只是閒時好聽語耳。柴進道。我自有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槍棒圍住柴皇城。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

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翻在廳前堦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里。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箇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逃走了。卻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里。好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了。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裏監收。殷天錫屍首。簡驗了。自把棺木殮

殞不在話下。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讐。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卻說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衆頭領。朱全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奔李逵。周須知此只是

既已一時借作波折便不得不與之收拾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鬪朱全。胸中自

大禍且未及說而見人要斷殺晁蓋宋江并衆頭領一齊向前勸住。宋江與朱

全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卻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願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美髯陪話。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亦時要他死

他陪話亦不肯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口自是李逵心

他又不會有半點之功。卻怎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卻是你殺了小衙內。此語與下

語不連雖是軍師嚴令。此語與下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此語與下且看我

面與他伏箇禮。看他不連我卻自拜你便了。灣灣曲曲一句一換直換到

面轉變而出耐卷何難爲宋江作一片直氣暢語定使李逵心服而必故

如此屈曲斷續之辭此蓋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術方至忍於欺天性一服而必故

而又敢於李逵面前明筆變換以欺之所謂深惡痛絕之筆也李逵喫宋江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為是

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服一逼字沒奈何了四字寫李逵李逵喫宋江逼

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畢山寨裏晁頭領

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箇和解補寫晁蓋正李逵說起方纔說起雖文勢不得

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卻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

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厮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

了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未審

輕動大軍既不可差人往探稽延時日又不可忽然斜插一筆有意無意便似恰好湊着者巧心妙筆獨我能知之耳李逵問道戴宗哥

哥那里去了吳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

山他到那里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反作一註註開去以自掩其筆墨之

因向後文補敘出者此自是補敘之一筆謂之隨手撮出例並非補敘之一例也不得不生出此一法以自敘其兩難之筆說言未絕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此看何等迅速之能宋江便去迎接

到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

遶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里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道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綫縲。下在牢裏。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道。這箇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並抄人妙語正以不可解爲奇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輕動。寫宋江自到山寨便軟禁晁蓋不許轉動而又每以好語遮飾之權如畫可畏。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願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穰。軍廣糧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第一員便點林冲。然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軍中主師宋公明。吳用。并朱仝。雷橫。戴宗。李逵。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離了山寨。望高唐州進發。梁山泊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

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剿捕你。今日你倒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眾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號為飛天神兵。輕輕添出四字便就柴進傳中取出公孫勝來可謂文心梯接

而上不得認真謂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

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便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

勢。卻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卻說林冲花

榮秦明。總出三人引領五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

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別出二人便單單讓出林冲一人此又別出

五嶽樓下白虎堂前山神廟裏無數大書一齊吐氣也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

丈八蛇矛躍馬出陣。自嶽樓下忍此一口氣節堂前再忍一口氣草場外再忍

亦快事也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快快出來。姓高的賊所包高廉把馬一縱引着

三十餘箇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

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民的強盜。」罵高廉只此一句下我早

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對高廉罵高俅各

妙絕○柴進傳中忽為林冲傳作結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也○此等

意思又確是林武師宋江不爾武松不爾魯達不爾李逵不爾石秀近之矣而續

不。高廉大怒。回顧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裏轉出一箇統制官。姓

于名直。拍馬輪刀。竟出陣前。林冲見了。逕奔于直。兩箇戰不到五合。于直被林

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擲下馬去。小喜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出馬

報讐。軍官隊裏又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溫。雙名文寶。使一條長槍。騎一匹黃驃

馬。鑾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蹄蕩起征塵。直奔林冲。秦明見了。大叫

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溫文寶。兩箇約

戰十合之上。秦明放箇門戶。讓他槍搠來。手起棍落。把溫文寶削去半箇。天靈

蓋死於馬下。那馬跑回本陣去了。小喜兩陣軍相對齊。吶聲喊。高廉見連折二

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道：「疾。」念念八字詞場響

撰之於前諸小說家用之於後至今已成爛熟舊語乃讀之便似
活畫出一位法官字字有身分有威勢有聲響有棱角描畫艱工只見高廉隊

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裏。飛沙走石。撼地搖天。括起怪風。逕掃過對陣來。林冲秦明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馬亂攙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那三百神兵。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

一先將兩番小喜作一波折然後轉出高

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卻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術。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忽然又作一折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咒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喫了。搖旗擂鼓。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得勝人馬。并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皂旗。如吳學究道。那陣內皂旗。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

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有破陣之法。諸軍衆將，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又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強敵挑鬪。但見牌響，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重賞。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轎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在前插手裏拿着寶劍，出到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了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污脚。言罷把劍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黑氣起處，早捲起怪風來。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提劍一指，說聲：道疾。那怪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小喜宋江卻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羣怪獸，毒蟲直衝過來。又是一番大敗，卻於其前亦先作一波折。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呆了。宋江撇了劍，撥回馬先走。可知天書非衆頭領簇捧着盡都逃命。大小軍校，你我不能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趕殺二十餘里，鳴金

收軍城中去了。宋江來到土坡下。收住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卻

喜衆頭領都有。特註明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

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若是這厮會使神師。許他必然。今夜

要來劫寨。耐須知此非學究妙算正是可先用計隄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

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楊林白勝於衆中爲下

樹立故每於此等事便調遣之。耐菴真有宰相之才。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

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分。只見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同三百餘人在

草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軍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唳哨。殺入寨裏來。見是空寨。回

身便走。楊林白勝吶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奔逃。楊

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妙絕○上文吳用只合云那

孫勝來方可卻忽然又算兩軍併殺方急若必須請將公孫勝來則又將如何法

住高廉一面耶左思右想陡然算到不如射他一箭然日裏方奪路逃命之際情

勢必所不及又左思右想算出預備劫寨一番此皆其工心苦獨我能知之也

則善讀衆軍四散。冒雨趕殺。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

敢深入。只要一箭足矣少刻雨過雲收。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棚翻

射倒。拿得神兵二十餘人。畫如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

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卻又無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

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便寫得一似楊

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爲是人

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衆頭領。下了

七八箇小寨。圍繞大寨。隄防。再來劫寨。豈有再來劫寨之理。正是耐菴自掩之

菴弄奇犯險。每以此一面使人回山寨取軍馬協助。於高廉中箭後。傳出二令

等筆法爲能事也。且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

池。曉隄夜備。且休與他廝殺。待我箭創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劫寨一段文字

之知卻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箇高廉。尙且破

不得。儻或別添他處軍馬。併力來助。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

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這箇人來。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

城子永不能得。正是要除起霧興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畢竟吳學究說這箇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高廉爲高俅之兄弟，則又一高俅也。殷直閣爲高廉之內弟，則又一高廉也。俅則奪人妻子，廉則占人房屋。李鐵牛擊天錫快矣，安得此雙斧併擊高廉與高俅也哉。

又曰：柴皇城爲進叔父，高俅毆辱身死，此不共戴天之仇也。縱無鐵牛板斧，勢必刺殺天錫。故沒齒感李逵，不怨李逵。夫柴進有功於水泊，進而有禍，不可不救也。進之禍起於李逵，更不可不救也。

鄧狂言索隱

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伯叔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裏無所不爲，帶將一箇妻舅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卻小，又倚仗他姐夫的勢要，又在這裏無所不爲。金評：高俅無所不爲，猶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無所不爲，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爲，胡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

不爲。猶可限也。高俅伯叔兄弟之親戚。又當各有其狐狗奔走之徒。又當各各無所不爲。胡可限也。嗟乎。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縱不可限之虎狼。張不可限之饑吻。奪不可限之凡肉。填不可限之豁壑。而欲民之不畔。國之不亡。胡可得也。是真所謂遺卻精神。而但取形式者矣。高俅之外。尙有高俅。高俅之上。復有高俅。大名府之中書。江州府之知府。蔡京之子若婿也。卽蔡京也。青州府之知府。慕容貴妃之兄也。卽道君也。其他之遍布州郡者。無一而非親貴之親戚。族黨門生故吏也。而其重用此親貴而縱容之者。責在一人。而必非他人之所可分也。高俅蔡京之徒。亦道君也。作者惡官僚。尤惡親貴。官僚之地位。萬難得好。彼中之稍有良心者。亦能自言之。親貴之地位。萬不得好。彼中之稍有良心者。亦能自言之。世及之傳襲。自多不肖。私人之利用。又復相沿。侵假而釀爲豪強之競爭。遇變而加以種族之界限。于是乎種種階級。環起迭生。而又各相衝突于不已。吁。國家者公共之國家。人民者平等之人民。何乃竟至于此。此老氏之所以言在宥也。

那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有箇花園水亭。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良的三二十人。逕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名爲田宅。實指國土。歷代興亡。無不若此。故被奪氣死之主人。諡之以柴皇城。「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我家也是金枝玉葉。」皆是點明此義。梨洲有

言。昔人願世世勿生帝王家。毅宗謂公主曰。若何爲生我家。回思當日創業之心。有不廢然消沮者乎。暮鼓晨鐘。發人深省。周禪于宋。氣死奚益。然較之皇族多死者。就爲幸事。願從前不過亡朝耳。至于宋而亡。國奴種。作者當何如傷心乎。寫一繼妻。爲宋室得國失國。皆在孤兒寡婦之手說法。

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粗鹵做甚麼。他雖甚倚勢欺人。我家放著有護持聖旨。這裏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放著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三恪之封。名爲賓客。實則疑忌。忍氣吞聲。夫亦必有欺之者矣。惟十分下不了臺。則朝廷亦或敷衍之。此希夷夢之所以發憤于韓速閻邱仲卿也。惟其書仍係官僚範圍。不得不貶損其價值矣。宋亡于元。皇帝已經爲僧。猶有欲遷之于漠北者。并有欲殺之者。諸陵發掘。亦不聞取番僧而罪之也。金評指道君也。必道君皇帝。方大似他。然則他之爲他。其大爲何如哉。又云。只知這裏之有高廉。而不知大似他的身邊之有高俅。何哉。鄙人。以是爲表面之辭耳。敢于奪前朝子孫之田宅者。全國中實無大似他的之一人。義師之起。尙不知其有效無效。無可奈何。則惟有呼天而訴之而已。天不言。而義師又不可恃。則姑且托于盜賊之手。以殺其人。謂殺之者亦仍是此輩人耳。憑何條例。而分其爲成王敗寇乎。

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待。天下不亂了。我只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還去告狀。和那烏官一發都斫了。

條例者愚人之物也。自有天地以來。甘受其愚者多矣。卽條例本不甚好。亦大約從而遵之。非其人之盡愚。不得已而懼其亂耳。然而天下終至多亂者。則以主持此條例者。本身已自立于條例之外。而執行此條例者。亦不肯共守于條例之中。於是乎條例虛存。而且專爲作惡而存。夫是以無條例而天下亂。有條例而天下益亂。條例之有無。一視乎勢力以爲憑。壓力所至。條例爲虛。抵力所生。條例亦無用。顧破壞此條例者。彼必自爲其條例。而同爲非法之法。且不肯承認其無法。惟直人則不之問也。欲爲亂則竟爲亂耳。條例何足言乎。此李達之真。所以猶愈于宋江之假也。前打後商量。本非正當辦法。然天下事亦大要視乎其時耳。官民界貧富界之只有強權。絕無公理。尙不敢公然言之。種族界國交界之只有強權。絕無公理。竟敢于公然言之。是何如世界者乎。且未經公言。而已成實行。彼日日以強權制吾人之死命。而我乃仗公理以乞憐于萬不可知之天。則除束手待斃而外。更無可以商量之法。所商量出來之法。皆可以逆知其無効矣。打亦死。不打亦死。則莫若以打爲拚命換命之圖。不敢謂其確有把握也。然而此事非大智者不能。非大智。其惟大愚者乎。如此危險之事。微此人無可利用也。柴進道。等我看頭勢。用著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裏請坐。柴進亦非不欲打也。但皇城病危。意在拖延。意在預備。或者將來先辦一條走路。然後看風設法。若不得已時。亦只好一打而已。然而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不若李逵之直截痛快矣。夫柴進本係接客蓄謀之人。未必肯受奪宅毆叔之氣。且李逵身已盜賊。性復粗鹵。搆之以入高唐州。蓋將何爲。蓋亦爲其武勇。借之以防不測耳。然知其武勇之可用。而不知其鹵莽不能聽用。自古作事之時。惟此等人最難調度。李逵雖服宋江。而亦有時不能制。故後文極寫其吃虧。雖戴宗與羅真人。人品不同。用意各別。然以之爲駕馭莽英雄者說法。則其義一耳。

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向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有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是事不宜遲。金評之論李逵也。曰。至性人語。曰。純是一團道理在胸中。方說得出此八箇字來。怪不得他罵人無道理也。曰。必如此人。方能與人同生同死。他人只是閒時好聽語耳。誠然。願誓書鐵券。尙在滄州。而高廉挾高俅薰天之燄。而懷妻舅打死之仇。且殷天錫死無對證。彼方之辭轉直。柴進豈獨不一念及之。惟叔死。孀存。柴進亦無孤身先走之理。以義氣上論之。自當令李逵先走。不如此。不足以見柴進之遊俠也。以事實上論之。亦當令李逵先走。不如此。不足以速梁山之救援也。貴族蓄謀。雖不必果爲豪傑。然亦豈全無知識。自矜門第。便可以得衆人之稱許者哉。李逵之走。亦意在取救矣。

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著先朝太祖誓書。如何可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麼。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取去來了。大丈夫不可以一日無權。此世人之恆言也。人生世上。勢力而已矣。須富貴何爲哉。柴進之身分。豈高廉之所能打者。說者謂其誓書不在身邊之故乎。夫誓書而在。其將奚益。作者不過以柴進遠來。非有特別事故。萬不得已之時。決不肯攜誓書以入高唐。文字上當然有此情事耳。非謂誓書果可以護身也。魏其侯受漢景遺詔。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至棄市。又田蚡與魏其廷辯時。蚡言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權奸作事。大抵如是。誓書之有無。何足以爲重輕乎。况人命本係實情。而柴進名滿江湖。招納亡命。彼何一不可以撫拾其罪者。故「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之說。決不能行。且事勢急迫。又必壅其上聞之路。夫椒房之戚。可以興大獄。鐘鼎之勳。可以斷要領。先朝子孫。更當不住殺人謀變四字。作者本從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脫胎而出。又更復故甚其辭。蓋謂強權者之必不可以虛榮爭焉。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其意

若曰：天下之至爲慈悲而不忍殺人者，莫有過于佛菩薩。然而妖魔恆行，有時亦開殺戒矣。但不知元代番僧行事何如。淫殺貪殘，占據土地，至欲令指番僧者斷其手，怒番僧者瞞其目，尊禮過當，其未能于佛家之宗旨不相背謬否？作者有慨乎其言之矣。

林冲橫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快快出來。高廉一門之屠，非爲皇城與柴進洩憤也。爲林冲也。亦非爲林冲洩憤也。爲娘子也。且主體并非爲娘子，爲王進也。貴族雖有新舊之殊，然其人皆不足道。作者胡爲而左右袒乎？林冲無罪，而得禍者再。人事固不平矣。然冲苟棄官，何至于此？娘子則完全可敬，故當有以慰節烈之冤魂矣。特林冲夫婦，猶若有一人之自己，有過者王進母子，則其品曩乎遠矣。且其關係于種族與國祚者，作者實隱以寄其無窮之悲。故託始于高俅之本旨，鄙人已於第一回宣布之。惟高俅之地位，則實非梁山之所得而誅，乃寄之于高廉耳。蔡京之子女及婿，亦豈非作者之筆之所必不欲赦者？顯赫赫丞相，歷史上萬不能不避其衝突，謂其附會之不可以寫實也。「林冲喝道：你這害民強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豈徒以是洩一人之怨毒哉？蓋即以高廉爲高俅之代表，更以高俅爲蔡京一輩人之代表，而道君之罪，又何可逃？若林冲者，則上山而後，作者以之爲王進代表者久矣。

水
游
第五十一回索隱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孫勝

李逵獨劈羅真人

此篇純以科諱成文。是傳中另有一樣筆墨。然在讀者則必須略其科諱。而觀其意思。何則。蓋科諱文章之惡道也。此傳之間一爲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復爾爾。亦其意思真有甚異於人者也。何也。蓋傳中既有公孫。自不得不又有高廉。夫特生高廉以襯出公孫也。乃今不向此時盛顯其法術。不且虛此一番周折乎。哉。然而盛顯法術。固甚難矣。不張皇高廉。斯無以張皇公孫也。顧張皇高廉以張皇公孫。而斯兩人者。爭奇鬪異。至於牛蛇神鬼。且將無所不有。斯則與彼西遊諸書。又何以異。此耐菴先生所義不爲也。吾聞文章之家。固有所謂避實取虛之法矣。今茲略於破高廉而詳於取公孫。意者其用此法與。然業已略於高廉而詳於公孫。則何不併略公孫。特詳於公孫。

之師。蓋所謂避實取虛之法。至是乃爲極盡其變。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見借。助成局段者。也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諢。皆所以襯出真人。襯出真人正所以襯出公孫也。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而徒李大哥科諢之是求。此真東坡所謂士俗不可醫。吾末如之何也。

此篇又處處用對鎖作章法。乃至一字不換。皆惟恐讀者墮落科諢一道。去故也。

此篇如拍桌濺麪一段。不省說甚一段。皆作者嘔心失血而得。不得草草讀過。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薊州尋取公孫勝來。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着。卻那里去尋。吳用道。只說薊州。句有管下多少縣治。句鎮市。句鄉村。句他須不曾尋得到。我想公孫勝。他是箇學道的人。必然在箇名山大川洞天眞境居住。句爲學道人。句其語矣。未見今番教戴宗可去遶薊州管下山川去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

江聽罷。隨卽叫請戴院長商議。可往薊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願往。只是得一箇做伴的去方好。非院長怕途中寂寞也吳用道。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

趕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便走得快。

了。李逵便道。院長說得快大哥又接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

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喫素。惡○前並不以此難楊林今忽偏以此都聽我的

言語。李逵道。這箇有甚難處。今日不曾難。真是不難。後日難起我都依你便了。

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

死了。殷天錫卻教柴大官人喫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情理俱到。剗心剔膽之

一片心耳今番並不許惹事了。不曰並不敢而曰並不許自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縛

了包裹。拜辭宋江併衆人。離了高唐州。取路投薊州來。走得二三十里。李逵立

住脚道。大哥買碗酒喫了。走也好。卻早來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須要只

喫素酒。李逵笑道。看他陪人便喫些肉也。打甚麼緊。只作先戴宗道。你又來了。

今日已晚。且向前尋箇客店宿了。明日早行。兩箇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黑。

尋着一箇客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沽一角酒來喫。李逵搬一碗素飯。碗一并一。

碗菜湯。碗一來房裏與戴宗喫。何妙絕之筆。並不曾寫李逵如戴宗道。你如何不喫。

飯。李逵應道。我且不要喫飯哩。鐵牛苦心。戴宗尋思。這厮必然瞞着我背地裏。

喫葷。戴宗自把菜喫飯了。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立

着在那里亂喫。兩角酒。一盤牛肉。自不必說。妙處乃在亂喫字。與戴宗道。我說

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惡戴宗先去房裏睡了。李逵喫

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問他。也輕輕的來房裏睡了。輕輕妙。李逵亦有輕輕之

可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飯喫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算還

了房宿錢。離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說道。我們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

日須要趕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

箇甲馬。去李逵兩腿上縛了。分付道。你前面酒店裏等我。惡戴宗念念有詞。

吹口氣。在李逵腿上。李逵拽開脚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

且着他忍一日餓。戴宗也自拴上甲馬。隨後趕來。李逵不省得這法。只道和他

走路一般好耍。來也以那當得耳朶邊有如風雨之聲。兩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脚底下如雲催霧。攢此神行法奇事偏有李逵怕將起來。李逵亦有怕幾遍待要住脚。兩條腿那里收拾得住。卻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點地。只管走去了。看見酒肉飯店連排飛也似過去。又不能穀入去買喫。極惡惡李逵只得叫爺爺。喚看他口中無倫無次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紅日平西。好筆肚裏又饑又渴。越不能穀住脚。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戴宗從背後趕來叫道。李大哥怎的不買些點心喫了去。李逵應道。哥哥再至叫哥哥哀切救我一救。餓殺鐵牛了。戴宗懷裏摸出幾箇炊餅來。自喫。李逵叫道。我不能穀住脚。買喫你與我箇充饑。戴宗道。兄弟你立住了與你喫。極惡極惡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遠。近只接不着。極惡李逵叫道。好哥哥。哥哥上又加好字哀且住一住。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蹺蹊。我的兩條腿也不能穀住。李逵道。阿也。雅口我這鳥脚不繇我半分。只管自家在下邊奔了去。脚則我之脚也。今日不繇我。又曰。只管自家便若我自之不要討我性。發把大斧砍了下來。以大斧砍了下來。妙語非李大哥自家不能道。戴宗道。只除是怎的。

般方好極惡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極惡李逵道好哥哥又叫好

至切之休使道兒要我砍了腿下來把甚麼走回去寫李大哥哥偏用又惡戴宗道

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連我也奔不得住你自奔去李逵叫道好爺爺二哥哥

忽換作爺爺越哀你饒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這法不許喫葷第一戒的是牛

肉若還喫了一塊牛肉直要奔一世方纔得住惡極走一世方纔得住亦是

何以爲一世哉李逵道卻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其實偷買五斤牛肉

喫了正是怎麼好的出夜來牛肉多少戴宗道怪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

不住你這鐵牛害殺我也極惡李逵聽罷叫起撞天屈來人妙戴宗笑道你從今日

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逵道老爹無他口中無倫你快說來

看我依你李看我依你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喫葷麼李逵道今後但

喫時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奇語在此處讀之宛然新出於口何也我見哥哥

會喫素喫素又有會不能道妙鐵牛卻其實煩難道有甚難處不因此上瞞着哥哥

試一試今後並不敢了有並不敢句句試絕戴宗道既是恁地饒你這一遍趕

上一步把衣袖去戴宗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應聲立定。戴宗道：我先去。你
 日慢慢的來。再不便收繳李逵正待擡脚。那里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鐵鑄
 就了的。極惡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哥便再救我。一救的。其辭宛轉哀切戴宗轉回
 頭來笑道：你方纔罰咒。真麼。極惡李逵道：你是我親爺。其辭愈哀其聲愈切○蘇
哥改作好爺爺蘇好爺爺改作老爹蘇老爹如何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
改作親爺真可謂無倫無次無所不叫矣今番真箇依我。便把手縮了。李逵喝聲起。兩箇輕輕的走了去。李逵道：可憐見
 鐵牛早歇了罷。冤轉哀切的妙人○九字中全不見箇客店兩箇人來投宿
 戴宗李逵入到房裏。去腿上卸下甲馬。取出幾陌紙錢燒送了。問李逵道：今番
 卻如何。李逵捫着脚。歎氣道：這兩條腿方纔是我的了。有的不信此固之意○戴宗
 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飯。喫了。燒湯洗了脚。上床歇息。睡到五更起來。洗漱
 罷。喫了飯。還了房錢。兩箇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馬道：兄弟。今
 日與你只縛兩箇。教你慢行些。李逵道：親爺。昨入店時已叫哥哥此處忽然
 不要縛了。不要縛誠是然何計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你幹大事。如何肯

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里。直等我去薊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逵慌忙叫道。你縛你縛。誠乃早知如此。悔不當初矣。戴宗與李逵。當日各只

縛兩箇甲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

李逵從此那里敢違他言語。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喫了便行。話休絮繁。

兩箇用神行法。不旬日。迤邐來薊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一兩箇入城來。戴

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遶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箇認得公孫勝的。兩箇

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

罵道。這箇乞丐道人。卻鳥躲在那里。無親無疏。無上無下。但合意便大罵。我

若見時。腦揪將去見哥哥。戴宗瞋道。你又來了。便不記得喫苦。語妙。李逵陪笑道。

不敢不敢。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耍。的的寫出妙人。與後對鎖作章法。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

不敢回話。人妙。兩箇又來店裏歇了。次日早起。日。一卻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戴

宗。但見老人。先逗出老人二字。然後轉過麵店。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

那里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前已空過兩日到第三日。讀上

半日作當日晌午時分當日兩箇走得肚饑路傍邊見一箇素麵店兩箇直入

來買些點心喫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箇空處戴宗李逵立在常路看他

來曲筆妙筆非人所不能也過賣問道客官要喫麵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只是輕輕的落

迹之戴宗見箇老丈獨自一箇占着一副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箇喏兩箇對面

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造四箇壯麵來戴宗道我喫一箇你喫三

箇不少麼李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箇來我都包辦本欲便寫拍桌

惟無此粗糲李逵亦無此粗糲文章也今先寫肚饑作第一一段過賣見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麵來寫等二

段李逵卻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寫都搬進去作第三段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

見過賣卻搬一箇熱麵放在合坐老人面前寫單搬一箇作第四段那老人也

不謙讓拿起麵來便喫寫老人便喫作第五段寫來發不響不得直筆那分麵

卻熱老兒低着頭伏桌兒喫上五段為拍桌作引此一段為李逵性急叫一聲

過賣罵道卻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先有上五段便濺那老人

一臉熱汗先有前一註便令此句不突人所能也那分麵都潑翻了老兒焦躁

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麵？」李逵捻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與他陪話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丈丈一分麵，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喫了麵回去聽講。」反從老人口中陡然出箇遲時，悞了程途。戴宗問道：「丈丈，何處人氏？」卻聽誰人講甚麼？老兒答道：「老漢是本處薊州管下九宮縣。」好縣名二仙山下人氏。好山名○如七寶村桃花莊獅子橋對影山等，皆與本文關合作，致不是無端指斥。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聽山上羅真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戴宗尋思：莫不公孫勝也在那里，便問老人道：「丈丈，貴莊曾有箇公孫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得他。老漢和他是鄰舍，他只有箇老母在堂。」着這箇先生一向雲遊在外。着牛子子與做公孫一清。着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孫勝。此時俗名無人認得。爲前一日尋不着註破戴宗道：「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又拜問丈丈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清道人在家麼？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戴宗聽了大喜，連忙催趨麵來喫，和那老人一同喫了。

若此處又必分表戴宗戴宗一算還麵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
不令先行。少問如何。銷小可買些香紙。也便來也。老人作別去了。戴宗李逵回。
繳凡作文須切記此法。

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馬。離了客店。兩箇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
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時到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
道離縣投東。只有五里。便是。兩箇又離了縣治。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

來到二仙山下。見箇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
住。樵夫指道。只過這箇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便是。山居如畫。先問居。有。
次。兩箇抹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圍矮牆。牆外一座小小石橋。山居。

兩箇來到橋邊。見一箇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山居如畫。詩云。野鳥眠岸。
橋夫一村姑。一石橋。一果籃。戴宗施禮問道。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
寫來真令人想殺山居也。

家麼。村姑答道。在屋後煉丹。山居如畫。高唐州。斲殺忙殺人。二仙山。煉丹。
到何方了。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到樹多處躲一躲。待我自入去。
令我一歇也。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箇蘆簾。

山房如畫。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箇白髮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當下施禮道。告

稟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

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曾還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

說一句緊要的話。無緊要尙回不在家。安有有緊要反望其出來。耶戴宗徒知緊要而不知世上之所謂緊要。乃山中之所謂扯淡。

可哀也。亦求見一面。婆婆道。不在家裏。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

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就辭了婆婆。卻來門外對李逵道。今番須用着你。是以

必須得一箇做伴同來也。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

打將起來。好卻不得傷犯他老母。好我來喝住你。便罷。又好。○未放火。先算收

也。李逵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插在兩胯下。數日闖入一時。懸額寫得活畫。入得門裏大叫一

聲。着箇出來。四字絕倒。深山學道人家。曾未嘗聞此聲。真非李大哥道不出也。○明知學道之家。定無餘人。而云着箇出來者。蓋冒自出來也。得也。

娘出來也。得也。四字中已畫出火。雜。按斧之勢矣。○讀之覺紙上有聲。甚厲。婆婆慌忙迎着問道。是誰。見了李逵。睜

了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逵道。我乃梁山泊黑旋風。我

問出將入相之人。其名震天。震地。而以告於住山學道之士。可方醜也。奉着哥哥。目不省何物。如黑旋風到處驚人。今日便欲以之驚此老母。可方醜也。

將令教我來請公孫勝。你叫他出來。佛眼相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鳥火把
你家當都燒做白地。又大叫一聲。早早出來。妙妙人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
里不是公孫勝家。自喚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人妙
絕妙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牆。妙妙人婆婆向前攔住。
李逵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妙妙人把那婆婆驚到
在地。只見公孫勝從裏面奔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只見箇絕妙把那婆婆驚到
鐵牛如何嚇倒老母。都又從一箇只見中寫他用兩只見便知戴宗連忙扶起李逵。
撇了大斧。便唱箇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來。妙妙人公孫勝先扶娘入
去了。寫公孫勝好若寫宋江便要跪卻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淨室坐
下。寫公孫勝好若寫宋江便要跪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哥哥下山之後。小可先來薊州
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糾合得一夥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
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教小可和
李逵逕來尋請足下。遶遍薊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麵店中得箇此間老丈指引。

到此卻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卻。因此使李逵激出哥哥來。這箇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請哥哥便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公孫勝道。貧道已不開口二字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心。一者母親年老無人奉侍。李真二乃本師羅真人留在座前。真恐怕山寨有人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哥哥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干礙老母無人養贍。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其實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箇喫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哥哥不肯去時。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義從此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肯容許。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啟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亦先逗出戴宗道。公明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煩請哥哥便問一遭。公孫勝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已是秋殘冬初。時分日

短夜長容易得晚來到半山裏卻早紅輪西墜不惟高景亦已觀定夜半矣松陰裏面一條

小路如畫直到羅真人觀前見有硃紅牌額上寫着紫虛觀三箇金字真乃如畫三

人來到觀前着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兩箇童

子童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當下公孫勝

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值真人朝真纔罷坐在雲床上公孫勝向前行

禮起居躬身侍立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自見宋公明幾以為天下之人

處又有如是之人物乎焉戴宗慌忙李逵只管光着眼看有戴宗不可無李羅

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山東義友

是也今為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

敢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一清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戴

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二位不知

此非出家人閒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議不因此一跌安得生出下文絕奇

怪也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來連晚妙為下李逵問道

那老仙先生說甚麼夜妙筆妙筆設無此一曲則竟當時發作耳又安肯待到老仙

先生四字是鐵牛胸中忽然杜撰出來之文字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

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做聲令我絕倒絕倒戴宗道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李

逵聽了叫起來道教我兩箇走了許多路程我又喫了若干苦創知其深受尋見了

卻放出這箇屁來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道冠兒一隻手提住腰膀

把那老賊道倒直撞下山去於事則先有此語而後有此語蓋是先觀之法也又與

前腦揪相對作章法戴宗瞋看道你又要釘住了脚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這般說

一聲兒耍與前對續作章法三箇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戴宗和公孫勝

喫了李逵卻只呆想不喫偷喫牛肉便喫五七斤同喫壯麵便喫五六箇幹事不成便只呆想不吃李大哥誠乃無慮不是○俗本

詭公孫勝道且權宿一宵明日再去懇告本師成透筆若肯時便去戴宗只得叫

了安置收拾行李和李逵來淨室裏睡這李逵那里睡得着胸中既有連累柴

又有必捉公明哥哥一旬真是如何捱到五更左側輕輕地爬將起來李逵亦

人之日妙聽那戴宗時正齣齣的睡熟妙自己尋思道一日尋思○李逵又有尋思兩遍思

睡得着寫李逵忠孝過人令人感泣

妙之日都是
人奇事是
卻不是干鳥氣麼你原是山寨裏人卻來問甚麼鳥師父快論我本

待一斧砍了出口鳥氣不爭殺了他卻又請那箇去救俺哥哥達妙尋思李又尋

思道設使明朝那厮又不肯卻不悞了哥哥的大事極快我極快只是忍不得了妙

○只是忍不得一似李達又有忍得之日妙人奇事達莫若殺了那箇老賊道教他沒問處只得利我去論快

確李達當時摸出兩把板斧輕輕地開了房門爲了兄弟便有無敢輕輕乘着

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卻見兩扇大門關了傍邊籬牆卻

不甚高李達騰地跳將過去開了大門一步步摸入裏面去直至松鶴軒前只

聽隔窗有人念誦什麼經號之聲不肯得這殺鳥做聲妙絕俗本不可不讀

也李達爬上來搨破紙窗張時李達又有搨破窗張見羅真人獨自一箇坐在

日間這件東西上雲床也乃自載宗眼中西寫之則曰東西妙絕俗本誠面前桌兒上烟煨

煨地香也卻從李達眼中寫成四字用筆之妙兩枝蠟燭點得通亮李達道這

賊道卻不是當死一盞盞過門邊來把手只一推撲的兩扇亮榻齊開李達搶

將入去提起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只一劈早斫倒在雲床上奇李達看時

流出白血來奇文○一笑道眼見得這賊道是童男子身因此文忽然想到李大哥亦定是頤養得元陽真氣不

曾走泄正沒半點的紅奇文○童男子身不爾教他何處破身也一笑李逵再仔細

看時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一顆頭直砍到項下兩箇看時○再看一遍以見

也照耀李逵道這箇人只可驅除了他對鎖作章法語先不煩惱公孫勝不去便轉

身出了松鶴軒從側首廊下奔將出來只見一箇青衣童子攔住李逵欲奇文往

起再瀾一喝道你殺了我本師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這箇小賊道也喫我一斧

手起斧落把頭早砍下臺基邊去偏不殺一李逵笑道如今只好撒開逕取路

出了觀門飛也似奔下山來到得公孫勝家裏閃入來閉上了門淨室裏聽戴

宗時妙兀自未覺李逵依前輕輕地睡了李逵要他只管直到天明公孫勝起

身安排早飯相待兩箇喫了戴宗道再請先生引同我二人上山懇告真人李

逵聽了咬着脣冷笑冷笑如畫○又好笑又怕神三箇依原舊路再上山來入

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見兩箇童子依然公孫勝問道真人何在童子答道真

人坐在雲床上養性李逵聽說喫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妙

妙絕○此句至今日亦成爛熟套語乃
今在此處讀之依舊妙不可言何也
人坐在雲床上中間文奇李逵暗暗想道昨夜我敢是錯殺了是妙人妙想○我敢

認對鎖羅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衆

人免難羅真人道這黑大漢是誰此出一問真乃陡然相逼下文却戴宗答道是

小可義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

遭只是人無假戴宗拜謝對李逵說了五字也妙緊照上文不省鳥做李逵尋思那

厮知道我要殺他卻又鳥說妙屬奸猾只見羅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

唐州如何三箇謝了戴宗尋思李逵尋思戴宗尋思總寫真人這羅真人又強

似我的神行法成涉筆真人喚道童取三箇手帕來戴宗道上告我師卻是怎生

教我們便能殺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來三箇人隨出觀門外石

巖上來先取一箇紅手帕鋪在石上道一清可登公孫勝雙脚踏在上面羅真

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起離

山約有二十餘丈便為城高羅真人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卻鋪下一箇青手

帕教戴宗踏。上喝聲起。那手帕卻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去了。那兩片青紅二雲。如蘆蓆大起在天上。轉李逵看得呆了。寫得如畫。愛騰雲。則愛神妙。

絕人妙羅真人卻把一箇白手帕鋪在石上。喚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要若

跌下來。好箇大疙瘩。一偏奸猾妙人。亦必先逗。羅真人道。你見二入麼。李逵立在手帕

上。羅真人喝一聲。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白雲。飛將起去。李逵叫道。阿也。之稚聲子。我

的不穩。放我下來。妙偏奸猾。羅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

宗拜謝。侍立在右手。公孫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尿。

你不著我下來。我劈頭便撒下來也。妙人妙語。絕倒。羅真人問道。我等自是

出家人。不曾惱犯了你。你因何夜來越牆而過。入來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

已被殺了。又殺了我一箇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與上文對。羅真人

笑道。雖然只是砍了我兩箇葫蘆。直到此處。其心不善。且教你喫些磨難。把手

一招。喝聲去。一陣惡風。把李逵吹入雲端裏。只見兩箇黃巾力士。押着李逵。耳

朶邊有如風雨之聲。下頭房屋樹木。一似連排曳去的。脚底下如雲催霧。攢正

不知去了多少遠。諛得魂不着體。手脚搖動。與前神行法對鏡作章法忽聽得刮刺刺地響。

一聲卻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奇文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偏

一名如真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看見半天裏落下一箇黑大漢來。奇文

字是誰量定亦是千古奇文衆皆喫驚。馬知府兒了叫道且拿這廝過來當下

十數箇牢子獄卒把李逵驅至當前。馬府尹喝道你這廝是那里人。特來破請

妖人卻反破法師弄做妖人筆顛墨倒妙不可言如何從半天裏吊將下來。李逵喫跌得頭破額裂。半

响說不出話來。絕馬知府道必然是箇妖人。教去取些法物來。奇牢子節級將

李逵細翻驅下廳前草地裏一箇虞候掇一盆狗血沒頭一淋又一箇提一桶

屎糞來望李逵頭上直澆到脚底下。李逵口裏耳朵裏都是狗血屎尿。親做一人

便學得許多破妖人之法明日回去即以此知府之法還破彼知府之妖可也李

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偏奸猾原來薊州人都知道羅真

人是箇現世的活神仙。從此便不肯下手傷他。再驅李逵到廳前。早有吏人稟

道這薊州羅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府

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書。每聞古今之事。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醜語。汝讀千卷之書。每聞古今

今之事。曾見神。仙如何徒弟。即係妖人。牢子與我加力打那厮。衆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

佛出世。二佛涅槃。文奇。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

做妖人。李二。李換來換去。只是。取一面大枷釘了。押下大牢裏去。李逵來到死囚

獄裏。說道。我是值日神將。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偏奸猾。

那押牢節級。禁子。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誰不欽服。都來問李逵。你端的是甚

麼人。李逵道。我是羅真人親隨。值日神將。因一時有失。惡了真人。把我撇在此

間。教我受些苦難。三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些酒肉來將息我。時我教你

們衆人全家都死。偏奸猾。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倒都怕他。只得買酒肉請他

喫。戴宗不得而禁。李逵見他們害怕。越說起風話來。牢裏衆人越怕了。又將熱

水來與他洗浴了。換些乾淨衣裳。細。李逵道。若還缺了我酒肉。我便飛了去。教

你們受苦。連一日作神行法。真令觀牛。瘦。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薊

州牢裏不題。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一一說與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

你

救李逵。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動問山寨裏事務。戴宗訴說晁天王宋

公明仗義疏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

好處。羅真人聽罷默然。四字寫出真不俗本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

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與前對鎖作章法俗休

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逵。雖是愚蠢。不省禮法。也有些小好處。弟一

鯁直分毫。不肯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諛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

邪心。貪財背義。勇敢當先。一見明分出第一第二第三而其文扯雜無辭因此宋

公明甚是愛他。不爭沒了這箇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

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於真人口中輕先逗出兩座為是

下土衆生作業太重。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甚矣定業可畏

不小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安在。就松

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躬身稟覆。法師有何法旨。此回

此等文字蓋筆墨亦有氣類也羅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薊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薊州牢

裏取他回來。速去速回。力士聲喏去了。約有半箇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撇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這兩天在那里。李逵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親爺爺鐵牛不敢了也。忽然移箇親爺爺三羅真人道。你從今已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你是我的親爺爺。卻如何敢違了你的言語。與前對鎖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了這幾日。戴宗只道是走妙。可謂冷殺戴宗矣。故知又強似我神行之法也。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裏。從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拿住。那箇烏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網了。卻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屎尿。淋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去。衆人問我。是何神將。從天上落下來。只喫我說道。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二三日。必來取我。雖是喫了一頓棍棒。卻也詐得些酒肉喫。那厮們懼怕真人。卻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方纔正在亭心裏詐酒肉喫。真有此間樂只見半空裏跳下這箇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喝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扶到這里。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

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李逵聽了。叫道。活佛。

以自好哥者。不親不。

○次信口而出。妙人妙絕。絕稱道士是倒。

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願下拜。反實他人。

絕妙。戴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得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急。望乞師父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爲汝大義爲重。權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向前跪聽真人指教。正是滿懷濟世安邦願。來作乘鸞跨鳳人。畢竟羅真人對公孫勝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高廉而有妖法耶。高廉而有妖法。何不取天書以剪除神兵。猶僕僕令太保尋訪入雲龍。有同於三請諸葛耶。一清脫離山泊。皈依真人。同進道果。何因再上邯鄲。共助忠臣義士耶。共助亂臣賊子耶。抑天上有做强盜神仙耶。

又曰。羅真人有遯法。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與聖人之遯學。殊途而同歸。李逵班門弄斧。得不業。因自現。然困苦之磨折之。而終不誅戮之者。意者天縱殺

星未便輕死耶。

又曰。李逵粗魯極矣。此番爲戴宗甲馬所縛。又爲真人神術所困。然究竟龍不能降。虎不能伏者。其性與人殊也。

鄧狂言索隱

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戴宗之神行法。本可吃董從前已與楊林言之。而此處偏以之難李逵。蓋極言智取術馭之法。借戴宗以爲宋江之代表也。蓋李逵之闖禍也。久已爲用人者之所苦矣。而宋江心中不肯明言而深諱之隱衷。又每每率性道出。此固宋江之所無如何者。乃至打死殷天錫。而不受柴進之支配。甚且不拜朱仝。而強受宋江之支配。此其桀傲難馴。非有術以馭之。則宋江不可得而使。江固慮之深矣。神行法之術馭。其或宋江之所授意乎。雖不授意。猶授意也。戴宗固與宋江一鼻孔出氣之私人。安得而不耍之。其實則作者借此以罵陰謀家耳。李逵對於宋江。實有拚死救生之德。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逵。雖是愚蠢不省禮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面分毫不肯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諛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邪心。貪財背義。敢勇當先。是則戴宗亦明知其人之真心爲宋江矣。而故意作此狡獪。其亦用心之太忍與。顧從來驅策驍悍。

之將者。無一不用此法。彼固有勇而無謀。苟難之以所不習。而即可以立致之于困苦之境。而生死惟吾之所命。而况于進退行止遲速遠近之間乎。秦明索超之急躁。尙不至如李逵之愚。而宋江亦能玩之于股掌之上。李逵何能爲者。顧彼一降服。卽不敢出一言以相犯。而李逵則于其所愛重之人。終自任其愚戇之性。而不肯爲屈。此其所以必以術馭之也。究竟不馭之以術。彼之所以爲彼者。自仕固絕不至有一朝變心之事者也。苟其形似李逵。而其心猶有可變也者。則愈以術馭之。而愈壞。實見其拙焉而已矣。

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此回之羅真人。實隱爲文文山立傳。所謂山中欲取文丞相者也。其姓曰羅。亦猶心史所謂南北之人。皆以公爲神者。人羣羅拜之義云爾。公之由北軍而私逃也。曾有僞爲公使虜捕去以脫公者。下文李逵斧劈真人。一羅真人笑道。雖然砍了我兩箇葫蘆。其心不善。一卽是從此事對照而出。心史有言。會。有中山府薛姓者。告于忽必烈曰。漢人等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倡義討汝。忽必烈取文公至。問之。公慨然受其事。曰。是我之謀也。其實欲取文公者。宋史謂爲山中近是。亦非公之謀。公固求死。而心史亦不肯書盜耳。心史又曰。忽必烈意欲釋之。俾公爲僧。尊之曰國師。或爲道士。尊之曰天師。公只

求死而已。與今史自言野服黃冠以備顧問之說不合。真人之名當亦從此生出。作者既報光復之志。當然不欲死文山。山中苟能取文丞相。作者亦當贊成。顧當時只有此語。並無此事。則何必認真。且以正理而論。固斷然不得以文山與盜賊爲伍。而心又不得不憾于取文之不成。故以公孫勝爲羅真人之代表。意若曰。彼山中之人之有意取文丞相者。固聞文丞相之風而興起者。或者其亦有足以適而教之者乎。中孚之信。可以及豚魚。豈其不可以化盜賊。文山當此國亡種辱之日。萬不得已。亦不得棄此等于不用。而教之亦當有其術。則是此篇突插出一羅真人于額外之微旨也。

馬府尹笑道。我讀十卷之書。每聞古今之事。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腐朽之讀書人。與官場之愚拙。抑何可笑。神聖之徒弟。吾不得而實見之矣。姑以神聖論之。篡賊學堯舜。亦學伊周。亂賊學湯武。亦學桓文。堯舜之終讓天下。亦因其當讓而後讓之。非其必欲去之如巢許者也。而何論于伊周。湯武之取天下。亦因其可取而取之。非其必不取之如夷齊者也。而何論于桓文。二千餘年以來。夷狄與盜賊。借爲口實者。八矣。不知堯舜湯武伊周桓文之名。有時而不適于用。乃更取其適用之代名詞。而亦可以盜賊假之。是豈不自稱爲聖人之徒。與。卽彼道家之自命前知。與長生久視者。其果爲神仙之徒與否。良不可知。而其名詞則固已如此矣。且正義與盜賊之絕不相蒙。此自平時言之則易。而革命時代則

雖語其宗旨。則有如冰炭之不相入。語其手段。則有如水乳之不相離。破壞之事業。不得以建設爲例。而建設之人之當其破壞時代。羣盜亦因而借口。千卷書中。本來實有類于此等之事。宗留守之大招羣盜。祖國猶存。尙不能免。千載而下。豈能謂留守之幕下無盜。又豈能謂留守之心。全非聖賢仙佛之心乎。君子所以貴知人論世。而執一不通之迂儒腐官。雖明示以神聖之門。廣大而複雜。終與其人之本體。絕對的全無關係。彼亦不知何所謂也。仙佛之徒。不擇流品。雖儒家亦未甚限之。但觀其人之所爲如何耳。何必問其所師承哉。

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疎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默然。此等說話。豈可以入于羅真人之耳。而更何堪擧作者之心哉。元初羣盜。託于殷頑。其必有如此情狀矣。夫保護忠孝節義。在當日自是好事。然世外逃民。尙不注重于此。王船山云。今種族之不保。而尙何仁義之足云。上文所謂「此非出家人閒管之事」者也。作者本不爲臣。又何有忠。唐甄所謂生平闕君臣一倫者近之。顧漢族忠臣。亦不得而鄙薄。則以種界國界故。若夫替天行道四字。宋江未上梁山時。無人言之。而見之書中者自此始。世變乃至此極乎。是亦天子二字之變相耳。謂天無子。則人人皆天之子。謂天有子。則誰人獨爲天之子。老氏言天歸于自然。儒者言天歸于一

理。春秋稱天王。本是見時一箇名詞。卽謂天子之事。孔子以天自處。稱天子以治諸侯。稱天以治天子。亦是後人解說。孔子則有其意思。而未嘗敢以自居。解之以此。其義未嘗不精。然其所謂天者。仍是一理而已。並非指孔子爲天。而何得以此說誣之。然自稱天之說起。而盜天者乃窮極其變。豈非下字太奇者階之厲乎。顧古來之所謂聖帝明王哲學大家者。固未嘗不盜天。且自己亦明明承認盜天。試問堯舜禹湯文武。何以必稱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孔子何以必言竊取。神道設教而民服。明明著于周易。更爲承認盜天之確證。蓋草昧初開之世。由神權而成君權。不如是則人民不可得而治。文明漸啟以後。漸悟君權之非卽神權。然不如是。則君主又不可得而治。且神權發原。應在君權之先。而有人利用之。則政教之權合。及其既也。有人分而利用之。而政教之權亦分。時分時合。而於是政治家。政治哲學家。宗教哲學家。宗教政治家。舍此無可以一人心。而天道自然之說破。而老派盜天之學說。乃轉若顛撲不可搖。其實仍在自然二字之範圍中。不過謂人爲者之。以不善耳。天秩天庸天命天討之一切神聖名詞。史不絕書。幾若虛空冥漠中。果有諄諄命之直截與之。以委任狀。而使之代天理物也者。不亦誣乎。既已誣之。則亦何不可誣者。無怪乎大奸巨猾之睥睨其旁而起而爭之也。蒼天死而黃天立。見之黃巾。奉天倡義大元帥。檄于李闖。盜天之奇聞。自此而極。嗚乎。帝者曰。我天生聖人也。學者亦或曰。

我天生聖人也。五百年見知聞知之說。附會之以爲惟一不二之道統。鄙人實掩耳不欲聞。言天道者其慎之哉。

羅真人笑道。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爲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此作者呼籲告天。無可如何之辭也。殺劫之來。其果降之自天乎。毋亦人事之所自致耳。然則書中所殺之人。其皆作業者矣。願作業豈盡官僚。人民之妄爭不正當之權利。與其放棄天然固有之權利者。亦皆不免于罪業。特作者不欲明言。而故以單簡精微之辭出之。謂其非罪魁而又爲社會上之最大多數。故不忍耳。蓋官僚橫行。勢必產生盜賊。盜賊橫行。終必亡于外人。外人入而官僚愈橫。盜賊乃益多。勢非爲外人殺盡。則非革命不爲功。革命而野蠻。其最好之結局。不過小康。吾國歷史上之習慣。已成爲天然必經之階級。而且生計不豐。人滿爲患。不互相殺戮。則不足以自存。此種見象。胡可勝悲。志士既反對政府。盜賊亦反對政府。其勢不能殺盜賊。縱容盜賊。是爲逆天。政府製造盜賊。盜賊當然亂政府。他人何能驅除盜賊。驅除盜賊。亦爲逆天。所處既爲逆境。則處世亦幾無全理。無可如何。乃自置于官僚與盜賊兩社會之外。而任其所爲。以默察其機。垂之炯戒。以深明其理。後之君子。其亦可以諒其無他乎。願真人既不殺李達。又何必磨之數天。

以爲快。蓋猶是革命光復者之手續。有必應如是者矣。盜賊亦人耳。本吾民也。我既不得而殺之。則亦當有以化之。化之而終爲我用。則新朝之元功。每有起于綠林之傑者。雖不能真能解決民生問題之根本。而存國保種。不無積勞之足錄。馭之以術。威之以法。而後施之以恩。并寬其圖我之罪。蓋將以開其自新之路。而策其後來之助者。辦法已甚完全。言非一端。不得以戴宗之術。愚李逵爲例。李逵固甘心宋江之部下。而真人則遠之所反對者也。且一是作要。一是設教。其居心亦自不同。叛伐服舍。本爲革命者馭盜之權宜。而此乃先寫其智能自衛。繼寫其犯而不校。真人身分。益覺增高。此是何等眼光。何等心腸。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三回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

黑旋風下井救柴進

請得公孫勝後三人一同趕回可也。乃戴宗忽然先去者。所以爲李逵買棗糕地也。李逵特買棗糕者。所以爲結識湯隆地也。李逵結識湯隆者。所以爲打造鈎鐮槍地也。夫打造鈎鐮槍以破連環馬也。連環馬之來固爲高廉報仇也。高廉之死則死於公孫勝也。公孫勝則猶未去也。公孫勝未去是高廉未死也。高廉未死而高俅亦不必遣呼延也。高俅不遣呼延則亦無有所謂連環馬也。無有所謂連環馬則亦不須所謂鈎鐮槍也。無有連環馬不須鈎鐮槍則亦不必湯隆也。乃今李逵已預先結識也。爲結識故已預買糕也。爲買糕故戴宗亦已預去也。夫文心之曲至於如此。洵鬼神之所不得測也。寫公孫神功道法。只是一筆兩筆不肯出力鋪張。是此書特特過人一籌處。

寫公孫破高廉。若使一陣便了。則不顯公孫。然欲再持一日。又太張高廉。趁前篇劫寨一勢。寫作。又來劫寨。因而便掃蕩之。不輕不重。深得其宜矣。

前劫寨是乘勝而來。後劫寨是因敗而至。前後兩番劫寨。以此爲其分別。然作者其實以後劫寨自掩前劫寨之筆墨痕跡。如上卷論之詳矣。

此回獨大書林冲戰功者。正是高家清水公案。非浪筆漫書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不其然乎。

李逵朴至。人雖極力寫之。亦須寫不出。乃此書但要寫李逵朴至。便倒寫其奸猾。寫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真奇事也。

古詩云。井水知天風。蓋言水在井中。未必知天風也。今兩旋風都入高唐枯井之底。殆寓言當時宋江擾亂之惡。至於無處不至也。

卷末描畫御賜踢雪烏騮。只三四句。卻用兩那馬句。讀之遂抵一篇妙絕馬賦。

話說當下羅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學的法術。卻與高廉一般。吾今特授與汝五

雷天心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國安民。替天行道。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

晚看視。勿得憂念。爲一部母不入山泊汝本上應天閻星數。以此暫容汝去一

遭。切須專持從前學道之心。休被人欲搖動。悞了自己脚跟下大事。其言使人

不枉是一代真人。○只此數句便公孫勝跪授了說法。便和戴宗李逵拜辭了

羅真人。別了衆道伴。下山歸到家中。收拾了寶劍二口。并鐵冠道衣等物了當。

拜辭老母。離山上路。行過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報知哥哥。好事又

急又顯先生和李逵大路上來。卻得再來相接。公孫勝道。正好賢弟先往報知。

吾亦躡行來也。戴宗分付李逵道。於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

李逵道。他和羅真人一般的法術。我如何敢輕慢了他。餘波戴宗拴上甲馬。作

起神行法來。預先去了。卻說公孫勝和李逵兩箇離了二仙山。九宮縣。取大路

而行。到晚尋店安歇。李逵懼怕羅真人法術。十分小心伏侍公孫勝。那里敢使

性。兩箇行了三日。來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做武岡鎮。只見街市人烟。輳集。公孫

勝道。這兩日於路走得困倦。買碗素酒素麪喫了。行。李逵道也好。也好看。僅好

也。卻見驛路傍邊一箇小酒店。兩箇人來店裏坐下。公孫勝坐了上首。李逵

解了腰包。單寫李逵解包便顯下首坐了。叫過賣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饌來。

喫。公孫勝道：「你這里有甚素點心賣？」過賣道：「我店裏只賣酒肉。沒有素點心。市

口人家有棗糕賣。」李逵道：「我去買些來。」過遇生便去包裹取了銅錢。逕投市鎮

上來。買了一包棗糕。欲待回來。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喝采道：「好氣力。」奇文駭

大耳邊忽然有此三字。雖李逵看時。一夥人圍定一箇大漢。把鐵爪鎚在那

里使。衆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漢時。先看大漢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

鼻子上一條大路。就李遠眼中寫李逵看那鐵鎚時。次看鐵鎚約有三十來斤。

就李遠眼中寫那漢使得發了一爪鎚。正打在壓街石上。把那石頭打做粉碎。

衆人喝采。此一行正為上文好氣力三字李逵忍不住。便把棗糕揣在懷裏。便來

拿那鐵鎚。妙人。此氣力真好。非是全從好氣力三字中生出。須知此一拿。全是心服

漢喝道：「甚麼鳥人。便不免翻出惱來。亦喝道：「甚麼鳥人。好有十二分愛惜他。」都是心服

正是。端詳鐵鎚。不是輕覷。大漢寫李。那漢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拿我的鎚。」

眼光聲口恰是李逵一流人物。李逵道：你使得甚麼鳥好教眾人喝采看了到污眼你看老爺。

使一回教眾人看。妙人胸中其實愛惜只因他出口輕那漢道：我借與你。

若使不動時且喫我一頓賴子拳了去。眼光聲口恰是李逵接過爪鎚如弄彈。

丸一般使一回輕輕放下面又不紅心頭不跳口內不喘那漢看了倒身便拜。

說道願求哥哥大名。為大漢意思恰是李逵道：你在那里住。一邊問名一邊

李逵精細不肯人前漏泄蓋圖那漢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箇所在。

見一把鎖鎖着門。便早寫出無妻小無家當來皆那漢把鑰匙開了門請李逵。

到裏面坐地李逵看他屋裏都是鐵砧鐵錘火爐鉗鑿家伙尋思道：這人必是。

箇打鐵匠人山寨裏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夥。公孫到方纔破高廉怒方

纔遣呼延至方纔賺徐寧來方纔用湯隆一路文情本乃如此生去今

卻忽然先將湯隆倒插前面不惟教鉤鐵鎚之文未起并用鉤鐵鎚之故亦未起

乃至井公孫先生亦向坐在酒店中間而鐵匠李逵又道：漢子你通箇姓名教。

我知道那漢道：小人姓湯名隆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為打鐵上遭際老。

神經略相公帳前敘用近年父親在任亡過小人貪賂所好略同流落在江湖。

上。因是權在此間打鐵度日。入骨好使槍棒。字法爲是自家渾身有麻點。人都

叫小人做金錢豹子。前講公孫遇一豹子此請公孫敢問哥哥高姓大名。李逵

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逵。湯隆聽了再拜道。多聞哥哥威名。誰想今

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這裡。幾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也

做箇頭領。湯隆道。若得哥哥不棄。肯帶攜兄弟時。願隨鞭鐙。就拜李逵爲兄。李

逵認隆爲弟。一片風愛與他湯隆道。我又無家人伴當。同哥哥去市鎮上喫三

杯淡酒。表結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一作李逵道。我有箇師父在前面

酒店裏。等我買棗糕去。喫了便行。擔閣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湯隆道。如何這般

要緊。故作一折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見今

在高唐州界首廝殺。只等我這師父到來救應。湯隆道。這箇師父是誰。李逵道。

你且休問。快收拾了去。疾來得迅疾湯隆急急拴了包裹。纏銀兩。戴上

氈笠兒。跨了口腰刀。提條朴刀。棄了家中破房舊屋。羸重家伙。跟了李逵。直到

酒店裏來見公孫勝。公孫勝埋怨道。你如何去了許多時。再來遲些。我依前回

去了。夫呼延未到先備湯隆可謂亦太早計矣忽然反觀出一句公孫回去來李

達不敢做聲回話引過湯隆拜了公孫勝備說結義一事。活寫出新得兄弟分外快活來公孫

勝見說他是打鐵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棗糕叫過賣將去整理三箇一同

飲了幾杯酒喫了棗糕算還了酒錢李逵湯隆各背上包裹。單寫李逵湯隆背包便顯待先生如

此其敬也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迤迤望高唐州來三箇於路三停中走了兩停多

路那日早卻好迎着戴宗來接。是待公孫公孫勝見了大喜連忙問道近日相

戰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瘡平復。陡然接出擒縱在手每日引兵來搦戰哥哥堅

守不敢出敵只等先生到來公孫勝道這箇容易李逵自着湯隆拜見戴宗說

了備細。活寫出新得兄弟快活來四人一處奔高唐州來離寨五里遠早有呂方郭盛引一

百餘騎軍馬迎着。是待公孫四人都上了馬一同到寨宋江吳用等出寨迎

接。是待公孫各施禮罷擺了接風酒敘問問闊之情請入中軍帳內眾頭領亦

來作慶李逵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吳用并眾頭領等。活寫出新得兄弟分外

懷之際只知得意自家新有兄弟全是一派天遇然其實描寫李逵得意處卻都是遮掩其倒插之法耳讀者毋為作者所瞞也講禮已罷寨

中且做慶賀筵席。

上文與公孫作慶已過此正是慶李逵之得湯隆也

次日中軍帳上宋江吳用公孫勝

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道主將傳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敵軍如何。小弟自有

區處。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軍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早五

更造飯軍人都披掛衣甲。宋公明吳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搖旗擂鼓

吶喊篩鑼殺到城下來。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瘡已痊。隔夜小軍來報知宋

江軍馬又到。早晨都披掛了衣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將引三百神兵并大

小將校出城迎敵。兩軍漸近旗鼓相望各擺開陣勢。兩陣裏花腔鼙鼓播雜彩

繡旗搖宋江陣門開處分出十騎馬來雁翅般擺開在兩邊。絕妙軍容左手下五將

花榮。秦明。朱仝。歐鵬。呂方。右手下五將是林冲。孫立。鄧飛。馬麟。郭盛。中間三箇

總軍主將三騎馬出到陣前。絕妙軍容看對陣金鼓齊鳴門旗開處也有二三十箇

軍官簇擁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陣前立馬門旗之下厲聲喝罵道你那水

注草賊既有心要來廝殺定要見箇輸贏走的不是好漢。宋江問一聲誰人出

馬立斬此賊。小李廣花榮挺槍躍馬直至垓心高廉見了喝問道誰與我直取

此賊去。那統制官隊裏轉出一員上將喚做薛元輝。使兩口雙刀。騎一匹劣馬。飛出垓心。來戰花榮。兩箇在陣前鬪了數合。花榮撥回馬。望本陣便走。薛元輝縱馬舞刀。儘力來趕。花榮略帶住了馬。拈弓取箭。紐轉身軀。只一箭把薛元輝頭重脚輕。射下馬去。兩軍齊吶聲喊。高廉在馬上見了。大怒。急去馬鞍轎前。取下面聚獸銅牌。把劍去擊。那里敲得三下。只見神兵隊裏捲起一陣黃砂。來罩得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喊聲起處。豺狼虎豹。怪獸毒蟲。就這黃砂內捲將出來。衆軍恰待都起。公孫勝在馬上早擊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劍。來古松文古定劍來古定好名目指着敵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道金光射去。那夥怪獸毒蟲。都就黃砂中亂紛紛墜於陣前。衆人看時。卻都是白紙剪的虎豹走獸。黃沙盡皆蕩散不起。此等處看他只略敘不肯極力鋪張皆特避俗筆也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掩殺過去。但見人亡馬倒。旗鼓交橫。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軍馬趕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橋。閉上城門。播木砲石。如雨般打將下來。宋江叫且鳴金收聚軍馬。下寨整點人數。各獲大勝。回帳稱謝公孫先生神功道德。隨即賞勞三軍。

次日分兵四面圍城。儘力攻打。公孫勝對宋江吳用道。昨夜雖是殺敗敵軍。大半眼見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今日攻擊得緊。那厮夜間必來偷營劫寨。

前劫寨所以爲一箭地也此又劫寨所以免明日之再戰也然兩文對立亦便借作章法矣

明

今晚可收軍一處。至夜深分

去四面埋伏。這里虛札寨柵。教衆將只聽霹靂響。看寨中火起。一齊進兵。傳令已下。當日攻城至未牌時分。都收四面軍兵還寨。卻在營中大吹大擂。飲酒。

之軍每

每如此看看天色漸晚。衆頭領暗暗分撥開去。四面埋伏已定。卻說宋江吳用。

公孫勝。花榮。秦明。呂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點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帶鐵葫蘆。於內藏着硫黃。焰硝。烟火藥料。各人俱執鈎刀鐵掃帚。口內都銜

蘆哨。

劫寨神兵結束前略此詳

二更前後。大開城門。放下吊橋。高廉當先。驅領神兵前進。背

後卻帶三十餘騎奔殺前來。離寨漸近。高廉在馬上作起妖法。卻早黑氣冲天。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播土揚塵。三百神兵各取火種。去那葫蘆口上點着。一聲蘆哨齊響。黑氣中間火光罩身。大刀闊斧。滾入寨裏來。高埠處公孫勝仗劍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箇霹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見那空寨中火

起。光焰亂飛。上下通紅。無路可出。四面伏兵齊起。圍定寨柵。黑處偏見。只是不肯

極力鋪張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箇。都被殺在陣裏。神兵了高廉急引了三十餘騎。奔

走回城背後。枝軍馬追趕將來。乃是豹子頭林冲。看看趕上。急叫得放下吊

橋。高廉只帶得八九騎入城。其餘盡被林冲和人連馬生擒活捉了去。獨寫林

爲五嶽樓下白虎堂前山神廟裏吐氣也高廉退到城中。盡點百姓上城守護。吾聞設兵將以保陸

未聞兵亡將折而反驅百姓以守高廉軍馬神兵被宋江林冲殺箇盡絕。宋大江

以明主軍大書林冲以志快活筆法妙絕次日宋江又引軍馬四面圍城甚急。高廉尋思我數年學

得術法。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鄰近州府求救。急急

修書二封。教去東昌寇州二處。離此不遠。這兩箇知府都是我哥哥擡舉的人。

職教星夜起兵來接應。差了兩箇帳前統制官齎擎書信。放開西門。殺將出來。

投西奪路去了。衆將卻待去追趕。吳用傳令且放他出去。可以將計就計。宋江

問道。軍師如何作用。吳學究道。城中兵微將寡。所以他去求救。我這里可使兩

枝人馬。詐作救應軍兵。於路混戰。高廉必然開門助戰。乘勢一面取城。把高廉

引入小路。必然擒獲。宋江聽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兩枝軍馬。分作兩路而來。且說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闊處。堆積柴草。竟天價放火爲號。城上只望救兵到來。過了數日。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亂。好急忙報知。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瞻望只見兩路人馬。戰塵蔽日。喊殺連天。衝奔前來。四面圍城軍馬。四散奔走。好高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盡點在城軍馬。大開城門。分頭掩殺出去。且說高廉撞到宋江陣前。看見宋江引着花榮。秦明。三騎馬。望小路而走。妙寫得如高廉引了人馬。急去追趕。忽聽得山坡後連珠砲響。心中疑惑。便收轉人馬。回來兩邊鑼響。左手下小溫侯。一箇古人右手下賽仁貴。又一箇古人各引五百人馬。衝將出來。高廉急奪路走時。部下軍馬折其大半。奔走脫得垓心時。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妙寫得如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引着些敗卒殘兵。投山僻小路而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後撞出一彪人馬。當先擁出病尉遲。又一箇古人攔住去路。厲聲高叫。我等你多時。好好下馬受縛。高廉引軍便回。背後早有一彪人馬。截住去路。當先馬上卻是美髯公。又一箇古人

四面截住。便撮出四箇古人真乃以文爲說。讀之令人歎絕。極小一篇文字亦必作一章法。真是不得不歎絕也。兩頭夾攻將來四面

截了去路。高廉只得棄了馬。次了卻走上山。那四下里步軍一齊趕上山去。高

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起。駕一片黑雲冉冉騰空。直上山頂。高廉妖術不便住至

此又生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

出一段。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

念有詞。喝聲道疾。將劍望上一指。只見高廉從雲中倒撞下來。只是略敘不肯極力鋪張不

首搶過插翅虎雷橫一朴刀把高廉揮做兩段。雷橫提了首級都下山來。前獨

林冲者所以使沈寃一快也此必大書雷橫者所以先使人去飛報主帥宋江

使新來立功也耐菴筆下調遣衆人不肯草草如此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

民秋毫無犯。如此言所謂仁義之師也今強盜而忽用仁義之師是強盜之權

也彼三家村學究不知作史筆法而遽因此等語過許強盜真有仁義陡不亦怪哉

○君他寫宋江此來本是救柴進卻反將救柴進作第二句將假仁義陡然翻作

第一句以表江之權術真有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當牢節級押獄

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箇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不見柴大官

人一箇。千曲百折得破高唐無不爲救出柴進易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

監房內。卻監着柴皇親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提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補前所無。為是連日廝殺。未曾取問發落。自註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

再一跌。前一跌。是初入之時。此一跌。是搜遍之後。寫得妙絕。吳學究教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

有一箇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蘭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

進。不得一失。補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補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

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為見本人是箇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

不必下手。補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補因是連日廝殺。知府不問。

小人卻恐他差人下來看視。必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

堆放裏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真正奇文。出自意外。宋江聽了。慌忙着蘭仁引入。直到後

牢枯井邊望時。見裏面黑洞洞。不知多少深淺。寫枯井上面叫時。那得人應。寫枯

井把索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寫枯井。先寫枯井便觀出。李達捨身下探之慮。更妙筆。宋江道。柴

大官人。眼見得都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

看一遭。便見有無。說猶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妙人。牛忠勇。一

半好奇一半忠勇為神行法青紅雲作結句
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

正宜報本撥斤播兩是宋江語令人聞之可李逵笑道我下去我下去不怕你

們莫要割斷了繩索欲自神行法喫虧後處處小心叮囑又處處好奇吳學究道

你卻也忒奸猾罵得妙於極確令人忽然失笑且取一箇大篾籬把索子絡了接長

索頭扎起一箇架子把索挂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手拿兩把板斧坐在

籬裏卻放下井裏去索上縛兩箇銅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卻從籬裏爬將出

來去井底下摸時摸着一堆卻是骸骨故作嚇人語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

這里此句寫出井底之黑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脚處此處寫井底

底真是底真是井底李逵把雙斧拔放籬裏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卻寬此處寫井底空洞

摸摸着一箇人做一堆兒蹲在水坑裏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里見動又故

人語妙筆妙筆入監不見柴進是第一跌下井摸着骸骨是第二跌摸著叫把

手去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三箇字直與柴皇親家出後門

恁地時還有救哩隨卽爬在籬裏搖動銅鈴衆人扯將上來卻只李逵一箇人妙

妙絕絕倒我也

備細說了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籬裏。先

發上來。卻再放籬下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薊州着了兩道兒。今番休

撞第三遍。

真是奸猾。兩番高李逵奸猾忽翻出下文發喊大。叫來妙文隨手而成。正不知有意得之無意得之也。

宋江笑道：「我如

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籬裏。又下井去。偏是他下井偏是他下寫

李逵好奇。肯下去。又奸猾。故不肯下去。妙人妙絕。處全在只得二字。

到得底下。李逵爬將籬出去。卻把柴大官

人抱在籬裏。搖動索上銅鈴。上面聽得。早扯起來。到上面。衆人大喜。先喜

及見

柴進頭破額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衆人甚是悽慘。次悲受苦寫

請醫生調治。李逵卻在井底下發喝。大叫。不惟自己要緊亦急。要看柴大官人也。宋江聽得。急叫

把籬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不是好人。」妙人便不

把籬放下來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

令衆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

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護送用雷橫李逵一案。新卻把高廉

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快活賞謝了藺仁。再把府庫財帛。倉廩糧米。

并高廉所有家私。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特筆之以愧當時官軍也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稱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並家眷安住。每一人上山必特書宋江字籠作自己心腹今此獨書出自晁蓋。晁蓋至此已悟耶。晁蓋宋江等衆皆大喜。自高唐州回來。又添得柴進湯隆兩箇頭領。且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東昌寇州兩處。一順風斜渡。又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真實。高太尉聽了。知道殺他兄弟高廉。特書高俅。驢皇師報私怨以深惡之也。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專等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直臨丹墀。伺候朝見。當日五更三點。道君皇帝陞殿。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駕坐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朝。高大尉出班奏道。今有濟州梁山泊賊首晁蓋。宋江。累造大惡。打劫城池。搶擄倉廩。聚集兇徒惡黨。現在濟州。殺害官軍。闖了江州。無爲軍。今又將高唐州官民。殺戮一空。倉廩庫藏。盡被擄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誅剿。他日養成賊勢。難

以制伏。伏乞聖斷。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下聖旨。就委高太尉選將調兵前去剿捕。務要掃清水泊。殺絕種類。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興舉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復。天子道。卿若舉用。必無差錯。卽令起行。飛捷報功。加官賜賞。高遷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孫。單名喚箇灼字。使兩條鋼鞭。有萬夫不當之勇。見受汝寧郡都統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將。臣保舉此人。可以征剿梁山泊。可授兵馬指揮使。領馬步精銳軍士。尅日掃清山寨。班師還朝。天子准奏。降下聖旨。着樞密院。卽便差人齎勅前往汝寧州。星夜宣取。奉旨調將是第一段。一路待詳呼延出軍。重大。以明是役之驚天動地。非復前文小小捕盜之比。當日朝罷。高太尉就於帥府着樞密院撥一員軍官。齎擎聖旨前去宣取。當日起行。限時定日。要呼延灼赴京聽命。卻說呼延灼在汝寧州統軍司坐衙。聽得門人報道。有聖旨特來宣取將軍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與本州官員出郭迎接。到統軍司開讀已罷。設筵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頭盔衣甲鞍馬器械。帶引三四十從人。一同使命離了汝寧州。星夜赴京。於路無話。早到京師城內。殿司府前下馬。來見高

太尉未見天子先見當日高俅正在殿帥府坐衙門吏報道汝寧州宣到呼延

灼見在門外高大尉大喜叫喚進來參見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

朝引見道君皇帝天子看見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踢雪烏騮一匹

下文將有連環馬一篇奇文便先自此處生出那馬句渾身墨錠似黑四蹄雪練

價白因此名爲踢雪烏騮先畫其毛那馬句神彩奕奕日行千里次歎其德奉

聖旨賜與呼延灼騎也兩乃馬下又撰一段呼延灼謝恩已罷天子賜馬隨高

太尉再到殿帥府既見天子又到商議起軍剿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稟明

恩相小人覷探梁山泊兵麤將廣馬劣槍長絕妙好辭遂不可輕敵小覷乞保

二將爲先鋒同提軍馬到彼必獲大功高太尉聽罷大喜問道將軍所保誰人

可爲前部先鋒不爭呼延灼舉保此二將有分教宛子城重添良將梁山泊大

破官軍且教功名未上凌烟閣姓字先標聚義廳畢竟呼延灼對高太尉保出

誰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天兵之說誠有之乎曰無不敢以爲無曰有不敢以爲有

猶之秦皇漢武求仙。未可盡信也。公孫勝破高廉劫寨之法。妙在一聲霹靂。掩襲三百神兵。然所以破高唐擒高廉者。仍賴吳用矯稱救兵一著。豹子頭借高知府以報高俅。而小溫侯賽仁貴病尉遲美髯公各奏奇効。仍恃人恃鬼。天兵之說。誠有之乎。抑無之乎。

又曰。達殺天錫。致柴進身繫囹圄。今者高唐破。高廉死。從井救之。云報也。獨計高廉欲殺柴進。必不肯遲以時日。何付託藺仁。聽其或生或死而不之問乎。况藺仁既投井中矣。又安能久延殘喘。以聽李逵之手援。小說荒唐此其一。

鄧狂言索隱

話說當下羅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學的法術。卻與高廉一般。吾特授與汝五雷天心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國安民。替天行道。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視。勿得憂念。汝本上應天星數。以此暫容汝去一遭。切須專持從前學道之心。休被人欲搖動。悞了自己脚跟大事。此作者宣布革命手段之微旨也。其云與高廉一般。指當日義師之部下。或出身于官僚。或流入于盜賊者也。文山勁節。不得

以尋常官僚論。特別之才。歷史上名臣名儒。當以別擇之眼光視之。五雷天心正法者何法。革命之法。不外保國安民四箇大字。孔子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依此而行。可救宋江。此救字。當借作救正之救。謂其改正其邪行耳。保國安民。非宋江所能。替天行道。亦宋江所假。然果能以保國安民之職志而革命者。亦不得不稱天而誅。美惡不嫌同辭。宗旨自異。手段則同。護視老母。所以全其孝者。家族之辦法。通于種族。有顧念母國一線之苦衷焉。天闢星數云者。三十六天罡之名。無一不有深意。求之悉合。姑以其重要者言之。宋江之天魁。盧俊義之天罡。吳用之天機。李逵之天殺。最爲明顯。猛勇雄威等字。似無分別。然勇爲達德。不徒以力。故屬之關勝。昭其忠也。天雄者附子之根。毒辣之藥。故屬之于豹子頭之林冲。魯達爲僧。故曰孤。武松報兄仇。故曰傷。惟開字之義。殊爲難解。清初創設漢留之始祖。近于此矣。浮蕩江湖。奔走運動之意云爾。暫容汝去之說。亦謂此事權宜。而不得不然。故云暫者。別求所以長久自立之謂。末數語更說得毛骨聳然。令人涉足亂世。不敢不慎。人生須求腳踏實地。方能有正當辦法。顧知者有幾。革命者之所以難也。夫公孫既爲真人之門下。何必置之盜賊。置之盜賊者。所以開盜賊改悔向上之路也。公孫既歸家奉母侍師。何必再入梁山。再入梁山者。蓋猶是招盜守汴之心也。明之末造。闖禍滔天。而張獻忠部下。殺人積功封爵之李定國。感于三國演義之講說。遂

以崎嶇邊界守死不降。卒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蓋棺論定。天下固無不可改悔之人。豈作者之度量。尙有執德不弘者乎。鄭芝龍起于海賊。降明封爵。賣國降清。卒以誅死。其子成功。乃能於島隅演出海外新中國之奇觀。延我漢族一線之脈者垂數十年。更爲英雄之不可多得者。莫謂盜窟中竟無偉大人物也。辛亥革命之英。亦有起于盜賊者。惟其晚節難保。惜不令真人教之。作者其亦有先見乎。只見山坡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將劍望上一指。只見高廉從雲中倒撞下了。鬥法之事。本屬寓言。不必十分認真。莊子之所謂天全。列子之所謂御風而行者。老派之言。大都如此。老子原爲哲學家。不參宗教性質也。故所言亦頗單簡。不墜入他小說窠臼。五十一回云。「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把劍一指。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宋江卻待招待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劍敲動。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羣怪獸毒蟲直衝過來。」勝敗同在一俄頃間。而終以無效。固已寫成一箇疑竇。然反抗政府。本是逆風。而以毒攻毒。勢力較大者終勝。其意固可徵會。「公孫勝在馬上早掣出一把松文古定劍來。指著敵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道金光射去。那夥怪獸毒蟲。都就黃砂中亂紛紛墜於陣前。衆軍人看時。卻都是白紙剪的虎豹走獸。黃沙盡

皆蕩散不起。」松爲貞木。文爲漢字。古者古國。定者平定。劍爲武器。意若曰秉忠貞之心。昌文字之義。不忘古國。而平定此難。武器一指。則彼怪獸毒蟲。皆爲紙老虎。而沙漠亦歸蕩散耳。「公孫勝仗劍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箇霹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見那空寨中火起。光燄亂飛。上下通紅。無路可出。四面伏兵齊起。圍定寨柵。黑地偏見。三百神兵。不會走得一箇。都被殺在陣裏。」震之以雷。燭之以火。無路可通。運之以謀。寓言而已。然非有真人之新授。則亦與高廉等。盜賊不假義師之名。力何能爲。作者于此觀其通矣。公孫在平地。而高廉乃從雲中倒撞下來。亦卽平民與官僚之別耳。凡有不平之階級。而至釀成革命者。準此。然而神仙之說。鄙人亦不敢否認。非迷信也。衡之以科學上實驗之進化。當然爲哲學家理想之所及。何以故。燒丹鍊汞。與電光理化諸學。頗多相通之點。而鍊形服氣。尤爲近之。近固有研究不食之學者矣。人至于不食而生存。與神仙何異。且鍊氣亦當非近色者所能。人至於無妻。亦當與神仙無異。且既能服氣。便能利用天然之氣。不亦可以御風而行乎。科學創造進化之範圍。其推極固宜有此。人由獸而進化。已爲多數學者所公認。顧人與獸同一物耳。人不過爲物之靈。而猶是物。人進化而爲神。則亦不過爲人之神。而猶是人。乃或以創造進化之故。開闢真正平等自由之新世界。永遠無復退化之一日。鄙人亦不敢信也。人既可以無食。自然可以無妻子。亦自然以

服氣之故。可以無需一切文明機械而往來交通。且競爭亦無所用。假定其始而少數。繼而多數。終而大多數。則進化至極時。諸造制皆失其價值。而彼少數之有惰性者。或愚弱而才力不及者。固依然仍在不進化于爲神之列。而神與人乃漸相隔絕。人之數遂反于太古之自然狀況矣。且見神仙者。近世之仙較多。而古時之仙較少。深山窮谷。縱或有其秘密之傳授。然肉體與靈魂。終有兩相離去之一日。且靈魂亦未能終久不散。紀神仙者。則古時爲多。而近今少有。意者世界當今之所謂最古時代。已經過此進化爲神之程途。而始再由此猿猴狃狃之社會。漸次復行進化。以至于今日。而今日世界。仍必經過許多階級。而終趨于此境。非然者。則是當日哲學家。已經具此理想。而以羣人盡化于神仙。爲復古自由之極則。而創造進化之一階級。彼猶不肯承認其爲自然之天道。讀老莊之書。當於言外深求其旨。而西人懸想烏託邦。二老派則懸想神仙世界。佛耶亦懸想極樂天堂。哲學家之精理微言。方且以爲後世誣民惑世之具。世有信神仙之說者乎。鄙人因其有關於復古自由之旨。故以此祛其迷信焉。

謝賞了蘭仁。蘭仁者。佞仁也。置柴進於枯井。豈真救人救溺者哉。實見其爲吏人之見而已矣。然其實只爲李逵入井作引。並不以爲重輕也。若曰。李逵所爲。終不免于從井救人。其愚不可及也。宋江

道正好。當初是你送了他。今日正當報本。」其智乃真可殺也。

離了高唐州。得勝回梁山泊。所過秋毫無犯。金評有時代以于路無事四字。粗淺已極。上文云「宋江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進了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夫曰傳令。曰出榜。猶是口中之言。筆下之文耳。今之大筆特書。則竟成事實。且并將上文坐實。是果何書法乎。金評如此言。所謂仁義之師也。今強盜而忽用仁義之師。是強盜之權術也。強盜之權術而又書之者。所以深歎當時之官軍。反不能然也。彼三家村學究。不知作史筆法。而遽因此等語。過許強盜真有仁義。不亦怪哉。鄙人以爲果能如此行師矣。則真真仁義。絕不敢斥之爲強盜。且此等人亦決不爲強盜。而何以書焉。王船山頗主階級。而論唐宋之際。謂君虐民。民作不善。賊作亂。皆殃也。而民爲可矜。蓋自此而民爲貴。於是成汭。王潮。吳鏐。張全義之徒。皆謂其尙知愛民。而赦其罪。金評固不足以與此矣。然船山之言。終非事實。彼諸人者。其焉得稱爲保民也乎。梨洲之爲原君原臣。實于君民之際。窺見其微。彼其以兵力得之者。尤所深惡。譚瀏陽引申二家之旨。而極之于遼金元清之罪。甚于其他君主。與作者之義最近。蓋明目張膽。絕不諱其奸擄抄殺之實迹者。獨有此蠻族帝王耳。其餘則未能不擾民。而猶諱其名以書于史冊者也。行軍上之擾民。絕對的不可以諱言。不必問其爲官軍。爲盜賊。爲革

命軍。不過比較的有差異之點。安得而云秋毫無犯。言秋毫無犯者。當日之誇詞。載筆之諛詞也。岳武穆之軍號曰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誠可謂極愛民之選者矣。然河南父老之簞食壺漿。未必不受。而兵士小小事故。其人民亦決不敢頌言之。以與軍人爲仇。况彼百不及一者乎。且亦百不得一也。近世軍隊號爲文明。吾國且不必言。歐西之戰。見象如何。稍有知識者亦能言之。崇拜歐西文明之夢。盍亦少醒乎。彼既用兵。則固不得不然。否則自斃。無足怪也。且亦必稍稍顧惜。而後可以大言號召以愚人也。今有人之言曰。某某軍隊不好。某某軍隊尙好。某某軍隊更好。究其所謂更好者。亦非其絕對之好。乃其相對之好耳。彼非不欲其好。但以人多而費又重。雖日日實心求其好。而終未有以實如其所期。况盜賊而以權術行之。則其好固自當有限。雖然。是亦自有其故矣。梁山本以打家劫舍爲始基。既而勢力漸大。乃始假美名以愚人。假美名以愚人。則亦必有些須見好于人之處。人乃肯信。自己亦可以說得出口。况區區新起之軍。不較官軍爲彼善于此。亦必不足以自存。設使全無紀律。則官軍雖弱。亦可以乘隙而禽之矣。作者準此兩義。于是有以哲學家作歷史之書法。意造事實。必合情勢。金評仍學究之談耳。而何足以知之。况不肯屢言殺平民者。乃作者獨一無二之心理耶。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此回凡三段文字。第一段寫宋江紡車軍。第二段寫呼延連環軍。皆極精神極變動之文。至第三段。寫計擒凌振。卻只如兒戲也。所以然者。蓋作者當提筆未下之時。其胸中原只有連環馬軍一段奇思。卻因不肯突然便推出來。故特就連環二字上顛倒生出紡車二字。先於文前別作一文。使讀者眼光盤旋跳脫。卓策不定了。然後忽然一變。變出排山倒海異樣陣勢來。今試看其紡車輕連環重。以輕引重一也。紡車逐隊連環一排。以逐隊引一排二也。紡車人各自戰。連環一齊跑發。以各自引一齊三也。紡車忽離忽合。連環鐵環連鎖。以離合引連鎖四也。紡車前軍戰罷。轉作後軍。連環無前無後。直衝過來。以前轉作後。引無前無後五也。紡車有進有退。連環只進無退。以有進

有退引只進無退六也。紡車寫人連環寫馬以人引馬七也。蓋如此一段花團錦簇文字卻只爲連環一陣做得引子然後入第二段正寫本題畢卻又不肯霎然一收便住又特就馬上生出礮來做一拖尾然又惟恐兩大番後又極力寫礮便令文字累墜不舉所以只將閒筆餘墨寫得有如兒戲相似也。嗚呼只爲中間一段變成前後三段可謂極盡中間一段之致乃前後二段只爲中間一段而每段又各各極盡其致世人卽欲起而爭彼才子之名吾知有所斷斷不能也。

前後二段又各各極盡其致者如前一段寫紡車軍每一隊欲去時必先有後隊接任一接一卸譬如鵝翎也耐菴卻又忽然算到第五隊欲去時必須接出押後十將此處一露痕跡便令紡車三字老大敗闕故特於第五隊方接戰時便寫宋江十將預先已到以免斷續之咎固矣然卻又算到何故一篇章法獨於第五隊中忽然變換此處仍露痕跡畢竟鼯鼠技窮於是特又於第四隊方接戰時便寫第五隊預先早到以爲之襯真苦心哉良工

也。

又如前一段寫紡車軍五隊，一隊勝如一隊，固矣。又須看他寫到第四隊，忽然陣上飛出三口刀，既而一變，變作兩口刀，兩條鞭，既而又一變，變作三條鞭，越變越奇，越奇越駭，越駭越樂，洵文章之盛觀矣。

後一段則如晁蓋傳，令且請宋江上山，宋江堅意不肯，讀之，只謂意在滅此朝食，耳卻不知正爲凌振放礮作襯，此真純奇筆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又如要寫礮，須另有寫礮法，蓋寫礮之法，在遠不在近，今看他於凌振來時，只是稱歎名色，設立礮架，而礮之威勢，則必於宋江棄寨上關後，砰然聞之，真絕奇筆法，非俗士之所能也。

寫接連三箇礮後，又特自註云：兩箇打在水裏，一箇打在小寨上者，寫兩箇以表水泊之闊，寫一箇以表礮勢之猛也。

至於此篇之前之後，別有奇情妙筆，則如將寫連環馬，便先寫一匹御賜烏騷，以弔動之；將寫徐寧甲，因先寫若干關領甲，仗以弔動之；若干馬，則以一

匹馬弔動一副甲。則以若干甲弔動。洵非尋常之機杼也。

話說高太尉問呼延灼道：將軍所保何人，可爲先鋒？呼延灼稟道：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姓韓，名滔，原是東京人氏，曾應過武舉出身，使一條棗木槊，人呼爲百勝將軍。此人可爲正先鋒。又有一人，乃是潁州團練使，姓彭，名玘，亦是東京人氏，乃累代將門之子，使一口三尖兩刃刀，武藝出衆，人呼爲天目將軍。此人可爲副先鋒。高太尉聽了，大喜道：若是韓彭二將爲先鋒，何愁狂寇不滅？當日高太尉就殿帥府押了兩道牒文，着樞密院差人星夜往陳潁二州調取韓滔、彭玘火速赴京。是保舉將才不旬日間，二將已到京師，逕來殿帥府參見了太尉，并呼延灼。次日，高太尉帶領衆人都往御教場中操演武藝，看軍了當。太尉看

四段卻來殿帥府會同樞密院官計議軍機重事。高太尉問道：你等三路總有多

少人馬在此？呼延灼答道：三路軍馬計有五千，連步軍數及一萬。高太尉道：你

二人親自回州，揀選精銳馬軍三千，步軍五千，約會起程，收剿梁山泊。呼延灼

稟道：此三路馬步軍兵都是訓練精熟之士，人強馬壯，不必殿帥憂慮。樞密院議

段五但恐衣甲未全以文賜雪鳥離帛動連環馬以關領衣甲帛動徐寧甲真妙絕

願聞特寫呼延之軍衣甲未全之故何故也只怕悞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

寬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說時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不拘數目任意選

揀衣甲盔刀關領前去務要軍馬整齊好與對敵出師之日我自差官來點視

呼延灼領了鈞旨帶人往甲仗庫關支呼延灼選訖鐵甲三千副熟皮馬甲五

千副銅鐵頭盔三千頂長槍二千根滾刀一千把弓箭不計其數火礮鐵礮五

百餘架都裝載上車臨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三箇將軍各賞了

金銀段匹三軍盡關了糧賞是關領甲仗第六段呼延灼和韓滔彭玘都與了必勝軍狀

辭別了高太尉并樞密院等官三人上馬都投汝寧州來於路無話到得本州

呼延灼便遣韓滔彭玘各往陳穎二州起軍前來汝寧會合不數半月之上三

路兵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師關到衣甲盔刀旗槍鞍馬并打造連環鐵

鎧軍器等物分俵三軍已了伺候出軍是三路合軍第七段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

官前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是太尉犒軍第八段前軍開路

韓滔中軍主將呼延灼後軍催督彭玘馬步三軍人等浩浩蕩蕩殺奔梁山泊

來浩浩蕩蕩四字寫軍容絕妙好辭抵過無數車如流水水馬如龍落日耀大旗馬鳴風蕭蕭語卻說梁山泊遠探報馬徑到

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當中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法師公勝孫并

衆頭領各與柴進賀喜終日筵宴聽知報道汝寧州雙鞭呼延灼引着軍馬到

來征戰衆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聞此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

贊之後武藝精熟使兩條鋼鞭卒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以力敵後用

智擒說言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捉這厮不是描寫以牛正是提精

根死殿天錫宋江道你怎去得我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豹子頭林

冲打第二陣小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

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調撥出奇真是以兵

親自帶引十箇弟兄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仝雷橫穆弘黃信呂方右

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好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

駕船接應好卻教李逵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好宋江調撥已定

前軍秦明撥第一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山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雖是冬天卻

喜和暖偏是百忙時漏有本事作此閒筆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裏百勝將韓

滔領兵紮下寨柵當晚不戰次日天晚兩軍對陣三通畫鼓出到陣前馬上橫

着狼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鋒將韓滔橫槊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

思早早投降還敢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

這夥反賊解京碎屍萬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聽了也不打話就性格上便拍

馬舞起狼牙棍直取韓滔韓滔挺槊躍馬來戰秦明兩箇鬪到二十餘合韓滔

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

起雙鞭縱坐下那匹御賜踢雪烏騅咆哮嘶喊來到陣前此一段文字本以山

泊為主以呼延為賓今看他詳寫山泊諸將紡車般脫換又描寫呼延秦明見

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到接第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

三百合卻理會林冲挺起蛇矛奔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蹶向山坡後

去第一撥紡車般轉去矣這里呼延灼自戰林冲兩箇正是對手槍來鞭去花一團鞭去

槍來錦一簇。絕妙好辭不過兩句七個字兩箇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

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三接第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厮。林冲

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此一合後林冲自把本部

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第二撥紡車讓花榮挺槍出馬。呼延灼後軍也。到天

目將彭玘橫着那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驟着五明千里黃花馬。絕妙好辭三

六遂成異樣花色。字用在一處出陣大罵花榮道。反國逆賊。何足爲道。與吾併箇輸贏。花榮

大怒也不答話。便與彭玘交馬。兩箇戰二十餘合。呼延灼看見彭玘力怯。縱馬

舞鞭直奔花榮。此一合中呼鬪不到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第接

四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厮。花榮也引軍望右邊。暫轉山坡下去了。第接

車般轉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便入第五勒馬

於陣前擺着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此處忽然倍耀艷真文章之盛觀也兩箇

正在征塵影裏。殺氣陰中。一箇使大桿刀。一箇使雙刀。又是一樣使刀。兩

實是兩樣刀也忽然兩樣刀引兩箇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

出一樣顛來。真文章之盛觀也。兩箇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

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轡上。袍底下取出紅錦套索。上有二十四箇金鈎。等彭玘馬來得近。扭過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見大怒。忿力向前來救。又看他忽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箇鬪到十合之上。急切贏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這箇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賣箇破綻。放他入來。卻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來。真好呼延灼人那雙刀。卻在懷裏。又好一丈青提起右手。鋼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真好呼延灼人卻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真好呼延灼人卻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錚地一聲響。火光迸散。真好呼延灼人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五撥便挺槍縱馬向前。迎住廝殺。背後宋江卻好引十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五撥人馬既畢。紡車幾乎停住矣。陡鶻一丈青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般第四撥紡車宋江見活捉得天目將彭

玳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又是一番奇戰。真乃十倍精彩。使人歎。

孫立也把槍帶住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鋼鞭來。迎呼延灼。兩箇都使鋼鞭。卻更一般打扮。至此又忽然變出三條。顯真文章之盛觀也。病尉遲孫立是

交角鐵樸頭。角交大紅羅抹額。羅大紅百花點翠皂羅袍。點翠烏油戩金甲。戩金烏騎

一匹烏騅馬。騅鳥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虎竹節賽過尉遲恭。畫借一古這呼延灼卻

是冲天角鐵樸頭。角冲天銷金黃羅抹額。銷金七星打釘皂羅袍。打釘烏油對嵌

鎧甲。對嵌騎一匹御賜踢雪烏騅。踢雪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水磨左手的重

十二斤右手的重十三斤。加倍添寫兩句。異樣精彩。真似呼延贊。畫出呼延灼。兩箇在陣前

左盤右旋。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官軍陣裏韓滔見說折了彭玳。便去後軍

隊裏盡起軍馬。一發向前廝殺。宋江只怕衝將過來。便把鞭梢一指。十箇頭領

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攏來。後軍也。呼延

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箇住。爲何不能全勝。忽問一句。卻被呼延灼陣

裏都是連環馬軍。至此方表馬帶馬甲。人披鐵鎧。馬帶甲只露得四蹄。懸地人

披鎧只露出一對眼睛。此回都作絕妙好辭。宋江陣上雖有甲馬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

尾而已。好這裡射將箭去那里甲都護住了。好那三千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

來。好因此不敢近前。借答作絕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

寨。已上第一陣詳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教左右羣刀手簇擁

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而坐宋江便

拜彭玘連忙答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賓禮相待宋江道某

等衆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

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悞犯虎威敢乞恕罪。此等悉是宋江借詐之辭而學矣

作續貂之本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

留微命當以捐軀報効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與晁天

王相見留在寨裏這里自一面犒賞三軍并衆頭領計議軍情再說呼延灼收

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水泊韓滔道今日這厮們見俺催軍近

前他便慌忙掩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

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要知此一語非計議。明日正註隨卽傳下將令。

教三千匹馬軍做一排擺着。好每三十一連卻把鐵環連鎖。好但遇敵軍遠

用箭射近則使槍直衝入去。好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鎖定。好五千步軍

在後策應。好明日休得挑戰。好我和你押後掠陣。好但若交鋒分作三面衝將

過去。好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卻說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

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

但只吶喊並不交鋒。比昨日忽然換出一樣陣勢。傾也。爲頭五軍都一字兒擺在

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孫立。在後隨卽。宋江引十將也到

重重疊疊擺着人馬。仍依昨日所撥而紡車換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是

播鼓發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寫得無一樣精彩。卻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

教後軍且退。顧此沒用。令宋江如此一軍不卻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猛聽對陣

裏連珠礮響。異樣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異樣放出三面連環馬軍直衝將

來。異樣兩邊把弓箭亂射。異樣中間盡是長槍。異樣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

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匹馬一齊跑發。不容你不向前走。

明快直畫出連環馬聲勢來也

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

亂攔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慌忙飛馬便走。十

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馬軍追將來。卻得伏兵李逵楊林引人從蘆

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始知前文撥逃至水邊。卻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箇

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始知前文撥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

應衆頭領下船。周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異樣精彩船上卻有傍牌

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裏整點人馬。折其

大半。卻喜衆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

新顧大嫂都逃命上山。卻說步軍衝殺將來。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無號船

接應。盡被擒捉。陸然插出奇文誠經世無雙矣○並不寫連環馬卻寫得連環

馬異樣精彩文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衆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

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嘍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晁蓋聞知。同吳用公孫勝下

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勸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軍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隄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紮。

開處忽然作地用筆之妙。不知乃爲後人賞。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卻說呼延灼大獲

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必如此等句。必不肯漏不爲此書長處。只因都次第

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得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匹。隨卽差人

前去京師報捷。一面犒賞三軍。卻說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門上報道。呼延

灼收捕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天子甚喜。

敕賞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齎錢十萬貫。前去行營賞軍。御賜袍酒是第

九高太尉領了聖旨。同到殿帥府。隨卽差官齎捧前去。卻說呼延灼已知有天

使到。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畢。置酒管待天使。一面

令韓先鋒。俵錢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囚在寨中。待拏得賊首。一併解赴京

師。示衆施行。天使問彭團練如何不見。高太尉不曾奏聞天呼延灼道。爲因貪

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羣賊必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注。擒獲衆賊。拆毀巢穴。但恨四面是水。無路可進。遙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礮飛打。以碎賊巢。久聞東京有箇礮手凌振。名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礮。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礮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嫻。若得天使回京。於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克日可取賊巢。天使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高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索礮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甲仗庫副使礮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是宋朝天下第一箇礮手。所以人都號他是轟天雷。更兼武藝精熟。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是申請砲手第十段且說凌振把應用的煙火藥料。就將做下的諸色火礮。並一應的礮石礮架。裝載上車。帶了隨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箇軍漢。離了東京。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主將呼延灼。次見先鋒韓滔。備問水寨遠近路程。製砲要領山寨嶮峻去處。安排三

等礮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礮。奇名色第二是金輪礮。奇名色第三是子母礮。奇名色

寫出三等名色異樣精彩先令軍健整頓礮架直去水邊豎起準備放礮。未見放砲先豎礮架寫得異樣精彩

卻說宋江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

細人來報道東京新差一箇礮手號作轟天雷凌振即日在於水邊豎起架子

安排施放火礮攻打寨柵吳學究道這箇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

多宛子城離水又遠縱有飛天火礮如何能殺得到城邊。數語先為讀且棄

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地設法施放卻做商議當下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

且上關來。上文特寫不肯上關只謂宋江誓欲滅此朝食耳不意正為凌振作遺染也妙筆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

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礮響。寫砲又是一連

放了三箇火礮兩箇打在水裏。表水泊之闊不是閒筆一箇直打到鴨嘴灘

邊小寨上。此句正表砲勢之大又是一樣精彩寫得駭人宋江見說心中展

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

方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船如此行事岸

上朱全雷橫如此接應。且說六箇水軍頭領得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箇會水的，用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悄悄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掉四十餘隻小船接應。再說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礮架子邊，吶聲喊把礮架推翻。只如兒戲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礮，拏槍上馬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只如兒戲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箇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看看人馬到來，吶聲喊都跳下水裏去了。只如兒戲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全雷橫卻在對岸吶喊擂鼓。只如兒戲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纔行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朱全雷橫鳴起鑼來。只如兒戲之極。水底下早鑽起四五十水軍，盡把船尾楔子拔了。只如兒戲水都滾入船裏來。外邊就勢扳翻船，軍健都撞在水裏。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櫓已被拽下水底去了。只如兒戲兩邊卻鑽上兩箇頭領來把船只一扳。只如兒戲仰合轉來。凌振卻被合下水裏去。底下卻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對岸來。連環事已

然又增出一轟天雷來誠所謂心搖膽落手足無措之事也一段只輕輕用五七箇人百十隻船彼以火攻此以水勝用力不多而大難立解令人讀之只如兒戲

真文章之盛觀也

岸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二百餘

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趕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絕箭又射不着。絕人都不見了。絕只忍得氣。絕純用戲筆。呼

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馬回去。且說衆頭領捉得轟天雷。凌振解上山寨。

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縛。便

埋怨衆人道。我教你們禮請統領入山。如何恁地無禮。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

江便與他把盞已了。自執其手。宋江執手相請上山。到大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

領。凌振閉口無言。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國

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卻又陪話。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趨侍。不

妨。爭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師。倘或有人知覺。必遭誅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請

放心。限日取還統領。凌振謝道。若得頭領如此週全。死亦瞑目。晁蓋道。且教做

筵席慶賀。次日廳上大聚會衆頭領。飲酒之間。宋江與衆人商議破連環馬之

策正無良法。只見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讀至此句始信聖歎前批不謬

徐寧筆法屈曲其妙無比

小人不材。願獻一計。除是得這般軍器。和我一箇哥哥。可以破得

連環甲馬。吳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說用何等軍器。你這箇令親哥哥是誰。湯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說出這般軍器。和那箇人來。正是計就玉京擒獬豸。謀成金闕捉狡猥。畢竟湯隆對衆說出那般軍器。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呼延灼。良將呼延贊之裔。保舉韓滔彭玘三路進兵。方謂滅此朝食。不思此寇非寇也。皆乃吾民也。奪其房屋。占其妻子。賢奸不辨。賞罰不公。赤子潢池。興師動衆。追勦之不得。又議撫焉。殺見怨而生不見恩。誰實致此禍。曰高俅。

鄧狂言索隱

此回目錄特書高太尉主兵之辭也。夫呼延灼既經道君引見。又賜之以踢雪烏騮之名馬。明明兩次降旨。則何爲以太尉主兵。蓋梁山之攻破州郡。不自此始。亦不自此止。而太尉何以不問。天子何以不聞。是知主持兵柄者之諱盜也久矣。今以其叔伯兄弟之死。而赫然震怒。啟奏發兵。此之謂人民之生

命朝廷之土地。絕不足以當親貴之一盼也。故上回之末。與此回之首。連稱太尉。而且曰呼延灼奉旨到京。先見太尉。後見天子。以下連書太尉與呼延灼之種種商量。幾若可以不必奏知天子也者。則太尉與呼延灼者。其爲人亦皆可矣。征勦梁山之師。由京師主動者。惟此一役。與關勝及單廷珪魏定國耳。關勝之師。以救大名府。單魏之師。以破大名府。是皆蔡京爲其婿而發。江州劫囚。無爲被陷。蔡九無恙。京中仍不問也。顧關勝及單魏出師之書法。與此不同者。關勝係蔡京聘請。未經請旨。亦特爲關勝稍留身分。單魏雖經請旨。而由外調撥。亦爲呼延灼顯出身分。單魏非呼延比。呼延亦非關勝比。且當日蔡京之權。實在高俅而上。儘有對於道君。不必請旨者。而高俅不能。亦將兩人專權身分之程度。各自寫出。故彼事出以單簡。而此事極力鋪張。不得以有文字之妙。遺其無文字之妙也。

吳用便道。我聞此人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武藝精熟。使兩條銅鞭。卒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以力敵。後用智擒。作者之惡軍閥。何如此其至乎。蓋軍閥者。奴隸根深。官僚毒重。加以軍人積習。虐兵害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惡其殺人多也。其人雖有知勇。而能當艱鉅者。卒鮮。且作者亦不欲見此等人。况徒勇無謀者乎。此元之所以亡也。柴進貴族。而非軍閥。故才下而猶取其品。且其身世亦可傷耳。花榮徐寧。固爲軍人子弟。但以意度之。族不如楊志呼延灼之貴。位不若呼延之尊。作

者筆下。已經不肯放過。楊志先生辰損。并不得謂之全然無智。呼延則徒勇之夫。而人品尙在楊志下。高俅何人。而能爲所容。且膺特薦。慕容知府之有舊。更爲無恥。武藝在梁山。中當列上等。實則一勇之夫。只可以爲偏裨。專恃連環甲馬。而并無良謀。且亦不善于運用。亦斷非大將所爲。其所保舉之人才。亦不甚出色。其地位與關勝不同。故關勝無可深責。而呼延則深可議也。究竟武勇過人。軍閥中固當有如此人才。倚仗戰術。軍閥中固當有如此習氣。交通親貴。軍閥中更當有如此手段。任用軍閥。專制時代。更當有如此辦法。種族界限時代。更當有如此特別偏重。而襲之異數。革命時代之敵軍中。惟此輩人。當較爲棘手。故吳用開國功臣。河東將裔之言。實與上回高俅所言。一此人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孫。一兩方面皆從此着眼。是爲文章起例發凡之處。呼延事迹。皆當從此觀察。且楊志會屢經患難。而呼延則先歷順境。軍閥惡習。比楊志尤重。當於口吻舉動間辨之。

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卻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猛聽得對陣裏連珠礮響。一千步兵。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面連環馬軍。直衝過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槍。連環甲馬之說。其爲拐子馬作影乎。金元皆甚善馬術。而拐子馬之效尤著。所謂自海上以來。皆以此勝者也。乃一敗于劉琦。再敗于岳武穆。當時書爲戰功之最。有清乾隆。不信此事。顧天下戰術。但視運動何如。且

視其敵如何耳。車戰之法。今不適用。但從前邊境。以之得利者頗多。不可拘執也。金之初起。遼宋軍隊。皆係舊國腐敗之餘。安能當此。惟岳劉之事。歷史具存。斷無可以附會之餘地。且盜賊中不得有此人。梁山中亦無有如此精強之兵隊。彼時劉之部下。且去岳武穆遠甚。而何得不爲之注意。特元人特馬術以爲強。作者又不能不有以表示其迹。故制之以器。而即以見馬術之不足畏。更以見器之不可深恃。連環之甲。亦卽器之類耳。以精兵破拐子馬。誠非其人莫能爲。若以特制之器械破之。則中材猶可以自免。作者對於馬術。卽極設其利用之能。而對於制馭此馬術者。又爲素無訓練倉皇起事之師。設一方便法門。蓋爲弱者求自強之路。武力所不能勝者。則勝之以巧。平原之所不能當者。則易之以地。設爲種種見象。使實有天然之長技。而加之以人爲之編制者。至是已均無可恃。然後知強弱勝敗。固無一定之成局也。不然則岳劉破敵之法。非作者所不知。而何爲多費此無謂之安排者。文中寫宋江之疑。則是爲先恐鐵騎不可敵者作一影子。繼而又言「宋江大驚」。則是爲見鐵騎之強而臨陣畏縮者說法。先事無備。實成其爲宋江身分耳。而何必以岳劉之成例擬之。

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絕。早聽得山下礮響。一連放了三箇火礮。兩箇打在水裏。一箇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鄭所南心史云。呂文煥堅守六年。析屋薪窮。軍疲如鬼。

忽樊城先破。韃賊盡殺樊城軍民。積壘骸骨。架爲高山。使襄陽望見。脅嚇其心。賊打回回礮入襄陽城。摧折樓閣甚猛。文煥意怯。又襄陽糧絕軍盡。文煥亦怨而叛。襄陽陷。劉整又說文煥讎恨似道。獨享湖山之樂。不遣援兵。置汝死地。文煥遂怨朝廷。并與韃賊運謀。協力舉渡江之策。此宋之所以亡也。又虞允文采石之戰。亦有金主亮見江中試礮之說。不知此等利器。何以彼時史策無可廣徵。豈其物甚希。而能用此器者不易得其人。能制此器者。則更多年而一見耶。夫古之礮。非今之礮比。然已在當時爲利器。革命者不得不慮及之。特元人一用而不見多用。則當爲希物。亦爲禁物。作者不能得其詳。故只能虛寫其意。能者既少。則可以得其人。而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彼固得之于回回。我豈不能得之于彼。且采石戰中有此語。則漢人亦未必不能。特梁山。中一時無此人才。亦不能有此制造。則只好因才于敵而已矣。究竟勝敗之數。與此礮關係絕少。明人有言。國家大計。惟法與紀。大帥跋扈。援師逗留。不此之間。而紛紛求火器。不見河間之戰。反以火器而敗乎。有器而無人。與無器等。自宋末迄明。火器原不甚精。故政治家多作此等語。無足怪也。究竟所言不爲無見。苟能先其大本。則平日火器亦不必多。臨時求火器。亦不致少。否則德國之覆轍。不必變起于敵國也。

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

商議破敵之策。晁蓋道。可著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掉船。如此行事。岸上朱全雷橫。如此接應。破之爲用。利於遠而不利於近。陰襲而推翻其礮架。誘之來追。而覆之于水。避彼之所長。而用我之所長。以乘彼之所短。其意甚善。蓋彼時之所謂礮者。固不必其利用于水者也。况我之爲用。乃在于水底。彼豈能設法以防我也。匪惟避礮之法。利用者水。即避馬之法。亦賴于水。上文云。一卻得李逵楊林引人從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逃至水邊。卻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箇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那連環馬直趕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卻有傍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盡行上岸。就水寨裏整頓人馬。折其大半。一是非有水軍之救援。全軍覆沒決矣。尼瑪哈追宋高于海上。烏珠邁韓梁于黃天蕩。追維往事。能不愴心。崖山舟覆。尤爲漢族存亡絕續之一大慘劇。豈謂南人使船如馬。便可以借長江以爲天塹乎。水陸異勢。南北異宜。可以限庸衆。而不可以限英雄。可以英雄禦英雄。而不可以庸衆禦英雄。不有周瑜。無以制曹公。不有虞允文。無以敗金亮。天下豈有專恃水軍。而可以集事者哉。換而言之。則連環甲馬。與凌振大礮之不能成功。以其缺乏水軍之故。欲有以保全其團體。非軍備俱全不可。且俱全者之終不能自保。亦非意外之事。天下事固亦視乎其有人無人哉。然而軍備最豐。人才最勝者。亦有時而轉以致敗。則盍亦急反其

本矣。團體之固結與否。視乎人心。其固結而自立于世界與否。視乎他團之人心。軍官可以投降。則人才不足恃。人民可以革命。則人心益不足恃。種族國界一切不平等而革命之學說興。則世界之強權陰謀。與其種種戰術軍需。亦舉不足恃。作者具如此遠大眼光。以立天下萬世政治法律軍事外交上之大防。而于此等處一發其秘。梁山中葉。種種未能完備。而漸次勃興。及其既也。種種漸次完備。而梁山終覆。蓋至于礮馬步工輜之人才已具。則非當日草創之舊。而其覆亡之易。作者亦於意外示之。真大文也。顧宋江無謀。吳用遲疑。而策發于晁蓋。足見非百無一長者。惟所用重在水軍。新舊各半。朱雷亦係舊交。且當宋江危急時。對于曾頭市亦相映照。

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忠義與盜賊之絕不相蒙。其表面耳。忠義者所以誅盜賊也。忠義與盜賊之有時相類。其精神矣。忠義者所以養官僚也。故招安之事有之。既降而盡忠者亦有之。若夫忠義盜賊者人也。非天也。均不足以言替天者也。招安之說。則更與替天行道四字絕對的其不相容。既已替天。天下當無有大于斯人者。有人焉招而安之。是其人果比天還大乎。一串說來。已覺不通。而出之彭玘之口。入于凌振之耳。以新降之人勸降。而竟作此語。我爲之忍俊不禁。

水

辭

第五十四回索隱

二六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五回

吳用使時遷偷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蓋耐菴當時之才。吾直無以知其際也。其忽然寫一豪傑。卽居然豪傑也。其忽然寫一奸雄。卽居然奸雄也。甚至忽然寫一淫婦。卽居然淫婦也。今此篇寫一偷兒。卽又居然偷兒也。人亦有言。非聖人不知聖人。然則非豪傑不知豪傑。非奸雄不知奸雄也。耐菴寫豪傑。居然豪傑。然則耐菴之爲豪傑。可無疑也。獨怪其寫奸雄。又居然奸雄。則是耐菴之爲奸雄。又無疑也。雖然。吾疑之矣。夫豪傑必有奸雄之才。奸雄必有豪傑之氣。以豪傑兼奸雄。以奸雄兼豪傑。以擬耐菴。容當有之。若夫耐菴之非淫婦偷兒。斷斷然也。今觀其寫淫婦。居然淫婦。寫偷兒。居然偷兒。則又何也。噫嘻。吾知之矣。非淫婦。定不知淫婦。非偷兒。定不知偷兒也。謂耐菴非淫婦。非偷兒者。此自是未臨文之耐菴。

耳。夫當其未也。則豈惟耐菴非淫婦。卽彼淫婦亦實非淫婦。豈惟耐菴非偷兒。卽彼偷兒亦實非偷兒。經曰。不見可欲。其心不亂。羣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旣動心而爲淫婦。旣動心而爲偷兒。則豈惟淫婦偷兒而已。惟耐菴於三寸之筆。一幅之紙之間。實親動心而爲淫婦。親動心而爲偷兒。旣已動心。則均矣。又安辯泚筆點墨之非入馬。通姦泚筆點墨之非飛簷走壁。耶。經曰。因緣和合。無法不有。自古淫婦無印板。偷漢法。偷兒無印板。做賊法。才子亦無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緣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龍樹著書。以破因緣品。而弁其篇。蓋深惡因緣。而耐菴作水滸一傳。直以因緣生法爲其文字。總持是深達。因緣也。夫深達。因緣之人。則豈惟非淫婦也。非偷兒也。亦復非奸雄也。非豪傑也。何也。寫豪傑奸雄之時。其文亦隨因緣而起。則是耐菴固無與也。或問曰。然則耐菴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謂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講於龍樹之學者也。講於龍樹之學。則菩薩也。菩薩也者。真能致知格物者也。讀此批也。其於自治也。必能畏因緣。畏因緣者。是學爲聖人之法也。傳稱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其於治人也。必能不念惡。不念惡者。是聖人。忠恕之道也。傳稱王道。平平王道。蕩蕩是也。天下而不乏聖人之徒。其必有以教我。也。此篇文字變動。又是一樣筆法。如欲破馬。忽賺槍。欲賺槍。忽偷甲。繇馬生槍。繇槍生甲。一也。呼延既有馬。又有礮。徐寧亦便既有槍。又有甲。呼延馬雖未破。礮先爲山泊所得。徐寧亦便槍雖未教。甲先爲山泊所得。二也。讚呼延踢雪烏騅。時凡用兩那馬。句讚徐寧賽唐猊。時亦便用兩那副甲。句三也。徐寧祖傳槍法。湯家卻祖傳槍樣。二祖傳字對起。便忽然從意外另生出一祖傳甲來。四也。於三回之前。遙遙先插鐵匠。已稱奇絕。卻不知已又於數十回之前。遙遙先插鐵匠。五也。

寫時遷入徐寧家。已是更餘。而徐寧夫妻偏不便睡。寫徐寧夫妻睡後。已入二更餘。而時遷偏不便偷。所以者何。蓋製題以構文也。不構文而僅求了題。然則何如。并不製題之爲愈也。前文寫朱仝家眷。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所以反襯知府舐犢之情也。此篇

寫徐寧夫妻。忽然又添出一六七歲孩子者。所以表徐氏之有後。而先世留下。鎮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輕棄於人也。作文向閒處設色。惟毛詩及史遷有之。耐菴真正才子。故能竊用其法也。

寫時遷一夜所聽說話。是家常語。是恩愛語。是主人語。是使女語。是樓上語。是寒夜語。是當家語。是貪睡語。句句中間有眼。兩頭有稜。不只死寫幾句而已。

寫徐寧樓上夫妻兩箇說話。卻接連寫兩夜。妙絕奇絕。

湯隆徐寧互說紅羊皮匣子。徐寧忽向內裏增一句云。裏面又有香綿裹住。湯隆便忽向外面增一句云。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繡毬的。只紅羊皮匣子。五字何意。其中又有此兩番色澤。知此法者。賦海欲得萬言。固不難也。

繇東京至山泊。其爲道里不少。便分出三段賺法來。妙不可言。

正賺徐寧時。只用空紅羊皮匣子。及賺過徐寧後。卻反兩用鴈翎砌就圈金。

賽唐猊甲。實者虛之。虛者實之。真神掀鬼踢之文也。

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

際老种經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

鈎鎌槍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未有槍法上有槍

有打槍手又是一樣出題法。槍法祖傳也。湯隆雖是會打。卻不會使。忽

亦祖傳下。因別生一樣祖傳寶貝來。妙絕也。湯隆雖是會打。卻不會使。忽

忽然一變。動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箇姑舅哥哥。不必姑舅哥哥也。先寫

得。知。幾。甲會使這鈎鎌槍法。只有他一箇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此三

非。徐。寧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此三句見非端的使動神出鬼沒。一讀箇

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金槍班教師徐寧。湯隆稱歎半日。卻忽然

京二字。關鎖然文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

金槍法。先讓一鈎鎌槍法。次出主。湯隆獨讚鈎鎌槍者爲破呼延端的是天

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此相敬相愛。又一個入讚。不

只是如何能彀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祖傳一件寶貝。徐既祖傳槍法。湯

呼延固必用鈎鎌而教鈎鎌固必賺徐寧矣今便就兩祖傳上再世無對

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母時多曾見來是一

副鴈翎砌就圈金甲寫得活見上眼這副甲一句這副甲時用兩馬句讚鴈翎金甲

時用兩這甲句披在身上又輕又穩輕是甲之德刀劍箭矢急不

能透此句補讚入人都喚做養唐猊奇妙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

人看此句既顯徐寧極這副甲這副甲是他的性命正為追賊作地也用一

箇皮匣子盛着直掛在臥房中梁上非姑舅兄弟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

時不繇他不到這里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耐人

之法如此今次卻用着鼓上蚤時遷去走一遭時遷隨即應道只怕無此一物在彼

若端的有時好歹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得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

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

大妙吳學究道再用得三箇人同上東京走一遭一箇到東京買烟火藥料并

礮內用的藥材出別事妙筆兩箇去取凌統領家老小筆妙彭玘見了便起身

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實拜成全之德。上文百忙中忽然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

二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喚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插州取彭

玘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槍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

同往東京收買烟火藥料等物樂和隨湯隆同行又挈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

送時遷下山去了。看他寫衆人起身又分次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鈎鎌槍做

樣。入下偷甲文既畢徐寧已到卻教雷橫提調監督。新設匠下又陪出一舊

於二回之前已謂奇不可言又豈知再說湯隆打起鈎鎌槍樣子教山寨裏打

造軍器照着樣子打造自有雷橫提督不在話下大寨做箇送路筵席當下楊

林薛永李雲樂和湯隆辭別下山去了。起身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

事情。第三番這段話一時難盡這里且說時遷。忽然安放看官一句只謂少開

也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箇客店安下

了。次日整進城來尋問金槍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

五家黑角子門便是。如畫時遷轉入班門裏先看了前門。門前次後暫來相了後門。門後見是一帶高牆。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樓側首卻是一根鐵柱。鐵柱

欲畫出一篇絕妙文字必先向前文一一將應用字眼逐件排布出如棋家先列後着也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

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直到晚方歸家五更便去內裏隨班。明日五更事隣不

是捏湊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

今夜多敢是不歸炤管房中則箇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並無小

人。那勢面注射語讀之絕倒與瓦官寺和尚對魯智深說時遷再入到城裏買

了些晚飯喫了卻暫到金槍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一箇好安身處。一入跌手忽人

與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揸入班門裏面。層一是夜寒冬天色卻無月光。不惟點出

安放時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樹頭

頂上去騎馬兒坐在枝柯上。層一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家裏去了。只見

見班裏兩箇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只見

見是主第二只見是賓第三只見賓主早聽得譙樓禁鼓卻轉初更。初更雲寒星

雙亡只此小小一段便是妙絕之文

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只見班裏靜悄悄地人關門只見靜悄悄地前兩只見

是有所見後一只見是無所卻從樹上溜將下來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

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層又一看裏面時卻是箇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

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箇姪兒兀自收拾未了徐寧收拾將了之辭便省卻時

遷卻從戳柱上盤到膊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槍手徐寧和

娘子對坐爐邊向火寫出懷裏抱着一箇六七歲孩兒偏寫出不是便睡光景

朱全有兒所以能推知府愛子之心也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上果然有箇

大皮匣拴在上面指出正經題目又必張見皮匣是主并張見弓箭腰刀衣服是

無所不見寫來如畫賊絕眼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

衣服服上張見皮匣是主此又張見弓箭裝束來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

摺了衣服補出衣服一旬來另自細細描寫一通以見本日真從內裏隨直出來

卻又句句恰與匣中金甲先下面一箇姪兒上來就側首春臺上摺了一領紫

繡圓領一又摺一領官綠襯裏襖子二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三一箇護項彩

色錦帕四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五另用一箇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獼

尾荔枝金帶六與金甲此六句映觀共放在包袱內此一句與把來安在烘籠上此一句

映觀時遷多看在眼內本為梁上匣中金甲而來却反看了烘籠上約至二更以

後二更交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如晝徐寧道明日正是天

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不惟說明日日出去必早之故亦娘子聽

了便分付梅香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

只一五更隨直街上隣舍先說隔夜娘子又先說妙絕時遷自忖道眼見得

梁上那箇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起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

日出不得城卻不悞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偏寫作不便偷此篇

賊眼腦此寫賊心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一聽兩箇姪娘在房門外

打鋪忽作一房裏桌上卻點着碗燈那五箇人都睡着了兩箇梅香一日伏

侍到晚精神困倦勦勦打呼活畫小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箇蘆管兒就窗櫺

下眼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層又一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四徐寧起來便喚

姬嬈起來燒湯。那兩箇使女從睡夢裏起來。活畫小兒女看房裏沒了燈，叫道：「阿呀。

今夜卻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極似下半句引逗時遷也。妙絕。

那箇梅香開樓門下胡梯響。時遷聽得，二聽得字卻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

影裏伏了。又一層聽得姬嬈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三聽得字只見他去

火寫得妙絕時遷卻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又一層梅香討了燈火出來，又去關

門。開細筆卻來竈前燒火。這箇女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寫出寒景又

滾捧面湯上去。二上徐寧洗漱了，叫燙些熱酒上來。寫出寒景姬嬈安排肉食炊餅

上去。三上去炭火上去，湯人分中。食上徐寧喫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

喫。又有此閒細之筆時遷聽得徐寧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着包袱拿了金槍出門。四

得字十四字句。兩箇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不惟時事如畫亦為遣閒時遷卻從

廚桌下出來，便上樓來從桶子邊直覷到梁上，卻把身軀伏了。又一層兩箇姬嬈

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此是提燈上樓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活畫小兒女

時遷聽得兩箇梅香睡着了。五聽得字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

時遷卻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又一下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響。忽作險筆

令人驚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妙 姪嬛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

因厮打這般響。小兒女貪睡怕冷不肯起來 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

反借此語而悄悄開了樓門。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

面。偷甲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如此一段奇文

人下鎖開鎖作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鬧出去。了一口氣奔出城外。到客

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兒挑了。計算

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喫。

只見一箇人也撞將入來。寫得突兀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卻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

遷已得了物。兩箇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妙妙 你與湯隆

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鴈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

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遷卻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

在擔子上。奇絕喫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擔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

撞見湯隆兩箇便入酒店裏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妙妙但過路上

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妙妙奇奇你便可就在那店裏買酒買肉喫

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妙妙奇奇離此間一程外等

我妙妙奇奇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喫了一回酒卻投東京城裏來且說徐寧

家裏天明兩箇妙妙奇奇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的門戶都開了卻不會失了

物件娘子便道便道者不起身而道也一寫不會五更裏聽得梁上響你說是

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事麼何適便及皮匣故從五更鼠打而入兩

箇妙妙奇奇娘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裏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聽得不

且臥而不起聽得不見皮匣便慌忙起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裏報與官人知道

教他早來跟尋來只一娘子起身亦必挑剔盡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徐寧連央了三四替人寫忙處都

回來說道金槍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寫緩處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人能

穀入去緩極處直須等他自歸緩極處徐寧娘子并兩箇寫極處娘如熱鏃子上螞蟻走

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寫忙處徐寧寫極處直到黃昏時候緩極處方纔卸了衣

袍服色着當直的背了。緩緩處將着金槍慢慢家來。緩緩處到得班門口鄰舍說道。

偏寫鄰舍說表出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寧喫了一驚。先知

次知失甲寫喫慌忙走到家裏兩箇姪女迎門道。先是鄰舍次是姪女官人五更

出去卻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箇皮匣子盜將去了徐寧聽罷只

叫那連聲的苦從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奇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

屋裏。寫姪女活是姪女只應如此矣徐寧道。不答姪女別的都不打緊這副鴈翎甲

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會有失花兒王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

得賣與他。段然撰出一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

上多少人要看我的我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惹他人恥笑。或問失此寶且

故作此語解之不去今卻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

甚麼人盜了去。問自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恍惚○畫活出失物人家娘子想

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亦自答○前姪女問徐寧

話頭亦只是自答活畫出失物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

這箇高手賊來盜了去。此一段與花兒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此一段與狂慧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坐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扣門當直的出去。問了名姓入來。報道。是失物納悶有箇延安府湯知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徐寧聽罷。教請進客位裏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寧答道。聞知舅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乃路途遙遠。不能前來弔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運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逕來京師。探望兄長。徐寧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寧。是鉤鎌教師聘禮爲之一笑。有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爲因無心腹之人。不曾捎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納還哥哥。徐寧道。感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處。怎地報答。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常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遙水遠。不能覿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

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徐寧只是眉頭

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

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多少

物事。妙絕便剔出單單二字來徐寧道。單單只盜去先祖留下那副鴈翎鎖子甲。又喚作賽

唐猊。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

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說我人便剔起彼先人說我先人猶稱讚不

卻。是放在何處被盜了去。若在山泊中並不徐寧道。我把一箇皮匣子盛着

拴縛在臥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湯隆問道。卻是甚等

樣皮匣子盛着。若在酒店中並下徐寧道。是箇紅羊皮匣子盛着。裏面又用香

綿裹住。忽然在紅羊皮裏不可言湯隆失驚道。紅羊皮匣子。接口說五個字

道。俗本失問道二字便令上文紅羊皮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

間有獅子滾繡毬的。徐寧在紅羊皮匣裏添出色澤湯隆在紅羊徐寧道。兄弟

你那里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箇村店裏沽酒喫。見箇鮮眼

黑瘦漢子別借一人眼中有正出身便畫者有未出身先畫者有已出身却不畫少聞

與也擔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箇皮匣子卻是甚麼東西的此只

三行文字亦分作三段臨出門時我問道你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

是盛甲的第二段是盛如今胡亂放些衣服第三段是空紅必是這箇人了我

見那厮卻似閃了腿的一步挑着了走奇妙妙見何不我們追趕他去

徐寧道若是趕得着時却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擔閣便趕去

罷不令再計行兵如徐寧聽了急急換上麻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

兩箇出了東郭門拽開脚步迤邐趕來前面見有白圈壁上酒店裏湯隆道我

們且喫碗酒了趕就這里問一聲奇妙湯隆入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

一聲曾有箇鮮眼黑瘦漢子挑箇紅羊皮匣子過去麼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

這般一箇人挑着箇紅羊皮匣子過去了一似腿上喫跌了的一步一擲走此

不會問却答出來湯隆道哥哥你聽卻如何一路湯隆語段徐寧聽了做聲不

得是氣人兩箇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箇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湯

隆立住了脚。奇妙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裏歇了。明日

早趕徐寧道我卻是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

箇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箇事故。當晚又在客店裏問時。店小二答道。昨

夜有一箇鮮眼黑瘦漢子。此句前在湯隆口中此在小在我店裏歇了一夜。直

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前店顯說跌胸文字變動之極口裏只問山東路程。忽出

路絕引湯隆道恁地可以趕了。段段作踢當夜兩箇歇了。次日起箇四更離了客

店。又迤邐趕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喫了。問路處處皆

說得一般。文省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着湯隆趕了去。是氣昏人

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遷放着擔兒。在那里坐地

奇妙湯隆看見叫道好了。跳段作踢前面樹下那箇不是哥哥盛甲的紅羊皮

匣子。徐寧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了時遷。喝道你這厮好大膽。如何盜了我

這副甲來。時遷道住住不要叫。如此接口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偏不賴匪你

如今卻要怎地。反問思奇奇妙匪夷所。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的。時遷道

你且看匣子裏有甲也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裏面卻是空的。奇奇妙妙

文何等撒擻何等潔淨我一生學不到者徐寧道。你這厮把我這副甲那里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

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箇財主要結識老种。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鴈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箇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

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

三拿了甲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不要。奈何我。時便到官司就拚死。我也不招。

一段若還肯饒我。時我和你去討來還你。一段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氣是

昏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二段若無甲。時須有本處

官司告理。一段徐寧道。兄弟也說得是三箇厮趕着。又投客店裏來歇了。徐

寧湯隆監住。時遷一處宿歇。見鬼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紮縛了腿。只做閃

了的。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箇又歇了一夜。次日

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一路無事。惟恐寂寞。故特寫此。一旬

酒肉喫便無多。少景色可想也。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

正走之間。只路旁邊三四箇頭口。拽出一兩空車子。背後一箇人。駕車傍邊。

一箇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忽然變幻出奇奇妙妙出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

鄭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更不說第二句。陡然便合何等。撇捷何等。潔淨我一生學不到。我

三箇要搭車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箇上車。再多些也不

計較。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

州燒香。結識得這箇兄弟。姓李。林連切學名榮。是箇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

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又為搭車地妙絕今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子行。

四箇人坐在車子上。一箇賊一箇失主一箇報徐寧問道。趕甲極急搭車又活

張一。你且說與我那箇財主姓名。時遷推托再三。說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

人。徐寧卻問李榮道。畫問一箇又畫出一箇又你那泰安州曾有箇郭大官人麼。李

榮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箇上戶財主。是出得一專好結識官宦來往。要

取老種經門下養育多少閑人。是張一李三等徐寧聽罷。心中想道。

既有主坐。必不礙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槍棒唱幾箇曲兒。不惟引路亦已

人不覺又過了一日。看看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是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喫。三杯李榮把出一箇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翻在地下。李榮喝叫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李榮是誰便是鐵叫子樂和。如好筆力。如脫面目。三箇從車上跳將下來。趕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往朱貴酒店裏。衆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喫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賺我到這里。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次聞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岡鎮拜黑旋風李逵做哥哥。投託大寨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環甲馬衝陣。無計可破。是小弟獻此鈎鎌槍法。只除是哥哥會使。繇此定這條計。使時遷先來偷了你的甲。卻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把交椅。徐寧道。都是兄弟送了我。也。宋江執杯向前陪告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

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

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此數語是宋江所以賺人做強盜者乃村學究違許其忠義何者只看他處處用便可知林冲也來把

蓋陪話道小弟亦到此間兄長休要推卻續選林冲章法徐寧道湯隆兄弟你卻賺我

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這箇不妨觀察放心只在小

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

席作慶一面選揀精壯小嘍囉學使鈞鎌槍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

京搬取徐寧老小旬日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

振老小李雲收買到五車煙火藥料回寨先結餘文○中間一篇徐宗金甲文

章法更過數日戴宗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正次結徐寧見了妻子到來喫了

一驚問是如何便到得這里妻子答道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

銀首飾只推道患病在牀因此不來叫喚忽見湯叔齋着鴈翎甲來仍用甲

妙說道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裏叫嫂嫂和孩兒

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知路逕迤邐來到這裏徐寧道兄弟好卻好

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裏了。湯隆笑道：好教哥哥歡喜。作一波更打發嫂嫂上車之後，我便翻身去賺了這甲。時賺人賺甲一極誘了這兩箇姪輩，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擔兒挑在這里。徐寧道：恁地時，我們不能覈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餘波之餘再作一曲，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鴈翎甲穿了。乃用甲奇搽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肯在這里住。隨卽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小衆頭領，且商議破連環馬軍之法。此時雷橫監造鈎鏹槍，已都完備。與前呼應

○得此一呼一應，便知從前偷甲賺人之時，皆打鈎鏹槍之時也。

宋江吳用等啟請徐寧教衆軍健學使鈎鏹

槍法。徐寧道：小弟今當盡情剖露，訓練衆軍頭目，揀選身材長壯之士，衆頭領都在聚義廳上，看徐寧選軍說那箇鈎鏹槍法，有分教：三千甲馬登時破，一箇英雄指日降。畢竟金槍班徐寧怎的敷演鈎鏹槍法，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欲破連環馬，須用鈎鏹槍。欲用鈎鏹槍，先偷鴈翎甲。有知

藏甲之湯隆。又有善偷甲之時。遷梁山泊人才。如狄公之門。參木桃李。無不輻輳。

又曰。徐寧呼延灼。秦明黃信。皆不忍負宋道君者。無奈爲其所誘。爲其所迫。卽如徐寧世寶家珍。固與性命相終始。失之不得不性命求之者情也。賺其望空趕賺其押賊趕。賺其登車趕。酒藥下一醉抵梁山。而妻室至。而姪孃至。而鴈翎甲俱至。徐寧欲不從賊。安得而不從賊。

鄧洋言索隱

湯隆道。徐寧祖傳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視探姑母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這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賽唐。觀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是一箇皮匣子盛著。直掛在臥房梁上。徐寧之甲。其林楊之寶刀乎。顧林楊之買賣寶刀。皆不免于自動。而徐寧藏甲于家中。則固亦于人無求與世無爭者也。乃竟以祖傳至寶之故。被偷被賺。而致之梁山。則是藏甲之禍。亦與顯明示人之寶刀等也。匪直此也。「花兒王太尉。曾還我三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則是有人謀買之者。

矣。徐寧一夜睡不著。思量道。不知是甚人盜了去。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則是徐寧掛在梁上之深防盜賊。而貴公子不輕易得見。固亦知其有人競欲得之者矣。一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箇財主。要結識老种。經略相公。則知當時之以此物。事要結權貴。而急急求之者。亦自不少矣。審是言之。徐寧縱極力保守此甲。而身爲教頭。又無他故。不至于賣。此可寶之物也者。終在危險不可久持之地。豈不大可畏乎。夫刀固爲刀之寶。甲亦同是刀之寶。刀固殺人。甲亦何嘗不殺人。戰爭之物。同在殺人之地。便于殺人者爲殺人。使人不便于殺己者亦爲殺人。矢人函人之比較。在孟子不過指點之辭。究其心術。造甲者意果何爲。則此語實不爲典要。世傳有殺人之器。則藏之以爲寶者。實不免有殺人之心。作者所以惡軍人而尤惡軍閥也。此篇痛發莊子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毀珠擲玉小盜不起以明祛箠之義者。尤爲深切而著明。閱者當從各方面深求其意也。

次日蹙進城來。尋問金槍班教師徐寧家。尋問而以金槍班教師爲言。見徐寧之有名。又以見「會使這鉤鎌槍法。只有他一箇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也。夫人有長技。亦何惡于天下。顧所貴乎長技者。謂其有裨于公益也。奈之何而私之。且果其技爲絕技。則雖任人傳習。得其法而與之相抗者亦甚少耳。是其本身亦未嘗不利也。醫藥之靈。不傳其方。工商之業。各秘其術。害在一羣。利歸一己。

乃至狹小陋儒。稍有學問。便自矜爲獨得之奇。而不肯以其根抵示人。愚弱之源。實由于此。若夫殺人利器。甘心作俑。既防之于國外。又防之于國內。如克虜伯之礮廠。以及其他種種附屬重要品。皆以其創獲獨私者。供彼強權陰謀家之利用。而毒天下以還而自毒。則亦何益之有哉。一湯隆道。我又教哥。哥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雁翎甲穿了。搽畫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一舉利器之祕密。以及一切要件。傳授敵人。類以得罪本國者爲多。作者已不其意。而反間之興。仍爲此鉤鑷槍之可用。長技固可以危身哉。材必取其可用。則櫟樗因以自全。雁先殺其不鳴。則無能易于召禍。莊子所謂處才不才之間也。顧徐寧之獨有專門。遂招物色。類于大木。而其以追尋寶甲之盜。不暇深求。以入于圈套。則又幾等于無能之雁。易其地而處之胥矢。有才者之所以難耳。且此山泊中百八人也者。果其無才。亦不致爲強盜。亦必無人逼之誘之而同歸于強盜。即官僚亦何嘗無才。才之自害而害人者。非小故也。昔之學者。言復古自由。固當專重消極的農業主義。今之學者。言創造進化。亦當偏重積極的農業主義。人才者平民之賊。而不能消滅者也。普及平民之常識。以減少人才之害。其亦庶乎可矣。若以創造進化之故。過重人才。則亦仍爲民賊焉耳。

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

箇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并無小人。天下之最多小人者。厥惟禁城。人衆則易藏。地高則爭赴。故對小人言無小人者。雖怪事。實常事耳。顧作者必寫一時遷者。則以小盜發生于大盜。而多盜實由于可欲。故暗中仍以宋江徐寧爲敵對。而時遷不過一走卒也。且書中所寫本係雞鳴狗盜之徒。則當然有这一段文字。以爲之代表。王安石謂孟嘗君不能得士。雞鳴狗盜之徒。集于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嗚乎。談何容易而言士。談何容易。而謂士非雞鳴狗盜乎。孟嘗君自營三窟。以他國相印。挾制其君。宗室若此。種界國界之義。何存放債于薛。其平日虐民可知。徒以焚券之故。少數人爲之歡迎。恐亦非全體之所許也。一事之善。烏足以掩其百惡哉。馮驩之市義。明言其爲假之。而奔走權門。無裨于國。又安待以士稱。不過在比較的上。當然有可取之處而已。且夫亂世之人才。何一不起于雞鳴狗盜。而非此類之人。一入其團體。則安得不久而與之俱化。竊恐所謂太平之世者。亦當然未免于此。此固社會之事。不能專以之責箇人。然而其事實之所無。可如何者。彼固不能人人置身于官僚與盜賊之外。而遁于無何有之鄉。以大盜與小盜。皆當爲官僚政治時代之產物。而大盜與小盜。又互相爲虛。以各利其用。故君子有時不得利用小人之術。而小人之術。終竟工于君子。不可不知也。蓋陰謀詭計。出之于晦盲否塞之地。則勝多而敗少。用之于光明正大之場。則敗多而勝少。旣欲以光明正大之

旗幟號召于世。而仍然用之。固時會之所趨。其亦極天下至難之境矣。明季東林諸君子。魏忠賢之黨。擬之以山泊中人。固自不類。然其中人士流品甚雜。未必非諸君子有以取之。顧亦官僚政治之所爲。不可以爲諸君子責。汪文言以資郎進身。好爲大言奇計。離間齊楚浙三黨。使自相攻擊。而朝堂一清。然權奇倜儻。頗足以致奸人之口實。且明代大權墮地不收。全歸奄宦者已久。梨洲已經深言其故。諸君子不交王安。無從措手。奸人因之而遍加之以梁山泊羣盜之名。復以鼓上蚤屬之汪文言。而遂與大獄。諸君子既立于朝。自不得不有政客之行爲。與其罪人。不如罪制。官場中之狗盜情形。善者不免而不得苛求。誰爲爲之而令致于此乎。且陰謀亦終無不敗。必不得已而偶用之。未嘗不可。若竟如宋江等之所爲。大義或幾乎熄矣。梁山之無成。實以鼠竊狗偷之故。轉掠十郡。不據城池。屠各子。豈有帝王之責哉。而况乎其有進于此者也。然而水滸之作。託于盜賊。實出于不得已。而兇夫乃以誨盜誨淫譏之。夫據其表面而論。則不惟誨盜誨淫。而且誨貪。此回則又幾乎誨偷。此固非作者之所欲辦也。聖賢傳不能不載惡德。一入歷史家之範圍。則無可如何耳。而何必專責水滸。顧作者何以知之。則亦自有其說焉。官貪吏酷。已爲普通。迎奸賣俏。風流自賞。大盜明目張膽。四海周知。惟偷兒則除其本黨以外。諱莫如深。斷不能入于中流社會之耳目。作者何必理想及此。謂之爲歷史哲學之意造。固亦可。

通。然而終非其情也。所處既爲盜賊橫行之世。本身又爲官場隔絕之人。義師之部下。既多收容。前朝之遺老。或多傳說。耳目所及。自當有此一人。據以入書。原非鑿空之論。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固無疑義。時勢造哲學。哲學亦造時勢。又豈有可以避免之餘地者。夫小人之情狀。君子不知。君子之疎也。下等社會之情狀。上等中等者不知。亦上等中等之苦也。迂儒無用。焉知世路之難。時局之變。故學問惟閱歷深者勝。惟閱歷而參諸從來之歷史。以博通一切社會之遷流。而會其大要者勝。天地間自有種種人類。與其秘之。毋寧戒之。奸盜亦然。况不盜不偷。本爲生人之本性。非政治壞而飢寒迫。斷不至此。若謂讀此書者。人人皆欲爲宋江。則實在除下等社會外。確居最少之數。况作者寫淫。亦只寫其奸謀勾通。而并無穢辭。更何得以淫書論。

湯隆去包袱內取出兩錠赤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寧。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畱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賺徐寧而必用湯隆者。豈徒以其爲中表之親哉。蓋兩人者皆小小軍閥也。觀于湯隆之所言。卽以是爲兩人立案矣。「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會使鉤鎌槍法。只有他一箇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婚姻之原實由于此。親戚二字。固應同族。軍官子弟。又爲同業。皆同類也。以同類謀類之寶。是爲自相魚肉。以同類賺同類爲盜。是

爲誘同犯法。宋之亡也。亦尸其咎。而作者信筆書寫。尤有深意。彼方之夷狄盜利用之。則當以示戒。此方之革命義軍利用之。則當以爲法。書中所寫軍閥。以楊志呼延灼爲最貴。徐寧花榮次之。失職之湯隆。又次之。貴者難變。次者稍易變。失職者則尤易。此中下筆。大有分寸。其惟漢軍與漢人而發乎。元之初興。漢族亦有爲之盡力者。元之待漢軍也。不如其本種。并不如其他種。而比之待漢人也爲優。并比之待南人也爲更優。南人之降元立功者。劉整呂文煥之徒。絕不如張宏範史天澤之于金代降者。其等差亦大略可辨。故作者亦欲于此等處著手焉。軍閥愛其祖傳之寶。而失之至于無策。亦係人情。且朋友交際之往來。應酬情誼亦最重。而切己親戚。則尤以此爲親密。金條至于二十兩。亦係紀念中所應有。不然吳用如何想得。出湯隆如何作得像耶。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六回

徐寧教使鈎鎌槍

宋江大破連環馬

看他當日寫十隊誘軍不分方面。只是一齊下去。至明日寫三面誘軍。亦不分隊號。只是一齊擁起。雖一時紙上文勢。有如山雨欲來。野火亂發之妙。然畢竟使讀者胸中茫不知其首尾。乃在何處亦殊悶悶也。乃悶悶未幾。忽然西北閃出穆弘。穆春。正北閃出解珍。解寶。東北閃出王矮虎。一丈青。七隊。雖戰苦雲深。三隊已龍沒爪。現有七隊之不測。正顯三隊之出奇。有二隊之分。明轉顯七隊之神變。不寧惟是而已。又於鳴金收軍各請功賞之時。忽然又閃出劉唐。杜遷。一隊來。嗚呼。前乎此者有戰矣。後乎此者有戰矣。其書法也。或先整後變。或先滅後明。奇固莫奇於今日之通篇。不得分明。至拖尾。忽然一閃一閃一閃三閃之後。已作隔尾。又忽然兩人一閃也。

當日寫某某是十隊。某某是放礮。某某是號帶。調撥已定。至明日忽然寫十隊。忽然寫放礮。忽然寫號帶。於是讀者正讀十隊。忽然寫放礮。正讀放礮。忽然又是十隊。正讀十隊。忽然寫號帶。正讀號帶。忽然又是放礮。遂令紙上一時亦復岌岌搖動。不能不令讀者目眩耳聾。而殊不知作者正自心閒手緩也。異哉技至此乎。

吾讀呼延愛馬之文。而不覺垂淚浩歎。何也。夫呼延愛馬。則非爲其出自殊恩也。亦非爲其神駿可惜也。又非爲其藉此恢復也。夫天下之感莫深於同患難。而人生之情莫重於周旋。久著同患難。則曾有生死一處之許。而周旋久。則真有性情如一之誼也。是何論親之爲疏。是何論人之與畜。是何論有情之與無情。吾有一蒼頭。自幼在鄉塾。便相隨不捨。雖天下之駭。無有更甚於此。蒼頭也者。然天下之愛吾。則無有更過於此。蒼頭也者。而不虞其死也。吾友有一蒼頭。自與吾友往。便與之風晨雨夜。同行共往。雖天下之駭。又無有更甚於此。蒼頭也者。然天下之知吾。則又無有更過於此。蒼頭也者。而

不虞其去也。吾有一玉鈎。其質青黑。製作朴略。天下之弄物。無有更賤於此。鈎者。自周歲時。吾先王母繫吾帶上。無日不在帶上。猶五官之第六十指之一枝也。無端渡河。墜於中流。至今如缺一官如隳一指也。然是三者猶有其物也。吾數歲時。在鄉塾中。臨窗讀書。每至薄暮。書完。日落窗光蒼然如是者。幾年如一日也。吾至今暮窗欲暗。猶疑身在舊塾也。夫學道之人。則又何感。何情之與有。然而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者。則吾得而知之矣。吾蓋深惡天下之人之言感言情。無不有爲爲之故。特於呼延愛馬表而出之也。

話說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諸頭領。就聚義廳上。啟請徐寧教使鈎鏹槍法。衆人看徐寧時。果是一表人物。六尺五六長身體。團團一箇白臉。三牙細黑髭鬚。十分腰圍膀闊。就衆人眼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鏹槍。自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徐寧便教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腰膀裏做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鈎四撥。一搨一分。共使九箇變法。此一段是鈎鏹變法是實若是步行。使這鈎鏹槍亦最得用。先使八步。四撥蕩開門戶。十二步一變。十六步大轉身。

分鈎。鏹。搦。繳。二十四步。那上攢下鈎。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蓋護。奪硬鬪強。此

是鈎鏹槍正法。此一段是主鈎有詩訣為證。四撥三鈎通七路。共分九變合神機。

二十四步。那前後一十六翻大轉圍。以詩訣總結上二段文字徐寧將正法一路路

數演。教衆頭領看衆軍漢見了徐寧使鈎鏹槍都喜歡。就當日為始。將選揀精

銳壯健之人。曉夜習學。又教步軍藏林伏草。鈎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又補不

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衆頭領看了大喜。准備破敵。卻說呼

延灼自從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搦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

牢守各處灘頭。水底釘了暗樁。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決不能穀

到山寨邊。梁山泊卻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礮。尅日定時下山對敵。學使鈎鏹

槍軍士已都成熟。宋江道。本徐寧訓練吳用調撥乃反大書宋江者此篇抗

也惡不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吳用道。願聞其略。宋江道。明日並不用一騎

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是孫吳兵法卻利於山林沮澤。今將步軍下山。分作十

隊誘敵。是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荆棘林中亂走。卻先把鈎鏹槍軍士

埋伏在彼。是每十箇會使鈎鎌槍的。間着十箇撓鈎手。是但見馬到一攪鈎翻。

便把撓鈎搭將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用本

此反書作吳用正應如此藏兵捉將。徐寧道。作本徐寧訓練此反書

撓鈎。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遷引一隊。一穆弘穆春

引一隊。二楊雄陶宗旺引一隊。三朱仝鄧飛引一隊。四解珍解寶引一隊。五鄒

淵鄒閏引一隊。六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隊。七薛永馬麟引一隊。八燕順鄭天壽

引一隊。九楊林李雲引一隊。十這十隊步軍先行下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

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箇水軍頭領乘駕戰船接應。一再叫花榮秦明

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箇頭領乘馬引軍。只在山邊搦戰。二凌振杜興專放號

礮。三十卻叫徐寧湯隆總行招引使鈎鎌槍軍士。四十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

呂方郭盛總制軍馬指揮號令。五十其餘頭領俱各守寨。六十宋江分撥已定。是夜

三更先載使鈎鎌槍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寫得明四更卻渡十隊

步軍過去。之明畫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礮架。上高埠去處豎起礮架。閣上火礮。畫明

極之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水。滅沒不復知其首尾何處又是一樣章法。○此處寫得明畫已後便縱橫。○戰則

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搥鼓吶喊搖旗。論調撥則中軍乃居最後論挑。○戰則

不用先中軍奇絕獨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滔

先來出哨隨卽鎖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挂騎了踢雪烏騅馬仗着雙鞭

大驅車馬殺奔梁山泊來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人馬。如畫呼延灼教擺開

馬軍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

休問他多少只願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着五百馬軍飛哨出去又見東南

上一隊軍兵起來卻欲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有起一隊旗號招颯吶喊韓

滔引軍回來對呼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這厮

許多時不出來廝殺必有計策。第一隊南方三說猶未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礮

響。敘之時隊誘軍就便間入砲聲離奇錯落筆力奇絕。○十隊擁起之時卽施放之

筆一齊夾雜寫出呼延灼罵道這礮必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寫得懊惱衆人

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第二句寫出呼延灼對韓滔道此必

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

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隊人馬起來。第三段西方四呼延灼心慌。又聽

得正北上連珠礮響。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箇母礮週迴。接着四十九箇子

礮名爲子母礮。響處風威大作。又極寫砲聲紙上皆岌岌震動。不出聲勢。錯落筆

放砲寫出十隊聲勢來妙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這

十隊步軍東趕東走。西趕西走。此十三字是敘徐寧湯隆號帶之功。非人。十隊

命色絕精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望北第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

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葦折

蘆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又算註又算畫只聽裏面胡哨響處。鈎鏃槍一

齊舉。手先鈎倒兩邊馬。腳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來。又算註又算畫那撓鈎

手軍士一齊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呼延灼見中了鈎鏃槍計。便勒馬回南邊

去。趕韓滔。望南第背後風火礮當頭打將下來。又忽寫砲離奇這邊那邊漫山

遍野都是步軍。追趕着韓滔。呼延灼部領的連環甲馬。亂滾滾都擷入荒草蘆

葦之中。盡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計策。縱馬去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

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擺着梁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

上來。三四第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擁出一隊強人。當先兩箇好漢。攔路一箇是

沒遮攔。穆弘一箇是小遮攔。穆春。前截十隊不分方面只是一齊下去至此忽

不見政如怒龍行雨。撚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雙鞭。縱

馬直取穆弘。穆春。略鬪四五合。穆春便走。畫出敵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趕

不趕。望正北大路而走。仍望正北。山坡下又轉出一隊強人。當先兩箇好漢。攔

路一箇是兩頭蛇。解珍。一箇是雙尾蝎。解寶。兩箇出各挺鋼叉。直奔前來。呼延

灼舞起雙鞭。來戰兩箇。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步便走。畫出誘敵可知兩隊

呼延灼趕不過半里多路。試趕又妙一段寫趕法變兩邊鑽出二十四把鈎鎌槍。

着地捲將來。畫出無處不是鈎鎌槍呼延灼無心戀戰。撥轉馬頭。望東北大

路便走。望東北。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又閃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

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去。變句傾徑變一

句是耐處

王矮虎一丈青趕了一直趕不上。趕字亦翻用轉呼延灼自投東北。

上去了。水窮雲盡處忽殺得大敗虧輸。雨零星亂。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

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鈎鏹槍撥倒。傷損了馬蹄。剝去皮甲。把來做菜馬

奇絕法。二停多好馬牽上山去。喂養作坐馬。開註連環甲馬下帶甲軍士都被生

擒上山。又開註甲五千步軍被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躲的。被鈎鏹槍拖翻

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拽過灘頭。拘捉上山。又開註

落。先前被拿去的馬匹。并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足要把呼延灼寨柵盡數拆

來。水邊泊內搭蓋小寨。再造兩處做眼酒店房屋等項。仍前着孫新顧大嫂石

勇時遷兩處開店。涉插開事劉唐杜遷拿得韓滔。挽轉第一隊又閃出六箇人。滅

沒搗研筆。墨之變事把來綁縛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

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說他入夥。說之之辭則又是只待招安安民報國等。韓滔

也是七十二煞之數。自然意氣相投。就梁山泊做了頭領。宋江便教修書使人

往陳州搬取韓滔。老小來山寨中完聚。暨然與前卷凌振彭玘徐寧等句作一

宋江喜得破了連環馬。又得了許多軍馬衣甲盔刀。每日做筵席慶喜。仍舊調

撥各路守把提防官兵不在話下。卻說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

獨自一箇騎着那匹踢雪烏騅馬。自此以下以踢雪烏騅生把衣甲拴在馬上

活畫出逃於路逃難。卻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賣來。盤纏。活畫出逃在路尋思

道。不想今日閃得我如此。卻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我亦想起舊

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裏投奔他。卻打慕容貴妃的關節。開中一筆。早為

寫呼延將軍要關節也那時再引軍來報讐不遲。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饑又

渴。見路傍一箇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呼延將軍有敗逃有飢

控在野入來店內。把鞭子放在桌上。都從馬上寫坐下了。叫酒保取

酒肉來喫。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酒。要肉時。村裏卻纔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買。

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

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一路都從馬上今夜只就你

這里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裏去。酒保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

呼延灼道。我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出色寫村店亦酒保拿了銀子。自去買

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捎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我嘗言美人愛青鏡名

此處又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回

三觔麵。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腳湯。與呼延灼洗了。

脚。逃取人無可形容。忽然寫便把馬牽放屋後小屋下。一路都從酒保一面切

草糞料。呼延灼先討熱酒吃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

喫了。分付道。我是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募。容知府你

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踢雪烏騮馬。上文寫大軍覆沒之

愛念得此一匹馬。此文寫大軍覆沒之後。更無一長可說。只誇示得此一匹明日

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卻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

喚做桃花山。陡然山上有一夥強人。爲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箇是小霸王

周通。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時常來攪惱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盜

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

勇便道那厮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別事都不經心

不惟章法應爾亦寫將軍之感也與喫了一回酒肉餅子酒保就店裏打了一鋪畫

村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連日心悶二乃又多了幾杯酒就和衣而臥

下傾於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里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

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只四字寫出英雄無用走去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

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前篇寫偷

偷馬章法對而不對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尙明一定是那里去了呼延灼

道那里卻是何處酒保道眼見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呼延

灼喫了一驚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趕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

那里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卻怎的好不惜連環三千却痛名

士難求也苟聚佳人難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裏告了差官軍來剿捕方纔

能殺這匹馬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第一節

匹馬第二節布出無數馬第三節葬送無數馬第四節并失一匹馬章法妙絕奇
絕○昨日畫出一幅逃敗將官畫得好笑今日又畫出一幅逃敗將官一發畫得奇

笑好來到城裏時。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裏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塔下。

參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卻到此間。

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

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奸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

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匹御賜的馬。緊抱題目妙筆卻連那二龍山白虎山。陡又

二然處遇合來出兩處強人一發剿捕了時。下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軍引兵復讐

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謝恩相主監。若蒙如此。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請

呼延灼去客房裏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前篇有倫甲好漢此

篇又有挑甲酒保妙妙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這匹御賜馬。緊抱題目妙筆又來稟復知府。便

教點軍。慕容知府便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匹青騎馬。又引出馬

來。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來奪馬。逕往桃花山進發。且說桃

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通。自得了這匹踢雪烏騅馬。每日在山上慶

喜飲酒。可至見名士所當日有伏路小嘍囉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通起

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綽槍上馬。下山來迎敵官軍。卻說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出馬。厲聲高叫。強賊蚤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槍出馬。呼延灼見了。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到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趕了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紮住寨柵。等候再戰。卻說周通回寨見了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強。遮攔不住。只得且退上山。倘或他趕到寨前來。如之奈何。李忠道。我算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彼多有同伴。更兼有箇甚麼青面獸楊志。又新有箇行者武松。多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里求救。如此挽合若解得危難。拚得投託他。大寨片終納他些進奉也好。特避水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傑。只恐那和尚記當初之事。輕輕四字不肯來救李忠。笑道。不然他是箇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我。能知魯達此其所以為李忠也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箇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滾將下去。妙絕妙絕

絕倒之事此處忽然以閒筆又畫出來○俗本作壹相去無算也取路投一亦殊不覺其失及見古本乃是滾字始歎一言之訛相去無算也

龍山來行了兩日蚤到山下那里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且說寶珠寺裏大殿

上坐着三箇頭領爲首是花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

郎武松前面山門下坐着四箇小頭領一箇是金眼彪施恩一齊出現原是孟

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

兇身以此連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

夜投奔入夥補血濺爲一箇文一箇是操刀鬼曹正出現原是同魯智深楊志取奪寶

珠寺殺了鄧龍後來入夥補雙奪珠寺一篇文一箇是菜園子張青一箇是母夜叉孫二

娘夫妻兩箇出現齊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因魯智深武松連連寄

書招他亦來投奔入夥補人肉饅頭一篇尾曹正聽得說桃花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直

上殿去稟復三箇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洒家當初離五臺山時到一箇桃花

村投宿好生打了那撮鳥一頓那厮卻爲認得洒家倒請上山去喫了一日酒

凡敘舊事正以約略爲妙耳俗本止增一二字便令結識洒家爲兄卻便留俺

做箇寨主。俺見這厮們慳吝。被俺偷了若干金銀酒器。撒開他。

心真是青天白日
心是烈風雷雨

弗迷者也

如今卻來求救。且放那小嘍囉上關來。看他說甚麼。曹正去不多時。把那

小嘍囉引到殿下。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箇進征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里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卻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讎。俺的頭領。今欲啟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願來納進奉。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覷了洒家這里。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柵。俺三箇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六十餘騎軍馬。各帶了衣甲軍器。逕往桃花山來。卻說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所部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持。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槍棒爲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

前文所略
至此始出

當時下山來與呼

延灼交戰。卻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鬪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呼

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趕上山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裏看見，便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吶喊。呼延灼便問道：「爲何吶喊？」後軍答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呼延灼聽了，便來後軍隊裏看時，見塵頭起處，當頭一箇胖大和尚，騎一匹白馬，正是花和尚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箇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裏唬嚇人。』」爲收捕盜賊名之呼延灼道：「先殺你這箇禿驢，豁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吶喊，鬪至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道：「這箇和尚到恁地了得。」又惡知其初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卻耐不得再縱馬出陣。又活畫出呼延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箇輸贏。」見箇勝敗，魯智深卻待正要出馬。楊志叫道：「大哥少歇，看酒家去捉這厮。」舞刀出馬來，與呼延灼交鋒。兩箇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又暗暗喝采道：「怎的？」法章走出這兩箇來，恁地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又惡知其無可奈何，始入綠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箇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厮

趕城邊各自收軍。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卻再來廝殺。」

輕輕一折，折出奇。

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岡下

寨去了。卻說呼延灼在帳中，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破竹，便拿了這夥

草寇。怎知卻又逢着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

人來喚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強人孔明、孔亮，

白虎山換一法

出引人馬來青州劫牢，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

這機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

作一局不

次日魯智深與楊志、武松又引了

小嘍囉，搖旗吶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箇軍馬也無了，倒喫了一驚。

開處聲文出

字不寂寞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來，拜請三位頭領上到山寨裏，殺羊宰馬，筵席相

待。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且說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卻見了一彪軍

馬正來到城邊，爲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兒、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

如挽強弩兩箇因和本鄉一箇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

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

亦補醉打孔亮一篇尾

因爲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

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裏。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樓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
出去。提起一事令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擁着敵住廝殺。呼延灼便出馬到

陣前。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槍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

鬪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低微。弟是宋江高

忽置一貶以表宋江之百無一長只是一片只辦得架隔遮攔。鬪到閒深裏。被

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敵

樓上指着。叫呼延灼引兵去趕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奔

走。至晚尋箇古廟安歇。卻說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

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賓一處監收。一面賞勞三軍。一面管待

呼延灼。備問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囊中捉鼈。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

夥強人前來救應。數內一箇和尚。一箇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箇

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這箇和尚便是。

延安府老種經略帳前軍官提轄魯達。如此人物止令做提轄已今次落髮爲

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箇青臉大漢。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喚做青面

獸楊志。不可此人物止令做制使已再有一箇行者。喚做武松。原是景陽岡打虎

的武都頭。如此人物止令做都頭已不可况并下容做都頭〇三句不這三箇

占住了二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敵官軍。殺了三五箇捕盜官。直至如今未曾

捉得呼延灼道。我見這廝們武藝精熟。原來卻是楊制使魯提轄。真名不虛傳。

上呼延只讀魯楊知府却并及武二此知府自說三箇呼延却只嘆二人筆下分

寸都出〇既已這廝則應削其官矣仍稱之為制使提轄者所以深許楊志魯達

之為邊庭有用之才不得已而至於緣林而非其自恩相放心。呼延灼今日在

為緣林也借呼延口中一哭今千載讀之人人彈淚此少不得一箇箇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不在

話下。卻說孔亮引了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里樹林中撞出一彪人馬。當先

一箇好漢。便是行者武松。如此率合力挽強弩〇前用魯楊門呼延此用武松

誰昨日再寫一陣孔亮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應。扶起

今日總寫撞出耶問道。聞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

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

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箇弟兄，現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同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箇厮併了一日，不知何故，呼延灼忽然夜間去了。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這踢雪馬送與我們。」連貫三山以爲線妙筆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叔如何？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箇人馬都到。前只三箇人何放兩箇却是並馬一箇偏作前軍明明露出調遣勾停之跡與讀書之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莊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殺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糧，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報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楊志便道：「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畧。」那楊志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煙飛，水滸英雄箇箇磨拳擦掌。畢竟楊志對

武松說出怎地打青州。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徐寧詩云。四撥三鈎通七路。共分九變合神機。二十四步那前後。一十六翻大轉圍。此訣習熟既久。梁山有鈎鏃槍。宋家無連環馬矣。又曰。不用馬兵而用步兵。有誘敵者。有放礮者。先使鈎鏃槍與撓鈎手。埋伏荒蘆敗棘之中。待軍馬衝突。藏兵捉將。縛馬鈎人。三千連環。一朝頓解。彭玘凌振而外。又得韓滔。嗟彼灼將軍。獨騎踢雪烏騅。奔走青州道上。時兮不利。又爲桃花強人所竊。英雄不得志。到處荆榛。言之扼腕。

鄧狂言索隱

卻說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獨自一箇騎著那匹踢雪烏騅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難。卻無盤纏。解下束腰金帶。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想今日閃得我如此。卻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裏投奔他。卻打慕容貴妃的關節。逃敗之將。而尙思打關節。此何等軍人資格乎。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家國。危則亡之。縱不戰死于疆場。亦當束身而歸罪。而呼延不能者。高俅特賞之人。不當有此氣節。且彼患得患失。雖明知其有高俅之與

援。而亦不肯不於別處投効也。清廷動言世僕。而誤事者皆此一輩人。且亦未嘗執法。至于敗于此者。仍容于彼。元代末年。紀綱尤壞。作者其逆知之矣。書中投降之軍官。本身各有其罪。秦明董平。誠不足道。花榮黃信。亦不能免。極而言之。則關勝者亦只能未滅焉耳。「分明草寇。替何天。行何道。」「你二將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讎不彈。兄長宋江明。仁義忠信。替天行道。」前後何其矛盾也。被逼而入梁山之軍官。才如林冲。品如魯達。亦不曾絲毫放過。（見前論）惟楊志爲寫得最壞。呼延寫得更壞。軍閥之人物。尤爲作者所惡耳。然不僅罪呼延與知府。金訐所譏。蓋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知府何以有關節。以貴妃。貴妃何以有關節。以皇上。吁。李師師以一妓而能進言于道君。他尙何言。

呼延灼把腰裏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匹馬。此處當與魯達搶粥。林冲搶酒。武松搶酒菜。參看。有二義焉。其一則重食主義也。林武魯或有銀。或無銀。然無以果腹。其勢不得不搶。呼延則固有銀。而酒店又有可食用者。固不須搶。然此時金帶無用。而碎銀有用。碎銀亦無用。而酒肉乃真有用。食之于人大焉哉。侯景之變。梁公卿懷珠玉而死。鄙人聞諸故老所言。洪楊一役。有富人逃難。金葉不能易得燒餅。而卒以餓死者。山

西大災。無食可給。有亦不能獨飽。富家亦或因而致斃。歐洲大戰。乃至限制人民食物。而金價日落。雖由于政府不兌見。然實以軍需不給之故。故兵災歲荒之際。無貧無富。無貴無賤。無一人不受其影響也。况持兵之士乎。其二則平民主義也。林魯武之搶。實出于不得已。非其苟有可以不搶之餘地。而公然爲之者。林魯之所處無論矣。武松亦激于孔亮之生硬而搶。其與呼延異趣者。呼延可以自言其爲何如人。而林武魯不能。其身分固獨異耳。設使此三人者。能自言其爲何如人。而不在危險之中。則亦何須此一搶。故軍閥之勢力。雖戰敗而逃。猶有足以自豪者。此豈作者之所能耐乎。夫軍閥有何能力。不過仗有幾許殺人之本領。其本領亦未必甚于平民之健者。不過仗有特別富足殺人之器械。而何以得志時有如許享用。失意時仍有如許救濟。是真不平之尤者矣。元人限制民間軍器。而近來乃更有限制學術。并至于一切教育皆不平等者。而俄人尤能利用。乃究竟終歸于無效。勢力與金錢。可以遇變。而終不足以持久也。况呼延當逃敗之餘。連日未嘗有安意酒食之樂。去敵遠而始便托大。亦可笑矣。

分付道。我是朝廷的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特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踢雪烏騮馬。明日我重重賞你。呼延之愛馬。亦有兩義。其一專從馬上著眼。則以

其爲臨陣殺敵之物也。夫名將愛馬。固屬常情。然何以折了許多官軍。而漠然不以爲意。而獨惓惓于一馬。則人命固不足重乎。杜工部云。所向無空闕。真堪託死生。固能寫名將愛馬之至情。然戰陣之中。同死生者。豈惟一馬也。而愛之。愛之誠是也。愛之而敗戰之餘。爲之帥者。無一言念及於將士。是豈稍有人心乎。殺人之術。習之久而人命不重。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此等諱謬大無道之言。鄙人已不忍卒聞。而况人不如畜。則以馬爲我之私有物。而人則與我對待者也。愛寶刀。愛寶甲。皆此類耳。喪其同人。并幾殺其自身而不悟。其病不可瘳矣。其一不專從馬上著眼。則以其天子特賜之物也。從前之官爵。以後既未必可保。從前之威權。而今已掃地無餘。相從之人。既已死亡。一身之外。更無長物。惟有此馬。可以自豪。則以其爲天子所賜。故軍圍之醜態。形容何如此其盡。且彼村酒店之酒保。有何知識。豈足與談論者。吾苟愛馬。則令其奸生喂養而已矣。喂養之外。不過防賊。而告之以踢雪烏騮之名。爲不亦誨盜矣乎。且一則曰。我是朝廷的軍官。再則曰。慕容知府。三則曰。今上御賜。此等勢利之名詞。將以恐嚇酒保乎。酒保小人。不足嚇也。下文又云。一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斷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匹馬。一。方纔打了敗仗。逃走至此。且自己明言失利。而繼之以此語。嚇酒保乎。酒保可嚇。盜賊雖不盡能者。亦不肯嚇也。仍是大排其軍官之價值而已矣。可惜朝廷今上知府等字。用在

此村酒店中而不足以阻盜賊之氣名馬乎。遇此等勢利齷齪物。不禁爲之呼冤。

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笆推翻。被人將和公的馬偷將去了。萬夫不當之勇。不懼全夥都來者。何以明知地方有賊。而所愛之馬。竟被偷去哉。武勇過人。李忠周通不能當也。身曾領軍。桃花山不能敵也。卽以盜甲比擬之。時遷盜之于徐寧之家。本非其所料。而入禁當值。又復適逢其會。盜馬之賊。且未必有時遷之本領。而何以至此。非徒呼延托大也。連日奔走。辛苦備嘗。一旦酒肉安樂。夢寐沈酣。酒保偶及不防。固屬常事。既無人喚起其酣夢。則能力終無所施。天下英雄之失。固往往如是也。況書中之武勇如呼延者。林武魯皆以此故。敗于其非敵者之手。魯達幾死於張青。尙得以全不精細爲諺。林冲被縛于此莊。武松見縛于張青與孔亮之部下。豈其精細不遠甚于呼延徐寧。而竟至如彼。智勇過用。則精神不復振。武力之不足恃也。強權之不可狃也。作者教戒之意深矣。一呼延灼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卻怎的是好。一口口聲聲。猶言御賜。軍閥輩奴隸之性根如是如是。打關節而贖罪。與此馬亦有關係焉耳。金評。不惜連環三千。卻痛御賜一匹者。衆材易集。名士難求也。苟察佳人難再得之。亦此意也。如此議論。誠所謂文人習氣。毫無足觀者。釀成浩劫。此輩不爲無罪。蓋并古人香草美人之真意而亦失之矣。天地間虛有其表之文字。亦烏足愛惜也哉。

爲頭的。乃是白虎山孔太公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箇。因和本鄉一箇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都殺了。聚集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爲青州城裏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裏。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出去。宋太公之喚回宋江也。曰白虎山多有強人。恐其入夥。今孔明孔亮。果然嘯聚。則是太公可謂知宋江。而孔明孔亮之爲人。亦可知其生平矣。前書所說。大抵一土豪耳。財主而與土豪相爭競。亦不過以土豪殺土豪。不足異也。顧魯達楊志武松在二龍山已久。而不打青州。爲其無野心。無野心。非甘心盜賊者也。孔明孔亮之打青州。爲不量力。不量力。是甘心盜賊者也。雖曰救叔。然自己竟不自度乎。一被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非徒見其無能。并以著其好動。其深有得于宋江之教者與。何其寫師弟如出一轍也。宋江未經上山之前。所交者。非盜賊。既已上山之後。聲名愈大。其弟烏得不羨慕之。氣味相投。想有以耳。以王進爲師。乃不得不有史進。以宋江爲師。安得不有孔明孔亮。宋江本不以武勇名。而彼何取而爲之徒。蓋喜其交遊之甚廣。而并便于公門之慣熟而已。天地間之門生義子。殆無一不作如此觀。叔叔被捉。亦與太公危險處對照。惟不言太公有此等事者。宋江爲盜之勢力。百倍于孔明孔亮。故同黨之救援甚速。且宋江未爲盜以前之勢力。亦斷非孔明孔亮所能及。嗚呼。土豪雖惡。不足以當吏人之

一盼久矣。何必太公被捉。而宋江之罪始重哉。

呼延灼道。我見這厮們武藝精熟。原來卻是楊制使魯提轄。真名不虛傳。恩相放心。呼延灼今日在此。少不得一箇箇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金許甚是。但知府自說三箇呼延。卻只嘆二人。筆下分寸固矣。顧何以不知武二楊魯軍官。武二平民。平民力能打虎。而名不聞乎。朝官宜其永無出頭之日。而被逼以至于此也。不削楊魯之官。以其爲邊庭有用之才。非甘心綠林者。作者借口傳出。固矣。而呼延心中。則仍以其爲軍官耳。且方經大敗之後。又遇敵手而不能取勝。乃必曰箇箇活捉。是豈心中真有把握者。梁山百八人中。實未見有此一人。人之好爲大言者。乃如是其妄誕也哉。此等口吻。固當出之恃勇輕敵之軍人。更當出之昂然尊貴之軍閥。而且此軍閥者。必不肯于戰敗遇敵之後。更改其大爺脾氣。以爲非此不足以顧全其面子也。乃知府聞之。不深察其情而信之。而大喜。又將此親貴無用之文官。活活畫出。蓋彼于軍事上全然不通。一無可恃。偶然得一名將。使倚之若長城。以圖徵倖而已。真殺才也。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打青州用秦明花榮爲第一撥。真乃處處不作浪筆。

村學先生團泥作腹。鏤炭爲眼。讀水滸傳見宋江口中有許多好語。便遽然以忠義兩字過許老賊。甚或弁其書端。定爲題目。此決不得不與之辯。辯曰。宋江有過人之才。是卽誠然。若言其有忠義之心。心心圖報朝廷。此實萬萬不然之事也。何也。夫宋江淮南之強盜也。人欲圖報朝廷。而無進身之策。至不得已而姑出於強盜。此一大不可也。曰有逼之者也。夫有逼之。則私放晁蓋。亦誰逼之。身爲押司。執法縱賊。此二大不可也。爲農則農。爲吏則吏。農言不出於畔。吏言不出於庭。分也。身在鄆城。而名滿天下。遠近相煽。包納荒穢。此三大不可也。私連大賊以受金。明殺平人以滅口。幸從小懲。便當大戒。乃

潯陽題詩。反思報仇。不知誰是其仇。至欲血染江水。此四大不可也。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江以一朝小忿。貽大僂於老父。夫不有於父。何有於他。誠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五大不可也。燕順鄭天壽王英。則羅而致之梁山。呂方郭盛。則羅而致之梁山。此猶可恕也。甚乃至於花榮。亦羅而致之梁山。黃信秦明。亦羅而致之梁山。是胡可恕也。落草之事。雖未遂。營窟之心。實已。此六大不可也。白龍之劫。猶出羣力。無爲之燒。豈非獨斷。白龍之劫。猶曰救死。無爲之燒。豈非肆毒。此七大不可也。打州掠縣。只如戲事。劫獄開庫。乃爲固然。殺官長。則無不坐。以污濫之名。買百姓。則便借其府藏之物。此八大不可也。官兵則拒殺官兵。王師則拒殺王師。橫行河朔。其鋒莫犯。遂使上無寧食。天子下無生還將軍。此九大不可也。初以水泊避罪。後忽忠義名堂。設印信賞罰之專司。製龍虎熊羆之旗號。甚乃至於黃鉞白旄。朱旛皂蓋。違禁之物。無一不有。此十大不可也。夫宋江之罪。擢髮無窮。論其大者。則有十條。而村學先生。鯁鯁以忠義目之一。若惟恐不得當者。斯其心何心也。原

村學先生之心。則豈非以宋江每得名將。必親爲之釋縛擊蓋。流淚縱橫。痛陳忠君報國之志。極訴寢食招安之誠。言言剗胸臆。聲聲瀝熱血哉。乃吾所以斷宋江之爲強盜。而萬萬必無忠義之心者。亦正於此。何也。夫招安則強盜之變計也。其初父兄失教。喜學拳勇。其既恃其拳勇。不事生產。其既生產。乏絕不免。困劇。其既困劇。不甘試爲劫奪。其既劫奪。便遂成嘯聚。其既嘯聚。漸夥。必受討捕。其既至於必受討捕。而強盜因而自思。進有自贖之榮。退有免死之樂。則誠莫如招安之策。爲至便也。若夫保障方面。爲王干城。如秦明呼延等。世受國恩。寵綏未絕。如花榮徐寧等。奇材異能。莫不畢効。如凌振索超董平張清等。雖在偏裨。大用有日。如彭玘韓滔宣贊郝思文龔旺丁得孫等。是皆食宋之祿。爲宋之官。感宋之德。分宋之憂。已無不展之才。已無不吐之氣。已無不竭之忠。已無不報之恩者也。乃吾不知宋江何心。必欲悉擒而致之於山泊。悉擒而致之。而或不可致。則必曲爲之說。曰。其暫避此。以需招安。嗟乎。強盜則須招安。將軍胡爲亦須招安。身在水泊。則須招安。而歸順。

朝廷身在朝廷。胡爲亦須招安。而反入水泊。以此語問宋江。而宋江無以應也。故知一心報國。日望招安之言。皆宋江所以誘人入水泊。諺云。餌芳可釣。言美可招也。宋江以是言誘人入水泊。而人無不信之。而甘心入於水泊。傳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彼村學先生。不知烏之黑白。猶鯁鯁以忠義目之。惟恐不得其當。斯其心何心也。

自第七回寫魯達後。遙遙直隔四十九回。而復寫魯達。乃吾讀其文。不惟聲情魯達也。蓋其神理。悉魯達也。尤可怪者。四十九回之前。寫魯達以酒爲命。乃四十九回後。寫魯達涓滴不飲。然而聲情神理。無有非魯達者。夫而後知今日之魯達。涓滴不飲。與昔日之魯達。以酒爲命。正是一副事也。

話說武松引孔亮拜告魯智深。楊志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賓。魯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馬。前去攻打楊志道。

青宋公明偏出自楊志魯達二人脫去武松此行文避熟之法也

若要打青

州。須用大隊軍馬。方可得濟。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讐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都併做一

處。付孔家人馬楊志說併做一處下又交 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卻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

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卻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

此為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你們弟兄心下如何魯智深道。請宋王若單出自楊志口

便是漏失武松今出楊志口又出魯達口 正是如此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

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酒家不曾相會衆人說他的名字聒得

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箇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一段寫得筆墨淋漓也

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會及至洒家去時又聽得

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補敘出一段便令魯達並非老大隔斷 罷了

二字是計決擇撮之辭俗 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里告請他

來洒家等先在這里和那撮鳥們厮殺。謂之預 孔亮交付小嘍囉與了魯智深

本是楊志說併作一處此 只帶一箇伴當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來且說魯

智深楊志武松三人去山寨裏喚將施恩曹正再帶一二百人下山來相助桃

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帶本山人馬盡數起點只留三五十箇小嘍囉看

守寨柵。其餘都帶下山來。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話下。卻說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來到梁山泊邊。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裏買酒喫。問路。李立見他兩箇來得面生。便請坐地。問道。客人從那里來。孔亮道。從青州來。李立問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孔亮答道。有箇相識在山上。特來尋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處。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尋宋大王。李立道。既是來尋宋頭領。我這里有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來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識。如何見款。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來尋山寨頭領。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友。豈敢有失祇應。便當去報。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莊戶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曾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今日且喜上山。二人飲罷分例酒。隨卽開牕。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見對港蘆葦深處。早有小嘍囉棹過船來。到水亭下。李立便請孔亮下了船。一同搖到金沙灘上岸。卻上關來。孔亮看見三關雄壯。槍刀劍戟如林。心下想道。聽得說梁山泊興旺。不想做下這等大事業。將白虎之險 已有小嘍囉先去報知。宋江慌忙下來迎接。孔亮見了。連忙下拜。宋江

出筆反照來

將白虎之險

問道賢弟緣何到此。武藝到此微孔亮拜罷。放聲大哭。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

厄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妨。便當不避水火。一力與汝相助。賢弟且請起來。孔

亮道：自從師父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土戶爭些閒氣起來。殺

了他一家老小。官司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得五六百人。打家劫舍。

青州城裏。卻有叔父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箇

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父孔賓。誰想去到城下。正撞了那箇使雙鞭的呼延灼。

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

一陣。次日正撞着武松。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一箇是花和尚魯智深。一箇

是青面獸楊志。他二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他道者武松道也。上

也此卻正云武松道者洵知上文脫去武松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

周通。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告你師父宋公明。來

救你叔兄兩箇。以此今日一逕到此。宋江道：此是易爲之事。你且放心。宋江便

引孔亮參見晁蓋。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

府今來捉了孔明。以此孔亮來到。懇告求救。晁蓋道。既然他兩處好漢。尙兀自仗義行仁。三郎和他至愛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賢弟。你連次下山多遍。今番權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這箇是兄弟的事。既是他遠來相投。小可若自不去。恐他弟兄們心下不安。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江又書晁蓋要去看宋說言未了。廳上廳下一齊都道。願效犬馬之勞。跟隨同去。須知此句正為三山歸泊作大呼大應。蓋今日若千人一齊都下去。便引後日若干人一齊都上來。也不善讀書。人只謂是宋江面上耳。

眼光之大小豈可以彼此計 宋江大喜。當日設筵管待孔亮。飲酒中間。宋江喚鐵面孔目裴

宣。定撥下山人數。分作五軍起行。前軍便差花榮。秦明。燕順。王矮虎。第一撥

明而以燕順王矮虎副之為青州故也 開路作先鋒。第二隊便差穆弘。楊雄。解珍。解寶。第二撥

便是主將。宋江。吳用。呂方。郭盛。中軍居中又第四隊便是朱全。柴進。李俊。張橫。

第三撥 後軍便差孫立。楊林。歐鵬。凌振。催軍作合後。第四撥 以前軍中軍後軍

成甚好文 梁山泊點起五軍。共計二十箇頭領。馬步軍兵二千人馬。其餘頭領自與

晁蓋守把寨柵。當下宋江別了晁蓋。自同孔亮下山前進。所過州縣。秋毫無犯。

凡此書每書所過州縣四字者皆特著宋江之惡見其過都歷國公然橫行而又以秋毫無犯四字爲之省文也俗本不知乃又於二句上另加於路無事四字彼又豈知所過州縣之卽於路毫無犯已

知衆好漢安排迎接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楊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

都來相見了上文獨脫去武松此文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二句連讀

活寫出宋江謙恭魯達卻付之不知也權詐人久聞阿哥大名無緣不曾拜會

今日且喜認得阿哥活是魯達語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甚

稱吾師清德宋江今日得識慈顏醜平生甚幸楊志起身再拜道寫楊志便有

便有官體一發讓出楊志舊日經過梁山泊多蒙山寨重義相留爲是洒家愚

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楊志語又是一樣

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見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

待一一都相見了次日宋江問青州一節近日勝敗如何楊志道自從孔亮去

了前後也交鋒三五次各無輸贏只謂是補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箇若是

拿得此人覷此城子如湯潑雪吳學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敵可用智擒八字極

灼下文以兩屬文字應之章法嚴整

宋江道。用何智可獲此人。吳學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

喜道。此計大妙。當日分撥了人馬。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着軍馬圍

住。擂鼓搖旗。吶喊搦戰。城裏慕容知府見報。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今次羣賊

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羣賊到來。先

失地利。這厮們只好在水泊裏張狂。今卻擅離巢穴。說得好便與前文不犯一箇來。捉一

箇。那厮們如何施展得。請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厮殺。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

馬。叫開城門。放下吊橋。領了一千人馬。近城擺開。宋江陣中一將出馬。那人手

搦狼牙棍。厲聲高罵。知府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讐。雪恨

慕容知府認得秦明。冤有頭債有主筆有踪墨有線不是孟浪置筆便罵道。你

這厮是朝廷命官。國家不會負你。緣何便敢造反。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呼將

軍可先下手拏這賊。呼延灼聽了。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馬。舞動

狼牙大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是對手。直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

知府見鬪得多時。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收軍入城。如此敘出秦明深秦文曲筆人所不曉

明也不追趕。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校。且退十五里下寨。卻說呼延灼回

到城中下馬。來見慕容知府。說道：小將正要拏那秦明。恩相如何收軍。知府道：

我見你鬪了許多合。但恐勞困。因此收軍暫歇。秦明那厮。原是我這里統制。與

花榮一同背反。這厮亦不可輕敵。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將必要擒此背義之

賊。適間和他鬪時。棍法已自亂了。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此一段應前不

可一段應前只知府道：既是將軍如此英雄。來日若臨敵之時。可殺開條路。送三

箇人出去。一箇教他去東京求救。兩箇教他去鄰近府州會合起兵相助。勦捕

詳於三山之請。宋江而不詳於青州之請。援此所謂一箇有自兩箇。李黑也。又不

擔板又不李黑橫穿斜插情勢俱呼延灼道：恩相高見極明。當日知府寫了求

救文書。選了三箇軍官都發放了。當不必明日真有是事乃隔夜卻詳寫如此

只說呼延灼回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文書未及發。官軍只聽得軍

校來報道：城北門外土坡上有三騎。私自在那里看城中。中間一箇穿紅袍。騎白

馬的。兩邊兩箇只認得右邊的是小李廣。花榮左邊那箇道粧打扮。寫三騎或明

話呼延灼道。那箇穿紅的眼兒是宋江了。道粧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他。便點一百馬軍。跟我捉這三箇。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提了雙鞭帶領一百餘騎馬軍。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吊橋。引軍趕上坡來。只見三箇正自呆了。臉看城。事奇呼延灼拍馬上坡。三箇勒轉馬頭。慢慢走去。事奇呼延灼奮力趕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廂。只見三箇齊齊的勒住馬。事奇呼延灼方纔趕到枯樹邊。只聽得吶聲喊。事奇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馬都跌將下坑去了。寫得妙絕。輕輕而
一者亦復一驚也兩邊走出五六十箇撓鈎手。先把呼延灼鈎將起來。綁縛了去。後面牽着那匹馬。馬帶其餘馬軍趕來。花榮射倒當頭五七箇。後面的勒轉馬一閃都走了。宋江回到寨裏。那左右羣刀手。卻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爲官吏污濫。威逼得緊。悞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裏。隨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實慕將軍虎威。今者悞有冒罪。切乞恕罪。
處處以七數語說人入夥。正是宋江權詐鐵案。而村豎反因此文續出半部。又裏然加以忠義之名。

也何呼延灼道被擒之人萬死尙輕義士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壞

得將軍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懇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延

灼往東京告請招安到山赦罪忽然借呼延口為秦宮銅鏡萃地將宋江一類

者於是天下後世遂真以宋江為日望招安也此處忽然用宋江道將軍如何去

得寫宋江只用一句截住權詐高太尉那厮是箇心地匾窄之徒忘人大恩記

人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責寫宋江巧言如簧必主

皮裏陽秋之筆不如今韓滔彭玘凌振已多在敵山入夥倘蒙將軍不棄山寨

微賤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數語是宋江正經題目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

時盡忠報國未為晚矣江仍作好言寫宋呼延灼沉吟了半晌一者是宋江禮數

甚恭宋江殺二者見宋江語言有理宋江殺歎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

不忠於國實感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鐙決無還理宋江大

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卻問李忠周通討這匹踢雪烏騮馬還將軍騎

坐馬字至此始結衆人再議救孔明之計吳用道只除非教呼延將軍賺開城門唾手

可得更兼絕了這呼延將軍念頭。好宋江聽了來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江貪劫城池。實因孔明叔姪。陷在縲絏之中。非將軍賺開城門。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弟既蒙兄長收錄。理當效力。當晚點起秦明花榮。榮仍點秦明花榮爲首好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鵬王英。十箇頭領。都扮作軍士衣服模樣。跟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騎軍馬。來到城邊。直至濠塹上。大呼城上開門。我逃得性命回來。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府爲折了呼延灼。正納悶間。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望見呼延灼。有十數騎馬跟着。又不見面顏。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府問道。將軍如何走得回來。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裏。卻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這匹馬。與我騎。就跟我來了。餘馬尚有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十箇頭領。跟到城門裏。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結瓦礫場一案若高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歐鵬王矮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宋江急急傳令。休教

殘害百姓。且收倉庫錢糧。宋江權術如此。就大牢裏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

小便教救滅了火。細筆。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扎家私分表衆軍。知一

府而家私乃至阿儂衆軍則亦不可不抄扎也。天明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給散糧米救濟。把府

庫金帛倉廩米糧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二百餘匹好馬。就青州府裏做箇慶

喜筵席。請三山頭領同歸大寨。如椽之筆讀之令人神旺。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盡數收

拾人馬錢糧下山。放火燒毀寨柵。畢。魯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龍山。與張青

孫二娘。補出二人。收拾人馬錢糧也。燒了寶珠寺寨柵。畢。數日之間。三山人馬都皆

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叫花榮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將開路。所

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數日之間。已到梁山泊

邊。衆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

大寨。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席。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呼延灼魯智深楊

志武松施恩曹正張青孫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寨頭領。坐

間林冲說起相謝魯智深相救一事。一段文章如觀羣龍戲海。彼穿此接。東牽西扯。極文章之致也。○無數大段落不得作

此大結。結妙極。魯智深動問道。洒家自與教頭別後。無日不念阿嫂。近來有信息否。

感絕又笑。○俗本改。林冲道。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婦被

高太尉逆子所逼。隨即自縊而死。妻父亦為憂疑。染病而亡。楊志舉起舊日王

倫手內山前相會之事。○亦是絕。衆人皆道。此皆註定。非偶然也。晁蓋說起黃泥

岡劫取生辰綱一事。○又是絕。○凡事三段事。卻衆皆大笑。次日輪流做筵

席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何不喜。便叫湯隆做鐵匠

總管。提督打造諸將軍器。并鐵葉連環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

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旗。黃鉞白旄。朱纓皂蓋。

山邊四面築起墩臺。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一就探聽

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張青孫二娘夫婦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

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婦看守。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

還是李立時遷。三關上添造寨柵。分調頭領看守。部領已定。各各遵依。○又是一

放○中間只作閒敘。寫出黃鉞白旄。朱纓皂蓋等。不在話下。忽一日。花和尚魯

字探聽飛報軍情等句。皆深著宋江無君之罪也。

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箇相識。是李忠兄弟徒弟。喚做九紋龍史進。又

上然遇合出一人與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箇神機軍師朱武。又有

一箇跳澗虎陳達。一箇白花蛇楊春。出又遇合四箇在那里聚義。酒家嘗思念他。

自從瓦官寺與他別了。無一日不在心上。念阿嫂則念念少年則念寫今酒家

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箇同來入夥。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

聞得史進大名。若得吾師去請他來。最好。然雖如此。不可獨自行。可煩武松兄

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寫武松應道。我和師兄去。當

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粧做隨侍行者。兩箇相辭

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行夜住。不止一日。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逕投少

華山來。且說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喚神

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都布筆再說魯智深兩箇。來到少華山下。伏路

小嘍囉出來攔住問道。你兩箇出家人那里來。武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

人麼。亦倒脫去魯達即小嘍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里少等。我上

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既避俗筆之熟小
嘍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箇下山來。
接魯智深。武松卻不見。有史進。出奇一捲而去。若非此句。便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
在那里。卻如何不見他。」朱武近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
道：「洒家便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都頭武松。三箇慌忙剪拂道：「聞名久矣。
聽知二位在二龍山扎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
投託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
且請到山寨中。容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史家兄弟又不見。誰鳥
耐煩到你山上去。」不惟爽直兼寫真烈。是讚向女子字。今讚魯達御用此
二字真奇事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好友不交二
人觀於魯達武松道：「師兄是箇急性的人。有話便說甚好。」朱武道：「小人等三箇
在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見一
箇畫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嶽華山金天聖帝廟內粧
畫影壁。」一篇以西嶽聖前去還願。因爲帶將一箇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卻被

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厮爲官貪濫。非理害民。其先出罪一日因來廟裏

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着人來說要娶他爲妾。王義不從。太

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卻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里過。正撞見史大官

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箇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裏

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喫拿了。見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

正在這里無計可施。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怎麼利害。洒家便

去結果了那厮。爽直是大師天性朱武道。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魯智深立意不肯武

松。一手挽住禪杖。一手指着道。哥哥不見日色。已到樹梢裏。盡頭。畫出活武松畫也畫不出魯

智深看。一看吼了一聲。憤着氣。只得都到山寨裏坐下。畫出活魯達畫也畫不出朱武便叫

王義出來拜見。再訴太守貪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三人一面殺牛宰馬。管待

魯智深。武松。魯智深道。史兄弟不在這里。酒是一滴不喫。要便睡一夜。明日卻

去州裏打死那厮罷。定句句使人灑出熱淚字字使人增長義氣非魯達武松道

哥哥不得造次。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打華州。方可

救得史大官人。寫爽直便真正爽直寫精細又真正精細一魯智深叫道。字字和血俺

們去山寨裏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和淚寫出來武松道。

便打殺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卻決不肯放哥哥去。寫魯達不寫

武松必求事之必濟活提出兩箇人朱武又勸道。師兄且息怒。武都頭實論得是。魯智深焦躁起

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性慢。直娘賊。罵得奇絕罵人而人不怨送了俺史家兄弟

二語罵靈千古只今性命在他人手裏。還要飲酒細商。和血和淚之墨帶哭帶罵之文筆

改俗本皆衆人那里勸得他。呷一杯半盞。壁鵝正項糶邊當晚和衣歇宿。明

早起箇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不知那里去了。思我敬使我駭使我哭使我

似武松道。不聽人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卽差兩箇精細小嘍囉。前去打聽

消息。卻說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路傍。借問州衙在那里。人指道。只過州橋。投

東便是。魯智深卻好來到浮橋上。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

反作一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卻正好撞在洒家手裏。那厮多敢是當死。賀太

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來。看見太守那乘轎子。卻是煖轎。轎牕兩邊各有十箇

虞候簇擁着。人人手執鞭槍鐵鍊。守護兩下。忽作一燈。輜轔下。便活。輒出。史進前日。

行刺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有那撮鳥。若打不着。倒喫他笑。賀太守卻在轎

牕眼裏。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渭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箇虞候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上那箇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虞候領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魯智深想道。這厮合當死在洒家手裏。俺卻纔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卻來請洒家。魯智深便隨了虞候。逕到府裏。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太守叫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魯智深想道。只俺兩箇拳頭。也打碎了那厮腦袋。解妙廊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秃賊。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箇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你便是哪吒太子。怎逃地網天羅。火首金剛。難脫龍潭虎窟。正是飛蛾投火。身傾喪。怒鼈吞鈎。命必傷。畢竟魯智深被賀太守拏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

解。

〔評〕 王望如曰。灼將軍四海難容。一身無主。投青州慕容太守。太守收錄。剿賊。亦大丈夫途窮哭阮時也。不幸李忠周通合從二龍矣。又值孔明被捉。合從梁山坑陷呼延。呼延計賺開城。救孔賓叔姪。但殺太守。以快秦明之心。是謂聚義必如何。而後爲不義。

鄧狂言索隱

孔亮兄弟。你卻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爲上計。武魯楊爲梁山上等人材。而此時方收入梁山。此何爲者乎。夫楊志之遲入梁山。以作者不欲令其與林冲同事故。已見前論矣。武魯則何說之辭。蓋武魯之爲人。非梁山諸人比也。二龍山之行爲。亦不得與梁山比。武魯與楊志之來。不過避難。而非有野心。并不聞圖最近之青州也。桃花山近在臥榻。而危在旦夕。哂糠及米。不能不救。若以常情論。則魯達之與李忠周通。可以謂之曰有舊。亦可以謂之曰有隙。有舊則當連絡。有隙則當兼併。而事實上無之也。孔氏兄弟。亦與武松有交。白虎山之強占。另起鑛竈。亦非到危急時不與之合。蓋以二龍山原不廣事招納。故亦偶然忘之耳。是固知二龍山之爲保守的。而梁山之爲進取的矣。

梁山之罪。浮于二龍。已可斷言。迨至呼延既至。三山皆形喫重。青州名將。雖只呼延一人。而三山之兵。實爲不足于用。不得不折而入于梁山。然而救桃花山及請梁山泊之謀。必先發于楊志。非特對於軍事上武魯之智不及此也。「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覷了洒家這裏。」蓋作者不欲以此歸重于武魯耳。以武魯之人品。而置之梁山。已爲不可以武魯之人品。而屈于宋江。實屬無法。故宋江之讓盧俊義。武魯兩人之戴江。其下語亦最有分寸。（俟後論）作者于此。有痛心焉。且武魯在梁山。人品最高。其武勇亦係上等。而對於戰術一方面。終覺不大出色。將以寫關勝者寫之乎。則兵鋒兩挫。實暴其短。既作者所不安。將以寫林冲者寫之乎。則寫得大好。又爲全人。更爲作者之所必不肯。再四圖維。只好遲之又久而後入焉。而後文所云。「只顧走。卻忘了隄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著。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者。乃偶一見之而不足爲累。即其要打張清。亦仍完其本色。蓋既入梁山以後。實在不好多著筆耳。

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到山赦罪。呼延之愚。何竟至于此哉。彼負甚重之罪。而又當戰勝之餘。安得有此舉動。我以被擒之人。而妄希非分之功。安得有此威信。然而此語

竟出之呼延之口者。軍閥自大自尊之習慣。且盲然而自以說降爲是也。元人對於張士誠方國珍。竟有如此之辦法矣。作者其于野蠻貴族之心理。先有所見乎。

宋江道。將軍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廝。是箇心地褊窄之徒。忘人大恩。記人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糧。他如何不見你罪責。此語何以入呼延之心哉。高俅雖負天下人。實未嘗負呼延。薦之天子。與之重權。更多與之以軍需品。而呼延屢戰屢敗。乃至于被擒降敵。是俅不負呼延。而呼延實負俅。故人人皆可殺高俅。而呼延獨不可殺高俅者。其情誼固當然也。夫呼延回京。其得罪與否。固不可知。然即使畏罪而不歸。亦不得以此怨高俅。且核其始末。并與楊志之于梁中書異。彼有同行之監督。此則專征之制將也。大名之戰。獨無楊志。雖云宋江之忌。亦作者不欲以反噬教人之故。夫大義所在。亦有時以公廢私。顧宋江與呼延皆非其人。被擒而降。與不戰而降。其事不可以同日語。乃宋江言之。而呼延亦聽之者。貪生畏死之心。與不知大義者之軍閥。實相契合也。

宋江情願讓位與將軍。宋江屢次讓位。甚覺其奸。此次讓位。尤爲無禮。夫梁山首座。非宋江之所得而爭。亦非宋江之所得而讓。其理甚明。若此時而言讓位。則宋江位居第二。而首座之晁蓋見在也。以第二座讓呼延。則讓位有何關係。以第一座讓呼延。則將置晁蓋于何等。衰世之言曰。舜禹之事。不過

如是。鄙人已經掩耳不欲聞。唐李淵報李密書曰。欣戴大弟。如日中天。此不過外交上之一種手續。獨夫未滅。鄙人猶惡其詐。孫權頌曹操功德。勸之代漢。操笑曰。此兒欲踞我於爐火上。奸雄中之可兒。賢于乃郎遠矣。而呼延不知其語之不類。其亦較諸李密得淵報書。謂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者。智識尤爲卑下乎。不過軍閥人物。喜人恭維而已耳。梁山之首領。本係公推。雖晁蓋不能以讓之。宋江者。宋江又惡能嫌他人之慨。而以此語愚人。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開創之首領。無論其爲何如時代。何如手續。大抵皆由其一羣人之公推而來。建成不經公推。卽釀玄武喋血之禍。卽堯之代摯。舜之代堯。亦實由于公推。非堯舜之自取之而自與之也。讓位云乎哉。辛亥之役。孫文以總統讓袁世凱。鄙人以爲未當。首座旣係公推。則當任衆人之所爲。力不能爲。勢不可爲。抽身以去焉耳。任指一人焉以爲之代。是以一人而奪公推之權。于義概無可取也。無爭之名。則亦無讓之名。位豈足爲人重輕耶。

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扎家私。分俵衆軍。官吏之或殺或不殺。已見別論。惟家私分俵衆軍一語。獨見其事。與他不同。是固按切情形。而因以別其罪之等差者也。夫官僚之貪者固多。而親貴尤甚。高廉蔡九梁世傑。何以與慕容異。江州劫囚。未經小住。固無從抄扎矣。然卽抄扎亦不得有如此之多。蔡京之子。未必將家私放在任上也。高廉與梁世傑。固有內援。然官僚相處。雖親族亦需進奉。

且亦不免寄頓財物于京師。故抄扎應當較少。慕容爲貴妃之兄。宋時知府權力頗重。而地位不必高。仗倚貴妃。用錢亦當較少。作者從其實地上之比較。而決定下此一特筆。蓋謂慕容之罪。浮于高廉蔡九梁世傑。卽謂道君之罪。浮于高俅蔡京也。慕容字義。取諸女色。所以著君主之惡者深矣。且此姓原非漢姓。實出于鮮卑之族。東晉之際。曾稱皇帝以割據中原。而宮闈亦多穢史。尤見作者微意。取其財以分俵衆軍。實爲漢人吐氣。

卻被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厮爲官貪濫。非理害民。一日因來廟裏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著人來說。要娶他爲妾。王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卻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此段當與周通強娶桃花莊劉女。王英強搶劉知寨恭人。宋江以扈三娘配王英。董平殺程太守一家而搶程小姐。及瓦官寺蜈蚣嶺之淫盜等事參看。所謂官僚與強盜。一鼻孔出氣也。然必爲蔡京門人。蓋謂無此脚力。或不至膽大妄爲如是耳。且以歷史上言之。蔡京罪過于高俅。故于高俅之黨。知府中只寫一高廉。而蔡京則于其子若婿之外。更寫華州之賀太守。而又另寫濟州之新太守。十九回云。「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兵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擡舉我。卻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連寫四次。以見蔡京所用之人。多爲私人。多爲惡人。多爲無

用之人。而知府以下。尙不足說。十郡之中。明言者四。不可謂不詳矣。且發兵征討梁山。亦不得不比高俅多一次。且氣派亦寫得較爲闊大。權愈重則害愈大。繼慕容知府而書之。亦所以罪道君也。路經這裏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箇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裏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喫拿了。見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正在這裏無計可施。史進此行。雖云義舉。然亦未免輕躁矣。夫天地間不平之事。固亦甚多耳。安得取不平者而盡殺之。若欲盡殺此輩人。則亦并非獨力所能支。而又不得不視其時地之所可爲。與夫吾力之所能到。魯達之打鎮關西。雖云鹵莽。然苟打之而不至于死地。則鄭屠固無如魯達何。而魯達亦不至于爲僧而亡命也。史進乃對于素無關係之人。冒險而入于城高池深之境。是亦不可以已乎。且暗殺之事。天下之最難者也。苟非有萬不得已之故。而又非犧牲不足以了之者。亦不必漫然而爲之。賀太守似尙無此資格矣。武松之血濺鴛鴦樓。近于暗殺。然武松能之。而殺男女十五名。史進與魯達爲之。則殺一賀太守而不足。非獨武松之精細。過于此二人也。彼爲熟境。此爲生地。熟境則可以黑夜倉卒行之。而生地則許多困難之點。無從解決也。史進在少華山久矣。官軍雖不會收捕。而華州之人。豈不能識其面者。茫茫然而往爲刺客。其事固當立破。較之魯達之新自外來。固更無可以措手耳。武俠之行事。固不

可以尋常限。然使爲武俠者。不問其事之關係何如。而奮不顧身。則武俠之途窮。而人間之急需此武俠者。又將何用。此武俠之所以可貴者。乃在彼而不在此。此魯達燕青之所以見重。而武松之所以殺人而非必欲其盡殺者之所以尤爲不可及也。史進血性有餘。而少年浮躁。惟其人品尙次于魯達。除卻求下半世快樂之思想外。實無多可以疵議之點。而志在邊疆立功。尤爲有得于王進之教。故少華山之局面。成立最早而入于梁山。并在武魯楊三人之後。此其例可深長思也。微特史進。卽關勝亦實用此例耳。關勝本以劉豫降金之故。以提轄被戮而殉國。對于種族之界。作者不能不爲之惋惜。而名在梁山。事實上不可得而假借。則寫此一人。固當有特別愛護之法。用特別愛護之法。則不得不出之以單簡。故當其入山。且在武魯楊史之後。至于盧俊義上山。而梁山之局將結矣。然而此四人者。與盧俊義之例。又同而不同。俊義之才。本當不爲宋江屈。然而壯氣多而俠氣少。不得以四人爲比也。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八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宋江鬧西嶽華山

俗本寫魯智深救史進一段鄙惡至不可讀。每私怪耐菴胡爲亦有如是敗筆。及得古本始服原文之妙如此。吾因歎文章生於吾一日之心而求傳於世人百年之手。夫一日之心世人未必知而百年之手吾又不得奪當斯之際。文章又不能言改竄。一惟所命如俗本水滸者眞可爲之流涕嗚咽者也。渭河攔截一段先寫朱仝李應執槍立宋江後。宋江立吳用後。吳用立船頭作一總提。然後分開兩幅。一幅寫吳用與客帳司問答。一轉轉出宋江。宋江一轉轉出朱仝。朱仝一轉轉出岸上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是一樣聲勢。一幅寫宋江與太尉問答。一轉轉出吳用。吳用一轉轉出李應。李應一轉轉出河裏李俊張順楊春。是一樣聲勢。然後又以第三幅宋江吳用一齊發作。以

總結之章法。又齊整。又變化。真非草草之筆。

極寫華州太守狡獪者。所以補寫史進魯達兩番行刺不成之故也。然讀之殊無補寫之跡。而自令人想見其時其事。蓋以不補為補。又補寫之一法也。史進芒碭一嘆。亦暗用阮籍時無英雄故事。可謂深表大郎之至矣。若夫蠻牌之敗。只是文章交卸之法。不得以此為大郎惜也。

話說賀太守把魯智深賺到後堂內。喝聲拏下。衆多做公的。把魯智深簇擁到廳階下。賀太守正要開口勘問。只見魯智深大怒道。太守不及勘問魯達反先

悉改令人氣盡你這害民貪色直娘賊。八箇字罵你敢便拿倒洒家俺死亦與史進兄

弟一處死倒不煩惱。字讀之令人心痛又令人快活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

哥。須不與你干休。俺如今說與你天下無解不得的冤仇。此語反出其笑你只把

史進兄弟還了洒家。亦大難事玉嬌枝也還了洒家。等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

還史進已大難事又要還嬌枝又你卻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還嬌枝

還史進已大難事又要還嬌枝又史進兄弟還了洒家。等洒家自帶去交還朝廷。還嬌枝

也。做。不。得。民。之。父。母。此千載讀之無不汗顏也。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

道半箇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進兄弟卻回俺話。知不

是墨不知是淚，使人快活。賀太守聽了，氣得做聲不得。與上正要開只道得箇

我心疑是箇行刺的賊，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俗本如此，情理可笑。那厮你看

那厮。寫太守氣咽不成。且監下這厮慢慢處置這秃驢，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

活畫出氣急敗壞，語重心重，語妙絕。也不拷打，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

去。一面申聞都省，乞請明降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裏去了。此時鬧動了華州一

府。小嘍囉得了這箇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箇來華州幹事，折了

一箇，怎地回去見衆頭領？」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嘍囉報道：「有箇梁山泊差

來的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宗，見在山下。快便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山。和朱武

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勸諫，失陷一事。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

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起兵將前來救取。」武松道：「小弟在這

里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戴宗喫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來。三

日之間已到山寨。見了晁宋二頭領。便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晁蓋聽罷。失驚道。既然兩箇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今不可擔閣。便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輕動。原只兄弟代哥哥去。江不肯宋當日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林冲。楊志。先撥林冲花榮。秦明。呼延灼。呼延

功延新到例應立功故亦在第一撥

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

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朱仝。徐寧。解珍。解寶。共是六箇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主掌糧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箇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二千。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直取華州來。在路攢行。不止一日。早過了半路。先使戴宗去報少華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馬醞造下好酒等候。再說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亦用武松引見筆法下山拜請宋江。吳用並眾頭領。都到山寨裏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道。兩箇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裏。只等朝廷明降發落。宋江與吳用說道。怎地定計去救取便好。朱武道。華州城郭廣闊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裏應外合。

方可取得。吳學究道：「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何如。卻再商量。」宋江飲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城中監着兩隻大蟲在牢裏，如何不做隄備。白日不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後下山，一更時分，便可到那里窺望。」當日捱到午後，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仝，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在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裏。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月華如晝，天上無一片雲彩。偏向刀槍劍戟林中寫得花明月媚妙筆妙筆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塹濠深闊，看了半晌，遠遠地，即便望見那西嶽華山。是王義畫壁太尉降香之處，不帶出來宋江等看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吳用道：「且回寨裏去，再作商議。」五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學究道：「且差十數箇精細小囉嘍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兩日內，忽有一人上山來報道：「如今朝廷差箇殿司太尉，將領御賜金鈴吊掛，來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其人風馬牛不及令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計在這里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箇與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無人識得地境，得一箇引領路道最好。」白花

蛇楊春便道。小弟相幫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箇下山去了。次日吳學究請宋

江李應朱仝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共七箇人。悄悄止帶五百餘人。下山到渭

河渡口。李俊張順楊春已奪下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叫花榮秦明徐寧呼

延灼四箇伏在岸上。撥第一宋江吳用朱仝李應下在船裏。軍中李俊張順楊春分

船都去灘頭藏了。撥第二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三

隻官船下來。船上插着一面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嶽降香太尉宿朱仝李應

各執長槍。立在宋江背後。吳用立在船頭。從船尾順寫至船頭讀之如畫。○正

應立宋江後也。○要知只四箇人便鎮定一篇章法。蓋吳用領第一。段宋江領第

二段朱仝領岸上諸人李應領水軍諸人也。細讀之便知其閣開之妙耳。○江領第

缺略太尉船到當港截住。四字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甚

麼船隻敢當港攔截住大臣宋江執着骨朶躬身聲喏。此第一段宋江不開吳

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士宋江謹參。祇候。以分明以吳用抵對客帳司

副筆筆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今奉着聖旨去西嶽降香。汝等

是梁山泊亂寇。何故攔截。宋江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俺們義士只要求太

尉尊顏有告覆的事。宋江只用不開口說妙筆客帳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見

太尉兩邊虞候，喝道：低聲！宋江卻躬身不起，船頭上吳用道：暫請太尉到岸上

自有商量的事。江段不用吳用說妙筆客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與

你商量？宋江立起身來。筆勢駭道：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一路吳

忽換宋江妙筆朱仝把槍上小旗，只一招動。宋江背後一箇傳令寫得岸上花榮、秦

明、徐寧、呼延灼，引出馬軍一齊，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擺列在岸上。奇文駭事那

船上艖公都驚得鑽入艖裏去了。如畫此一段用吳用與客帳司問答忽客

帳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又躬身唱喏。

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已下第二段吳用不開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

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上岸，別有稟覆。盡是宋江宿太

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廷大臣如何輕易登

岸，船頭上吳用道：太尉若不肯時，只怕下面伴當亦不相容。一路吳用到此李

應把號帶槍一招。宋江背後又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撐出船來。奇文駭事宿太

尉看見大驚。

此一段寫宋江與太尉問答忽換吳用傳令作尾又一篇真正奇絕章法的是妙筆

李俊張順明晃晃掣出

尖刀在手早跳過船來。

奇事文手起先把兩箇虞候擲下水裏去

奇事文宋江連忙

喝道休得胡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撲通也跳下水裏去了。

奇事文早把這兩箇

虞候又送上船來。奇事文自己兩箇也便托地又跳上船來。

奇事文李俊張順跳擲忽靈

目炫之嚇得宿太尉魂不着體。宋江吳用一齊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驚着貴

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吳用下第一齊說妙筆宿太尉道義士有甚事就此說

不妨。宋江吳用道這里不是說話處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並無損害之心若

懷此念西嶽神靈誅滅。齊說妙筆到此時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

離船上岸衆人在樹裏牽出一匹馬來扶策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衆同行。

宋江吳用先叫花榮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吳用也上了馬。

看他於宋江後用各寫一幅

又將宋江吳用各寫一章法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并御香祭物金鈴吊掛齊齊

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此處只說看船後又忽借作

文非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宋江吳用下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

中坐定。兩邊衆頭領拔刀侍立。奇文駭事宋江獨自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

道。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爲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哨聚山林。權借梁山泊避難。

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箇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

裏。欲借太尉御香儀從。并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并還。於太尉身上。並無侵

犯。乞太尉均鑒。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須連累下官。宋

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宋江之惡如此閒處寫出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

樣。怎生推托得。只得權應允了。宋江執盞擎杯。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

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嘍囉數內。選揀一箇俊俏的。剃了髭鬚。穿了太尉的

衣服。扮做宿元景。妙宋江吳用扮做客帳司。妙解珍解寶楊雄石秀扮作虞候。

妙小嘍囉都是紫衫銀帶。執着旌節旗幡儀仗法物。擎擡了御香祭禮。金鈴吊

掛花榮徐寧朱仝李應扮作四箇衙兵。妙朱武陳達楊春款住太尉。并跟隨一

應人等。置酒管待。應是主人卻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隊人馬。林冲楊志引一隊人

馬。分作兩路取城。妙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嶽門此處只寫一箇

後忽添換一箇皆所謂筆無定墨紙非一文也話休絮繁且說一行人等離了山寨逕到河口下船而

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一逕奔西嶽廟來戴宗先去報知雲臺觀觀主并廟裏

職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幢旛寶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

香亭廟裏人去扛擡了導引金鈴吊掛前行觀主拜見了太尉吳學究道太尉

一路染病不快且把煖轎來只煖轎二字亦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轎逕到嶽

廟裏官廳內歇下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齎捧御香金鈴吊

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已使人去報了敢

是便到說猶未了本州先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的五七十人極寫太將着酒

菓來見太尉原來那小嘍雖然模樣相似卻語言發放不得絕倒○雖復發

蓋鼓吹身因此只教粧做染病把靠褥圍定在牀上坐推官一眼看那來的旌

節門旗牙仗等物極寫太都是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慫恿入去稟

覆了兩遭寫得好卻引推官入去遠遠地地下參拜了見那太尉只把手指並不

聽得說甚麼絕客帳司直走下來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

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想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不來遠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裏。本是太守便來。奈緣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強盜。要打城池。客帳司應

每日在彼提防。以此不敢擅離。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醴。太守隨後便來參見。

客帳司道。太尉涓滴不飲。只叫太守快來商議行禮。是要緊題目推官隨卽教取酒

來。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客帳司又入去稟。一遭請了鑰匙出來。引着推官

去開了鎖。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賜金鈴吊掛來。把條竹竿叉起。叫推官仔細

自看。寫得好果然好一對金鈴吊掛。乃是東京內府高手匠人做成的。渾是寶

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乃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不是內府降來。民

間如何做得。讀語入拍客帳司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內鎖了。又將出中書省許

多公文。付與推官。寫得好便叫太守快來商議。揀日祭祀。是緊要題目推官和衆多做

公的。都見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來。報賀太守。卻

說宋江暗暗地喝采道。這廝雖然狡猾也。騙得他眼花心亂了。此時武松已在

廟門下了。

筆力矯健

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

卻又換戴宗扮做虞候。

此等事又復當面轉換寫當時衆人視華州如無物也

雲臺觀主進獻素齋。一面

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嶽廟。宋江閒步看那西嶽廟時。果然是蓋造得好。殿宇

非凡。真乃人間天上。

百忙中又補畫出嶽廟來真是筆有餘力

宋江看了一回。回至官廳前門上報

道。賀太守來也。宋江便叫花榮徐寧朱仝李應四箇衙兵各執着器械分列在

兩邊。解珍解寶楊雄戴宗各戴暗器侍立在左右。卻說賀太守將領三百餘人

極寫太守狡猾

來到廟前下馬簇擁入來。

極寫太守狡猾

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賀太守帶着

三百餘人都是帶刀公吏人等入來客帳司喝道朝廷貴人在此閒雜人不許

近前衆人立住了腳。

寫得好

賀太守獨自進前來拜見太尉客帳司道太尉教請

太守入來厮見。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着小廝囉便拜。

客帳司道太守你知罪麼。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客帳司道太尉奉勅到此西嶽降

香如何不來遠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報到州有失迎迓。吳學究喝聲擊下。

解珍解寶弟兄兩箇颯地掣出短刀一腳把賀太守踢翻便割了頭。

疾快

宋江

說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箇。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齊向前。把那一千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無可謂大算盤矣。有一半搶出廟門。下武

松石秀。舞刀殺將入來。小嘍囉四下趕殺。三百餘人不剩一箇回去。快活。續後

到廟來的。都被張順李俊殺了。須知此句是文外之文筆勢。飄忽如此。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掛

下船。都趕到華州時。早見城中兩路火起。一齊殺將入來。先去牢中救了史進

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魯智深逕奔後堂。取了戒刀禪杖。玉

嬌枝早已投井而死。此二句俗本失古本有。衆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

見宿太尉。納還了御香金鈴吊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宋江

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大書金銀可謂許怕哭世矣。就

山寨裏做了箇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

物船隻。一些不少。還了原來的人等。宋江謝別了宿太尉。回到少華山上。便與

四箇好漢商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寨柵。再結一處。一行人等軍馬糧草。都望

梁山泊來。王義自齎發盤纏。投奔別處不題。且說宿太尉下船來到華州城中。

已知被梁山泊賊人殺死軍兵人馬。劫了府庫錢糧。城中殺死軍校一百餘人。馬匹盡皆擄去。西嶽廟中。又殺了許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推官便動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弔掛。因此賺知府到廟殺害性命。宿太尉到廟裏焚了御香。把這金鈴弔掛。分付與了雲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不在話下。再說宋江救了史進魯智深。帶了少華山四箇好漢。仍舊作三隊。分俵人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八字只算於路無話四字作省

取先使戴宗前來上山報知。晁蓋并衆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裏聚義廳上。都相見已罷。一面做慶喜筵席。次日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各以己財做筵席。拜謝晁宋二公。酒席間。晁蓋說道我有一事。爲是公明賢弟連日不在山寨。只得權時閣起。昨日又是四位兄弟新到。不好便說出來。三日前有朱貴上山報說徐州沛縣芒碭山中。新有一夥強人。聚集着三千人馬。爲頭一箇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能呼風喚雨。用兵如神。手下兩箇副將。一箇姓項名充。綽號八臂那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

手中仗一條鐵標槍。又有一箇姓李名袞。綽號飛天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槍二十四根。亦能百步取人。無有不中。手中使一口寶劍。這三箇結爲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箇商量了。要來吞併俺梁山泊大寨。我聽得說不繇不怒。宋江聽了大怒道。這賊怎敢如此無禮。小弟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見九紋龍史進便起身道。小弟等四箇初到大寨。無半米之功。情願引本部人馬前去收捕這夥強人。行文之法也。冷應熱固。宋江大喜。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與同朱武陳達楊春都披掛了。來辭宋江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逕奔芒碭山來。三日之內。早望見那座山。史進嘆口氣。問朱武道。這里正不知何處。是昔日漢高祖斬蛇起義之處。寫史進絕妙之文。朱武等三人也大家嘆口氣。寫朱武三人。不一時來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嘍囉上山報知。且說史進把少華山帶來的人馬一字擺開。自己全身披掛。騎一匹火炭赤馬。當先出陣。手中橫着三尖兩刃刀。背後三箇頭領。便是朱武陳達楊春。四箇好漢。勒馬陣前。好看。望不多時。只見芒碭山上飛下一彪人馬來。當先兩箇好漢。爲頭那箇便是徐州沛縣人。姓項名充。果然

使一面團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右手仗條標槍。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

八臂那吒四箇大字。另是一樣氣色。讀之正復可畏。次後那箇便是邳縣人。姓李名袞。果然也

使一面團牌。背插二十四把標槍。左手把牌。右手仗劍。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

上書飛天大聖四箇大字。另是一樣氣色。讀之真復可畏。當下兩箇步行下山。見了對陣。史進

朱武陳達楊春四騎馬在陣前並不打話。小嘍囉篩起籮來。兩箇好漢舞動團

牌一齊上直滾入陣來。文亦另是一樣聲勢。史進等攔當不住。後軍先走。寫得好笑。

史進前軍抵敵。寫得好笑。朱武等中軍吶喊。寫得好笑。史進等攔當不住。後軍先走。寫得好笑。

十里。史進險些兒中了飛刀。寫史進刀又。楊春轉身得遲。被一飛刀戰馬着傷。棄

了馬逃命而走。寫飛。史進點軍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議。欲要差人回梁山泊

求救。正憂疑之間。只見軍士來報。北邊大路上塵頭起處。約有二千軍馬到來。

史進等上馬望時。卻是梁山泊旗號。當先馬上兩員上將。一箇是小李廣。花榮

一箇是金槍手徐寧。兵第一機先寫。史進接着。備說項充李袞蠻牌滾動。軍馬遮

攔不住。花榮道。宋公明哥哥見兄長來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差我兩箇到

來幫助。史進等大喜。合兵一處下寨。次日天曉。正欲起兵對敵。軍士又報北邊大路上又有軍馬到來。花榮、徐寧、史進一齊上馬望時。卻是宋公明親自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柴進、朱武、呼延灼、穆弘、孫立、黃信、呂方、郭盛帶領三千人馬來到。

第二撥先寫將次寫兵只小小兩節亦必變換作章法○每次撥兵皆從山上明寫調撥此處忽變爲突如其來之文不先提出亦是行文避熟也

史進備說項充、李袞飛刀標槍滾牌難近。折了人馬一事。宋江大驚。吳用道：「且把軍馬紮下寨柵。別作商議。」宋江性急。便要起兵勦捕。直到山下。此時天色已晚。望見芒碭山上都是青色燈籠。

實寫項充李袞虛寫樊瑞妙筆非人所及

公孫勝看了便道：「此寨中青色燈籠便是會行妖法之人在內。我等且把軍馬退去。來日貧道獻一箇陣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傳令教軍馬且退二十里。紮住營寨。次日清晨公孫勝獻出這箇陣法。有分教：魔王拱手上梁山。神將傾心歸水泊。畢竟公孫勝獻出甚麼陣法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華州賀太守奪大名府王義之女玉嬌枝爲妾。史進救玉嬌枝。刺太守不得。魯達救史進。刺太守亦不得。俱囚犴狴。夫亦窮兇極惡者。

矣。卽無賺金鈴之事。神鬼必誅且殛焉。

又曰。太尉宿元景奉命西嶽朝香。侍從必多。沿途州郡關防護衛亦必多。梁山賊勢縱橫。劫太尉並劫金鈴。如此動地驚天。華州守寧不聞之。孰肯延頸就戮。况賊逼華州。有司不守城池。而趨太尉。必無是理。小說荒唐。此其一。

鄧狂言索隱

只見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害民貪利的直娘賊。你敢便擎倒洒家。俺死也要史進兄弟一處死。倒不煩惱。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須不與你干休。俺如今說與你。天下無解不得的冤仇。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洒家。玉嬌枝。還了洒家。等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你卻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量你這等賊頭鼠眼。專一歡喜婦人。做不得民之父母。若依得此三事。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箇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交俺看看。史家兄弟。卻回俺話。嗚乎。世界之真爲俠義者。或以人民。或以國家。或以種族。或以親族。或以朋友。前三種人。盜賊之中。未必有此人。交網之日。亦不敢言此事。作者意亂心煩。手揮目送。處處皆作微言。閱者寧能以輕心掉之。若夫因本身之事。報仇雪恥。則不過尋常英雄之所爲。不足以論武俠。故血濺鴛鴦樓一回。實爲作者快心之文。而非武松極至之行。殺西門慶。則

實爲兄仇。打蔣門神。則實爲友誼。揮洒哭笑之餘。竟能如其意之所期。是真作者所爲幻出之天也。願天下事不可以成敗論。以成敗論。則武俠之氣亦索。此回極寫魯達。意在于此。彼爲其至交而拚死。不得與史進之爲王義等矣。夫聶政刺韓。猶爲英雄感恩之舉。若達之所爲。則是高漸離擊筑以報荆卿之心。而作者志荆卿之志。安得不發其大義而表以微言。通觀供詞。更令人凜然有生氣。施全之刺秦檜也。被獲之後。乃曰天下皆欲殺金賊。汝獨不欲殺金賊。是以殺汝。王著臨刑曰。著今誓死爲天下除奸。張文祥之刺馬新貽。供詞不存。蓋當時訊者削之耳。彼旣爲友報仇。殺此淫賊。豈其無慷慨對簿之詞。鄭敦謹投劾而去。良有由也。鄙人獨恨其所交非人。不得與魯達之史進比。則信乎作者眼光之銳也。鄙人因其供詞。而發其不言之隱。以告天下萬世。使知作者之俠烈思想。不愧先烈而已。足以開暗殺革命學說之先聲。當不在西人下矣。華州者中華。賀太守者禍害還史進者還復我先烈之心。而并及其歷史也。還玉嬌枝者。還復我中原之子女玉帛。而上報其先靈也。還華州太守與朝廷者。還復我中華神州之土地。而歸之于主人。對太守言。不得不言朝廷耳。做不得民之父母。船山所謂天下有無君之國。有無父之子。不得因其無君而戴夷狄盜賊以爲君。心史之正統論。意亦相通。對于禍種。絕對的不能承認其爲君父也。言梁山不與之干休者。兵力將繼其後。作者其有千金求滄海力士之恩。

想乎。若當作漢書下酒。讀至博浪沙之一椎。必大呼曰。惜乎擊之不中。對照之文。其妙如許。宋江道。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原只兄弟代哥哥去。此語至此。凡四見矣。鄙人對於金評。實不無同異焉。夫漢祖鋤滅項羽。必仗韓信。唐宗遠爭高麗。不如徐勣。宋祖削平諸國。並未親征。明祖北定元都。亦惟命將。爲一羣之主體者。本不專以此爲重。然漢祖非先入秦關。唐宗非身經百戰。宋祖與明祖。苟非先建奇功于周世宗與滁陽王之部下。則其名不足以相壓。即其勢不足以相維。而晁蓋所處之地位。非其倫也。然則宋江屢次如此。晁蓋豈竟無所知覺乎。曰。殆不其然。祝莊之師。晁蓋以寨主而欲斬楊石。宋江吳用及戴宗救之。主帥執法。偏裨說情。實惟軍中之常事。楊石孤窮之餘。即令晁蓋率師。亦未必不奉其令。此固非晁蓋之所慮者。顧宋江新至。晁蓋性直。又恩義交厚。本不疑其專權。而又難于重拒。故聽之也。高唐之師。實爲柴進。彼與宋江固有深交。其辭固覺甚直。然班師之後。金評謂晁蓋已有所覺悟。蓋作者特筆以著其事也。一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一青州之師。實爲孔明。與高唐事同一律。華州則武松亦與江有舊。而三山同歸水泊。又係宋江所爲。其事已成習慣。晁蓋不得而爭。故下文打芒碭山。亦不用此等語句。且芒碭不過小敵。勝之不足以自張。晁蓋亦不措意也。然亦足以見宋江之任意逕行矣。積漸而至于曾頭市。則此事

之始末。與宋江及山寨中人。全無何等之交涉。而其聲勢亦甚銳。故晁蓋必欲滅此朝食。以戰功自固其地望。此爲憤兵。雖至懷諫違卜。亦所不恤。則宋江烏敢再開此口。且書寫宋江于山寨辦事之處。頗有咄咄逼人之態。爲之上者情何以堪。而其私黨更居多數。焉能不覺其犯乎。迨至中箭之後。始有一賢弟莫怪我說。若那箇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之一言。未免不智。然其胸中積憤之所發。將死時固當有此。此宋江之罪。自有此不可輕動之一言。屢次發見。而晁蓋已必死。而梁山全部之禍已伏矣。吁。可畏哉。

船裏走出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是甚麼船。敢當港攔截大臣。太尉武人也。天子之貴近也。而又天子之欽差也。旣爲武人。則當知兵。旣爲貴近。則當有保護。武人居貴近而爲欽差。則更當爲各州縣軍民長官所迎送。顧何以攔截于賊船。且全不費力而攔截于賊船。亦已奇矣。其尤奇者。則華州旣已戒嚴。而太尉不知。太尉已經被劫。而戒嚴之華州不知。其他附近州縣之軍民長官。亦始終若一無所知也者。豈真四百座軍州。乃爲四百國耶。謂此爲作者理想之談。原非事實。然腐敗官場。苟不如此。則一統輿圖之世。處處有官。處處有兵。何以黃巾綠林之徒。可以競起。而黃巢李闢。且以星星而成燎原之火。而遂以亡祀耶。文恬武嬉。實不知人間尙有殺伐事。其亦如鄉里之老百姓而已矣。乃

有時老百姓已經各有所聞。而彼高拱無爲。與巍坐堂皇者。方且暴厲恣睢。以爲太平之樂。可以長治久安。而人莫余毒也。氏之以宿。謂其日在夢中耳。亦謂其招致凶神也。

果然好一對金鈴弔掛。乃是東京府內高手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著碗紅紗燈籠。乃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此篇直截正式宣布徽宗特別之罪狀也。夫徽宗之罪。罄竹難書。而一意奉道。是爲特別妖妄之心理。遂乃土木之興。創爲莊嚴。甲兵之事。亦爲祈禱。高居深拱。民瘼無聞。政事委于權奸。盜賊橫于草野。以至于外交失敗。強敵內侵。都城危在旦夕。而彼昏仍然不悟。更復收括人民之金銀。媚強權以偷旦夕之安。而卒不可得。以中國元首之名義。身爲俘虜。尙不自裁。天下之無心肝無廉恥。尙有過于斯人者乎。盪寇志尙爲之極力附會。不足罵也。且此七寶珍珠之金鈴弔掛也者。適從何來。皆吾民之度命資也。平民何罪。乃聚斂之于官家。而犧牲其生命財產以爲之殉。則是此碗紅紗燈籠也者。乃飢寒者之體血耳。且東京高手匠人之做此七寶珍珠之金鈴弔掛也者。果爲何人。亦吾民之能美術者也。秀民何罪。乃強役之于官家。而犧牲其才力聰明以作無益。則是此碗紅紗燈籠也者。乃優秀氏之心血耳。若其無神媚之奚益。如其有神。則聰明正直而壹者。靈其痛之矣。「徐寧道。明日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徐寧直到黃昏

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著當直的背了。將著金槍慢慢家來。一寶甲之失而不復可得。亦由于此。宮曰龍符。意亦可會。君主有何功德。宮觀亦非要事。而令有技勇才力之徒。星夜奔走。至黃昏而始歸其家。至不得保全其所有。固亦酷矣。然彼猶於普通帝王罪過中。微露其特別之點。而此則以特別罪狀立說者也。金評對于道君多寬。鄙人不敢贊成。

便叫本州推官。動文申達中書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吊掛。因此賺知府到廟。殺害性命。宿太尉到廟裏。焚了御香。這金鈴吊掛。分付與了雲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不在話下。官船可離也。賊寨可住也。一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賊禮亦竟可受也。較之盧俊義之閒住梁山。其罪固相去萬萬也。貴官如是。民何誅焉。就令讓一步言。如彼所奏。吊掛在太尉手中。而竟至被劫于宋江。是已經溺其典守之責也。吊掛既已被劫。而何以不通知于知府。是更益其貴官之罪也。以法律論。當誅無疑。作者乃以不在話下四字含糊了之。意若曰。如太尉者甚多。罪不罪未關緊要。而貴近寵臣。道君亦未必罪之云爾。最可玩味。

小嘍囉篩起鑼來。兩箇好漢。舞動團牌。一齊上滾入陣來。史進等攔當不住。後軍先走。直進前軍抵敵。朱武等中軍吶喊。退三四十里。史進險些兒中了飛刀。楊春轉身得遲。被一飛刀。戰馬著傷。棄了馬逃。

命而走。史進芒碭山之敗。兵不鍊也。非素常訓練久經大敵之軍。一遇新樣器械。爲其所不經見。或偶有損傷。便曳兵而走者。固其常也。後軍既走。中軍亦退。一將之勇。其又奚益。否則門將而論武勇。則項充李袞。亦未見其能勝史進也。險些中了飛刀。寫得最合。蓋對於史進之武勇。固全然無所妨礙。若對於戰術。則少年浮躁之本相。全露矣。全書中恰如身分處。最難可類推耳。關勝兩挫。亦當作如是觀。而一經力鬥。則關勝取單廷珪若拾芥矣。一將之威力。不及三軍之精鍊。而武勇之不足恃也如此。水滸中只寫箇人之力。絕不寫三軍之銳。本是其通體一律斟酌情勢之談。且苟不如此。則百八人中。實不便作深致不滿之微辭。閱者毋輕以表面議之。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五十九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讀水滸俗本至此處。爲之索然意盡。及見古本。始喟然而歎。嗚呼妙哉。文至此乎。夫晁蓋欲打祝家莊。則宋江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晁蓋欲打高唐州。則宋江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晁蓋欲打青州。則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欲打華州。則又勸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也。何獨至於打曾頭市。而宋江默未嘗發一言。宋江默未嘗發一言。而晁蓋亦遂死。於是役。今我卽不能知其事之如何。然而君子觀其書法。推其情狀。引許世子不嘗藥之經。以斷斯獄。蓋宋江弑晁蓋之一筆。爲決不可宥也。此非謂史文恭之箭。乃真出於宋江之手也。亦非謂宋江明知曾頭市之五虎能死。晁蓋而坐不救援也。夫今日之晁蓋之死。卽誠非宋江所料。然而宋江之以晁

蓋之。死。爲。利。則。固。非。一。日。之。心。矣。吾。於。何。知。之。於。晁。蓋。之。每。欲。下。山。宋。江。必。勸。知。之。夫。宋。江。之。必。不。許。晁。蓋。下。山。者。不。欲。令。晁。蓋。能。有。山。寨。也。又。不。欲。令。衆。人。尙。有。晁。蓋。也。夫。不。欲。令。晁。蓋。能。有。山。寨。則。是。山。寨。誠。得。一。旦。而。無。晁。蓋。是。宋。江。之。所。大。快。也。又。不。欲。令。衆。人。尙。有。晁。蓋。則。夫。晁。蓋。雖。未。死。於。史。文。恭。之。箭。而。已。死。於。廳。上。廳。下。衆。人。之。心。非。一。日。也。如。是。而。晁。蓋。今。日。之。死。於。史。文。恭。是。特。晁。蓋。之。餘。矣。若。夫。晁。蓋。之。死。固。已。甚。久。甚。久。也。如。是。而。晁。蓋。至。而。若。驚。晁。蓋。死。而。若。驚。其。惟。史。文。恭。之。與。曾。氏。五。虎。有。之。若。夫。宋。江。之。心。固。晁。蓋。去。而。夷。然。晁。蓋。死。而。夷。然。也。故。於。打。祝。家。則。勸。打。高。唐。則。勸。打。青。州。則。勸。打。華。州。則。勸。則。可。知。其。打。曾。頭。市。之。必。勸。也。然。而。作。者。於。前。之。勸。則。如。不。勝。書。於。後。之。勸。則。直。削。之。者。書。之。以。著。其。惡。削。之。以。定。其。罪。也。嗚。呼。以。稗。官。而。幾。欲。上。與。陽。秋。分。席。詎。不。奇。絕。然。不。得。古。本。吾。亦。何。繇。得。知。作。者。之。筆。法。如。是。哉。

通。篇。皆。用。深。文。曲。筆。以。深。明。宋。江。之。弑。晁。蓋。如。風。吹。旗。折。吳。用。獨。諫。一。也。戴。

宗私探。匿其回報。二也。五將死救。餘各自顧。三也。主軍星殞。衆人不還。四也。守定啼哭。不商療治。五也。晁蓋遺誓。先云莫怪。六也。驟攝大位。布令詳明。七也。拘牽喪制。不即報仇。八也。大怨未修。逢僧閒話。九也。置死天王。急生麒麟。十也。

第二回寫少華山。第四回寫桃花山。第十六回寫二龍山。第三十一回寫白虎山。至上篇而一齊挽結。真可謂奇絕之筆。然而吾嫌其同何謂。同同於前。若布棋後。若棋劫也。及讀此篇。而忽然添出混世魔王一段。曾未嘗有突如其來。得此一。篇。四實皆活。夫而後知文章真有相救之法也。

話說公孫孫不得對宋江吳用吳用太獻出那箇陣圖。問曰何不出自吳用此處例應獨出公

孫不得道是漢末三分諸葛孔明擺石爲陣之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

十四隊。中大將居之。其象四頭八尾。左旋右轉。按天地風雲之機。龍虎鳥蛇之狀。待他下山衝入陣來。兩軍齊開。有如同候。等他一入陣。只看七星號帶起處。把陣變爲長蛇之勢。貧道作起道法。教這三人在陣中。前後無路。左右無門。卻

於坎地上掘一陷坑。直逼此三人到於那里。兩邊埋伏下撓鈎手。準備捉將。宋江聽了大喜。便傳將令。叫大小將校依令而行。再用八員猛將守陣。那八員呼延灼。朱仝。花榮。徐寧。穆弘。孫立。史進。黃信。卻教柴進。呂方。郭盛。權攝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帶領陳達磨旗。叫朱武指引五箇軍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對陣報事。是日巳牌時分。衆軍近山擺開陣勢。搖旗擂鼓搦戰。只見芒碭山上有三二十面鑼聲。震地價響。三箇頭領一齊來到山下。便將三千餘人擺開左右兩邊。項充李袞中間擁出那箇混世魔王樊瑞。騎一匹黑馬。立於陣前。那樊瑞雖會些妖法。卻不識陣勢。須知此語正是反顯看了宋江軍馬。四面八方團團密密。心中暗喜道。你若擺陣。中我計了。分付項充李袞。若見風起。你兩箇便引五百滾刀手。殺入陣去。項充李袞得令。各執定蠻牌。挺着標槍飛劍。只等樊瑞作用。只見樊瑞立在馬上。左手挽定流星銅鎚。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寶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卻早狂風四起。飛沙走石。天昏地暗。日色無光。項充李袞吶聲喊。帶了五百滾刀手。殺將過去。宋江軍馬見殺將過來。便分開做兩下。

圖出眞是妙筆

項充李袞一攬入陣。兩下里強弓硬弩射住。來人只帶得四五十人。入

來其餘的都回本陣去了。寫得八陣圖出宋江望見項充李袞已入陣裏。便叫陳達把

七星號旗只一招。那座陣勢紛紛滾滾變作長蛇之陣。寫得八陣圖出項充李袞正在

陣裏。東趕西走。左盤右轉。尋路不見。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他兩箇

投東朱武便望東指。寫得好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寫得好原來公孫勝在高處看了

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劍來。口中念動咒語。喝聲道。疾便借着那風。盡隨着項

充李袞脚跟邊亂捲。便借那風四字讀之絕倒。古有諸葛借風不如公孫借風。洞矣。小兩箇在陣中只見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即前八四邊並不見一箇軍馬。

望都是黑氣。此句寫此軍後面跟的都不見了。此句寫彼軍項充李袞心慌起來。只要奪

路出陣。百般地沒尋歸路處。寫出八陣圖來正走之間忽然雷震一聲。兩箇在陣叫苦

不迭。一齊躡了雙脚。翻筋斗擲下陷馬坑裏去。觀妙絕。凡前文寫得極難。皆倒

族見其難為。然後奏刀。肅然如土。委地。蓋行文之樂。正莫樂於此也。豈其揚公孫抑史進哉。兩邊撓鈎手。早把兩箇搭將起

來。便把麻繩綁縛了。解上山坡。請功。宋江把鞭梢一指。三軍一齊掩殺過去。樊

瑞引人馬奔走上山。三千人馬折其大半。宋江收軍。衆頭領都在帳前坐下。軍
 健早解項充李袞到於麾下。宋江見了。忙叫解了繩索。親自把盞說道。二位壯
 士。其實休怪。臨敵之際。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聞三位壯士大名。欲來禮請
 上山。同聚大義。蓋因不得其便。因此錯過。倘若不棄。同歸山寨。不勝萬幸。兩箇
 聽了。拜伏在地道。久聞及時雨大名。只是小弟等無緣。不曾拜識。原來兄長果
 有大義。我等兩箇不識好人。要與天地相拗。奇撮之句寫來活今日既被擒獲。
 萬死尙輕。反以禮待。倘蒙不殺。誓當效死。報答大恩。樊瑞那人。無我兩箇。如何
 行得。義士頭領。若肯放我們一箇回去。好就說樊瑞來投拜。不知頭領尊意如
 何。宋江便道。壯士不必留一人。在此爲當。便請二位同回貴寨。宋江來日專候
 佳音。寫宋江權術過人兩箇拜謝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從投降。我等擒
 來奉獻頭領麾下。便活是使鬻宋江聽說大喜。請入中軍待了酒食。看他盡放
盡放回去之法寫得換了兩套新衣。也取兩匹好馬。也呼小嘍囉拿了槍牌。也
權術非常○一也○五也○便過○諸葛○七縱○一等○也○因明○用八○陣便○又○兩箇
 親送二人下坡回寨。暗用借風七縱一事以陪之耐菴文心之巧如此

於路在馬上感恩不盡。來到芒碭山下。小嘍囉見了大驚。接上山寨。樊瑞問兩

箇來意如何。項充李袞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該萬死。變牌人聲口樊瑞道。兄弟

如何說這話。兩箇便把宋江如此義氣。說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

義。等不可逆天。之是一家之言來早都下山投拜。兩箇道。我們也為如此而來。項不用

李袞相說竟出樊瑞自家主意好當夜把寨內收拾已了。次日天曉。三箇一齊下山。直到宋江

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箇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

意。彼此傾心吐膽。訴說生平之事。極表三人拜請衆頭領。都到芒碭山寨中。殺

牛宰馬。管待宋公明等衆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飲宴已罷。樊瑞就拜公孫勝

為師。宋江立主教公孫勝。傳授五雷天心正法。與樊瑞。樊瑞大喜。縮結妙絕只

篇外才如此數日之間。牽牛拽馬。捲了山寨錢糧。馱了行李。收聚人馬。燒毀了寨

柵。又結一處實正不可無一處虛也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於路無話。宋江

同衆好漢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卻欲過渡。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一箇大漢。望

着宋江。便拜。妙奇絕文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答

道。小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弟赤髮黃鬚。都喚小人爲金毛犬。祖貫是涿州人。氏生平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到槍竿嶺北邊。盜得一匹好馬。雪練也似。價白。渾身並無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焰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

文情縣前場雪雕生來馬名焰夜玉

麒麟立出前映後帶絕世奇文

放在槍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及時雨大名。無路

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涿州西南上。曾頭市過。被那曾家五虎奪了去。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廝多有污穢的言語。小人不。敢盡說。且復收口作一頓跌文有步驕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看這人時。雖是黃髮卷鬚。卻也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裏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并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叫樊瑞項充李袞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都參拜了。打起聒聽鼓來。且做慶賀筵席。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陶宗旺監工。添造房屋。并四邊寨柵。小又作一段景住又說起那匹馬的好處

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會頭市探聽那馬的下落。戴宗去了四五日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箇會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爲會長者。生下五箇孩兒。號爲曾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塗。第二箇喚做曾密。第三箇喚做曾索。第四箇喚做曾魁。第五箇喚做曾昇。又有一箇教師史文恭。一箇副教師蘇定。去那會頭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馬。札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願要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做箇對頭。那匹千里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處。杜撰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搖動鐵鑲鈴。神鬼盡皆驚。鐵車并鐵鎖。上下有尖釘。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沒一箇不唱。真是令人忍耐不得。曾頭市寫得又與上文因偷雞引才。要知因偷馬引出曾家五虎。晁蓋聽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捉得這畜生。誓不回山。我只點五千入馬。請啟二十箇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當日晁蓋便點

林冲。特點林冲第一呼延灼。徐寧。穆弘。張橫。楊雄。石秀。孫立。黃信。燕順。鄧飛。歐

鵬。楊林。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杜遷。宋萬。點至後半章法奇絕共

是二十箇頭領。部領三軍人馬下山。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

灘餞行。上文若千篇每動大軍便書晁蓋要行宋江力勸獨此行宋江不勸而晁

本之可寶也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

了。盡皆失色。大書衆人失色見宋江等衆人五字耶吳學究諫道。又大書吳用諫

深文曲筆遂與陽秋無異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時。卻去和那

厮理會。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怪。趁此春暖之時。不去拿他。直待養成那厮

氣勢。卻去進兵。那時遲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吳用一箇那里

驚拗得住。之句深著宋江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回到山寨。密叫戴宗下山

去探聽消息。此語後無下落非耐菴漏失正故爲此深文曲筆以明曾市之敗非

寫宋江好細讀之始知正是寫宋江罪文章且說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箇

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曾頭市衆

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曾頭市衆

多好漢。立馬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約有七八百人。當先一

箇好漢。便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聲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正要來

拿你。解官請賞。原來天賜其便。還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晁蓋大怒。回頭一看。

早有一將出馬去戰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漢豹子頭林冲。特於此處

一本色以爲一篇眼目兩箇交馬。鬪了二十餘合。曾魁料道。鬪林冲不過。掣槍回馬。便往柳

林中走。林冲勒住馬不趕。此篇於戰處且略寫意。晁蓋引轉軍馬回寨。商議打

曾頭市之策。林冲道。來日直去市口搦戰。就看虛實如何。再作商議。次日平明

引領五千人馬向曾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成陣勢。播鼓吶喊。曾頭市上礮

聲響處。大隊人馬出來。一字兒擺着七箇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

副教師蘇定。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左邊曾密。曾魁。右邊曾昇。曾索。都是全

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插箭。箭後坐下。那匹便是千里玉獅子馬。箭前手裏

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罷。只見曾家陣裏推出數輛陷車。放在陣前。曾頭市

有一樣出色曾塗指着對陣罵道。反國草賊。見俺陷車麼。我曾家府裏殺你死的。不

算好漢。我一箇箇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陷車裏解上東京。方顯是五曾手段。你們趁早納降。還有商議。晁蓋聽了大怒。挺槍出馬。直奔曾塗。衆將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戰。曾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裏。林冲呼延灼東西趕殺。卻見路途不好。急退回軍收兵。本日戰處只略寫却取次日失當日兩邊各折了些人馬。晁

蓋回到寨中心中甚憂。引一句衆將勸道。哥哥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常

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失利。好歹得勝回寨。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

輸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只是鬱鬱不樂。又引一連三日搦戰。曾頭市上並不

曾見一箇。第四日忽有兩箇僧人。直到晁蓋寨裏投拜。寫得軍人引到中軍帳

前。兩箇僧人跪下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裏監寺僧人。今被曾家

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唆。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至。小僧盡知他的備細

出沒去處。只今特來拜請頭領。入去劫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晁蓋見說大

喜。便請兩箇僧人坐了。置酒相待。獨有林冲諫道。一路詳寫林冲獨諫以惡來

看要細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詐。晁蓋道。他兩箇出家人。怎肯妄語。輕輕說出三

箇原故明是拒諫之人每如此○一

我梁山泊久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他兩箇與

我無仇。卻來掇賺。二況兼曾家未必贏得我們大軍。何故相疑。三兄弟休生疑

心。誤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林冲苦諫道。哥哥必要去時。林冲分一半人

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應。極寫林冲總是反刺宋江妙極晁蓋道。我不去。誰肯向前。前

宋江下山一時難上難下一齊願去何至你卻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林冲道。

哥哥帶誰人去。晁蓋道。點十箇頭領。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十箇頭領是劉唐。

呼延灼。阮小二。歐鵬。阮小五。燕順。阮小七。杜遷。白勝。寫十將亦復間列當

晚造飯喫了。馬摘鈴。軍枚銜。夜色將黑。便悄悄地跟了兩箇僧人。直奔法華寺。

來。晁蓋看時。卻是一座古寺。晁蓋下馬入到寺內。見沒僧衆。問那兩箇僧人道。

怎地這箇大寺院。沒一箇和尚。僧人道。便是曾家畜生。孽惱不得已。各自歸俗

去了。只有長老并幾箇侍者。自在塔院裏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

些。小僧直引到那廝寨裏。晁蓋道。他的寨在那里。和尚道。他有四箇寨柵。只是

北寨裏便是曾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箇寨子時。這三箇寨便罷了。晁

蓋道。那箇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且待三更時分。便無準備。晁蓋聽會頭市上時。整整齊齊。打更鼓響。又聽了半箇更次。絕不聞更點之聲。略只

寫僧人道。這廝想是都睡了。如今可去。僧人當先引路。晁蓋帶同諸將上馬。領

兵離了法華寺。跟着便走。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箇僧人。來得突兀

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時。又且路徑甚雜。都不見有人家。軍士卻慌起來。報與

晁蓋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里金鼓齊鳴。喊聲

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纔轉得兩箇灣。撞見一彪軍馬。

當頭亂箭射將來。撲的一箭正中。晁蓋臉上。亦只倒撞下馬來。卻得三阮劉唐

白勝五箇頭領死併將去。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來。十箇人入去却偏是五箇初聚義人死救出來

生死患難之際令人酸淚迸下。○單寫初聚義五人死救晁蓋。便顯出滿山人無不心在宋江。而視晁蓋如無也。深文曲筆。妙不可言。村口林冲等

引軍接應。剛纔敵得箇住。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

燕順。歐鵬。宋萬。杜遷。只逃得自家性命。只逃自家性命者。蓋言帶去二千五百

人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虧得跟着呼延灼都回到帳中。呼延者蓋言晁蓋

不虧呼延者妙

衆頭領且來看晁蓋時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暈倒

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寫得精神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原來卻是一枝藥

箭晁蓋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極惡宋江又令火併一篇有

起有結章法奇絕便差劉唐三阮杜遷宋萬先送回山寨差六人章法奇絕今讀之不勝

風景不殊之痛○古本之妙如此其餘十四箇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晁天王

哥哥下山來不想遭這一場正應了風折認旗之兆我等極該收兵一齊回去

但是必須等公明哥哥將令下來方可回軍但知生宋江不願死晁蓋深文曲

蓋如無也豈可半塗撇了曾頭市書不撇曾市以見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

十四箇頭領都在寨中嗟咨不安進退無措得此語便令其罪忽聽得伏路小

校慌急來報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

山上火把齊明炤見如同白日四下里吶喊到寨前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

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上文等宋江將令只是借此一筆以著宋江之惡耳其文

曾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走過了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計點人

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敗虧輸。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衆頭領回到水滸寨。

上山。都來看視晁頭領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飲食不進。渾身虛腫。宋江守定。

在床前啼哭。罪俗士讀之便謂宋江復不堪耳。我正極寫宋世世不願見此等人。何衆頭

領都守在帳前看視。也宋江獨哭宋江今日之惡也。不哭宋江平日之惡也。當日夜

至三更。晁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付道。賢弟莫怪我。說若那箇捉得射

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晁蓋將死却忽然生出一難筆力險怪不可言。○是

莫怪我絕。言罷。便瞑目而死。衆頭領都聽了。晁蓋遺囑。宋江見晁蓋已死。○字法

死之者惟日放聲大哭如喪考妣。獨寫宋江四字以表其哭之不倫妙絕。衆頭領

扶策宋江出去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

傷。且請理會大事。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聚

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合造內棺外槨。選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

建起靈幃。中間設箇神主。上寫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

公明以下。都帶重孝。小頭目并衆小嘍囉亦帶孝頭巾。林冲卻把那枝誓箭就

供養在靈前。筆法○山秦定鼎之功。翼樞武師始終以之。章法奇絕。○衆人聽遣。

來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晁天王。雖必有之事。華僧

人後引大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吳用公孫勝并衆。

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為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首書林冲筆法次日清晨。香花燈燭。

林冲為首。法筆與衆等請出宋公明。聚義廳上坐定。林冲開話道。林冲一哥哥聽

稟國一日不可無君。家一日不可無主。晁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

無主。四海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為山寨之主。諸人拱聽。

號令。再提此句以顯下文宋江道。晁天王臨死時囑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

便立為梁山泊主。此話衆頭領皆知。一誓箭在彼。不願為惡受如此苦○極令人

人一生受苦。如宋江其驗也。真豈可忘了。又不曾報得讐。雪得恨。如何便居得

此位。吳學究道。吳用一晁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

可一日無主。若哥哥不坐時。其餘便都是哥哥手下之人。誰人敢當此位。雖心

況兼衆人多。是哥哥心腹。亦無人敢有他言。又一句雖哥哥便可權臨此位。坐

一坐之善處待日後別有計較又一句善處之言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今日小可當

此位心見事待日後報讐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

李逵在側邊叫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箇大宋皇帝你也肯每番

後便緊接李大哥一番直遂以形擊之妙不可言○有眼如電有宋江大怒道得

不這黑廝又來胡說再若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李逵道我又不

哥不做說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頭越彈壓感說出來妙人妙吳學究

道這廝不識時務的人又豈知不識時務者為聖賢耶傑衆人不到得和他一般

見識妙語絕語且請息怒主張大事宋江焚香已罷林冲吳用攙到主位居中正面

坐了第一把椅子又書林冲吳用攙畫宋江權詐○越權詐越見醜蓋不可當耳

何至又有不同嗟乎人自不讀其文耳無如此許多字句便可以知其好惡豈有疑如此

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為頭右一帶呼延灼居長衆人參拜

了兩邊坐下宋江便說道不須擬字法言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

同心合意共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便看住衆心妙絕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

比往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扎。此豈臨時之言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此豈臨時

言之前後左右立四箇旱寨後山兩箇小寨前山三座關隘山下一箇水寨兩灘

兩箇小寨今日各請弟兄分投去管。先作一章總次復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

第二位軍師吳學究第三位法師公孫勝第四位花榮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呂

方第七位郭盛。章第一左軍寨內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劉唐三第位史進第四位

楊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遷第七位宋萬。章第二右軍寨內第一位呼延灼第

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歐鵬第七位穆春。章第三

章前軍寨內第一位李應第二位徐寧第三位魯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楊

志第六位馬麟第七位施恩。章第四後軍寨內第一位柴進第二位孫立第三位

黃信第四位韓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鄧飛第七位薛永。章第五水軍寨內第一

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張橫第六位張

順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章第六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忽作一結山前第一

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關令解珍解寶守把第三關令項充李袞守把。章第七

金沙灘小寨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四箇把守鴨嘴灘小寨令李忠周通鄒

淵鄒潤四箇守把山後兩箇小寨左一箇早寨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箇

早寨令朱武陳達楊春六人守把第八忠義堂內左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

賞罰裴宣掌印信金大堅掌算錢糧蔣敬第九右一帶房中管礮凌振管造船

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築城垣陶宗旺第十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

造房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醋朱富監備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興白

勝第一章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撥定朱貴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青孫

二娘第二章管北地收買馬匹楊林石勇段景住第十三章○如此第十三章豈是

分撥以深表末分撥已定各自遵守毋得違犯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

從宋公明為寨主盡首一心拱聽約束此亦反表前此之有二心者也二心也

至矣明日宋江聚眾商議本要與晁大王者一叛讐興兵去打曾頭市卻思庶民居喪

尚且不可輕動我們豈可不待百日之後然後舉兵眾頭領依宋江之言守在

山寨俗士必將以此為事亦小訛今依古本訂正每日修設好事做功果追薦

晁蓋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法主。只爲遊方

來到濟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喫齋。閒語間。宋江問起北京風

土八物。極寫宋江那大圓和尚說道。頭領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聽

了。猛然省起。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卻恁地忘事。飛筆墨北京城裏是有箇盧大員

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絕。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

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小可心上還有甚麼煩惱不釋。不悲失晁蓋復

文字轉接亦吳用笑道。哥哥何故自喪志氣。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答

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夠得他來落草。吳學究道。吳用也在

心多時了。不想一向忘卻。小生略施小計。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稱足下

爲智多星。端的名不虛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人上山。吳用不慌不忙。

說出這段計較。有分教。盧俊義撇卻錦簇珠圍。來試龍潭虎穴。正是只爲一人

歸水滸。致令百姓受兵戈。畢竟吳學究怎地賺盧俊義上山。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混世魔王樊瑞與項充李袞。兵弄碭山。自恃妖法。公孫勝

則以圖法勝之。八陣長蛇借風。七縱皆本諸葛武侯。卒未嘗祖述僊人將略也。

又曰。淩州曾家五虎。鄆城祝家三傑。皆忠孝人也。曾市之謠曰。掃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蓋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與祝莊義旗所書無異。當時中法華僧之計。受史文恭之傷。箭射天主。渠魁授首。則曾氏稱大功焉。雖然死一晁蓋。又尊一宋江於君民社稷。復何裨哉。

鄧狂言索隱

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箇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此傾心吐膽。訴說生平事。芒碭山之一篇文字。與諸山異。戰勝而後得之者也。首事之初。無論其成敗何如。當然有此一舉。且絕不止一舉。而作者明言其事者此而已矣。若天不言而示之意者。則以祝莊與曾頭市爲之代表。以其精神上言之。彼亦宋江之一類耳。顧何以只明言芒碭。而又非勁敵。則知作者之用意實深。蓋羣雄角逐。自相吞併。其事實之所不得不有。而理論上則爲欲倒中央政府者之絕大障礙物。故不欲多著明顯筆墨。恐將以開魚肉同類之漸也。其實則戰後收降。猶爲順而易之事。而勁敵相遇。大揉小搏。誓死不降。

以相與爭旦夕之命乎疆場者。斷非一部分之所可了事。故隱以祝莊與會頭市之大戰。而或則絕無降意。或則不成事實。皆其筆下所隱含而獨以一書收降。與大書特書不一書之諸山合而爲一者。作此避易就難舍逆取順者之最好革命辦法。蓋芒碭山一類之事。亦非其所願有也。顧收降亦自不易。我苟力不足以相勝。術不足以相制。則終亦叛而去之耳。此篇所寫得其意矣。困之以陣圖。鬥之以法術。軍威既極。而又復感之以誠心。彼雖頑強。焉有不死心塌地而爲我之所用而不吾叛者乎。此等人材。實當利用宋江。雖令僞爲籠絡。只要做得恰好。當然可以收功。且于情理上亦無妨礙。惟彼習用太久。則恐人之覺之而不以爲信也。故招降樊瑞項充李袞之首功。作者必歸之于公孫勝者。良有以也。樊瑞就拜公孫勝爲師。宋江立主教公孫勝傳授五雷天心正法與樊瑞。樊瑞大喜。樊瑞盜賊也。盜賊而能用五雷天心正法。則從來所謂老佛聖賢者。一切皆不足貴矣。五雷天心正法。本係作者寓言革命大義之影子。實非盜賊所能。然終不肯禁盜賊之不學此法。苟能力改前非。革命者未嘗不進而教之也。特非實實有得于此義者。作者終不許其能用耳。故書中只有樊瑞學法之事。而無樊瑞用法之事。非特有師不必用弟。亦以其聞道太晚。未必真能有得。而亦以見知道者之難耳。願作者何以許公孫勝。公孫勝者羅真人之徒也。回家奉母而後。親炙者甚久。既已奉真人之命而出。則不得不革命。革

命則常用五雷天心正法。故一舉而官僚敗。再舉而盜賊化。實惟作者躊躇滿意。提刀而顧之精神所發。且既已革命。萬不能禁盜賊之不與我援。而我亦絕無不利用盜賊。以滅敵勢。而保有其被害我利之地位者。微特帝王開創時代。野蠻革命者不免。竊恐侈口文明者。亦未能超出于此等範圍之外。顧彼自爲盜賊。我自爲革命。只能彼從我之所學。而爲樊瑞。萬不能我從彼之所學。而爲宋江。以公孫再出而後。所行實與其從前不類。而可以化樊瑞者。終不能化宋江。盜賊之社會。浸淫于習俗者太久而權勢之蟠結者太。區區一公孫。萬不能與之相抗。而梁山亦斷然無此特別出衆之人才。故亦只能保守其箇人。或化及其少數人而已。此固作者之所特別注意。而致嘆于真正義師之難也。世事到萬無如何。史可法不得不用高傑等而下之。則何騰蛟且招降十三家營矣。于兩公之精忠大節。究何傷哉。然而盜賊之能知大義者。卒竟止有李定國一人。本非止當辦法。則寫來亦不得十分認真。開平元勛。巢湖諸傑。其果爲作者之所滿意。誠彼明祖者。功罪不相掩矣。

吳學究諫。追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軍旗。于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日。卻去和那厮理會。金評、通篇皆用深文曲筆。以深明宋江之弑晁蓋。蓋如風吹旗折。吳用獨諫。一也。戴宗私探。匿其回報。二也。五將死救。餘皆自願。三也。主將星殞。衆人不還。四也。守定啼哭。不商療治。五也。晁蓋遺誓。先云莫怪。六也。驟

攝大位。布令詳明。七也。拘牽喪制。不卽報仇。八也。大怨未修。逢僧閒話。九也。置死天王。急生麒麟。十也。甚是。獨以爲吳用與宋江同惡。則亦不敢全認。將以爲吳用附宋乎。附宋誠是也。然吳用亦不肯晁蓋見其知也。實見其鄙之甚。夫晁蓋實死于賊。而斷爲宋江弑之者。誅其心耳。平日無上。臨時無援。而諸將戰亦不力也。若吳用平時。雖有事多與宋江相商。然此亦謀臣策士與將帥密議之常。每書宋江之傳令。惡其專權。而吳用對於晁蓋亦未見其不順之迹。彼固對於晁宋無所擇焉。君臣之分未定。而首領儼然雙頭之政治。梁山新造。智者亦尙顧大局。不肯有所左右。真鄙夫之最滑頭者。其罪尤浮于生背晁蓋。作者寫梁山人物種種壞處。決非一律。故此回書吳用獨諫。卽是從此意搜剔而出。豈僅以形容宋江哉。燭影斧聲之疑案。固不必信。然趙普必不與謀。以宋祖之存亡。對於趙普之富貴。絕無關係。故至于逆探太宗之邪志。而害其弟姪。則與吳用之待盧俊義同。而罪尤甚焉。元憲宗在日。要人每以臣節爲勸。及憲宗一死。卽勸之力爭大位。亦與吳用所爲。若合符節。若謂吳用忠于宋江。不忠于晁蓋。則猶是前後一致之人。反令其罪從末減矣。

晁蓋只是鬱鬱不樂。晁蓋之出。原爲憤兵。憤兵則期其必勝。雖兩敵相當。猶不耐也。兵法云。必死可虜。此公是矣。匪特此也。宋江急于見功。而困於祝莊。事亦類此。孫立適來。微倖成功。豈必宋江是而晁

蓋非哉。宋江自爲先鋒。晁蓋獨重林冲。一則始無吳用。一則終無吳用。專功之心。如同一轍。晁蓋因吳用密于宋江。而棄之不用。恃林冲以爲左右手耳。乃臨事而不用其言。豈有他哉。憤心一萌。則冒險有所不顧。非宋江弑之而誰弑之。吳用平日。對于諸將之能者。皆有忌心。而林冲爲甚。此固策士之常。然晁蓋因之而不任。疑其黨宋江矣。「獨有林冲諫道。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詐。」林冲苦諫道。哥哥必要去時。林冲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只在外面接應。「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敵得箇住。兩軍混戰。直殺至天明。各自歸寨。」料敵之明。護主之忠。臨戰之勇。色色過人。梁山柱石。舍斯人其誰與歸。宋江之陰謀。稱尊。吳用之二面取巧。衆將之歸心。宋江將不顧帥。皆狗彘也。三阮劉唐白勝。始終不悟宋江之險。亦不免于豚犬之譏。如此人才。而乃不容于官僚。又復見忌于盜賊。萬一滔天之社會。其爲黑暗久矣。梁山諸人之能力。道德智識。何以能艱難辛苦而得。以有此。其幸而不速亡者。實惟林冲支持之耳。乃自宋江專權以來。則無所不用其忌。雖晁蓋之直性。亦不自安。興之暴亡之兆也。作者垂戒。特于此三致意焉。

當日夜至三更。晁蓋身被沉重。轉頭看宋江。囑付道。賢弟莫怪我說。若那箇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言罷便瞑目而死。衆頭領都聽了。晁蓋這囑。晁蓋已死。則宋江之願。已非衆人可阻。爲此

遺囑。未免疑于不智。晁蓋已死。則梁山之事。已與晁蓋無關。爲此遺囑。未免疑于自私。顧晁蓋含憤而死。固不得不爲此言也。且以晁蓋言之。則可以私論。若以梁山言之。則至爲大公。晁蓋者非他。梁山公推之首領也。梁山既未公廢之。則遺囑固當公認。且既爲公推之首領。則是射死晁蓋者。非晁蓋一人之私仇。乃梁山全體之公敵矣。能克梁山全體之公敵也者。天理人情。自當爲梁山泊主。無可疑也。漢之亡也。光武謂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况詐子與耶。以光武有除莽興漢之功也。宋之亡也。瀛國公復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所南一偏之見。不足以與于國族之義矣。公敵所在。人人爭死。懸之國門。以示來者。耿耿此心。如揭日月。人人皆可自爲。尤爲公理。入關者王。義帝曾有宣言。劉裕興師。船山猶爲節取方之此言。尙其近焉。顧作者對於歷史上之陳迹。亦隱發其微感矣。九江之弑。瓜步之沈。始之武。玄武之血。何一不與宋江等。惟義帝與韓林兒。本非漢明兩帝之所立。光武始謀。兄弟功皆最高。更始亦非所應立而立。建成不與義謀。元吉更爲多事。兄弟相殘。各爲其自身之防衛。罪亦當從末減。陳橋立帝。已負深恩。燭影之疑。更爲奇變。不禮其嫂。并殺其姪。而賊其弟。罪通于天。金匱之盟。言安在。是亦無可以解說之餘地矣。元憲宗本非大汗。侈然自立。川中雲頂山之役。或傳其中傷而死。世祖方從陽羅堡偷渡鄂州。許黃州橫截大江。賈似道密遣人說以蒙哥已死。汝宜歸襲位爲急。其部下亦多有勸

之者。并稱皇帝。不待大汗之公推。日與其季弟搆兵。其事尤爲相類。作者生當宋元之際。焉得不發憤乎。

黑旋風李逵在側邊說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箇大宋皇帝。你也肯。宋江之野心。每爲李逵叫破。而此回則更直言其要爲皇帝。是作者直以皇帝當宋江也。除李逵口中說出者外。尙有兩則足以證之。一那裏大怒。掉著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老爺獨自一箇。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譬鳥不換。高則聲大。賴子拳不認得你。此語出自石勇之口中。而所讓者乃爲宋江與柴進。這封鳥書打甚麼要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軍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箇對頭的。此語出之朱貴之口中。夫此兩人者。皆山中下材。且石勇將上梁山。而尙在未經決定之日。已有此語。則宋江之心。山中人亦自知之。卽晁蓋蓄謀。亦無所可諱。特不如李逵之當面直言耳。以梁山當政府。非虛說也。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吳用賣卦用李逵同去。是偶借李逵之醜而不必盡李逵之材也。偶借其醜則不得不爲之描畫。一二不必盡其材則得省。卽省蓋不過以旁筆相及而未嘗以正筆專寫也。是故入城以後是正筆也。正筆則方寫盧員外不暇矣。奚暇再寫李逵若未入城以前是旁筆也。旁筆卽不惜爲之描畫。二者一則以存鐵牛本色。一又以作明日喧動之地也。

中間寫小兒自鬧李逵。員外自驚天口。世人小大相去之際。令我浩然發歎。嗚呼。同讀聖人之書。而或以之弋富貴。或以之崇德業。同游聖人之門。而或以之矜名譽。或以之致精微者。比比矣。於小兒何怪之有。

盧員外本傳中。忽然插出李固燕青兩篇小傳。李傳極敘恩數。燕傳極敘風

流。乃。卒。之。受。恩。者。不。惟。不。報。又。反。噬。焉。風。流。者。篤。其。忠。貞。之。死。靡。忒。而。後。知。古。人。所。歎。狼。子。野。心。養。之。成。害。實。惟。恩。不。易。施。而。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實。惟。人。不。可。忽。也。稗。官。有。戒。有。勸。於。斯。篇。爲。極。矣。

夫李固之所以爲李固。燕青之所以爲燕青。娘子之所以爲娘子。悉在後篇。此殊未及也。乃讀者之心頭眼底。已蚤有以猜測之。三人之性情。行徑者。蓋其敘事雖甚微。而其用筆乃甚著。敘事微。故其首尾未可得而指也。用筆著。故其好惡蚤可得而辨也。春秋於定哀之間。蓋屢用此法也。寫盧員外別吳用後。作書空咄咄之狀。此正白絹旗熟麻索之一片雄心。渾身絕藝。無可出脫。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觸。因擬一試之於梁山。而又自以鴻鵠之志。未可謀之燕雀。不得已望空咄咄。以自決其心也。寫英雄員外。正應作如此筆墨。方有氣勢。俗本乃改作誤聽。吳用寸心如割等語。一何醜惡至此。前寫吳用。既有卦歌四句。後寫員外。便有絹旗四句。以配之。已是奇絕之事。不謂讀至最後。卻另自有配此卦歌四句者。又且不止於一首而已也。論章。

法則如演連珠論一。一四句各各入妙。則真不減於旗亭畫壁賭記絕句矣。俗本處處改作唐突之語。一何醜惡至此。

寫許多誘兵。忽然而出。忽然而入。番番不同。人人善謔。奇矣。然尤奇者。如李逵。魯智深。武松。劉唐。穆弘。李應。入去後。忽然一斷。便接入車仗。人夫讀者至此。孰不以爲已作收煞。而殊不知。乃正在半幅也。徐徐又是朱仝雷橫引出。宋江吳用公孫勝一行六七十人。真所謂愈出愈奇。越轉越妙。此時忽然接入花榮神箭。又作一斷。讀者於是始自驚歎。以爲夫而後方作收煞耳。而殊不知。猶在半幅。徐徐又是秦明林冲呼延灼徐寧四將夾攻。夫而後引入卦歌影中。嗚呼。章法之奇。乃令讀者欲迷安得陣法之奇。不令員外中計也。

話說這龍華寺和尚。說出三絕玉麒麟盧俊義名字。與宋江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箇奇形怪狀的伴。當和我同去。奇語猜說猶未了。只見黑旋风李逵高聲叫道。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看他自家所寫也。○我嘗思天下美人無不自以爲

美者天下醜人亦無有不自以為醜者如之何又有不自以為醜之人也

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放火。

下風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是做細作的勾當。你這性子怎去

得。李逵道。別遭二字。你道我生得醜絕倒語如。嫌我二字。不要我去絕倒語如。

以醜不說下中截妙不可言既醜自驕又以醜自諱也。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

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不去也。料無別人中得軍師的

意。只用不妨二字答宋江下即另為自負之言以鳴得意。吳用道。你若依得我三

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得。只在寨中坐地。既欲用之。又故難之。便令吳李逵道。

莫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

斷了酒。回來你卻開。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但叫你不得違拗。

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為始。並不要說話。只做啞子一般。依得這三件。便帶你

去。李逵道。不喫酒。做道童。都依得。閉着這個嘴。不說話。卻是癡殺我。吳用道。你

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逵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文銅錢。便了。開中忽作

一語令我。衆頭領都笑。那里勸得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

息。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寨。且說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毆得苦。以李逵此行本欲

動員外若必詳寫一路惹事本末豈惟顯奴失郎亦當累紙不盡行了幾日。趕到

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廚下做飯。一拳打得店小二吐血。小二哥

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家啞道童忒狠。小人燒火遲了些。就打得小人吐血。吳

用忙慌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話下。豈有李逵而

一惹事而技節煩憂文幾不可了矣只如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

食喫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厮苦死要來。一路上毆死我也。今日

入城不是耍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我難道不省得。的的妙人的的吳

用道。我再和你打箇暗號。若是我把頭來一搖時。你便不可動擲。李逵應承了。

只一李遠惹事既已穿插於前又復安放於後正傳去兩箇就店裏打扮入城。

吳用戴一頂烏縐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綵呂公條。着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副滲金熟銅鈴杵。李逵截幾根髮鬆黃髮。縮兩枚渾骨丫髻。穿一領麤布短褐袍。勒一條雜色短鬚條。穿一雙蹬山透土靴。擔一條過頭木拐棒。挑着箇紙招兒。上寫着講命談天。卦金一兩。兩人如畫兩箇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此處北京是河北第一箇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擺得整齊。且說吳用李逵兩箇。搖搖擺擺。卻好來到城門下。把守的約有四五十軍士。簇捧着一箇把門的官人。在那里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里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箇道童姓李。江湖上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教軍士看了。衆人道。這箇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寫初到城門人便驚怪。便觀出一到街市無不喧闐。所以得動

須讀之

李逵聽得正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

這發作是

此傳聞文只平平放

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箇道童。

又聾又啞。只有一分蠻力氣。卻是家生的孩兒。沒奈何帶他出來。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後。脚高步低。又添出四字。不比兩眼像賊。作地不是閒。李逵也。

望市心裏來。吳用手中搖着鈴杵。口裏念着口號道。甘羅發早子

牙遲彭祖顏回壽不齊。范丹貧窮石崇富。八字生來各有時。此乃時也。運也。命

也。平鑿括子。全書子。知生知死。知貴知賤。若要問前程。先賜銀一兩。既以醜僕動其心。說

罷。又搖鈴杵。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十箇。跟着看了笑。卻好轉到盧員外解

庫門首。星卜賤技。何至得動盧員外。故一頭搖頭。一頭唱着去了。復又回來。小

兒們。鬨動越多了。寫得便若紙上。活有吳用。活有李逵。活有羣小兒。妙筆。不惟

小兒是一樣氣色。妙在何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

只聽得街上喧闐。喚當直問道。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報覆員外。端的好笑。

街上一箇別處來的算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算一命。誰人捨得。四字挑字

一着員外。妙筆。一段先敘先生。後頭一箇跟的道童。且是生得滲賴。走走又走得沒樣。範小兒們

跟定了笑。前滲賴句。應前賊眼。樣範句。應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小兒自

醜貌員外自賞先生大當直的是那箇員外請我。請則請耳問甚員外只圖不像山泊好漢豈知反

請吳用道是那箇員外請我。不像算命先生世間固有着意而反失之者如此

正自不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與道童跟着轉來揭起簾子入到廳前。

教李逵只在鵝項橋上坐定等候。用李吳用轉過前來向盧員外施禮盧俊義

欠身答着問道先生貴鄉何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別號天口

既說假姓矣卻又將真姓拆作隱語而祖貫山東人氏能算皇極先天神

人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纔排算盧俊義請入後堂小閣兒裏分賓坐定

茶湯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奉作命金煩先生看賤造則箇吳用道請

貴庚月日下算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災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七字閉殺

人口。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

此年無此月此日無此時必得八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搭了一回拿起算

子一。拍大叫一聲怪哉。動女子小人也吳用取出一把鐵算子來搭了一回拿起算

驚問道賤造主何吉凶吳用道員外必當見怪豈可直言。再用一激妙絕

若對不見怪員外則止應云

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不妨。吳用道。

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災。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

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

婚之女。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為。非財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

容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又用一激妙絕。待豪傑員外必須如此若

嗟歎而言。天下原來都要阿諛。詔佞罷罷分明。指與平川路。卻把忠言當惡

言。小生告退。語語活似算命聲口妙筆盧俊義道。先生息怒。盧某偶然戲言。願

得終聽指教。吳用道。從來直言原不易信。盧俊義道。盧某專聽。願勿隱匿。吳用

道。員外貴造。一切都行好運。獨今年時犯歲星。正交惡限。恰在百日之內。要見

身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先關妙斷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吳用再

把鐵算子搭了一回。沉吟自語道。只除非去東南方異地。上一千里之外。可以免

此大難。東南避難。後日越來。得無疑惑。此皆行兵。知彼說。法鑿機之秘訣也。然

亦還有驚恐。卻不得傷大體。絕書不甚勤。斯深於勤矣。盧俊義道。若是免得

此難當以厚報。吳用道：貴造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惡他極妙極

日後應驗方知小生妙處。黃昏渡河始信其妙盧俊義叫取筆硯來，便去白壁上平頭自

寫。吳用口歌四句道：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

躬逃難必無憂。俗本詛然在壁上四句忽然在前，又是一機草法。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

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寫得捷如脫兔妙筆如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

多蒙員外厚意，小生恐誤賣卦，改日有處拜會。不必先說不抽身便起。盧俊義

送到門首，李逵拿了拐棒，走出門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逵，逕出城來。

回到店中，算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逵說

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趕回山寨，安排迎接盧員外去。他早晚便來也。勸用寫

有名士風流且不說吳用、李逵還寨，卻說盧俊義自送吳用出門之後，每日傍晚便

立在廳前，獨自箇看着天，忽忽不樂。亦有時自言自語，正不知甚麼意思。寫盧

音用時空為吳用所賺，亦以妙絕不然而真。這一日，卻耐不得，便叫當直的去喚衆主管

商議事務。筆勢外來俗本皆訛少刻都到。那一箇為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

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奔相識不着。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員外
救了他性命。如其恩 養在家中。如其恩 因見他勤謹。寫得算得。教他管顧家間事務。
如此 五年之內。直擡舉他做了都管。如其恩 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
着四五十箇行財管幹。作其恩 一家內外都稱他做李都管。傳其恩 忽如此 又盧員外
小傳筆 力奇絕 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
生不見我那一箇人。說猶未了。階前走過一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
三牙掩口髭鬚。十分腰細膀闊。帶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紗團領
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一雙上黃皮油膀夾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
鬢畔斜簪四季花朵。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得
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員外叫一箇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
遍體花繡。卻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賽錦體。絲你是誰。都輸與他。人妙 不止一
身好花繡。更兼吹得彈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頂真續麻。無有不能。無有不
會。人妙 亦是說得諸路鄉談。省得諸行百藝的市語。人妙 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得。拿

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四字作一篇絕妙射賦讀政使他人千追

萬彖不晚問入城。少殺也有百十箇蟲蟻。若賽錦標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

的。人妙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人妙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諱箇青字。北

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原來他卻是盧員外一箇心腹之人。外盧員傳

中忽然又入一段小傳筆力奇絕也上廳聲喏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

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

一千里之外躲避。因想東南方有箇去處。是泰安州那里。有東嶽泰山天齊仁

聖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連日書空咄咄實不曾作此想而忽自云然者鴻鵠之志固不可與燕雀道也我一

者去那里燒炷香。消災滅罪。不是虛二者躲過這場災悔。亦不是虛三者做些

買賣。一發不是說觀看外方景致。亦不是虛員外智深勇沉真好人物。李固你與

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

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李固道

主人誤矣。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回說話。奇語如古諺諺休聽那算命的胡言亂語。只在

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卻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言。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正打從梁山泊邊過。

外便已道着非道。着吳用奇計。正道着員。我那人。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強人。在那里打

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來那箇算命

的胡講。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陰陽人來煽惑主人。只是有意無意之語。却宛然千伶百俐。聲

口又令行文波。致纖生妙筆。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言兩語。盤倒那先生。倒

敢有場好笑。絕世妙事。今即無之。亦是絕世妙文。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

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看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

捉他。把日前學成武藝。顯揚於天下。以算箇男子大丈夫。說猶未了。却又不欲

盡說忽作一頓妙筆。屏風背後。走出娘子賈氏來。也勸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

出外一里。不如家裏。休聽那算命的胡說。撇下海闊一箇家業。耽驚受怕。去虎

穴龍潭裏。做買賣。你且只在家裏。收拾別室。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其觀

所以留丈夫者。而知意不在。于留丈夫。也。讀之令人掩口。卻又大雅不露妙筆。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卻不知

件
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蔭。學得些箇
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箇草寇出來。小人
也敢發落得三五十箇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高一篇願去空

中映發 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得。要帶李固去。他須省得替我大半氣力。

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箇樁主。李固便道。小人近日有
些腳氣的症候。十分不得多路。寫一箇不預去空中映發。讀者每至此處。竟不知其妙在何處。故妙絕也。 盧俊義

聽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故。若是

那一箇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得只看娘子。如娘子便漾漾

地走進去。如燕青亦更不再說。如畫三箇人神理來妙筆妙筆。 衆人散了。李固

只得忍氣吞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箇腳夫。四五十拽

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第三日燒了神福。

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箇箇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箇當直的。盡收

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入。看他寫娘子流淚乃在今日不

極大雅真
正妙筆也

次日五更。盧俊義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喫了早膳。取出器

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

出門景色
一部所無

臨時出門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

多便三箇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說罷。

燕青流淚拜別。

寫娘子昨日流淚今日不流淚也
顯又特地緊接燕青流淚以形擊之妙筆妙筆

盧俊義分付道。

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五兩舍打鬪。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

敢怠慢。

只二語情義交至
令我讀之淚下

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李固接着。盧俊義道。你

可引兩箇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腳夫到來便喫。省得

耽閣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桿棒。先和兩箇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箇當直的隨

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里

見這般景致。

此第三句之甚也
點逗輕妙之甚

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喫點心。飯罷。

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

到店房內。倚了棍棒。掛了氈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襪宿食。皆不必說。

第一日
雖無事

亦必詳寫此
水滸傳例也

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喫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

第二

引日獨寫出店上路之時以自此在路夜宿曉行已經數日見省○先詳後省故不

空缺大來到一箇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

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邊口子前過去山上宋公明

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悄悄過去休得大驚小怪每警然而出○每

輕其來必輕輕再冉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當直的絕奇取下衣箱打開鎖去裏面

提出一箇包絕奇包內取出四面白絹旗絕奇問小二哥討了四根竹竿絕奇每一根

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栲栳大小七箇字絕奇寫道慷慨北京盧俊義金裝玉匣來

深地太平車子不空回收取此山奇貨去此司前用卦歌此用白絹旗後用三

訛真乃可恨○奇貨字又用得妙李固當直的腳夫店小二看了一齊叫起苦來不曰李固等

人活並出一齊叫苦情狀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麼懸極說出盧俊

義道我自是北京財主卻和這賊們有甚麼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廝小二

哥道官人低聲些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耍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得盧

俊義道放屁你這廝們都合那賊人做一路店小二掩耳不迭四字卻寫出衆

車腳夫都癡呆了。李固和當直的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憐見衆人。留了這條

性命回鄉去。強似做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得甚麼。這等燕雀。安敢和鴻

鵠斯併。用古不合是精于用古之法者也我思量平生學得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

然逢此機會。不就這里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又袋裏不是貨物。卻是准

備下一袋熟麻索。可知是日咄咄不是爲這吉避凶之計寫盧員外精細過人偷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

我手裏。一朴刀一箇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把車子裏貨物。撇了。不打緊。且

收拾車子裝賊。可知此行不爲買賣而來真乃竊得精細過人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

生平之志。若你們一箇不肯去的。只就這里把你們先殺了。只此一句寫盧員外與山泊衆人一

鼻孔前面擺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隨後了行。那李固和

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朴刀。裝在桿棒上。三箇了兒扣牢了。出要

色寫其人因出色寫其刀妙筆趕着車子奔梁山泊路上來。衆人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

步。盧俊義只顧趕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候。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

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卻好行到林子邊。只聽得一聲胡哨響。嚇得李固

和兩箇當直的沒躲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底

下叫苦。染勤描寫衆人皆盧俊義喝道：「我若攔翻你們，與我便縛說猶未了。只

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閃忽閃聽得後面鑼聲響處，又有四五百小

嘍囉截住後路。閃忽閃林子裏一聲砲響，托地跳出一籌好漢，手搭雙斧。讀之

上亂如麻雜如火閃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啞道童麼？」偏極偏是啞道童盧

俊義猛省，喝道：「我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強盜，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下

山投拜，偷或執迷。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箇箇不留。李逵大笑道：「員外你今

日被俺軍師算定了命。」極趣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大怒，拈着手中朴刀來鬪李

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箇鬪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

林子裏便走。合妙一路都以三盧俊義挺着朴刀隨後趕去。李逵在林木裏中

東閃西躲。妙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逵飛奔亂松林中去了。簡一

丁去盧俊義趕過林子這邊，一箇人也不見了。忽閃忽卻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

邊轉出一夥人來，一箇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難得到此認認洒家去。」趣盧

俊義看時，卻是一箇胖大和尚。又一樣身穿皂直裰，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

你是那里來的和尚？魯智深大笑道：「洒家便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軍師將令，

着俺來迎接員外避難。極通」盧俊義焦燥，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挺着朴刀，直取

魯智深。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箇鬪不到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

走。又一箇盧俊義趕將去，正趕之間，嘍囉裏走出行者武松。又一樣輪兩口戒

刀，直奔將來，叫道：「員外只隨我去，不得有血光之處。」極通盧俊義不趕智深，

逕取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又一箇盧俊義哈哈大笑道：「我不趕你，

你這廝們何足道哉！說猶未了，只見山坡下一箇人在那里叫道：「盧員外，你不

要誇口，豈不聞人怕落蕩，鐵怕落爐，軍師定下計策，猶如落地定了八字，你待

走那里去？」極通盧俊義喝道：「你這廝是誰？」那人笑道：「小可只是赤髮鬼劉唐。」又

樣出來法。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鬪得三合。此處不說

一變刺斜里一箇人大叫道：「員外，沒遮攔，穆弘在此。」又一樣當時劉唐、穆弘兩

箇兩條朴刀，雙鬪盧俊義，正鬪之間，不到三合。亦不說便走，只聽得背後腳步

響。又一樣出來。法。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急轉身看背後那人時。

卻是撲天鷗李應。一箇人有一樣出法而三箇頭領丁字腳圍定。盧俊義全然

不慌。越鬪越健。正好步鬪。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箇頭領各自賣箇破綻。

一齊拔步去了。又三箇去了。此又是盧俊義此時也自一身臭汗。不去趕他。

卻出林子外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盧俊義便向高

阜處。四下里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趕在前面。

將李固一千人連連串縛在後面。鳴鑼播鼓解投松樹那邊去。上文無數誘

至此處忽然收到人夫車仗讀者只謂已作結煞矣卻不知還有盧俊義望見心

頭火熾。鼻裏烟生。提着朴刀直趕將去。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籌好漢喝一

聲道。那里去。一箇是美髯公朱全。一箇是插翅虎雷橫。先是一箇一箇大是

後是六七十箇後又是並肩四箇末是散散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草

賊。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全手撚長髯大笑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事。

我常聽俺軍師說。一盤星辰只有飛來。沒有飛去。趣極事已如此不如坐把交

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仝雷橫各將兵器相迎。鬪不到三

合。兩箇回身便走。又兩箇盧俊義尋思道。須是趕翻一箇。卻纔討得車仗。捨着

性命。趕轉山坡。兩箇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擊鼓吹笛。之妙絕仰面看時

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繡着替天行道四字。之妙絕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

羅銷金傘。下蓋着宋江。之妙絕左右有吳用。右有公孫勝。一行部從六七十人。樣又一

來法○此一段另增出無一齊聲喏道。員外且喜無恙。趣極盧俊義見了越怒。

指名叫罵。山上吳用勸道。員外且請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吳某親詣門

牆迎員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請休見外。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

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

你看花榮神箭。說猶未了。颯地一箭正射落盧俊義頭上。氈笠兒的紅纓。喫了

一驚。回身便走。便走字上都在此忽在彼筆端變動真乃才子○讀至此山

上鼓聲震地。只見霹靂火秦明。豹子頭林冲。引一彪軍馬。搖旗吶喊。從東山邊

殺出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槍手徐寧。四將又一也領一彪軍馬。搖旗吶喊。

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頭沒路。看看天又晚。脚又疼。肚又饑。正是慌不擇路。望山僻小徑。只顧走。是上文數段悉是誘其走此二段悉是員外走筆力轉變非人所知約莫黃昏時分。

平烟如水。蠻霧沉山。月少星多。不分藁莽。四句絕妙好辭看看走到一處。不是天盡頭。

須是地盡處。擡頭一望。但見滿目蘆花。浩浩大水。絕妙盧俊義立住脚。仰天長歎。

道。是我不聽人言。今日果有此禍。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箇漁人。搖着一

隻小船出來。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出沒的去處。半

夜三更。怎地來到這里。寫又一機出來法○又甚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踪失路。尋不

着宿頭。你救我則箇。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箇市井。卻用走三十餘里。向開

路程更兼路雜。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必使其從你捨得十貫

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店。我多

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搖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

只聽得前面蘆葦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箇人。又一樣前

面一箇赤條條地。擎着一條木篙。後面那箇搖着櫓。此段先寫前面的人橫定。

篙口裏唱着山歌道英雄不會讀詩書英雄不讀書千古快論不彼劉項原來之

曰不會讀便有脾睨不屑之意項羽本只合梁山泊裏居安分守己之甚者而若

讀之乃覺嘻笑怒罵色色俱有才子之筆真奇事也准備窩弓收猛虎

安排香餌釣鰲魚盧俊義聽得喫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左邊蘆葦葦中

是兩箇人搖一隻小船出來又一個後面的搖着櫓有伊啞之聲前面橫定篙

此段先寫口裏也唱山歌道雖然我是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之分疏奇快讀

其一段以懼喜者喜其實未嘗段一人懼者懼手拍胸前青豹子眼瞭船裏玉麒麟

極險之語絕之語俗本悉行改竄真乃可恨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

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又一個船頭上立着一箇人倒提鐵鎖木篙此段

三箇却櫓口裏亦唱着山歌道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

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日後驗矣先生妙哉三面皆唱歌是太歲唱出奇絕

也歌罷三隻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是阮小七通水

名或不自通或自通或通而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心內自想又不

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攏船近岸。那漁人哈哈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我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通姓名卻作警辭奇妙不可言員外若還不肯降。枉送了

你性命。盧俊義大驚。喝一聲不是你便是我。拏着朴刀望李俊心窩裏搠將來。

李俊見朴刀搠將來。拏足掉牌。一箇背拋筋斗。撲湏的翻下水去了。又是一樣

而愈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轉。朴刀又搠將下水去了。寫得妙絕。先去是刀

落水一句不肯草草着筆只見船尾一箇人從水底下鑽出來。叫一聲我是浪裏白條張順。

又一箇出來。李俊通姓名有許多張順。姓名只把手挾住船梢。腳踏水

浪。把船只一側。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八字奇文正是鋪排打鳳撈龍計。坑陷驚天動

地人。畢竟盧俊義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盧俊義與李固作子母。疲飲醇醴嚼肉片。云何不樂。無端

好使槍棒。名震京師。易云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亶其然乎。口天算博士挾奇

怪啞道童。沿街賣卜。有何新聞。而諄諄下問。等於著蔡。此富貴公子好奇之

誤也。

又曰。自百日血光災逃難千里外之言出。盧員外已中蒙汗藥矣。在家不得出門。出門不得下水。下水不得入山。入山不從賊。其誰信之。况李固先歸。縱無智多星灘頭偶語。亦必首告官司。蓋逆僕淫婦。賊官污吏。聲應氣求。而捉一員外。如羣蠅之逐羶。有不期然而然者。何以明其然也。吳用曰。梁山坐第二把交椅。李固則曰。勾連內應。要打北京。故知李固之罪過於吳用。卦歌云。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此非盧員外所題。李固知之。絹旗云。慷慨北京盧俊義。金裝玉匣來深地。太平車子不空回。收取此山奇貨去。盧員外之誓不從賊。李固知之。忠義堂前生爲宋家臣。死爲宋家鬼之言。在家無死法。入泊無生理之言。李固又知之。固而苟無蒸主母。占家產之心。聽吳用灘頭之論。莫不以爲反間也。又何至惜出首免罪之名。行墜井下石之事。賄蔡福。蔡慶。囑董超。薛霸。如此之狠毒也哉。

鄧狂言索隱

吳用道。小生憑三寸不爛之舌。直往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箇奇形怪狀的伴當。和我同去。吳用賣卦。何以能賺玉麒麟也。常人之迷信。英雄不免。則以其有野心之故。况富人乎。然英雄野心勃發時。則不甚迷信。迷信由野心而生。野心亦不因迷信爲有無也。非比道學。亦不必明哲矣。此是作者體會入微處。然賣卦者甚多。何獨取于吳用。因而想到口出大言。賣價甚高。以動其人之心。更想到奇形怪狀之伴當。以動衆心而致其傳說。則又易聞于其人之耳。而其入門乃甚易焉。顧大言重價。亦已足了此事。而必要伴當。則以吳用爲梁山重要人物。輕入虎穴。非得勇將以護其行。斷無如此輕易之辦法。而諸軍官不能扮做道童。氣體不類。武魯和尙不能扮道童。并形式不類。且軍官已入仕途。恐北京有人認識。武魯之爲人。作者更不欲令爲吳用伴當。除李逵以外。自然更無別人。劉唐雖云奇形怪狀。然此等走江湖。亦不便于裝愁。且亦不當爲吳用作下人。故不得不用李逵。而李逵偏好惹事。此中自有多困難之點。作者乃摹擬李逵有事爲榮之心。而令其自告奮勇。因以便于摹擬吳用慣用權術之心。而與之約法三章。則李逵雖偶爾鬧事。亦可易于了局。而吳用之居心行事。忍欺李逵。直與宋江戴宗一轍。亦爲之活活畫出。

且只在家裏收拾別室。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此語極似貞婦。而裏面淫到極處。「李固嚇得只看娘子。娘子便漾漾地走進去。」便神工都畫不到矣。「當晚先叫李固引兩箇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入。」明日并不流淚。特顯出今日流淚情形。此等描寫。意淫之處。實惟紅樓所不能到。神理足也。「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女娘。不知恁地只愛他。心中著迷。鬱鬱不樂。」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用意亦頗彷彿。「見那宋江低著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著弄裙子。」抑又何等細緻也。然二潘偷情文字。又何等長槍大戟。後來淫書。無不從此脫胎。而醜穢遂至滿目。實不如水滸之無傷大雅。作者因社會上實有此等情事。而女禍之關係尤大。且迎合社會上一班人之心。借以圖存。而下筆仍有分寸。烏可議也。慷慨北京盧俊義。金裝玉匣來深地。太平車子不空回。收取此山奇貨去。俊義爲宋江之副。而聲名實在宋江之上。捕賞之價值。亦遠出于宋江。俊義旣被擒。宋江遂不能不降。事實可考。作者所微感也。惟其入夥之先後。旣不可知。則作者當然可以意造。意造其上山最遲。乃實與晁宋成三峯鼎峙之局。而其罪各如其量。不以其才武而恕之也。何以故。晁蓋甘心盜賊。而未嘗以革命爲名。宋江甘心盜賊。而混託于革命。俊義絕非盜賊。而亦不言革命。晁可惡。宋更可惡。當元之世。而英雄如俊義。豪富如俊

義。乃不言革命。而乃以請功受賞爲心。則亦爲作者之必不肯放過者。革命不得資本家。則軍餉無所出。資本家而如此才武。則尤所歡迎。然而大義不彰之日。乃決不得有此人。彼既以其資本踞于貧民之上級。則不得不服從政府以自保。而或且熱心于官僚。甘爲奴隸。而且奴隸人以自豪。是亦平民之蠹耳。辱其名。危其身。破其家產。而終之以盜賊。謂其保守權利競爭權利之初心。已有盜根也。且終不肯置之于首座之一席。而屈于人下。以奪其平日南面高坐指揮羣奴之尊嚴。并使跽伏于陰謀陷我之仇家肩下。而偷生苟活。不保其終。非故爲苛刻也。毋亦將利用其財與才。而欲喚醒此一輩人。令其回頭。是岸以入于正軌耶。夫宋元之際。無論平民困苦。卽富民亦安得自全。不見抄于官府。則見奪于強盜。處此時地。尙復茫然不悟。而故以其財與才稱豪于一世。其亦可謂大愚者矣。愛和平者富人之常。誦殺伐者富人之變。此等人物。無論政府與盜賊得之。皆足以爲平民之大害。然作者之意。則謂與其使政府得之。而因以鞏固其勢力。保其權利而永不得搖。毋寧使盜賊得之。而因以打破其範圍。借以驅除而徐爲後圖。排斥政府之強權。并排斥資本家之強權。大聲急呼。說理直到十分圓足地位。思想筆力。前無古人。乃核其人品。則與宋江類而不類。論人當在宋江上。論事則當在宋江下。恰合歷史社會情形。真絕唱也。自命慷慨。不過英雄勃勃之野心。金裝玉匣。已是驕貴富人之習氣。深地則以其

來爲富于冒險之性。並以其見急于請功之心。太平字對深地。亂世而爲此大言。其志真不可量。奇貨二字。是英雄員外語。且不僅英雄員外語矣。下文乃括其義而重言以申明之。「我思量平生學得一身本事。不曾逢著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裏發賣。更待何時。」「貨物撇了不要緊。且收拾車子裝賊。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志。若你們一箇不肯去的。只就這裏把你們先殺了。」賣弄本領。豈能久伏于市井之中。隻身輕敵。更覺天下無難事。咄咄逼人。實在可怕。貨物不在意。自矜其富。且喜其機智爲人所不覺。東京請功。熱心權利。且熱心名譽已極。如道君時代之政府。何勞平民代爲平賊。且平賊非以爲民。而只爲請功。仍是富貴人極端階級主義耳。俊義有本領。衆人并無本領。俊義要功勞。衆人不要功勞。驅之以入于險地。不從則聲言殺之。強盜行爲。金評實在不錯。亦可見其視奴僕與勞力之平民。皆爲草芥。故李固以奴通主母。而除燕青以外。衆奴亦無有與之反對而告諸俊義者。雖云姦夫淫婦。使錢買和。然取禍致此。亦豈無因也哉。

英雄不會讀詩書。只合梁山泊裏居。準備窩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鼈魚。金評之意。進而言之。則是詩書何苦遭焚劫。劉項都非識字人。足以盡此。然而作者之意未盡也。蓋不會讀書者。英雄之所以少也。歷史哲學。本係長才之物。以迂儒之學說錮之。而英雄不受。由是中才而可以學爲英雄者。無可以

自免矣。不會讀書者。又英雄之所以多也。讀書明理。本爲人民之秀。以迂儒之學說錮之。而英雄失學。由是無大英雄。而貌爲英雄者。皆可以自負矣。究竟英雄不會讀書。無關於書之功罪。人羣之退化。世人不曾真讀書。非英雄之能也。英雄之偶然讀書。亦無關於書之功罪。英雄之害羣。英雄不會真讀書。亦英雄之過也。以平民之眼光讀書。即以平民之眼光論英雄。水滸其獨有千秋矣。下二句似不相連。而意可微會。英雄與讀書人。或相助。或相敵。爭競無已。而同歸爲平民之害。要皆窩弓香餌。擒猛虎釣鼈魚之類也。

雖然我是潑皮身。殺賊原來不殺人。手拍胸前青豹子。眼睨船裏玉麒麟。殺賊者人也。賊非人也。殺人者則賊也。賊亦人也。所殺之人則亦賊也。所殺之人亦賊。則亦猶之非人也。夫官曰盜賊。盜亦曰民賊。此自一方面之辭耳。皆只知責人而不知責己者也。若其自平民口中言之。則當曰賊爲盜賊。官爲民賊。則實在公。正直無可以軒輊之餘地矣。然而平民不能自由。則又烏能爲此言乎。作者乃託于賊之口中以罵官。如阮小五阮小七之罵何濤等類。是託于官之口中以罵賊。如索超之罵秦明。「奸人不曾落草爲寇」等類。是託于官賊交口互罵。如劉唐索回雷橫所得晁蓋銀子。「雷橫大怒。指著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

頭賊臉賊骨頭。必要連累屍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一等類是。而此歌尤有深意。小五口中。固不必認俊義爲賊。亦不必不認爲賊。卽以作者之意度之。則俊義雖日後爲賊。而猶未至于非人。逼爲盜賊。與甘心盜賊。不爲盜賊。而不言革命。與甘心盜賊。而混託于革命。其罪固有等差。若今日則尙未爲賊。亦不得因其爲資本家。而有請功受賞先殺衆人之語。而遽賊之。蓋以爲非其事實。與祝莊會市不同。然而亦幾幾乎其間不容髮矣。下二句亦似不相連。而意可微會。蓋青豹子者。胸中蓄憤不平之表示。而玉爲珍物。麒麟乃稱瑞物。亦可以借此三字。以爲富貴人之代名詞也。且兩歌意思亦自相串。英雄爲殺人之人。梁山爲殺人之地。擒虎釣鼈。與手拍眼賤同意。故下文復唱卦歌。強權陰謀都見。

蘆花灘上有扁舟。俊傑黃昏獨自遊。義到盡頭原是命。反躬逃難必無憂。此歌再見。在吳用留題于壁。是爲俊義家中留一證據。今阮小二歌。此是故意以舊句示俊義。以謀之先定也。其意至顯。然文心確不重。是蓋以俊義之財與才。而居于亂世。住于北京。終當捲入于官僚盜賊之漩渦中。且亦絕無不得禍之理。而又自重其才與財。則得禍尤烈。作者代爲之計。則苟非自起義師。而不顧犧牲之禍。否則爲王進之逃而已。何必蹈林冲之覆轍哉。顧革命必爲俊義所不能。則逃爲正辦。乃逃則逃矣。逃于東

南巽地以避災。則逃如不逃。且其誤比不逃尤甚。故再提此歌。以見俊義此後猶有可以復逃之餘地。也。既縮林冲。又令王進之爲人。非若輩之所可望。且字句亦極豁露。蘆字混于蘆字。吳用當然變更。以令俊義不覺蘆花扁舟。卽用范大夫五湖之義。黃昏者。言其受官僚盜賊兩方面之害而不自知也。義到盡頭。兼兩義。一曰義必求其至精。一曰彼已到了盡頭處也。反躬逃難者。自反之謂。作者之所謂逃。豈吳用之所謂逃哉。然顧可以同辭。是作者最用意處。若下文吳用對李固說話。改作「英雄手提三尺劍。反時先斬佞臣頭。」則無論是否革命。皆當如是。且救壞李固矣。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寫盧員外寧死不從數語。語語英雄。員外梁山泊有如此人。庶幾差強人意。耳。俗本悉遭改竄。對之使人氣盡。

寫宋江以忠義二字網羅員外。卻被兜頭一喝。既又以金銀一盤誘之。卻又被兜頭一喝。遂令老奴一生權術。此書全部關節。至此一齊都盡也。嗚呼。其材能以權術網羅衆人者。固衆人之魁也。其材能不爲權術之所網羅如彼衆人者。固亦衆人之魁也。盧員外之坐第二把交椅。誠宜也。乃其才能不爲權術之所網羅而終亦不如能以權術網羅衆人者之更爲奸雄。嗚呼。不雄不奸不奸不雄。然則盧員外卽欲坐第一交椅。又豈可得哉。

讀俗本至小乙求乞不勝筆墨疏略之疑。竊謂以彼其人。卽何至無術自資。

乃萬不得已。而且出於求乞。既讀古本。而始流淚歎息也。嗟乎。員外不知小乙。小乙自知員外。夫員外不知小乙。員外不知小乙。故不知小乙也。若小乙而既已知員外矣。既已知員外。則更不能不知員外。更不能不知員外。卽又以何辭棄員外而之他乎。或曰。人之感恩爲相知也。相知之爲言。我知彼。彼亦知我也。今者小乙自知員外。員外初不能知小乙。然則小乙又何感於員外。而必戀戀不棄此而之他。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夫我之知人。是我之生平一片之心也。非將以爲好也。其人而爲我所知。是必其人自有其人之異常耳。而非有所賴於我也。若我知人。而望人亦知我。我將以知爲之鈞乎。必人知我。而後我乃知人。我將以知爲之報。與夫鈞之與報。是皆市井之道。以市井之道。施於相知之間。此鄉黨自好者之所不爲也。况於小乙。知員外者。身爲小乙。則其知員外也。易員外不知小乙者。身爲員外。則其知小乙也。難然則小乙今日之不忍去員外者。無他。亦以求爲可知而已矣。夫而後小乙知員外。員外亦知小乙。前乎此者。爲主僕。後乎此者。爲兄弟。誠有以也。夫而

後天下後世無不知員外者。卽無不知小乙員外。立天罡之首。小乙卽居天罡之尾。洵非誣也。不然而自恃其一身技巧。不難舍此遠去。嗟乎。自員外而外。茫茫天下。小乙不復知之矣。夫舍我心所最知之員外。而別事一不復可知之人。小乙而猪狗也者。則出於此小乙。而非猪狗也。如之何其不至於求乞也。

自有水滸傳至於今日。彼天下之人。又孰不以燕小乙哥爲花拳繡腿。逢場笑樂之人乎哉。自我觀之。僕本恨人。蓋自有水滸傳至於今日。殆曾未有人得知燕小乙哥者也。李後主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淚洗面。是燕小乙哥之爲人也。蔡福出得牢來。接連遇見三人。文勢層見疊出。使人應接不暇。固矣。乃吾讀第一段燕青。不覺爲之一哭。失聲哀哉。奴而受恩於主。所謂主猶父也。奴而深知其主。則是奴猶友也。天下豈有子之於父。而忍不然友之於友。而得不然也。與哭竟不免滿引一大白。又讀第二段李固。不覺爲之怒。髮上指。有是哉。昔者主之生之。可謂至矣。盡矣。今之奴之殺之。亦復至矣。盡矣。古稱

惡人名曰窮奇。言窮極變態。非心所料。豈非此奴之謂與。我欲唾之。而恐汚我。我煩我欲殺之。而恐汚我刀。怒甚。又不免滿引一大白。再讀第三段柴進。不覺爲之慷慨悲歌。增長義氣。悲哉壯哉。盧員外死三十五人。何必獨生盧員外。生三十五人。何妨盡死。蓋不惟黃金千兩。同於草莽。實惟柴進一命。等於鴻毛。所謂不諾我。則請殺我。不能殺我。則請諾我。兩言決也。感激之至。又不免滿引一大白。或曰。然則當子之讀是篇也。亦旣大醉矣乎。笑曰。不然。是夜大寒。童子先睡。竟無處索酒。余未嘗引一大白也。

最。先。上。梁。山。者。林。武。師。也。最。後。上。梁。山。者。盧。員。外。也。林。武。師。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盧。員。外。又。是。董。超。薛。霸。之。所。押。解。也。其。押。解。之。文。乃。至。於。不。換。一。字。者。非。耐。菴。有。江。郎。才。盡。之。日。蓋。特。特。爲。此。以。鎖。一。書。之。兩。頭。也。

董。超。薛。霸。押。解。之。文。林。盧。兩。傳。可。謂。一。字。不。換。獨。至。於。寫。燕。青。之。箭。則。與。昔。日。寫。魯。達。之。杖。遂。無。纖。毫。絲。粟。相。似。而。又。一。樣。爭。奇。各。自。入。妙。也。才。子。之。爲。才。子。信。矣。

薛霸手起棍落之時。險絕矣。卻得燕青一箭相救。乃相救不及一紙。而滿村發喊。槍刀圍匝。一二百人。又復擒盧員外而去。當是時。又將如之何。爲小乙者。勢不得不報梁山。乃無端行劫。反幾至於不免。於一幅之中。而一險初平。驟起一險。一險未定。又加一險。真絕世之奇筆也。

必燕青至梁山。而後梁山之救。至不惟慮燕青之遲。亦殊怪梁山之疏也。燕青一路自上梁山。梁山一路自來打聽。則行路之人。又多多矣。梁山之人。如之何。而知此人之爲燕青。燕青如之何。而知此人之爲梁山之人也。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工良心苦。而算至行劫之前。倒插射鵠。才子之爲才子。信也。六日之內。而殺宋江。不已險乎。六日之內。殺宋江。而終亦得劫法場者。全賴吳用之見之早也。乃今獨於一日之內。而殺盧俊義。此其勢於宋江。爲急而。又初無一人預爲之地也。嗚呼。生平好奇。奇不望。至此平生好險。險不望。至此奇險。至於如此之極。而終又得劫法場。才子之爲才子。信也。

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卻不會水。被浪裏白條張順。扳翻小船。倒撞下水去。

張順卻在水底下攔腰抱住鑽過對岸來只見岸上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
在那里等一箇只見○從水底如下滿盤珠來接連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

刀盡脫下濕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

犯了盧員外貴體兩箇只見只見一人捧出一包袱錦衣繡襖與盧俊義穿了三箇

只見八箇小嘍囉擡過一乘轎來推盧員外上轎便行四箇只見遠遠地早有

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為頭宋江吳用公孫

勝後面都是衆頭領五箇只見一齊下馬六箇只見此六盧俊義慌忙下轎

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寫得使人至此不能自持矣盧俊義亦

跪在地下道既被擒捉只求早死宋江笑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

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看燈燭

宋江向前陪話道可小久聞員外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卻

纔衆兄弟甚是冒瀆萬乞恕罪吳用向前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

牆以賣卦為繇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

二把交椅。晁蓋之誓何在處故白盧俊義大笑道。盧某昔日在家實無死法。

此句吳用破盧某今日到此並無生望。此句喝破要殺便殺何得相戲。數語畫出

員外讀之令人起敬起愛歎名下真無虛士宋江陪笑道。豈敢相戲實慕員外

盛德如饑如渴已非一日所以定下計策屈員外作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

盧俊義道住口盧某要死極易要從實難。真正英雄員外語吳用道來日卻又

商議。吳用於此不措一語但主延推當時置酒備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

得默飲數盃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牛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

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俛留在中間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

來甚是衝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可看忠義二字之面。江宋

忠義二字處處羅索傑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卻盧俊義道咄。只一字便令

獨不能網羅員外妙筆宋江開口說差矣妙絕。盧某一身無罪薄有家私生為大宋人

死為大宋鬼若不提起忠義兩字今日還胡亂飲此一杯。快絕之談足若是說

起忠義來時盧某頭頸熱血可以便濺此處。快絕之談語吳用道員外既然

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兄弟難得員外到此既

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略住數日卻送還宅吳用意妙筆盧俊義道頭領既留盧

某不住何不便放下山英雄外語語實恐家中老小不知這般消息吳用道

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卻何妨寫吳用實吳用便

問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箇大銀

把與李固兩箇小銀打發當直的那十箇車脚共與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

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說與娘子不要憂心我若不死

可以回來雄到底是英李固道頭領如此錯愛主人多住兩月但不妨事李固又

事心辭了便下忠義堂去吳用隨即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都管

下山便來吳用一騎馬卻先到金沙灘等候少刻李固和兩箇當直的并車仗

頭口人件都下山來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寫吳用

人便喚李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非早

一定把員外之座正陰破宋江之心蓋知宋江之深者莫如吳用吳用口中並不以第

不爲少。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四句卦歌一出。再

諱如此。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四句卦歌一出。再

用之以排員外。不得奇絕。我知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箇字。每一句頭上出

一箇字。自註一蘆花灘上有扁舟頭上盧字。絕奇。俊傑黃昏獨自遊頭上俊字。絕奇。

義士手提三尺劍頭上義字。絕奇。反時須斬逆臣頭上反字。句奇。絕變。四句後二

三板寫出這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絕奇。宋江反詩黃文炳逐句開評

妙極其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姑放

你們回去便可。布告京城主人決不回來。吳用亦實教之。李固等只顧下拜。

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話分兩頭。不說李固等歸家。且

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筵席。各自默默飲酒。至夜而散。次日山寨裏再

排筵會慶賀。盧俊義說道。感承衆頭領不殺。但盧某殺了。倒好罷休。不殺便是

度日如年。今日告辭。英雄外到。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

備一小酌。對面論心。一會望勿推卻。又過了一日。又過次日。宋江請日次日。吳

用請日次日。又次日。公孫勝請日又次。話休絮絮。三十餘箇上廳頭領。每日輪一箇做

筵席日三十餘光陰荏苒日月如流早過一月有餘有過一月盧俊義性發又要告

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日又一

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日又次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

當敬員外十二分話好偏我哥哥錢行便喫磚兒何厚瓦兒何薄妙李逵在內大

叫道我受了多少氣悶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卻不容我錢行了去我和你眉尾

相結性命相撲更妙吳學究大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我勸員外鑒你衆人

薄意再住幾時一吳用意只是便不覺又過四五日又過四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

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班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

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喫我們的我

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老大不便又妙又妙聽上聽下聽下吳用

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

酒勸人本無惡意一吳用意只是筆是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日又幾前後

卻好三五十日筆總法老到自離北京是五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兩箇

多月。但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早是深秋時分。盧俊義一心要歸。對宋江訴說。宋江笑道：「這箇容易來日。」金沙灘送行。日又來盧俊義大喜。次日還把舊時衣裳。

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盤金銀相送。又寫宋江銀子處處網羅豪傑

獨不能絕盧俊義笑道：「山寨之物從何而來。盧某好受。」痛哉得若無盤纏如何。

回去。盧某好卻。又算得但得度到北京其餘也是無用。數語寫得進以禮退以義

外員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

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方到北京。日已薄暮。趕不入城。就在店中

歇了一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店。飛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一人頭

巾破碎。衣裳襤褸。看着盧俊義。伏地便哭。盧俊義擡眼看時。卻是浪子燕青。出先

小乙布筆甚好亦恐員外歸家後更插不下也便問小乙：「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里不是說話處。」

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半月。李固回

來對娘子說。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當時便去官司首告

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一房家私盡行封了。趕出城外。更

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箇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小人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乞度日。小乙非是飛不得別處去。得此一語便令千伶百俐只為深知主人必不落草。故此忍這殘喘。在這里候見主人一面。更燈昏酒盡無可如何因拍桌起立浩歎一聲。開門視天雲

黑如若主人果自山泊裏來。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後做箇商議。若

入城中。必中圈套。盧俊義喝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厮休來放屁。燕青

又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員外補娘子

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姪子補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回去。必遭毒手。盧

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

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前囑付云休去三五兩會此

員外失之燕青而欲得之我到家中間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爬倒

地下。拖住員外衣服。非不惟小乙哭小乙也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

入城來。奔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喫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

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卻說李固語與娘子語不差。賈氏從屏風後哭將出。

來。盧俊義說道。娘子見了。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端的。一言

難盡。辛苦風霜待歇息定了。卻說娘子語與李固語不差一字絕倒。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

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拜了祠堂。喫了早膳。那時訴說不

遲。寫李固安排手脚乃恰與出門時事逐句相應妙絕之筆。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喫。方纔舉筯。只聽得

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箇做公的。搶將入來。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

的綁了。一步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

虎一般。公人七八十箇。把盧俊義擎到當面。李固和賈氏也跪在側邊。俗本和

李固古本作李固。和賈氏夫賈氏和李固者猶似以孽及卑是二人之罪不見也。李固和賈氏者彼固儼然如夫婦焉。然則李固之叛與賈氏之淫不言而自見也。

先賈氏則李固之罪不見先李固則賈氏之罪見此書法也。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廝是北京本處良民。

如何卻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

別又增出八字。便正李固之罪。明更非吳用之教之也。○吳用之殺李固也。其計可謂毒甚矣。乃李固只增八字。而其毒遂更甚於吳用百倍。天下負恩之奴。真有

如此之奇兇者

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

卜先生來家。口出訛言。煽惑良心。掇賺到梁山泊。軟監了兩箇多月。今日幸得

脫身歸家。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

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狀出首。怎地是虛。李固

道。看他寫李固道賈氏道一遞一主人既到這里。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

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

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

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喫苦。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

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

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上廳稟道。這箇頑皮賴

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得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在

地。不絲分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伏

地歎道。果然命中合當橫死。忽然帶算命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

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

見。特下此語以反襯受恩之當日推入牢門。押到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炕上

坐着那箇兩院押牢節級兼充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為他手

段高強人呼他為鐵臂膊傍邊立着這箇嫡親兄弟小押獄生來愛帶一枝花

河北人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寫

蔡便若一幅絕妙活筆地獄變相蔡福道你且把這箇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遭

便來蔡慶把盧俊義且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牆下轉過一

箇人來。此下寫人眼光閃動應接不及手裏提着飯罐滿面掛淚。只四字生活畫出

輩人蔡福認得是浪子燕青。李固之急於殺員外也應書先遇燕青夫然後知燕青之李固

常情萬萬也。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眼淚如拋珠撒豆

告道節級哥哥可憐見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喫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

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饑節級哥哥怎地做箇方。絕不惟小乙

亦說不認讀完也說不了氣早咽住爬倒在地。真是活畫有心皆當下淚蔡福

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喫。寫二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蔡福

行。過。州。橋。來。只。見。一。箇。茶。博。士。又只見叫住唱喏道。節級有箇客人在小人茶

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正是主管李固。俗本作却是古

者出自意外之辭也。正是者不出所料之辭也。只各施禮罷。蔡福道。主管有何

見教。李固道。奸不厮瞞。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

前絕後。只將絕字換過耀字而光字亦都換印矣。換古之妙至此方是出神入化

無喻臨川清遠先生取其牡丹亭專奇杜麗娘入塾詩曰。吾生平所見筆舌之妙

板重為風流變聖經為香口真姑舉其一絕唱一座靈傾也。然猶未若吾友斷山

審何故雀入大水化為蛤。先生應口答曰。卿且莫理會此我正未解。卿家何故

言言傲此蓋其心清如水。故物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

官吏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

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

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喫不得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

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主管，你割貓兒尾，拌貓兒飯。北京有名。」

恁地一箇盧員外，只值得這一百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不是我詐你。只把

五百兩金子與我。非不爲二蔡地蓋行文欲險不得不爾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里，便都送與節

級。只要今夜完成此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

拜謝歡喜去了。蔡福回到家裏，卻纔進門，只見一人揭起蘆簾，跟將入來，叫一

聲。蔡福道：「相見。」又只見一人○接筆而蔡福看時，但見那一箇人生得十分標

緻，且是打扮整齊，身穿鴉翅青圓領腰繫羊脂玉鬧妝頭帶鵝冠，足躡珍珠

履。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問。此一人讀之易知此一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

「官人高姓，有何見教？」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箇商議閣裏。名閣

絕倒不知商議何事不出與官過賊替人謀命耳分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喫驚。開語令在下

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號小旋風的，便是。來此

用柴進者何也富莫富於唐員外貴莫貴於柴王孫富貴相襯一也高唐救出之後至今未嘗立功借此立功二也只因好義疏財，結識

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

外消息誰知被賊官

書梁中

汙吏

目張孔

淫婦

氏賈

奸夫

相李固

得四物以類

通情陷害

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妙妙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若是留

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

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妙妙久聞足下是箇仗義全忠的好

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

皺眉妙蔡福聽罷嚇得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得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

躊躇便請一決又妙蔡福道且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便拜道既蒙

語諾當報大恩又妙出門喚箇從人取出黃金遞與蔡福唱箇喏便走又妙

上三段寫燕青是一樣寫李固是一樣寫柴進是一樣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箇不會走

的百忙中忽作趣語蔡福得了這箇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

項的事卻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斷決量這些小事有何難

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

下使用紫寫二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

葫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

此等語論不肯說此七十二人之所以遜於三十七

六人也與

俺們幹的事便完了。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

好處。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箇消息與他。蔡福慶兩箇商議定了。暗地

裏把金子買上告下。關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

說：我們正欲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叫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

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里何難。如妙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

人去囑託。梁中書道：這是押獄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

死。如妙兩下里廝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

又打關節。教極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

目道：小吏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卻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箇

是扶同註誤。離同真犯。只宜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梁中

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發笑隨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

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

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
 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
 書因見他兩箇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開中忽補開事今日又差他兩箇監
 押盧俊義。林冲者用山泊之始盧俊義者山泊之終一甚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
 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以下皆特地與各自歸家
 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箇防送公人說
 話。董超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閣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管
 待。三杯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瞞。盧員外是我讐家。千載受恩深處必至
 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遙遠。他又沒一文。守絕倒之語為教你兩箇空費了盤纏。急
 待回來。也得三四箇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為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
 里。就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知道。每人再送
 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
 兩兩相覷。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有名一箇好男子。編

世間月旦大率如此矣。

我們也把這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義的人。足見高誼。絕倒殺人。慢慢補報。答你兩箇。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作痛。容在明日上路。罷。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晦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布擺。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含冤。上下看覷。則箇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閒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恨。我們相幫你走。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兩箇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箇村鎮。尋覓客店安歇。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霸說道。老爺們苦殺是箇公人。那里倒來伏侍罪人。你若喫飯。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箇草柴。縛做一塊。來竈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出身。這般事。卻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濕。又燒不着。一齊滅了。甬能盡力。一吹被灰。眯

了眼睛。寫得極好董超又喃喃地罵。做得飯熟。兩箇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

討喫。兩箇自喫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喫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

一回。喫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腳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去房裏坐地。兩

箇自洗了脚。掇一盆百煎滾湯。賺盧俊義洗脚。與林冲文倒轉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

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大痛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箇公人

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箇公人

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喫飽了。收拾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脚時。都是燎漿泡。點

地不得。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寫得好極。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爲此秋雨作一註脚。盧俊義

一步一擷。薛霸擎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冤叫苦。離了

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走不動了。可憐見權欺

一歇。兩箇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箇起得早

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

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可謂與林冲傳一字不腰間解下。

麻索來兜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腳來綁在樹上

林冲法交

詳為加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為號董超道

兄弟放手快些箇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看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員外

道你休怪我兩箇你家主管理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

如及早打發了你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

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擎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

作故

險筆驚死讀者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只道完事了慌忙走入來看時盧員

外依舊縛在樹上妙奇之甚薛霸倒仰臥在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妙奇之甚董超

道卻又作怪莫不你使得力猛倒喫一交甚又趣用手去扶時那里扶得動只見

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妙奇之甚卻待要叫只見

東北角樹上坐着一箇人妙奇之甚聽得叫聲着撒手響處董超頸項上早中了

一箭兩脚蹬空撲地也倒了妙奇之甚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尖

刀割斷繩索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放聲大哭盧俊義閃眼看時認

得是浪子燕青。

奇之甚妙之甚。○一路偏要寫得與林冲傳一樣。乃至不盡一字。然後轉出燕青救主來。却與魯達救林冲並無毫釐相犯。所謂不

辭險道務

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麼。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

定這廝兩箇到此。不想這廝果然來這林子裏下手。如今被小乙兩弩箭結果了。主人見麼。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卻射死了這兩箇公人。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里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害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是我杖瘡發作。脚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着主人去。莫伶俐於小乙也。而此時此際。遂宛然李鐵牛身。分者至性所發。固當不謀而合也。○只六字。遂抵一篇。陸秀傑列傳。心慌意亂。便踢開兩箇死屍。帶着弩弓。插了腰刀。拏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便走。不到十數里。早馱不動。見了箇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安下。叫做飯來。權且充饑。兩箇暫時安歇。這里卻說過往人。看見林子裏射死兩箇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卻來大名府裏首告。隨卽差官下來。簡驗。卻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復梁中書。着落大名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遲。

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貼了告示。說那兩箇模樣。曉諭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拏。卻說盧俊義正在店房將息杖瘡。正走不動。只得在那里。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無有一箇不說。又見畫他兩箇模樣。小二心疑。卻走去告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箇人。好生脚叉。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卻說燕青爲無下飯。拏了弩弓去近邊處尋幾箇蟲蟻喫。脫得妙極卻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裏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裏。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槍刀圍匝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得苦。方脫一險。又成一險。奇峯怪壑。層疊出真。欲露死天下人。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

叫他來救。卻不是我誤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裏又饑。身邊又沒

一文。走到一箇土岡子上。藜藜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裏睡到天明。心中憂悶。

只聽得樹枝上喜鵲。咕。咕。噪。噪。寫至此處。可謂筆機。儘促急。不得了矣。偏尋思

道。若是射得下來。村坊人家討些水。煮爆得熟。也得充饑。只一喜鵲作波。却又

出燕青窮途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鵲朝着燕青。噪。百忙中作閒筆。却

走得騰騰此方是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暗暗問天買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

這一枝箭了特寫燕青神技若是救得主人性命箭到靈鵲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

休箭到靈鵲飛去都說辭搭上箭叫聲如意子不要誤我如見此妙人弩子響處

正中喜鵲後尾帶了那枝箭直飛下岡子去之意固不在於得鵲也燕青大

踏步趕下岡子去不見喜鵲卻見兩箇人從前面走來無如此交卸過來文字便

恰下岡而兩人恰上岡天下容或有如是前頭的帶頂猪嘴頭巾腦後兩箇金

裏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銷金膝膊穿半膝軟襪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說奇

此何人後面的白范陽遮塵笠子茶褐攢線補衫腰繫緋紅纏袋脚穿踢土皮鞋

背了衣包提條短棒跨口腰刀奇說又這兩箇來的人正和燕青打箇肩厮拍

燕青轉回身看一看尋思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他兩箇奪了包裹卻好

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箇低着頭只顧走畫如燕青趕上把後面帶

氈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卻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卻被那漢手起棒落

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爬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

便剝又顯出一驚事令人絕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可憐無人報信那漢

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厮報甚麼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

前面那漢把燕青手一拖卻露出手腕上花繡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

麼浪子燕青燕青自通姓名既不可言一路漢自曉姓名又不可良工苦心忽算到花

青別緣之文矣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說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陰魂在一處便道我

正是盧員外家浪子燕青讀之甚似極曲折者却不知其極逕直也此處固

能二人見說一齊看一看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

箇麼我是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他便是拚命三郎石秀奸用楊雄石秀亦從

而楊雄道我兩箇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軍師與戴院長

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先伏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箇說了

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小乙哥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箇道理你可自去

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只輕輕颺下一筆其弱如絲又石秀道最好便取身

邊燒餅乾肉與燕青喫一結射鵰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

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歎，箇箇傷情。奇文駭筆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箇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箇盧員外等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逃得回來，倒喫了一場屈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箇公人，昨夜拿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聽罷，兜頭一杓冰水。六日後斬宋江已成險絕之筆，此更寫出當日斬盧俊義令我讀至此處不敢更望有轉筆處。真是嚇死人才子之才如此。急走到市曹，卻見一箇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箇閣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還是獨自酌杯？」急殺人時偏有此消停之語，寫得如畫。石秀睜着怪眼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倒喫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石秀大碗大塊，喫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嚇殺嚇殺如何石秀便去樓窗外看時，挑逗一筆。只見家家閉戶，舖舖關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人公事，快算了酒錢。」

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聽得街上鑼鼓喧天，價來。勝殺殺如石秀在樓窗外看時，再將樓窗挑逗一句十字路口，週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綁押到樓前跪下。鐵臂膊蔡福，擎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枷梢。蔡寫二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着，不是我兄弟兩箇救你不得。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座位了。你可就一魂去那里領受說罷。人叢裏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勝殺殺如一邊開枷，殺勝蔡慶早擎住了頭，殺勝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一當案。孔目高聲讀罷犯錄牌，殺勝衆人齊和一聲。勝殺殺如樓上石秀只就那一聲和裏掣出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勝殺殺如樓上石秀只就那福蔡慶撒了盧員外，扯了繩索先走。二錄寫石秀從樓上跳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箇。奇勝殺殺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只謂救出奇如龍捲海的才子更兼盧俊義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目，引了人馬分頭去。

把城門關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攏來。隨你好漢英雄。怎出高城峻壘。正是分開陸地無牙爪。飛上青天欠羽毛。畢竟盧員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李固燕青同一僕也。固則爲負義之鷓鴣。無所不至。青則爲報恩之犬馬。無所不至。員外出門時。信青不如信固。員外歸家時。疑青並不疑固。果主人素無知人之明乎。抑固之賣主。蒸母。習以成風。而青之殺身報主。忠本性生者乎。

鄧狂言索隱

話說盧員外。雖是了得。卻不會水。被浪裏白條張順。扳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卻在水底下攔腰抱住。鑽過對岸來。宋江之羣。本以俊義爲存亡。不爲極力寫其武勇。無以如其分量。然山外又無勁敵。諸人又當留身分。抽去五虎將。見在已來之三人。而又只作誘敵之情狀。然以穆弘劉唐李應三人敵之。而仍然健鬥。後文寫擒史文恭處。亦絕不費力。則無文字中。亦已分外出色。既是如此作法。則箭射與協擒。皆爲不合。乃于黃昏夜走時。覆之于水。固于其本身之武勇。絕無妨礙。且武勇者。不會水。亦與

張順門李遠同意。亦以見力不可恃。而天下之必無十全才料也。勇不如智。意亦在言外矣。只見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襤褸。看著盧俊義。伏地便哭。盧俊義擡眼看時。卻是浪子燕青。如燕青者。人奴中豈有其人哉。竊爲士大夫羞死矣。能料吳用之詐。而欲隨行。是其智也。不爲李固所屈。而以實告。是其直也。誓不虛發。而更多藝。是其才也。求吃送飯。而不易主。是其節也。冷箭救主。不避危險。是其忠也。自通姓名。願甘併命。是其義也。當無可如何之際。只得算出梁山之一路。以求爲一綫之延。是其斷也。豫讓無此遠見。包胥無此預謀。屈原無此力量。燕丹無此辦法。厲柱叔無此才能。唐五主無此膽氣。陸秀夫張世傑之蹈海。無此雄心。黃梨洲朱舜水之乞師。無此結局。閱者其以爲日本之武士道。卽爲奴道乎。然其強國之原。在于此矣。閱者其以爲吾國之死忠臣。足以亡國乎。然而恢復之根。伏于此矣。鄙人以為奴道之中。未必得有此等人。其計疎也。臣道之中。決不會有此等人。其迹拘也。惟燕青實知員外有過人之才。故服從其下。而不爲屈。惟燕青實知員外有不反之心。故隨之而不爲惑。惟燕青實感「父母雙亡。員外家中養大」之恩。故能言人之所難言。忍人之所不忍。舍身以報。而不爲不自重。人奴云乎哉。如此人物。足令老奸心死。故宋江作僞。而不能不列其姓名于天罡之末。亦作者大倡平等之義。并非復王侯將相無種之談。而儒者尊重義僕之說。固不足以與于作者之微言大義也。

人奴云乎哉。金評員外不知小乙。是又拘墟之見耳。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不可出去。三瓦兩舍打闕。」此自浪子之行爲。俊義本未嘗屈說燕青。「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問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此因人情必有之常。小乙雖愛。未必過于其妻。然其心固已生疑。而不慮夫禍發之太速。觀厲聲惡色。以按住燕青。未嘗不欲徐察其情。觀俊義之一入家中。便連問燕青。則知燕青之去。實惟員外之所必不肯甘。不惟燕青不惹禍。不去燕青。燕青惹禍。員外亦必不去燕青。歹事兩字。卽指三瓦兩舍打闕而言。既不必屈燕青。則亦不必疑員外之不知燕青。若夫敵體之妻。我不知其淫行。則雖平生至親信之人。驟語以此。亦當不信。况入門連問燕青。則已非全然以爲造謠。亦發見于文字之表。書中寫俊義長處。實在待燕青一事。出門之不與俱行。亦因其預料梁山之賺。長途有許多諫阻。至形不便耳。非遠之也。若夫對於李固。則不過視之爲一尋常用人。且利其不知有請功受賞之一舉。而與之同行。未見其有相信其人之表示焉。

李固道：「主人既到這裏。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背恩之奴。竟至此乎。「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此北京投奔相識不著。凍倒盧員外門前。盧員外救了他性命。養在家中。因見他勤謹。寫得算得。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擡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

都在他身上。手下管著四五十箇行財管幹。一家內外。都稱他李都管。以常情論。即令俊義果反。亦只能全身遠害。况親見其主軟困梁山之情形。安能以吳用之言爲據乎。究竟其毒實發于奸情。奸情在未經出門以前。負恩反噬。已不自今日始矣。慈善而得此結果。固小人誠不足誅。然俊義何以失之。慈善事業。實養遊民。而壞人雜焉。資本家賤削平民。而以此爲好行其德。是所謂假慈悲者耳。乃復授遊民以管家之權。夫豈不見其勤謹寫算也哉。然勤謹寫算之人。何以至于凍餒。其爲遊民之壞人也久矣。俊義以爲是吾恩養之人。可以管事。則直以奴才蓄之而已。彼何至于妄爲者。而不知夫遊民之壞人。心術終不可醫。一旦毒發。乃出于天理人情之外。而有如迅雷之不及掩耳。且彼以外來無根之人。管家而逾至于都管。雖俊義不過視之爲管家奴。而非如愛燕青之才以爲「心腹之人」乎。然而其所以得至此地位者。毋亦奉承可愛。而娘子亦愛其奉承乎。作者惡蓄奴。惡小善。更惡資本家之豪強。故特于李固發之。

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無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喫得有數的官司。賈氏之言。比李固更惡。俊義之反不反。已與賈氏之告不告無干。私通家奴。事在出門以前也。綜全書中之淫婦。罪莫大于此矣。俊義富而才。賈氏爲其正妻。門戶自必

不低。配偶亦非不稱。婚姻不自由之痛苦。賈氏決不曾受之。是其犯淫之罪。不得與閻婆惜潘金蓮潘巧雲爲比。且旣通家奴。而俊義尙未及問。是賈氏實負俊義。非俊義有恨于賈氏。苟不逐燕青。而隨時過去。亦不至如巧雲之被殺。金蓮之已經破獲。婆惜之業已見疑也。嫁如此人而作如此事。其淫罪固無可原。一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一燕青之言。已定其淫極之案。然亦只是想當然耳之辭。俊義不信。此則對妻之情固重。淫極而又毒極。是真所謂天生賤骨者乎。夫富貴之家。煖飽而易生淫慾。號爲高門。而門內實不可問者。原屬事之所難免。然或者有其夫婦不睦之種種原因。而情理上之所不能解說者。或且謂之爲孽緣。其實亦居少數。作者何獨對於俊義。而特寫此一窮凶極惡之婦人。蓋非此奇變。則此豪強之資本家也者。方且沈酣昏睡。而何肯入于革命之一途。而又兼以爲革命者戒。無使最親愛之嫡妻。知我秘密。則無害于機事之成。而他人更無論焉。輕罪婆惜。以重罪宋江。惡其甘心盜賊也。重罪賈氏。亦以重罪俊義。惡其反對革命也。言豈一端。首事真難其人哉。

蔡慶道。哥哥生平最會決斷。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旣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旋盧俊義性命。葫

蘆提配將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漢。俺們幹的事便完了。作者通篇寫吏人最壞。彼其爲俊義也者。實惟銀子與勢力耳。盜賊之銀子。多于奸奴。則奸奴之宿約毀矣。盜賊之勢力。惡于官僚。則官僚之法律窮矣。何有于義氣。全生貪財之權術爲之耳。且前日稟請打俊義者張孔目。異日稟請輕辦俊義者亦張孔目。前日苦打俊義者梁中書。異日輕辦俊義者亦梁中書。一方面李固之錢。一方面又得俊義之錢。總之是銀子在那裏說話。何曾是在辦公。且必把吏人寫得是主動。官府寫得是被動。貴婿之知府。固當如是。卽全書中官府能自作主義者亦少。但蔡京子婿尤甚耳。且俊義之不反。有何難知。有偌大家私在城中。則不反。有偌大家私而旣去復歸。則不反。梁山久住。不過綁票勒贖之一種變相。何足以入人罪。反詩則蘆字不同。而辭義又無反狀。亦不足以爲據。且告者出于家奴與其妻。此其事更當推求。豈其不由分說。偏打一面者。而吳用偏能料及之。則官場之心理。愚而且貪。且聽見造反二字。便以爲大不得了。而不復問其他也。而銀子之足以保全俊義性命。則又知之。卽李固囑賄公人暗害。亦非不爲吳用之所料。楊雄石秀戴宗之陸續下山。而吳用并與戴宗同來。良有由也。然時間偶一錯過。非燕青則俊義已死。如此危險之局。梁山豈有不知。知之而作出如此種種行爲。其又奚以。蓋宋吳之愛俊義。非以其情。實以其才。故愛之而必害之。害之而後可以得之。得之不能。則亦任官

場之殺之。而勿使他日見用。以爲我勁敵。故吳用同戴宗下山。與智賺一回者。共有兩次。通觀全書。絕無有此誠重之也。愛人才者。固爲愛才。殺人才者。更爲愛才。奸人之雄。固可兒哉。設令明者當之。則鑒其陰謀。而并發賈氏與李固之奸。取俊義而重用之。自當爲我盡死力。而梁山必不敢犯。而吳用固知其不能者。嫌疑之地。而能爲度外之收羅。非大英雄不能。信陵之親貴助勞。不能得之于魏王。王陽明新平宸濠。不能救冀元亨之一死。彼烏足以知之。且各人目的不同。賈氏以淫。梁山以才。梁中書與李固等以財。前文言婆惜金蓮之有色。而賈氏不書。李固之奸重其財。其反噬亦重其財也。梁中書若重俊義之才。則非殺卽用。豈有刺配而使之居于爲人可疑不得自全之地。而迫之以不得不入梁山者。不過爲李固與梁山之財之所左右而已。人之度量不同。固甚相遠。然而官不如吏。不如盜賊。事變從此極矣。

石秀跳樓。一人獨劫法場。儼然李逵情狀。石秀雖號稱拚命。素來精細把穩。未便爲此。此是作者一疵。然行文至此。苦于無法。李逵只服宋江一人。未必肯爲俊義拚死。其餘則武松能之。魯達史進亦能之。願作者亦必不肯。俊義之身分。已世俗則尊之。平民則賤之。故三人亦不宜用之此地。以損其從前之價值也。且此四人者。皆不得爲偵探。卽不得遇燕青以入于北京。故曰別無法設也。然李逵無言。而

石秀「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是李遠不知梁山之已至。而石秀特有梁山之後援。亦與李遠不同。作者蓋欲以此自救耳。上文楊雄口中「軍師與戴院長亦隨後下山專候通報。」真精光四射之筆也。

水
滸
第六十一回索隱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奴才古作奴財。始於郭令公之罵其兒言。爲羣奴之所用也。乃自今日觀之。而羣天之下。又何此類之多乎哉。一閩之市。抱布握粟。棼如也。彼棼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山川險阻。舟車翻覆。棼如也。彼棼如者。何爲也。爲奴財而已也。甚而至於窮夜咿唔。比年入棘。棼如也。彼棼如者。何爲爲奴財而已也。又甚至於握符綰綬。呵殿出入。棼如也。彼棼如者。何爲爲奴財而已也。馳戈驟馬。解脰陷腦。棼如也。幸而功成。卽無不爲奴財者也。千里行脚。頻年講肆。旣而來歸。亦無不爲奴財者也。嗚呼。羣天下之人。而無不爲奴財。然則君何賴以治民。何賴以安親。何賴以養子。何賴以教己。德何賴以立。後學何賴以倣哉。石秀之罵梁中書曰。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誠乃耐菴托筆罵

世爲快絕哭絕之文也。

索超先是已從楊志文中出見。至是隔五十餘卷而乃忽然欲合。恐人謂其無因而至前也。於是先從此處斜見橫出。卻又借韓滔一箭再作一頓。然後轉出。雪天之擒。其不肯率然置筆如此。

射索超用韓滔者何也。意在再頓。索超非意在必射索超也。故有時射用花榮是成乎其爲射也。有時射用韓滔是不成乎其爲射也。不成乎其爲射而必用韓滔者何也。韓滔爲秦明副將。便卽借之也。

以堂堂宰相之尊。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衆。而面面厮覷。則面面厮覷已耳。亦有何策上紓國憂。下弭賊勢乎哉。忽然背後轉出一人。忽然背後轉出之人。又從背後引出一人。忽然背後人所引之背後人。又從背後引出一人。嗚呼才難。未必然乎。是何背後之多人也。然則之三人亦幸而得遇朝廷多事。尙得有以自見不然者。幾何其不爲堂堂宰相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腳底下泥。終亦不見天日之面也。之三人亦不幸而得遇朝廷多事。終

亦不免自見不然者。吾知其閉戶高臥亦足自老。殊不願從堂堂宰相袞袞樞密院官三衙太尉之鼻下喉間仰取氣息也。讀竟爲之三嘆。

話說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箇在城內走投沒路。四下里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撓鈎套索一齊上。可憐寡不敵衆。兩箇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今奴才二字始於郭令公之罵其兒也。曰是三奴才。字妙絕。快絕。我聽着

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石秀在廳前千奴才萬奴才。價罵廳上衆人都說呆了。俗本誤作千

甚之梁中書聽了。沈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他兩箇做一處牢裏關着。忙將好酒好肉與他兩箇喫。因此不會喫苦。安放此句於沒頭帖之前者。表二蔡也。卻說梁中書

喚本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有七八十箇。跌傷頭面。磕折腿脚者。不計其數。此非表梁中書愛民蓋補報名在官。梁中書支

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次日城裏城外報說將來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不敢隱瞞只得呈上。不會讀書人只謂從天而降會讀書人却謂前文已有線了梁中書接着念道梁山

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官吏員外盧俊義者天下豪傑之士。好文章擲地當作金石聲吾

今敢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徇奸賄屈害善良吾令石秀先來報知不

期反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獻出淫婦奸夫吾無多求。好文章倘若故傷羽

翼屈壞股肱便當拔寨興師同心雪恨大兵到處玉石俱焚勤除奸詐殄滅愚

頑天地咸扶鬼神共祐談笑而來鼓舞而去。好文章從來有義夫節婦孝子順

孫安分良民清慎官吏切忽驚惶各安職業諭衆知悉。真正絕妙一文章當時梁中

書看畢驚得面如土色剖決不下即時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此事如何剖決

王太守是箇善懦之人聽得說了這些很話便稟梁中書梁山泊這一夥朝廷

幾次尙且收捕他不得何况我這里一郡之力倘若這亡命之徒引兵到來朝

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意且姑存此二人性命。沒頭帖子正復何用只求

得此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二即奉書呈上蔡太師恩相知道三着可教本處

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大名無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箇一時殺壞。誠恐寇兵臨城。一者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亂。深爲未便。

看他做出一正一反兩股文章如其進士出身也

梁中書聽了道。知府言之極當。先喚押牢節

級蔡福來便道。這兩箇賊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緊。誠恐喪命。若教你寬鬆。又怕走了你弟兄。兩箇早早晚晚可緊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時刻怠慢。

沒頭帖子用如此

蔡福聽了。心中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下懷。領了鈞旨。自去牢中

安慰兩箇。不在話下。只說梁中書便喚兵馬都監大刀聞達。天王李成。兩箇都到廳前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沒頭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兩箇都監聽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如何敢擅離巢穴。相公何必有勞神思。李某不才。食祿多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強寇。年衰命盡。擅離巢穴。領衆前來。不是小將誇口。定令此賊片甲不回。梁中書聽了大喜。隨卽取金花繡緞。賞勞二將。兩箇辭謝。別了梁中書。各回營寨安歇。次日李成陞帳。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傍邊走過一人。威風凜凜。相貌

堂堂便是急先鋒索超。又出頭相見。久可謂別李成傳令道。宋江草寇早晚臨城。要來打俺大名。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五里下寨。我隨後卻領軍來。索超得了將令。次日點起本部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峪。靠山下。了寨柵。飛虎峪是一段次日李成引領正偏將。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樹坡。下了寨柵。槐樹坡是一段周圍密布槍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摩拳擦掌。諸將協力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便要建功。寫得有話分兩頭。原來這沒頭帖子。卻是吳學究聞得燕青楊雄報信。又叫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虛寫告示。向沒人處撒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只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明註戴宗回到梁山泊。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吳學究道。當初軍師好計。啓請盧員外上山。今日卻不想卻叫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再用何計可救。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不才。乘此機會。要取大名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箇吉辰。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出去。攻打城池。宋江當下便喚鐵面孔

目裴宣派撥大小軍兵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逵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市聽得打州劫縣他也在廳邊歡喜真正妙人有此靈心妙舌說得板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搶到大名把那鳥城池砍做肉地救出盧員外石三郎

也使我啞道童吐口宿氣又教我做事做徹卻不快活說得情理都盡真正妙人

高興是一出氣是一義憤是一也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所在非比別處州府那梁中書又

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聞達都是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大叫道哥哥前日曉得我一生口快便要我去裝做啞子今日曉得我歡喜殺人便不教我去做箇先鋒依你這樣用人之時卻不是屈殺了鐵牛心直口快無得宋江更無

可辨章法不語語帶定隨道重便會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鋒點與五百嘍囉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當晚宋江和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裴宣寫了告示

送到各寨各依撥次施行不得時刻有誤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夫容易披掛戰馬久已肥滿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鬪之心正是有事為榮無不歡天喜地收拾槍刀拴束鞍馬吹風唳哨時刻下山曲辭若杜工部前後出塞徒亂軍

耳心第一撥當先哨路黑旋風李逵部領小嘍囉五百好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

尾蝎解寶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嘍囉一千好第三撥女頭領一丈

青扈三娘副將母夜叉孫二娘母大蟲顧大嫂部領小嘍囉一千好第四撥撲

天鵬李應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嘍囉一千好是好一段已上中軍主

將都頭領宋江軍師吳用好簇帳頭領四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病尉遲

孫立鎮三山黃信好一段虛此好前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

玘好後軍頭領豹子頭林冲副將鐵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好左軍頭領雙

鞭呼延灼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好右軍頭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

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好並帶礮手轟天雷凌振好并礮手是好一段好實接應糧

草探聽軍情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好逐番變換逐番出色豈非才子之筆

軍兵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并劉

唐朱仝穆弘四箇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把

守獨詳此段為下關勝不在話下卻說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只見流星

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約有二三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得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疇。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副披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東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奔前來。當前一員好漢。乃是黑旋風李逵。調撥時第一手搦雙斧。高聲大叫。認得梁山泊好漢黑爺爺麼。奇稱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腌臢草寇。何足爲道。真堪先鋒你看麼。何不先捉此賊。索超笑道。不須小將有人建功。李成委索超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定。手撚長槍。引領部下一百馬軍。飛奔衝將過來。李逵被馬軍一衝。當下四散奔走。索超引軍直趕過庾家疇。時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撞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寶。第一各領五百小嘍囉。衝殺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纔喫驚。不來追趕。勒馬便回。李成問道。如何不拿賊來。索超道。趕過山去。正要拿他。原來這厮

們倒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李成道：「這等草寇，何足懼哉！」將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庾家疇來。只見前面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另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卻是一員女將，引軍紅旗上，金書大字，美人一丈青。奇稱美人一丈青

又奇俗本都失之差令文章削色不少

左手顧大嫂，右手孫二娘。

第一、二段

引一千餘軍馬，盡是七

長八短漢，四山五嶽人。李成看了道：「這等軍人，作何用處？」先鋒與我向前迎敵。我卻分兵勒捕四下草寇，索超領了將令，手搯金蘸斧，拍坐下馬，殺奔前來。一丈青勒馬回頭，望山凹裏便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趕殺。忽然當頭一彪人馬，寫得奇變喊聲動地，卻是撲天鵬李應，左有史進，右有孫新，着地捲來。第一、二段李成急忙退入庾家疇時，左衝出解珍，孔亮，右衝出孔明，解寶，部領人馬，重復殺轉三員女將，撥轉馬頭，隨後殺來。趕得李成等四分五落。將及近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上只四分五落至此忽然而合兵勢奇變筆勢亦奇變也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奪路而去。比及至寨，天折無數。宋江軍馬也不追趕。一面收兵暫歇，扎下營寨。卻說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報知梁中書。梁中書連夜再差聞達，速領本部軍馬前來助戰。李

成接着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聞達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掛意。當夜商議定了。明日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疇，只見宋江軍馬潑風也似價來。潑風，奇文。聞達便教將軍馬擺開，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宋江陣中早已捧出一員大將，紅旗銀字大書「秦明」。秦明，早已二字為神。馬陣前厲聲大叫：大名濫官污吏聽着，多時要打你這城子。誠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石秀送將出來。淫婦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罷戰。誓不相侵。若是執迷不悟，亦須有話早說。聞達聽了大怒，便問誰去力擒此賊。說猶未了，索超早已出馬。早已二字為秦超，秦神。立在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好人不做，卻落草為賊。我今拿住你時，碎屍萬段。秦明聽了這話，一發爐中添炭火上澆油。寫得如畫。拍馬向前，輪狼牙棍直奔將來。索超縱馬直挺秦明二匹劣馬相交，兩箇急人發憤。秦明索超真是一雙妙筆寫出，只須二語。衆軍吶喊，鬪過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前軍隊裏轉過韓滔，就馬上拈弓搭箭，覷得索超較親，颯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此非為韓滔立功，正是為索超作地。撇了大斧，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鞭梢

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去。正是屍橫遍野，流血成河，大敗虧輸，直追過庾家疇，隨即奪了槐樹坡小寨。完槐樹一寨當晚聞達直奔飛虎峪，計點軍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劄，吳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勢追趕，誠恐養成勇氣，急忙難得。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隨即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將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奔將來，再說聞達奔到飛虎峪，方在寨中坐了喘息。」

靈小校來報：東邊山上一帶火起。寫得有勢有聲聞達帶領軍兵上馬投東看時，只見遍野通紅，西邊山上又是一帶火起。不出來將姓名先寫兩聞達便引軍兵急投西時，聽得馬後喊聲震地。當先首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從東邊火裏直衝出來。之聲勢聞達一時心慌，領兵便回飛虎峪西邊火裏。東邊火裏

火裏聲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副將歐鵬、燕順直衝出來。之聲勢兩路併力追來，後面喊聲越大，火光越明。之聲勢又是首將霹靂火秦明引副將韓滔、彭玘人喊馬嘶，不計其數。聞達軍馬大亂，拔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又發，火光晃耀。之聲勢

之聲勢聞達引軍奪路，只聽得震天震地一聲礮響。又添出凌振聲勢不可當卻是轟天雷凌振。

將帶副手。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放起這礮。礮響裏一片火把。妙妙火光裏一

彭軍馬攔路。聲勢百倍乃是首將豹子頭林冲。引副將馬麟鄧飛截住歸路。四

下里戰鼓齊鳴。烈火競舉。此是第二段所調撥也衆軍亂攙各自逃生。聞達手舞大刀。苦

戰奪路。恰好撞着李成。合兵一處。且戰且走。直到天明。方至城下。梁中書聽得

這箇消息。驚得三魂失二。七魄剩一。奇連忙點軍出城。接應敗殘人馬。緊閉城

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抵東門下寨。準備攻城。且說梁中書在留

守司聚衆商議。如何解救。李成道。賊兵臨城。事在告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相

公可修告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趕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早奏朝廷。調

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鄰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

應。第三北京城內。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準備播木

礮石。踏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隄備。如此可保無虞。梁中書道。家書隨便修下。

誰人去走一遭。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副披掛。又差數箇馬軍。領了密書。放開

城門。弔橋望東京飛報聲息。及關報鄰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

夫。上城守護不在話下。且說宋江分調衆將。引軍圍城。東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糧草。爲久屯之計。務要打破大名。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爲關勝圍魏救趙之計。反觀一舉。李成聞達。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略點以索超箭瘡將息。未得痊可。再續以不說宋江軍兵打城。且說首將王定齋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大驚。問其備細。王定把盧俊義的事。一一說了。如今宋江領兵圍城。聲勢浩大。不可抵敵。庾家疇槐樹坡飛虎峪三處廝殺。盡皆說罷。蔡京道。鞍馬勞困。你且去館驛內安下。待我會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相大名危如纍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縣郡。如之奈何。望太師恩相。早早發兵勦除。蔡京道。不必多說。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請樞密院官。急來商議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密使童貫引三衙太尉。都到節堂參見太師。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將何計策。用何良將。可退賊兵。以保城郭。說罷。衆官互相廝覷。各有

懼。只見那步軍太尉背後轉出一人。每每非驚之人多乃是衙門防禦保義

使。姓宣名贊。掌管兵馬。此人生得面如鍋底。鼻孔朝天。卷髮赤鬚。彪形八尺。使

口鋼刀。武藝出眾。豈必鮮衣白面哉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馬。人呼為醜郡馬。因

對連珠箭贏了番將。郡王愛他武藝。招做女婿。誰想郡主嫌他醜陋。懷恨而亡。

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箇兵馬保義使。敘述履歷令人惡感○連珠箭不能價

失之際使人當時卻忍不住。出班來稟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箇相識。此

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王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得規模與祖上雲長相

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為大刀關勝。見做蒲東巡簡。屈在下僚。後一人妙贊

亦與敘述履歷一篇令人愈增惡感○醜陋者不得重用奇偉者

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為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

狂徒。保國安民。乞取鈞旨。蔡京聽罷大喜。就差宣贊為使。齎了文書鞍馬。連夜

星火前往蒲東。禮請關勝。赴京計議。衆官皆退。話休絮繁。宣贊領了文書。上馬

進發。帶將三五箇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簡司前下馬。當日關勝正和郝

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後一人妙人背聞說東京有使命至。關勝忙與郝

思文出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地。關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

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大名。宣某在太師面前。一力

保舉兄長。有安邦定國之策。降兵斬將之才。特奉朝廷敕旨。太師鈞命。綵幣鞍

馬。禮請起行。兄長勿得推卻。便請收拾赴京。關勝聽罷大喜。何遠大喜只四字

與宣贊說道。這箇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弟兄。看他初被人寫豪傑胸襟真與奸

臣天壤○看他一箇背後人引出一箇背後人章法便與楊羨籠鵝無二當初他母親夢井木犴

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木犴。這兄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

能。可惜至今屈沉在此。只今同去協力報國。有何不可。亦與敘述履歷一宣贊

喜諾。就行催請登程。當下關勝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將引關西漢十餘箇人。

收拾刀馬。盛甲行李。跟隨宣贊連夜起程。來到東京。逕投太師府前下馬。門吏

轉報。蔡太師得知。教喚進宣贊。引關勝郝思文。直到節堂。拜見已罷。立在階下。

蔡京看了關勝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髭鬚。兩眉入鬢。

鳳眼朝天。面如重棗。脣若塗硃。一名畫出太師大喜。便問將軍青春多少。關勝答

道。小將三十有二。隨手補出蔡太師道。梁山泊草寇圍困大名。請問將軍施何妙

策。以解其圍。關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水注。驚羣動衆。今擅離巢穴。自取其禍。

若救大名。虛勞人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

太師見說大喜。與宣贊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讀至此計令人吃驚且歎名下無虛也正合吾心。

隨即喚樞密院官。調撥山東河北精銳軍兵一萬五千。教郝思文爲先鋒。宣贊

爲後合。關勝爲領兵指揮使。步軍太尉段常接應糧草。犒賞三軍。限日下起程。

大刀關斧。殺奔梁山泊來。直教龍離大海。安能駕霧騰雲。虎到平川。怎辦張牙

舞爪。正是貪觀天上中秋月。失卻盤中炤殿珠。畢竟宋江軍馬怎地結果。且聽

下回分解。

鄧狂言索隱

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聽著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

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石秀在廳前千奴才萬奴才價罵。廳上衆

人都嚇呆了。有權利而無義務。是爲強盜。君主是也。有義務而無權利。是爲奴隸。人民是也。奴隸又有階級。則官僚之對於人民。與大官僚之對於小官僚。重重階級。騙詔無已。此近日之恆言。而亦即古人之所謂臣僕等差者也。况元人更有特別階級。分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爲四等乎。而此外又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之法。則一切不平等之階級。固莫有過于此矣。金評引郭令公語。其言亦可備考。令公禁軍中走馬。夫人之乳母子犯之。爲都虞候所殺。諸子訴諸令公。令公曰。子儀諸子。真奴財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豈非奴財。是前之所謂奴才者。自上計之。而令公之所謂奴才者。自下計之也。前者之範圍爲廣義。後者之範圍爲狹義。今作者連下三奴才字。自然以前者爲主體。而後說亦可通者。李固本狹義之奴才。中書得李固之銀子。而爲之殺人。當然是令公所罵也。且奴才二字。加諸熱心請賞之盧俊義。亦甚確切。富人本爲官僚之奴隸。而又奴隸平民。是第二箇奴才字。俊義亦當受之矣。顧石秀之罵。并示以梁山之兵力。幾與魯達行刺被獲一段。同其痛快。然而不同者。魯達以史進箇人爲主。是爲友義。石秀并不以俊義爲主。是爲非友義。是友義者爲狹烈。非友義者爲強盜。口口聲聲。總以梁山爲主體。雖云忠于所事。然亦不過吠非其主之例。原無分于堯桀。與中書之善惡。全然無關。此等若以一例視之。辜負作者苦心矣。若中書與衆人之嚇。則亦石

秀所著意者。

王太守是箇善懼之人。聽得說了這話。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一夥。朝廷幾次尙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裏一郡之力。倘若這亡命之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既如此。畏懼梁山。則何不緩捕盧俊義。既捕俊義。而猶畏梁山。則何不早爲預備。而何至于公人被殺。法場被劫。活活畫出一進退無據之親貴來。抑何可笑。蓋俊義之果否入夥于梁山。中書固未能斷定。而李固之銀子一入。則聽信孔目之言。且無論其是否從賊。而吾固可以邀功。乃梁山之銀子一入。則孔目又有輕辦之請。且無論其是否輕辦。而吾仍可以邀功。權利俱收。而俊義到配以後之生死與冤枉與否。非其所計。卽俊義不到配面中途爲梁山所劫與否。亦非其所問。若夫李固陰謀。公人私殺。燕青放箭。亦非昏官所曉。公人既死。離城太近。其勢不得不捕。捕之而又有法場之一劫。面石秀竟出以太罵。梁山又其來迅速。張皇聲勢之廣告。赫然出見。烏得不驚。且此語出于太守。爾代中書爲謀。若論小官愚見。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二卽奉書呈上蔡大帥。恩相知道。三著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隱備不虞。一所論似甚周匝。然從前所司何事。而平日兵力之不可用。已經顯然言表。况中書更無主見。顯出脚慌手忙之情狀。親貴不知世事。豈復更有糊塗過于此等人者乎。且太守爲中書之所聽從。

而平日能安于其位。功名實從何處得來。名之以善儒之人。極言其迂腐也。中書之屬員。固自當只有如此人耳。

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所在非比別處州府。那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李成聞達。都是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此語只當作宋江激將之辭。不可呆看。夫二將果有萬夫不當之勇。則後文寫來。并不見有衝鋒陷陣之能。亦未見其與梁山上將力戰。惟見大名失守之日。曾經極力保護中書逃生而已。是特寫二將之勇者。不過爲保護中書逃死而設。蓋不破大名不可。破大名而并殺中書。其勢又不可以附會。故不得已而著此一筆。其實則大名之役。惟索超尙能力戰。而二將安坐不前。未能拚命進戰。則是萬夫不當四字。已覺有些不令人相信。意者中書所重用之人。稍有本領。譽之者自溢其量。軍隊中固當有此虛聲也。且卽令果有萬夫不當之勇。而久在于權貴之門下。養尊處優。雖其力尙在。而其精已竭。彼固保持其見有之地位。并可以希冀將來可至之地位。又何肯冒險前敵。以與敵人爭一旦之命。蓋其驕淫矜誇。不惟謀畫爲己之所短。亦并其武勇之微長。亦幾幾消歸于無何有之鄉。富貴利祿之途。消磨英雄之志氣者。殆不知其凡幾。彼心中固以爲百無足慮。自可以保中書之地盤。以自固。而戰爭全爲保守的。而決無所謂進取的者。故自誇其能戰。亦終歸于自守。外強中乾。何足道哉。殆

至大名既失。乃不得不拚命保中書之生命。而并力衝出重圍而去。彼時固不得不與中書同生死也。此等人物。縱令果有萬夫不當之勇。已不足與圖功。况其未必果有耶。虛名與暮氣。殆兼之矣。小將有一箇相識。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得規模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關勝。見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聘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狂徒。保國安民。乞取鈞旨。此言託之宣贊口中。宣贊者。宣布歷史傳贊之辭也。作者寫關勝最難。以一人歷史之範圍。則無多可以附會之餘地也。關勝爲濟南提轄。知府劉豫降金。勝不屈死之。明明載在宋史。則其人不可輕議也。然無力以制劉豫。雖金人勢大。劉豫權重。其才又未有表見也。以屈在下僚四字。隱攝提轄就義一事。而已代爲之避去。無才之譏矣。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此八箇字。方纔下得穩當。有萬夫不當之勇七字亦然。且當如此時代。尙自不屈而死。不謂之萬夫不當之勇。不可得也。關勝何以入梁山。歷史上亦不罪其在梁山。善善從長。諱其舊惡。本係史臣之體。然宜和遺事。旣載其名。則作者不能刪去。遍之于全局將結之時。而終不得不寫此一段。乃託于蔡京之聘。聘也者。見關勝之不宜爲京所用也。處處皆作迴護之筆。非爲關勝。爲種界國界惜也。昧者不知。乃謂寫出雲長變相于梁山羣盜中。以爲惡札。不知勝之晚蓋。乃祖

有靈。亦當恕其前愆。况雲長用兵。雖終以失敗。而當其水淹七軍。力擒龐德之時。威振華夏。勝豈足以方其萬一。區區形似。豈能謂誣。矧雲長者。孔子貌似陽虎。亦不得以此爲陽虎罪。天然界無可如何。卽人爲上。亦不能禁人摹仿矣。若以作者之意度之。則玄德與雲長。何常非宋江與關勝。然哲學家充類至盡之義。不足語于歷史家。知人論世之談。處于官僚與盜賊兩社會之中。除絕人逃世外。其勢固絕不能免。普通社會之罪惡。歸諸個人。古人自當不認。天下非劉姓永業。玄德何得私。天下爲劉姓永業。玄德亦非其次。獻帝猶在。中山自王。于義實無取焉。然既非私物。則獻帝可。玄德亦可。苟爲私物。則獻帝不能守。而玄德可守。此固不成其功罪之問題者。惟玄德待武侯好。待雲長更好。彼則君臣魚水。此更有如兄弟。伐吳報仇。頗具友朋任俠之氣。趙雲不得以論理者奪之。武侯亦不得以論事者止之。彼固寧甘與雲長同命。而其餘不願。爲先帝討賊之說。不過借以惑人。而非其所必欲甘心者。君主中實未見有此人。俊義被擒。而宋江降。卽令以救俊義爲名。亦不得與之并。論兵力固不侔也。雲長豈不知有獻帝。而擇主而事。曾何礙于天理人心之公。「君知我報君。友知我報友。」雲長不認懦弱之君爲君。而認其友之可以君我者爲君。揆諸春秋大義。實無所背。迂儒謬爲正統之說。遂轉令玄德與雲長。反言相稽。而幾無可以自處。且後人之崇拜雲長者。又多出于贅說。秉燭達旦。固爲美談。然人非狗彘。

何至于無禮乎其所最爲尊親者之妻。以此尊之爲聖人。受者當必不安。雲長欲取呂布將秦宜祿之妻。明明載在史冊。而曹操取之。尊雲長者。深以爲諱。其實亦無關大體也。雲長勇將。亦爲儒將。然不禮士大夫。玄德所戒。驕於失算。亦所不免。比之岳武穆。將才實未足相當。顧玄德崛起。實資其力。勇冠三軍。亦敵人之所畏矣。立效以報曹公。未免太愚。顏良文醜之被斬。實與其主有礙。歸曹之事。雖出于萬不得已。而後世之借口者已多。華容釋曹。則對於歷史上地理上之衝突。誠不知其流傳之誤。而私恩廢公。尤爲污蔑雲長之甚者矣。不此之務。而謂作者不應以變相寫關勝。不知盜賊可以盜帝王。可以盜神聖。并可以盜天。而忠國殉種。晚蓋論定之英。并不準其得雲長之形似。鄙人誠不知其何說。奉武夫以爲聖人。而且幾幾乎儕于一孔獨尊之例。無怪乎盜竊孔子之說者。紛紛爲賊于天下矣。迄于今日。乃始配以武穆。武穆固爲大軍事家。大種族家。然武德武術。進化豈有窮期。而時勢會常有變。竊恐假武穆之名。以便其爲盜賊之實者。亦將有如雲長而已。夫君知我報君。友我知報友。兩語出之于關勝口中。作者極有權衡。原無有可以疵議之處。關勝死節。絕無所負于道君。而道君未嘗重關勝。則道君有負。故作者眼中。并不肯承認關勝爲道君而死。而以種界國界之故。承認關勝之死。爲其獨一無二正當之理由。雖關勝本無此心。而作者必不可以不作此想。卽文謝張陸諸公之死節。亦當以此眼

光論。而何有于擇主而事之雲長不類也者。至于宋江之實非其人。則當別爲一問題。而與關勝之品性無傷。卽謂關勝無知人之明。作者亦未嘗不承認。旣已將關勝爲盜之罪。種種從寬。而一切皆爲之辨護。當亦非作者之所欲出。嘉許之辭。與關勝者亦何必不一而足。且卽以關勝全傳。亦不過諒其心而許其品性。且亦自有分寸焉。若以才論。則其缺陷固甚多矣。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此回寫水軍劫寨。何至草草如此。蓋意在襯出大刀。則餘人總非所惜。所謂琬琰之藉。無過白茅者也。

寫大刀處處摹出雲長。變相可謂儒雅之甚。豁達之甚。忠誠之甚。英靈之甚。一百八人中。別有絕羣超倫之格。又不得以讀他傳之眼讀之。

寫雪天擒索超。略寫索超而勤寫雪天者。寫得雪天精神。便令索超精神。此畫家所謂襯染之法。不可不一用也。

話說蒲東關勝。當日辭了太師。統領一萬五千人馬。分爲三隊。離了東京望梁山泊來。話分兩頭。且說宋江與同衆將。每日攻打城池。李成聞達。那里敢出對陣。索超箭瘡深重。又未平復。更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

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點上燈燭。取出玄女天書。正看之間。忽小校報說。軍師來見。吳用到得中軍帳內。與宋江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出戰。向有三騎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書使人去京師告急。他丈人蔡太師必然上緊遣兵。中間必有良將。倘用圍魏救趙之計。且不要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大寨如之。奈何。兄長不可不慮。論事可觀英雄所見

略詞論文可謂忽伸
忽縮極奇極變矣

我等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

又

正說之間。只見神行太

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關菩薩。玄孫蒲東郡大刀關勝。引一彪軍馬。飛奔梁山泊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梁山之難。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軍前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此。我兵先亂。真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令便差小李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左邊埋伏。是豹子頭林冲。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右邊埋伏。是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軍帶着凌振。將了風火等礮。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卽施放

號礮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是一面傳令前隊退兵。要如雨散雲行。遇

兵勿戰。慢慢退回。是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後方纔

盡退。看池高退兵亦必詳盡如此。城上望見宋江兵馬手拖旗旛肩擔刀斧紛紛滾滾拔寨

都起有還山之狀。城上看了仔細報與梁中書知道。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

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得隨卽喚李成聞達商議。聞達道。想是京師救軍去取

他梁山泊。這厮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

外報馬來。齎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緊梁中書

便叫李成聞達各帶一支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趕宋江軍馬。且說宋江引兵正

回。見城中調兵追趕。捨命便走。一邊李成聞達直趕到飛虎峪那邊。只聽得背

後火礮齊響。李成聞達喫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旗旛對刺。戰鼓亂鳴。李

成聞達措手不及。左手下撞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撞出豹子頭林冲。各引五

百軍馬兩邊殺來。李成聞達知道中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

支馬軍。死併一陣。殺得李成聞達頭盔不見。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宋

江軍馬次第方回。漸近梁山泊邊。卻好迎着醜郡馬宣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

權且下寨。

若出俗筆便寫竟回山寨然則一萬五千人馬何在耶故知此句必不可少

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赴水

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且說水寨內船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

條張順商議道。我和你弟兄兩箇。自來寨中。不曾建功。現今蒲東大刀關勝。三

路調軍。打我寨柵。不若我和你兩箇先去。劫了他寨。捉得關勝。立這件大功。衆

兄弟面上也好爭口氣。張順道哥哥。我和你只管得些水軍。倘或不相救應。枉

惹人恥笑。張橫道。你若這般把細。何年月日能殺建功。你不去便罷。我今夜自

去。張順苦諫不聽。當夜張橫點了小船五十餘隻。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

是軟戰。手執苦竹槍。各帶蓼葉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船直抵旱路。

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卻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有伏路小校悄悄來

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船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槍。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不

知何意。特來報知。關勝聽了。微微冷笑。回顧貼旁首將低低說了一句。

已下皆極

勝正不及爲水軍諸人惜也。○經妙一幅雲長變相。

且說張橫將引三二百人。從蘆葦中間藏蹤躡跡直

到寨邊。拔開鹿角。逕奔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熒煌。關勝手撚髭髯。坐着看書。又

幅絕妙雲長變相。張橫望見燈燭熒煌。關勝看書三阮望見燈燭熒煌。並無一人前燈燭熒煌。句相炤作章法。俗本訛。張橫暗喜。手拞長

槍。搶入帳房裏來。旁邊一聲鑼響。衆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嚇得張橫

拖長槍。轉身便走。四下里伏兵亂起。張橫同二三百人。不曾走得一箇。盡數被

縛。推到帳前。關勝看了。笑罵無端草賊。安敢張我。草賊罵曰無端劫寨。名為張

儒雅真正風流。皆極盡關勝。喝把張橫陷車盛了。其餘的盡數監着。直等捉了宋江。一併解

上京師。每賴此句。便得不殺。不說關勝捉了張橫。卻說水寨內三阮頭領。正在寨中商議。

使人去宋江哥哥處聽令。只見張順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劫

關勝營寨。不料被捉。囚車監了。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們同死同

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親兄弟。卻怎地教他獨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

兄三箇自去救他。張順道。為不曾得哥哥將令。卻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

令來時。你哥哥喫他剝做泥了。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說得是。張順說他三箇不

過。只得依他。當夜四更。點起大小水寨頭領。各駕船一百餘隻。一齊殺奔關勝

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船如螞蟻相似。都傍岸邊慌忙報知主帥關勝。

笑道無見識。罵得妙。儒雅人罵人亦罵得儒雅。真乃妙筆。傳出四字。俗本於此。四字下更無許。

多字却有許多。色澤不可不知。回顧首將又低低說了一句。極高關勝。與前頁作章法。此卻說三阮在前。張

順在後。吶聲喊搶入寨來。只見寨內燈燭熒煌。並無一人。此與前變。作章法。三阮大驚。

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作八路。簸箕掌。栲栳圈。重重

疊疊圍裏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通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得到水邊。後軍

卻早趕上。撓鈎齊下。套索飛來。早把活閻羅阮小七橫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

阮小五張順。卻得混江龍李俊帶領童威童猛。死救回去。不說阮小七被捉。囚

在陷車之中。且說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報上去。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裏。直到宋

江寨中報說這箇消息。報下來。一絲不錯。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得關勝。吳用道。

來日決戰。且看勝敗如何。正定計間。猛聽得戰鼓亂起。藏過所定之計。下便若。出意外。此又一樣筆法。

非前文之所有。卻是醜郡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迎。看了宣贊在門

旗下勒戰。便問兄弟那箇出馬。只見小李廣花榮。妍醜。一雙。拍馬持槍。直取宣贊。宣

贊舞刀來迎。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鬪到十合。花榮賣箇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
 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槍。拈弓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
 得弓弦響。卻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錚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不是寫花榮乃是寫宣贊
者非止寫宣贊也乃是所以寫關勝也古有之云欲花榮見一箭不中。再取出
 第二枝箭。看得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箭鎧裏藏身。又射箇空。極寫宣贊
 見他弓箭高強。不敢追趕。霍地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趕。連忙便勒轉
 馬頭。望宣贊趕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較近。再射一箭。只聽得鎗地
 一聲響。正射在背後護心鏡上。雖意在極高宣贊然終亦讓出花榮宣贊慌忙
 馳馬入陣。使人報與關勝。關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我那馬來。霍地立起身。綽
 青龍刀。騎火炭馬。門旗開處。直臨陣前。又一幅絕妙宋江着見關勝。天表亭亭
四字絕妙與吳用。指指點點。喝采。指指點點妙活畫出所定計來
變長變相與吳用。指指點點。喝采。藏過其文却隱隱約約於一路逼出之妙計
 回頭。又高聲對衆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回頭妙只這一旬。林冲大怒叫道。
 我等弟兄。自上梁山。大小五七十陣。未嘗挫了銳氣。今日何故滅自己威風。說

罷。挺。槍。出。馬。直。取。關。勝。怒。叫。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我。不。直。得。便。凌。逼。你。

單。喚。宋。江。出。來。吾。要。問。他。何。意。背。反。朝。廷。英。雄。儒。雅。嚴。似。其。祖。○。極。寫。關。勝。也。宋。江。在。門。旗。下。聽。

了。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城。小。吏。宋。江。謹。參。一。惟。

將。軍。問。罪。定。計。如。此。關。勝。喝。道。汝。為。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為。朝。廷。

不。明。縱。容。奸。臣。當。道。不。許。忠。良。進。身。宣。贊。郝。思。文。說。關。勝。妙。布。滿。濫。官。污。吏。陷。害。

天。下。百。姓。山。泊。一。段。說。話。梁。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喝。道。分。明。草。

賊。替。何。天。行。何。道。罵。得。暢。罵。得。天。兵。在。此。還。敢。巧。言。令。色。四。字。罵。盡。宋。江。一。若。

不。下。馬。受。縛。着。你。粉。骨。碎。身。猛。可。里。霹。靂。火。秦。明。聽。得。大。叫。一。聲。舞。狼。牙。棍。縱。

馬。直。搶。過。來。虎。是。一。箇。林。冲。也。大。叫。一。聲。挺。槍。出。馬。飛。搶。過。來。虎。又。一。箇。兩。將。雙。取。

關。勝。關。勝。一。齊。迎。住。三。騎。馬。向。征。塵。影。裏。轉。燈。般。廝。殺。宋。江。忽。然。指。指。點。點。便。

教。鳴。金。收。軍。忽。然。指。點。二。將。定。計。如。此。真。是。妙。放。出。二。林。冲。秦。明。回。馬。一。齊。叫。

道。正。待。擒。捉。這。廝。兄。長。何。故。收。軍。罷。戰。一。妙。齊。宋。江。高。聲。道。賢。弟。我。等。忠。義。自。守。

以。兩。取。一。非。所。願。也。定。計。妙。絕。入。耳。縱。使。一。時。捉。他。亦。令。其。心。不。服。語。耳。語。吾。看。大。

刀。義。勇。之。將。世。本。忠。臣。乃。祖。為。神。家。家。廟。○語語雖耳安能不入玄中若得此

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讓乎又於閒處逗露宋江心中以惡之所得林冲。秦。明。變

色。各。退。計變色也俗本盡訛遂不可讀當。日。兩。邊。各。自。收。兵。且。說。關。勝。回。到。寨。中。下

馬。卸。甲。心。中。暗。忖。寫已入玄中道。我。力。鬪。二。將。不。過。看。看。輸。與。他。了。宋。江。倒。收。了

軍。馬。不。知。是。何。意。思。寫已入玄中便。叫。小。軍。推。出。陷。車。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

宋。江。是。箇。鄆。城。縣。小。吏。你。這。廝。們。如。何。伏。他。忽轉忽之甚阮。小。七。應。道。俺。哥

哥。山。東。河。北。馳。名。叫。做。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你。這。廝。不。知。忠。義。之。人。字以比六

勝可謂更罵不着乃如。何。省。得。關。勝。低。頭。不。語。深絕玄中且。教。推。過。陷。車。當。晚

坐。臥。不。安。走。出。中。軍。看。月。寒。色。滿。天。霜。華。遍。地。關。勝。嗟。歎。不。已。又一變相精妙

思都畫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箇。鬚。鬚。將。軍。匹。馬。單。鞭。要。見。元。帥。突如其來

法可想關。勝。道。你。不。問。他。是。誰。小。校。道。他。又。沒。衣。甲。軍。器。並。不。肯。說。姓。名。只

言。要。見。元。帥。不便出關。勝。道。既。是。如。此。與。我。喚。來。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關。勝

關。勝。回。顧。首。將。剔。燈。再。看。又一變相形。貌。也。略。認。得。便。問。那。人。是。誰。那。人。道

乞退左右。關勝大笑道：「大將身居百萬軍中，若還不是一德一心，安能用兵？如指吾帳上帳下，無大無小，盡是機密之人，你有話但說不妨。」

極高關勝絕倫超羣，真是妙絕之談。

○此語庶幾惟郭子儀岳武穆有之，讀之令人起敬起畏。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前日曾與朝廷統領

連環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得還京見駕。昨者聽得將軍到來，真乃不勝之喜。早間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獨奈衆賊不從，方纔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不惟將軍建立大功，亦令宋江與小將得贖重罪。關勝聽了大喜，請入帳中，置酒相待。呼延灼備說宋江專以忠義爲生，不幸陷落賊巢，關勝掀髯飲酒，拍膝嗟嘆。」

又一幅絕妙雲長變相。

不題。卻說次日，宋江舉兵搦戰，關勝與呼延灼商議。晚間雖有此計，今日不可不先贏此將。呼延灼借副衣甲，穿

了。上好馬都到陣前。宋江獨自大罵呼延灼道：「山寨不曾虧負你半分，因何賣

夜私去。」

宋江獨

呼延灼回道：「無知小吏，成何大事。」

獨罵宋江妙，不入彀中。宋江

便令鎮三山黃信出馬直奔呼延灼兩馬相交鬪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死馬下不說真假竟殺打死也俗本訛關勝大喜令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

延灼道不可追掩吳用那厮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從來苦肉計不令創鉅惡之絕倒

關勝聽了火急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動問鎮三山黃信如何

極寫關勝忠信過人不愧乃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監與秦明

花榮一時落草平日多與宋江意思不合今日要他出馬正要打殺此賊又說得妙

安得不入支中關勝大喜傳下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

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奔宋江寨中礮響為號裏應外

合一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鸞鈴人披軟戰軍卒銜

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了半箇更次前

面撞見三五十箇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如此定計呼延灼喝道

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妙正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

嘴只見呼延灼把槍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遠遠紅燈只一紅燈作三關

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里。呼延灼道。那里便是宋公明中軍。急催動人馬將近紅燈。將近紅燈忽聽得一聲礮響。衆軍跟定關勝殺奔前來。到紅燈之下。紅燈看時不見一箇。妙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妙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邊山上一齊鼓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得數騎馬軍跟着。先下此句便令撓鈎舒出。如此轉出山嘴。又聽得腦後更無人救筆法之妙。樹林邊一聲礮響。四下里撓鈎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了刀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卻說林冲花榮自引一枝軍馬。截住宣贊。月明之下。三馬相交。妙一輛鬪無二三十合。宣贊勢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箇女將。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紅綿套。索把宣贊拖下馬來。獨添女將爲醜。三女將醜。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段一話分兩處。這邊秦明孫立自引一支軍馬去捉郝思文。當路劈面撞住。郝思文拍馬大罵草賊匹夫。當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躍馬揮狼牙棍。直取郝思文。二馬相交。約鬪數合。孫立側首過來。郝思文慌張。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段二再有撲天鵬李應引

領大小軍兵。搶奔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並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

應糧草馬匹。卻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三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因妙此

見一句令人想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勝宣贊郝思文分投解來。宋江見了。

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把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

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好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

令。不敢不從。萬望將軍免恕虛誑之罪。好又關勝看了一班頭領。義氣深重。回顧

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極靈關勝精二人答道。并聽將令。靈

關勝○寫得被擒之後。其威令獨行於下如此。又只是四箇字。妙。關勝道。無面還京。願賜早死。宋江道。何故發

此言。將軍倘蒙不棄微賤。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

回京。妙語絕○吳用所定計。直至此處。方畢。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果然有之。

人生世上。君知我報君。友知我報友。聖名論可為今日既已心動。願住部

下。爲一小卒。今日既已心動。卓然純臣之言。誠哉。日在天。上心在人。內家法也。

耳。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

馬軍內有老幼者。隨卽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齋書往蒲東。搬取關勝老幼。都不在話下。宋江正飲宴間。默然想起盧員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淚下。獨不想起。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吳用自有措置。只過今晚。來日再起軍兵。

去打大名。必然成事。關勝便起身說道。關某無可報答。愛我之恩。而人生除君親我

之恩不可忘也。只一句直提出。乃祖雲長全副心事。願爲前部。宋江大喜。次日

早晨。傳令就教宣贊。郝思文爲副。撥回舊有軍馬。便爲前部先鋒。其餘原打大

名頭領。不缺一箇。添差李俊。張順。將帶水戰盛甲隨去。爲安道全也。非爲索超

所以自掩其筆跡也。以次再望大名進發。這里卻說梁中書在城中。正與索超起病飲酒。

是日。日無晶光。朔風亂吼。三句寫得索超跌頓。有法。雪天穿鞋無痕。只見探馬報道。關勝宣贊郝思

文并衆軍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夥了。梁山泊軍馬。見今又到。梁中書聽得。謔

得目瞪口呆。杯翻筋落。只見索超稟道。前者中賊冷箭。今番定復此讐。梁中書

便斟熱酒立賞。索超便捷教快引本部人馬。出城迎敵。李成聞達隨後調軍接

應。其時正是仲冬。天氣連日大風。天地變色。馬啼水合。鐵甲如冰。索超出。席提

斧直至飛虎峪下寨。寫得竟是一首絕妙好辭次日宋江引前部呂方郭盛上

高阜處看關勝廝殺三通戰鼓罷。這里關勝出陣對面索超出馬。當時索超見

了關勝卻不認得。是新起病人妙隨征軍卒說道。這箇來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關勝。

索超聽了。並不打話。直搶過來。逕奔關勝。關勝也拍馬舞刀來迎。兩箇鬪無十

合。李成卻在中軍看見索超斧法戰關勝不下。自舞雙刀出陣夾攻關勝。寫關勝

這邊索超郝思文見了。各持兵器前來助戰。五騎馬攬做一塊。寫宜贊郝思文宋江在

高阜看見鞭梢一指。大軍捲殺過去。李成軍馬大敗虧輸。連夜退入城去。宋江

催兵直抵城下。扎住營寨。次日彤雲壓城。天慘地裂。索超獨引一支軍馬出城

衝突。具雪天二字一路漸次寫來。真若北風。圖對之欲寒也。寫索超極其精神。吳用見了。便教軍校迎敵戲戰。他

若追來乘勢便退。因此索超得了一陣歡喜入城。好當晚雲勢越重。風色越緊。

吳用出帳看時。卻早成團打滾。降下一天大雪。凡三寫欲雪之勢至此方寫出雪來如律。俗本都說。吳

用便差步軍去大名城外。靠山邊河路狹處掘成陷坑。上用土蓋那雪。降了一

夜。平明看時。約已沒過馬膝。寫索超極其精神。寫雪亦極其精神。卻說索超策馬上城。望見宋江

軍馬各有懼色。東西策立不定。當下便點三百軍馬。驀地衝出城來。宋江軍馬四散奔波而走。卻教水軍頭領李俊張順。身披軟戰。勒馬橫槍。前來迎敵。卻纔與索超交馬。棄槍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邊來。索超是箇性急的。那里炤顧。那里一邊是路。一邊是澗。李俊棄馬跳入澗中。向着前面口裏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妙絕真乃索超聽了。不顧身體。飛馬撞過陣來。山背後一聲礮響。索超連人和馬。擲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這索超便有三頭六臂也。須七損八傷。正是爛銀深蓋藏圈套。碎玉平鋪作陷坑。畢竟急先鋒索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關勝帳中。燈下縛張橫。縛阮小七。罵宋江。替何天行。何道誠。擊天之柱石也。不謂呼延灼以降賊之舊將。行劫寨之奸謀。其言曰。宋公明忠義。誤入賊巢。夤夜殺死林冲。賊勢自解。又曰。將軍可建大功。我輩可贖重罪。其言可信。不覺墮其術中。雖然。勝惟一死可耳。何出君知報君。友知報友之言。與宣贊郝思文反面事。賊嗚呼。雲長先生有降曹之孫子耶。吾不信。

吾不信。

又曰。索超號急先鋒。素以忠勇自命。韓滔一箭。數月平復。方圖抖擻精神。立擒諸賊。豈料爛銀深處。碎玉堆中。陷坑莫測。圈套難逃。夫秦明性急而故激。之以緩。索超性急而卽中之以急。網羅英雄。無非兵法。

鄧狂言索隱

張橫道哥哥如此把細。何年月日。能殺建功。你不去便罷。我今夜自去。關勝之身分與其他打梁山者不同。并與呼延不同。呼延以器械勝。非其智之過人也。關勝則宜稍爲擡高矣。然故意擡高此一方面。而彼一方面太爲減色。則又非作法。因而想到水陸異用。而以水軍敗於陸軍。乃無大傷。又想到水軍中六箇天罡頭領中。張橫身分稍弱。故劫寨致敗。罪在張橫。張橫以貪功之故。不聽張順之諫。遂至被擒。實足爲舍長用短。冒險無謀者之戒。亦作者作意處。其中寫張順之把穩。李俊之救三阮。皆極力各寫其能。文章殺是好看。而關勝一方面。乃實在寫得其頗有謀略。其實以少敵衆。以水軍劫陸寨。絕非辦法。一之爲甚。而又至於再。是不必關勝之果能也。此等用極輕之筆。亦見梁山之寫戰。妙在不甚出色。此處出色。則更不好下臺耳。

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親兄弟，卻怎的教他獨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箇，自去救他。張順道：爲不曾得哥哥將令，卻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來時，你哥哥喫他剝做泥了。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說得是。山寨大隊在外，自當堅守。張橫貪功被擒，自然大錯。張順若與之同往，亦當不免。三阮此舉，實類于從井救人。昨日既經劫寨，而不成功，今日豈復不防？昨日係水軍劫陸寨，豈今日水軍劫陸寨，而有能成功之理？然人人各有其性質。阮小七之爲人，義氣最重，而又極鹵莽。本來無大算計，自是其俠烈過人之處，不可厚非。小二小五亦與小七相近者。小七既以兄弟同死生爲言，而又以嫡親兄弟，痛詆張順。若自倫理上言之，則三阮是而張順非。若自軍事上言之，則對於一羣，固決無如此辦法。蓋三阮此舉，必不能與關勝爲敵，而徒以自斃也。且核其情勢，亦若近于魯達行刺，而不得以之相比者。魯達只以箇人拚命，而阮氏則欲他人亦與之同行拚命，且更率其部下而與之同行拚命也。魏公子自度不能得之于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侯生以爲辟，若以肉投餒虎，雖俠烈亦何所用。惟阮小七等本一全無知識之莽夫，稍有可取，亦不苛求。究竟事求有濟，張順反對，亦未見其爲忘兄也。宋江高聲道：賢弟我等忠義自守，以兩取一，非所願也。縱使一時捉他，亦令其心不服。吾看關勝義勇。

之將。世本忠臣。乃祖爲神。家家廟。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願讓位。宋江愚人。其人可誅。宋江愛才。其才可畏。百無一能。而巍然首坐。作者稱量出之矣。以兩取一。未必便能捉關勝。卽令敗之。關勝終不服也。夫宋江何以必得關勝。梁山彈丸耳。名爲人才濟濟。實則不足以當大敵。設一旦有能者聚羣英。而取其地。亦猶發蒙振落而已。收拾人才。實惟首事者之第一要義。而不服其心。則無以致其死力。故處處寫宋江愛才。實出于情勢上之所不容已。非徒爲聚集諸人上山也。此處寫關勝身分。實惟最不易得之人。絕非呼延灼秦明張清董平徐寧索超諸人之比。彼既能抗義死節。則雖力能擒之。智能取之。而彼終不肯俯首以入于吾之範圍。其將如何而制之。且其身分亦絕不類耳。今者先以卑禮敬之。繼以苦辭訴之。關勝罵之而不噴。二將併之而自退。其亦可極籠絡之能事矣。稱之曰義勇。在關勝差當得住。而其心實以自負。已經入其隱微。特提乃祖者。關勝士族。不免習氣。宋江語雖醜。而已入于其心矣。展轉于一社會之中。而不能自拔。賢者不免無足爲關勝責也。讓位之說。不足以愚關勝。并不足以愚盧俊義呼延灼。惟呼延喜人奉承。實惟軍閥習氣。關勝則明知其詐。而不以爲意也。安放此一句。實寫宋江積憤之惡。且伏後來見忌之根。而後文說降。反無此語。可謂匠心獨運者矣。用林冲秦明尤妙。秦明稍弱故耳。下文云「使人招安逃竄敗軍」。是點醒宋江憤招安本題法。

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前日曾與朝廷統領連環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得還京見駕。昨者聽得將軍到來。真乃不勝之喜。早間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獨奈衆賊不從。以外天罡中戰敗被擒。而降者三人。呼延灼秦明索超。而關勝獨寫得精彩者。身分不同。稍著其勇而有謀也。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三人之冒險輕敵。絕不肯以之寫關勝。一則愛惜其人。一則見料敵甚難耳。顧何以必用呼延。呼延貴族也。貴族而率師被擒。以降于敵者也。降者而爲敵用。以至關勝被擒。而亦降于敵。所謂以其餘腥汚賢者。其罪不可赦矣。然此法最妙。以其易爲人信。故漢高以之用項伯。唐太以之滅李軌。張太岳以之制蒙古。而其効益神。若夫金之縱秦檜。元之私和賈似道。清之通奄宦。亦皆其變相。而利用其同族之降將。以反而相攻者。史不絕書。糜芳之降敵。與劉封之不救。固非雲長之所及料矣。而安得不爲其所愚。以至于被擒乎。作者之寫呼延。無一不從此探索而出。惟不以楊志當之者。楊志之上山也。久而在官之權不重。且彼爲得罪之貴族。而於爲重用之軍閥。其地位愈高。則其內間也。亦愈易。且其罪惡亦愈重也。屈在下僚。而偶然見用之士族。固直受其給矣。

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儼蒙不棄微賤。可以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

甚矣。此言之詐也。替天行道。固無需駁。送回京去。豈關勝尙能免禍乎。以一下僚而崛起領兵。重其虛名。非有肺腑之親。與功勛之迹。而朝右亦絕無可以倚恃者也。一旦被擒而縱囚。其不爲盧俊義者幾希。况其以法律而論。則覆軍亦自有重罪。宋江豈不知之。亦豈不知關勝之必當知之者。顧宋江言之。而關勝聽之。而心動。抑又何也。蓋關勝不可以死懼。而可以情感。通篇用計。皆是此法。彼既被擒。而請死于梁山者。正也。兵敗而歸。死于京師者。亦正也。既不能得死于梁山。則必當歸死于京師。既未能遂其馬革裹屍之願。則亦當受其西市斧鑕之誅。故特爲此一言焉。以從其志。則關勝之氣索而心動矣。彼之屈在下僚者。既已甚久。而蔡京之爲人。又非其所心服。平日既無收羅上將之力。臨時又率不教之兵。徒以鬱不能忍。崛起而肩此巨任。明知當道之責望者甚賒。而無功不可以持久。故夫呼延之賺。急于建功。亦有所迫于不得已而爲之也。只此一語。已爲此一回結穴之精神。宋江之善于籠絡。關勝之猶留身分。一見其能。一薄其罪。兩方面皆寫得恰好矣。說呼延灼妙在辭費。蓋純粹以利害動之。非一言所能盡。說關勝妙在辭簡。純粹的以情義相感。則實爲手續所已完。寫得權術人渾身都現。妙極。宋江正飲宴間。默然想起盧員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淚下。金評獨不想起晁蓋何也。是極。然尙未明著其所以然之故。與想石盧之亦係僞爲也。曹操哭典韋之故。智哭死者與活者看。作者用之如畫。

矣。雖此中亦含有許多真處。野心未已。而人才可惜。固當感慨係之。若以實際而論。則盧俊義之囚。宋江之所害也。石秀因俊義之囚而囚。亦何嘗非宋江之所害。貓兒哭鼠。殆所謂假慈悲者乎。若夫晁蓋則宋江之所必不肯提起者矣。梁山之兵力。非不能滅此朝食。而一經成功。則誓箭之遺囑。未有不發生許多困難之點者。則不若于別一方面。先立功名以自重。而更收羅羽翼以自豐。迨其基礎固定。則他日即滅曾頭市。而此一問題。已非吾之所慮。而衆人亦決不得以相難。非終聽曾頭之存立以爲我敵也。僕固懷恩使河北降將歸藩。卽以爲養寇自重之計。已經蓄跋扈之根。而陳平奇計。陰弑義帝。以便于縞素發喪。號召大義于天下。其用計比宋江尤毒。而宋江亦未嘗不陰師其意。惟遺囑有以苦之。故不得不委曲而出。以賺玉麒麟打大名府之辦法。否則鼓行而問曾市之罪。卽張承業之所謂高祖太宗復生。亦無有能居王之上者。宋江豈不知之。而乃託詞于「庶民居喪尙且不可輕動。我們不可不待百日之後。」是轉以自縛而爲人口實也。賊平之後。奈遺囑何。遲之而別尋他事。其故良可思也。

索超聽了。不顧身體。飛身撞過陣來。山背後一聲礮響。索超連人和馬。落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索超之擒。所以形關勝也。從急先鋒著眼。顧李成聞達。既不訓戒。又不救援。則亦以索超形之。先鋒云者。

反形李聞之不肯前進也。急之云者。反形李聞之緩于戰事也。偏裨力爭。而大將安坐。官僚習氣。抑何可惡。且李成之號爲天王。與晁蓋同。聞達之號爲大刀。與關勝同。作者蓋故意爲之。以爲權門有李成。聞達。梁山卽當有晁蓋關勝。且若以晁蓋關勝永遠置之權門。則將來亦終歸于不可用。富貴之累人也。有如此哉。顧梁山諸人有綽號。權門之人亦有綽號。李成聞達而外。高俅府中有乾鳥頭富安。蔡九府中有黃蜂刺文炳。且此外尙有楊志所殺之沒毛大蟲牛二。石秀所打之踢殺羊張保。魯達之東京菜園。又有潑皮破落戶之過街老鼠張三。青草蛇李四。則游民之不趁梁山資格者。其餘則有若生鐵佛。飛天藥叉。飛天蜈蚣。截江鬼。油裏餓諸名詞。是何社會。而有綽號者之惡。乃在于此。而且居多數也。

水滸
第六十三回末段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條水上報冤

蓋至是而宋江成於反矣。大書背瘡以著其罪。蓋亦用韓信相君之背字法也。獨怪耐菴之惡宋江如是。而後世之人猶務欲以忠義予之。則豈非耐菴作書爲君子春秋之志。而後人之顛倒肆言爲小人無忌憚之心哉。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於其是非可不察乎。

宋江之反。始於私放晁蓋也。晁蓋走而宋江之毒生。晁蓋死而宋江之毒成。至是而大書宋江疽發於背者。殆言宋江反狀。至是乃見而實宋江必反之志。不始於今日也。觀晁蓋夢告之言。與宋江私放之言。乃至不差一字。是作者不費一辭而筆法已極嚴矣。打大名一來一去又一來又一去。極文家伸縮變化之妙。前文一打祝家莊。

二打祝家莊。正到苦戰之後，忽然一變，變出解珍、解寶一段文字，可謂奇幻之極。此又一打大名府，二打大名府，正到苦戰之後，忽然一變，變出張旺、孫五一段文字，又復奇幻之極也。世之讀者，殊不覺其爲一副鑪錘而不知此實一樣章法也。

寫張順請安道全，忽然橫斜生出截江鬼張旺一段情事，奇矣。卻又於中間再生出瘦後生孫五一段情事，文心如江流漩洑，真是通身不定。梁山泊之金，擬聘安太醫，卻送截江鬼，一可駭也。半夜劫金，半夜宿娼，而送金之人，與應受金之人，同在一室，二可駭也。欲聘太醫而已，無金，太醫既來，而金如故，截江小船，卻作寄金之處，三可駭也。江心結冤，江心報復，雖一遇於巧，奴房裏再遇於定，六門前而必不得及，四可駭也。板刀尙在，血跡未乾，而冤頭債脚，疾如反掌，前日一條纜索，今日一條纜索，遂至絲毫不爽，五可駭也。孫五發科，孫五解纜，孫五放船，及至事成，孫五喫刀，孫五下水，不知爲誰忙，此半日六可駭也。孫五先起惡心，孫五便先喪命，張旺雖若稍遲，畢竟

不能獨免。不知江底相逢。兩人是笑。是哭。是七可駭也。不過一葉之舟。而忽然張旺。孫五。二人忽然。張順。張旺。孫五。三人忽然。張旺一人忽然。張順。安道。全王。定六。張旺。四人忽然。張順。安道。全王。定六。三人忽然。王定六一人忽然。無人。韋應物詩云。野渡無人舟自橫。偏於此舟禍福。倏忽如此。八可駭也。

卻說宋江因這一場大雪。定出計策。擒了索超。其餘軍馬都逃入城去。報說索超被擒。梁中書聽得這箇消息。不繇他不慌。傳令教眾將只是堅守。不許出戰。意欲便殺盧俊義。石秀。又恐激惱了宋江。朝廷急無兵馬救應。其禍愈速。只得教監守着二人。再行申報京師。聽憑太師處分。先安頓一筆便令下文寬然有餘手法老到之極且說

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縛。請入帳中。置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眾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此語不可說關勝而可說索超蓋關勝忠義之子。索超位不出李成。聞達上也。若是將軍不棄。願求協助。宋江一同替天行道。楊志向前。另自敘禮。訴說別後相念。兩人執手灑淚。事已到此。不得不服。寫索超服亦與關勝不同。甚宋江大喜。再教置酒帳中作賀。次日

商議打城一連數日急不得破宋江悶悶不樂是夜獨坐帳中忽然一陣冷風

刮得燈光如豆風過處燈影下閃閃走出一人宋江擡頭看時卻是天王晁蓋

寫得欲進不進叫聲兄弟你在這里做甚麼不為絕妙絕只一句便將宋江宋江

喫了一驚急起身問道哥哥從何而來冤讐不會報得心中日夜不安宋江蓋

報仇偏不用他人聲罪偏是宋江因連日有事一向不會致祭說不報仇已不祭

死彼宋江之於晁蓋始何如也寫得深文曲筆妙不可言○不報仇無明文自晁蓋

之筆不致祭三字以重今日顯靈必有見責晁蓋道兄弟不知我與你心腹弟兄

我今特來救你如今背上之事發了只除江南地靈星可免無事兄弟曾說三

十六計走為上計今不快走時更待甚麼倘有疎失如之奈何休怨我不來救

你深明宋江背反之志實自私故晁蓋之日始也宋江意欲再問明白趕向

前去說道哥哥陰魂到此望說真實晁蓋道兄弟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回去

不要纏障我便去也蓋語不用私放晁宋江撒然覺來卻是南柯一夢便請吳用

來到中軍帳中宋江備述前夢吳用道既是天王顯聖不可不信其有自今天

寒地凍。軍馬亦難久住。正宜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打城。亦未爲晚。亦不全信。天王妙甚。一見宋江。吳用平日初未嘗以天王爲意。一則大軍進退。庶不同於兒戲也。宋江道。軍師之

言雖是。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縲紲。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來救。不

爭我們回去。誠恐這厮們害他性命。此事進退兩難。如之奈何。當夜計議不定。

次日。只見宋江神思疲倦。身體發熱。頭如斧劈。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到帳中看

視。宋江道。我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整子一般紅腫起來。大書背

宋江反狀已見。蓋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菘豆粉可以護心。毒氣不

能侵犯。快覓此物。安排與哥哥喫。得此一句安放便只是大軍所壓之地。急切

無有醫人。用一跌法。跌出張順只見浪裏白條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得患

背疾。百藥不能得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自此小弟感他恩德。但

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請他。書此一以表張順生平一以見道今見兄長如此

病症。只除非是此人醫得。只是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

得星夜前去。吳用道。兄長夢見天王所言。百日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莫

非正應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這箇人，快與我去休辭生受。只以義氣為重。

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極醜之語，可謂平生奸偽病見。真性矣。晁蓋之仇，獨不以義氣為重。何也？作者下此等句，皆是反觀法。

觀出宋江之惡來 吳用叫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便生出截江鬼一段文字來 再將二三十兩碎

銀作盤纏，分付張順。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來。便生出李巧奴一段文字來 切勿有誤。

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裏相會。分到 兄弟是必作急快來。張順別了眾人，背

上包裹，望前便去。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火速收軍罷戰，回山車子上載了。

宋江只今連夜起發大名府內，曾經我伏兵之計，只猜我又誘他，定是不敢來。

追。兩番退兵，前以遲此以速皆極。兵家之用，寫吳用真正妙才。 一邊吳用退兵，不題。卻說梁中書見報宋江

兵又去了，正是不知何意。李成聞達道：吳用那厮詭計極多，只可堅守，不宜追。

趕。不出所料 話分兩頭，且說張順要救宋江，連夜趲行。時值冬盡，無雨即雪，路上好

生艱難。寫景妙自此一路 張順冒着風雪，捨命而行，獨自一箇奔至揚子江邊。

看那渡船時，並無一隻。張順只叫得苦。先作 沒奈何，遶着江邊又走，只見敗葦

折蘆裏面有些烟起。是寫大江是寫風雪是寫渡船 張順叫道：艄公，快把渡船

來載我。只見蘆葦裏簌簌地響。走出一箇人來。先響次人。○忽然生出極頭戴簪笠。身披蓑衣。問道。客人要那里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府幹事。至緊多與你些船錢。渡我則箇那艄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亦沒歇處。你只在我船裏歇了。到四更風靜雪止。我卻渡你過去。只要多出些船錢。與我張順道也說得是。便與艄公鑽入蘆葦裏來。見灘邊纜着一隻小船。篷底下一箇瘦後生在那里向火。忽然又生出一箇人情奇變之極艄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艙裏。把身上濕衣裳脫下來。叫那小後生就火上烘焙。看他兩箇便似世間好兄弟。好朋友。相似何等情義。真切。○嘆今世間之

好兄弟好朋友其情義真切亦只是此兩箇張順自打開衣包。取出綿被和身一捲。倒在艙裏。叫艄

公道。這裏有酒賣麼。買些來喫也好。下船便開包。便取被取被便臥。倒臥。活畫風雪。活畫灘。活畫辛。活畫艄。活畫船。

裏歇了艄公道。酒卻沒買處。要飯便喫一碗。張順再坐起來。喫了一碗飯。放倒頭

便睡。未喫晚飯。先已睡倒。再坐起來。喫了晚飯。便又睡。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

分托大初更左側。不覺睡着。那瘦後生一頭雙手。向着火盆。畫也畫不出。畫一頭把嘴

努着張順一頭口裏輕輕叫那艄公。畫也畫不出。道大哥你見麼。發偏科。令是我。慙後生

艄公盤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搖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反叫他船放開不知那後生推開篷。一畫跳上岸。一畫解了

纜。一畫跳上船。一畫把竹篙點開。一畫搭上櫓。一畫絕一咿咿啞啞地搖出江心裏來。

把不知為誰出力不知艄公在船艙裏取纜船索。極寫眼前景果報也輕輕

地把張順網縛做一塊。便去船梢艍板底下取出板刀來。想至此句令我忽然

失笑○讀至夜闌薄陽則替宋江擔憂。讀至張順卻好覺來。雙手被縛。掙挫不

得。艄公手拿板刀。按在他身上。張順告道。只四字直反襯出夜闌薄陽一篇文

此四字遂可為其註脚也好漢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艄公道：「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

筆勢奇險使人喫驚張順連聲叫道：「你只教我因圖死冤魂。便不來纏你。」上艄公語險

捷艄公道：「這箇卻使得。」又惡知其放下板刀。把張順撲通的丟下水去。那艄公

便去打開包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倒喫一嚇。妙絕絕便叫那瘦後生道：「五哥進

來和你說話。」大奇絕妙絕人險惡真有如此可畏可恨那人鑽入艙裏來。被艄

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時。砍得伶仃推下水去。大奇大奇是他發科。是他放船

爲惡 艄公打併了船中血迹。自搖船去了。卻說張順是箇水底下伏得三五夜

的人。一時被推下水。就江底咬斷索子。赴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隱隱有些燈

光。張順爬上岸。水淥淥地轉入林子裏看時。卻是一箇酒店。半夜裏起來醃酒。

破壁縫透出火來。畫如張順叫開門時。見箇老丈。納頭便拜。老丈道。你莫不是江

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麼。張順道。實不相瞞。老丈。小人從山東下來。要去建

康府幹事。晚了隔江覓船。不想撞着兩箇歹人。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盡都劫

了。攢入江中。小人卻會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則箇老丈見說。領張順入後

屋中。把箇衲頭與他替下濕衣服來烘。脫是燙些酒與他喫。寫是

大第有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裏幹何事。口口只問張順道。小

人姓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

泊過。至梁山泊張順道。正從那里經過。老丈道。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人。

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至梁山泊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爲主。

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污吏。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

濟老那里似我這里草賊若待他來這里百姓都快活不喫這夥濫污官吏。蔡惱。一段真乃妙筆。妙舌便有過望草賊之意。○非怪草賊之不能救濟。濟老怪草賊之不能治彼濫官污吏也。張順聽罷道。公公不

要喫驚。小人便是浪裏白條。張順因爲俺哥哥宋公明害發背瘡。教我將一百

兩黃金來請安道全。誰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這兩箇賊男女縛了雙手。攛下

江裏。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里。老丈道。你既是那里好漢。我教兒子出來和你

相見。船公後忽添出一人。都是出奇之筆。亦不多時。後面走出一箇瘦後生來。又

生奇極看着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是無緣不曾拜識。小人姓王。

排行第六。因爲走跳得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閃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

多曾投師不得傳受。一撮便合權在江邊賣酒度日。卻纔哥哥被兩箇劫了的。

小人都認得一箇是截江鬼張旺。那一箇瘦後生。卻是華亭縣人。喚做油裏

孫五。亦還他名色這兩箇男女。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厮

來喫酒。我與哥哥報讐。張順道。感承哥哥好意。我爲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

奔回寨裏。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請了安太醫。回來卻相會。當下王定六將出自

己一包新衣裳都與張順換了。又一番脫換殺雞置酒相待。又一番相待不在話下。次日

天晴雪消。王定六再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且教入建康府來。張順進得城中。

逕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張順進得門。看着安道全。納頭便拜。

安道全看見張順。便問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吹得到此。張順隨至裏面。把這

鬧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訴了。後說宋江見患背瘡。特地來請神醫。揚

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來。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公明天

下義士去醫好他。最是要緊。只一句表出安道全只是拙婦亡過。四字妙便已伏巧奴之

家中別無親人。離遠不得。以此難出。張順苦苦求告。若是兄長推卻不去。張順

也不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百般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原來安道全

新和建康府一箇烟花娼妓。喚做李巧奴。時常往來。正是打得火熱。無端又生出一段事

來可謂文隨手變當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安排酒喫。李巧奴拜張順為叔叔。此句不巧

奴之視張順如親正是寫道全之視巧奴如室也三杯五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

你這里宿歇。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只是一箇月。少是二十

餘日便回來。看你那李巧奴道我卻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

我門。魏語○悉與下有人安道全道我藥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走

你且寬心。我便去也。不到得擔閣。李巧奴撒嬌撒癡。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

若還不念我去了。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兒飛。寫得無張順聽了這話恨不

得一口水吞了。這婆娘。先伏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纔去巧奴房裏

睡在牀上。巧奴卻來發付張順道。你自歸去我家。又沒睡處。先來發遣以爲門

裏歇以爲張見張旺之地不然太醫高親豈可撒之門首張順道我待哥哥酒

醒同去。巧奴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筆墨曲折張順心中憂

煎那里睡得着。睡着便生出事來睡不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奇○你若不依

我門此人卻來敲門定是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見一箇人閃將入來。便與虔

婆說話。絕如畫那婆子問道你許多時不來。卻在那里。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卻

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兩金子。即以太醫爭光絕倒送與姐姐打些釵釵。老娘

怎地做箇方便。教他和我厮會。則箇虔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叫女兒來。張順

在燈影下張時卻正是截江鬼張旺寫得冤家路近來這厮但是江中尋得些

財便來他家使張順見了按不住火起再細聽時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

叫巧奴相伴張旺之真乃無醜不備寫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卻又怕弄壞了事走

了這賊約莫三更時候廚下兩箇使喚的也醉了醉如畫以君子義不欲醉也

虔婆東倒西歪卻在燈前打醉眼如張順悄悄開了房門覓到廚下見一把

廚刀油晃晃放在竈上油晃晃只三字便活寫出娼妓人家廚下俗本誤作

這虔婆倒在側首板凳上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廚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

時原來廚刀不甚快砍了一箇人刀口早捲了亦是厨刀頓那兩箇正待要叫卻

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起便擡力一頓便綽起來一斧一箇砍殺了房中婆娘

聽得慌忙開門正迎着張順張順進去不知想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張

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窗跳牆走了又作了一縱大奇大奇到後脫生一頓

張順懊惱無及忽然想着武松自述之事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牆

上寫道殺人者我安道全也忽然想着武松舊事忽然偷用武松文法而推其人

只是題目不同便一連寫了數十餘處亦與武松變多為益善也一而

將明只聽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便叫我那人復肯去山東者哉張順道哥

哥不要做聲我教你看你那人我那人你趣安道全起來看見四箇死屍嚇得

渾身麻木顛做一團張順道哥哥你再看你寫的麼你寫的三字安道全道你

苦了我也張順道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卻用去

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拙要早連夜逕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

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你忒這般短命見識趁天未明張順捲了盤纏同安

道全回家開鎖推門是無家取了藥囊出城來逕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

着說道昨日張旺從這里走過可惜不遇見哥哥門文字忽然穿到有人敲張順

道我也曾遇見那厮可惜措手不及正是要幹大事那里且報小讐寫張順不

所以深義張順也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厮來也惜其去報其來門文張順道

且不要驚他看他投那里去中妙偏不在定六門前房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船王定

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船來載我兩箇親眷過去張旺道要趁船快來王定六報

與張順張順道安兄。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小弟衣裳卻換與兄長穿了。纔去趁船。寫張順分外細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安道全

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張順戴上頭巾遮塵，煖笠影身。妙王定六背了藥囊

走到船邊。張旺攏船傍岸。三箇人上船。張順爬入後梢，揭起艍板。板刀尚在。悄

然拿了，再入船艙裏。只板刀向在四字寫得果報森然令人不寒而慄張旺把

船搖開，咿啞之聲又到江心裏面。長妙果報可張順脫去上蓋。不寫得色色細

人過叫一聲艍公快來。你看船艙裏有些血跡。張妙妙即用前血跡字然在張旺道

客人休要取笑。一頭說一頭鑽入艙裏來。被張順脰膝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

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麼？讀之快活之甚張旺看了，做聲不得。張順喝

道：你這厮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箇瘦後生那里去了？要張

旺道：好漢小人金子多了，怕他要分我，便少了。妙語絕倒此即臧文仲竊位註

鬼也因此殺死攬入江裏去了。本領既大心計轉粗張順道：你這強賊老爺生

在潯陽江邊，長在小孤山下做賣魚牙子。天下傳名，只因鬧了江州，占住梁山。

泊裏隨從宋公明縱橫天下誰不懼我雄文該俗你這厮諷我下船縛住雙手

攬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卻不送了性命今日冤讐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

一拖提在船艙中取纜船索把手脚四馬攢蹄網縛做一塊亦是纜船索寫

着那揚子大江直攬下去報寫得果喝一聲道也免了你一刀報寫得果王定六看

了十分歎息四字妙絕善惡之分寸十分數息其有以不多張順就船內搜出前日金子

並零碎銀子銀則猶是也金少十兩矣都收拾包裹裏三人棹船到岸對王定六道賢弟恩

義生死難忘你若不棄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趕上梁山泊來一同歸順大

義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

道全換轉衣服就北岸上路一色色細備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船自搖回家

本是山泊金子欲送安太醫卻送載江鬼乃未識而仍歸山泊者安太醫不得有

獨搖數日至是卻屬王定六搖歸者瘦後生不復在載江鬼亦不復收拾行李趕

來且說張順與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箇文墨

的人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早走不動尾行文至此已屬餘張順請入村店

買酒相待。正喫之間，只見外面一箇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誤。

張順看時，卻是神行太保戴宗。妙絕又妙絕，又妙於道全之遇來。扮做客人趕來。張順

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目今宋哥哥神思昏

迷，水米不進，看看待死。」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寫張安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

便似醫人聲口戴宗答道：「肌膚憔悴，終夜叫喚，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

是皮肉身體，得知疼痛，便可醫治，只怕誤了日期。」一句戴宗道：「這箇容易取兩

箇甲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藥囊。江妙○前若便用此法，何以有揭于

背一畫皆有其故也知一分付張順，你自慢來。我同太醫前去，兩箇離了村店，作

起神行法，先去了。只用三字，忽結太醫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

了兩三日，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親果然過來。不更生頭順張順接見，心

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大驚道：「哥哥何緣得還在這里？」那安太醫

何在？寫王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卻和張

順並父親一同起身，投梁山泊來，且說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連夜趕

到梁山泊寨中。大小頭領接着擁到。宋江臥榻內。只一擁字直畫出衆人情義來就牀上看時。

口內一絲兩氣。安道全先診了脉息。說道衆頭領休慌。脉體無事。身軀雖是沉

重。大體不妨。不是安某說口。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

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內用長托之劑。並治法皆詳寫五日

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卻得飲食如舊。只見

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冤之

事。衆皆稱歎。險不誤了兄長之患。宋江纔得病好。便又對衆灑淚商量。要打大

名救取盧員外。石秀。看他灑淚二字可謂醜極仍不爲晁天王報仇灑淚故惡之也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

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只顧自己將息。調理體中

元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時候。定要打破大名城池。救取盧員外。石

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婦奸夫。以滿兄長報仇之意。宋江道。若得軍師真報此仇。

宋江雖死瞑目。大書宋江甘心爲盧員外報仇以正其弒晁蓋之罪也吳用便就忠義堂上傳令。有分教。

大名城內變成火窟。槍林留守司前。翻作屍山血海。正是談笑鬼神皆喪膽。指

揮豪傑盡傾心。畢竟軍師吳用。怎地去打大名。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晁蓋於宋江有恩可感。無怨可脩。夢中救江之語。依然莊上救蓋之語。兩人情義堅篤。故死生不忘。金聖歎欲正宋江之罪。每謂不爲晁蓋報仇。使晁蓋果有憾於公明。當作厲鬼報之。又安肯先示指南耶。宋江放晁蓋曰。三十六條走爲上策。今晁蓋夢中亦如是言。

又曰。張順潯陽江賣餛飩。板刀麪。今日爲張旺孫五所獲。因果一。孫五方設計害張順。張旺卽設計害孫五。因果二。張旺劫江中之張順。用此板刀。用此繩索。張順報水上之張旺。卽此板刀。卽此繩索。張順喫餛飩而生。張旺喫餛飩而死。因果三。夫因之有果。如苗之秀。秀之實。千古來隱微巨細。絲粟不爽。

鄧狂言索隱

晁蓋道。兄弟不知。我與你心腹弟兄。我今特來救你。如今背上之事發了。只除江南地靈星。可免無事。兄弟曾說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今不快走時。更待甚麼。倘有疎失。如之奈何。休怨我不來救你。晁蓋何必入夢。著晁蓋曾救宋江兩次之死。報其施者爲己重。而宋江謀奪晁蓋之席。致死晁蓋。又復重之。

以三。江之罪何可勝誅也。背上二字。當作背其上解。而有三義焉。其一爲背君。夫君主何嘗不可背。然宋江之背君。則實爲盜賊而非革命。故其罪當與官僚分受之。蓋彼雖可誅。而汝罪終不能赦也。其二爲背父。夫太公雖不能以正教宋江。然絕對的不願其爲盜賊。且防其爲盜賊。故其罪雖當與太公分受之。然太公可恕。而汝罪乃決無可原也。其三爲背其所事之主。夫晁蓋未嘗非盜賊。然宋江既已戴之爲首領矣。則盜賊之罪。雖當與晁蓋分受之。而謀奪對於本羣無罪之首領之席。而致之死。而不爲報仇。以便於消滅其誓箭之遺囑。是其對於社會上更有一種特別之重罪。爲萬無可逃者。故特提之於晁蓋之夢中也。江南地靈星一語。本不必出諸晁蓋口中。但作者託之于此者。則其意若曰。宋江等無一不該死。特以吾中國莊嚴燦爛之全土。既已亡于他人。而汝等又不無小才可取。故姑且少遲汝輩之誅。而視之以向背之理。苟非求吾國地靈地所產之人傑。而爲之馬前卒者。則絕對的無安全之理。而其病終不可瘳。則亦代表此一羣盜賊以同入於死地而已矣。江南二字。籍貫更爲明顯。彼時南人之名詞。其地位尙在所謂漢人者下也。然此等人固不可醫。故結尾仍以一夢殺之。若僅謂此語出自宋江之口。如還道村夢受天書等類。尙非作者皮裏陽秋之筆。

老丈道。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人。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愚民之口。說得不甚分別。

輕重固不可以爲據。但替天行道四字。帽子太大。愚民固不大懂得。且亦不甚留意。不劫自然不殺。其爲語言倒置可想。不準殺客商。其言始於晁蓋。而此處又曰不劫。其信乎否。鄙人曰。其信。夫非謂宋江之果不劫也。梁山之局面漸大。原非從前之比。劫于官而不劫于民。作者不欲擾民之深心也。劫于遠而不劫于近。盜賊既已漸盛之辦法也。謂盜賊無不劫殺。固屬一定必至之事理。然劫之殺之而絕不肯自居其名者。亦是草澤奸人作用上之所必有。洪楊之役。當時謂其初起頗有紀綱。亦不大害民。故老猶有言之者。卽反對者之官書。亦已承認此說。非果其盡不劫殺也。較之官軍與其他盜賊。尙有許多遠甚之處。而又使人爲之頌揚其仁聲。則鄉民益信之矣。苟其不如是也。則亦不足以成一局面。若夫勢力旣充。則無論如何。必不能令其全部之大衆。皆能以不殺不劫著聞。爲之首領者。亦只好不問不聞而已。况其極盛而驕。首領亦有時自爲之乎。以梁山之見在地位觀之。固亦有可以勉強支持之理由。而亦更兼有不敢過于妄爲之情事。並非作者之過以與之也。劫官不劫民。劫民亦劫。遠不劫近。則梁山當不復有劫之名。而實則仍爲劫之事。其爲盜賊亦均焉耳矣。况此語出于此老之口。而其子卽爲活閃婆王定六。亦有志于爲盜賊者。則其言固不可以盡信矣。然亦非全無理由。蓋以此著其劫殺之妙用。并官軍與其他草賊騷擾地方之等差也。

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裏似我這裏草賊。若待他來。這裏百姓都快活。不喫這夥濫官污吏。齷齪。救貧濟老。斷非一夥強盜所能爲。卽彼偷富濟貧之俠盜。其所濟救者亦甚有限耳。卽以政府之力爲之。亦將不足于用。舍生計而言慈善。已經利害相參。舍政治而言救濟。則社會之窮。更當何如。顧此言之所由來。不過其因其一二事。鍾離老人亦其例也。然而遠道之傳聞。則以爲到處皆然。幾若梁山專以此爲事者。民生窮極。百無聊賴。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閉目凝神。何堪對此一幅鄭俠流民圖也。我這裏草賊一句。其中更藏有一篇絕大文字。自宋徽以來。迄于元初。盜賊紛紛。實在並無水滸中所寫宋江之一人。誰生厲階。至于求一比較的而不可得。是豈獨盜賊之過。與政治上實尸其咎矣。金評真乃妙筆妙舌。使有過望草賊之意。又云非怪草賊之不能救貧濟老。怪草賊之不能治彼貪官污吏也。此言可謂確極。獨念人民之望。想與怨毒。何爲而竟至于斯。則一以其平民不能自治而全無見識。一以平民不能自養而窮于政治。故浸衰浸久。以成此不可思議之齷齪委瑣社會。雖日言澄清吏治。捕殺盜賊。終無有可以致治之一日也。

原來安道全新和建康府一箇煙花娼妓。喚做李巧奴。時常來往。正是打得火熱。當晚就帶張順同到他家安排酒喫。醫家原出于黃帝。而多言養生之旨。與老氏同其趣者頗多。其言曰。今世之人。以妄

爲常。以酒爲漿。乘醉入房。欲以竭其精。此類精言最多。故夫酒色財氣。及一切勞精。敵神爭權奪利之行爲。皆爲養生家之所不取。亦卽爲百病之所自來。而醫藥之事。不得不興。蓋將以重人命。而更效之。以先事預防之方也。宋江之機詐權謀。不惟當以罪而死。亦當以勞而死。用心大過者。短命更易于勞力。其事有斷然者。此英雄與哲學家之所以害人而終自害也。醫爲仁術。實有益人羣之衛生。然因其世有此等人。乃益復膽大妄爲。而因有此最後之救濟方法。而一切冒險傷生之途。常若有所恃而無恐。豈其醫之過哉。然而疾急求醫。而不得者。且并名醫而怨恨之矣。其意若曰。彼既有此能力。則當有求必應。有診必痊者也。但不知致病者何人。而何必怨及于醫。則其理固不恕也。最可怪者。精于醫道之人。所有一切養生之法論。固早已爛熟于胸中。而乃亦不能聽其教訓。亦復膽大妄爲。而恃此最後之救濟方法。是醫者固教人爲惡之具。且學醫者更便于自身作惡之門。而以術活惡人。尤其事之後起者也。古人創此醫道之志。其恫心矣乎。安道全以醫著名。至爲盜賊所物色。已屬因才致累。然不能不讓一步言之者。以其爲生人之術。不得與軍官一例並論也。若夫妻死而迷惑娼妓。妓家而攜同賊黨。處處皆蹈危機。是豈醫家之所爲者乎。宜乎其取藥囊而逃也。

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廚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廚刀不甚快。砍了一箇人。刀口早捲了。那

兩箇正待要叫。卻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邊。縛起來一斧一箇。砍殺了。房中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著張順。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娼妓之家。無醜不備。宜也。以金錢爲目的。盜賊來往其間。亦宜也。且亦多可殺者也。然而窮其爲妓之所由來。則實由于失教失養之故。而未必其甘心爲妓。卽令甘心。亦仍由于失教養。故其罪不專在其人之本身也。且其罪卽在本身。而爲妓所害者。仍由于被害者之自取。天下之可殺者。有許多罪大惡極之人。而我何必計及于此。然彼亦不足惜者。苟其于吾事有礙。則因其事之目的太大。則臨事亦不得不殺。恐以其彼故。而生出許多枝葉也。願以事而論。則巧奴原係爲娼之人。張順不得問其淫賤之罪。留安道全也可。卽更留張旺也。亦無不可。彼固自爲其不正當之營業。原與安道全張順無如何之關係。非比閻婆惜之已嫁宋江爲外宅矣。然張順殺巧奴。只得謂之邂逅致死。而必非其本心。卽安道全之帶張順同往。以至於殺人。亦不料其至此。張順之心。實在欲殺張旺。故不得不先殺諸人。人已殺而張旺逃。乃卽以此案加之安道全之身。臨時發生之事耳。若宋江之于婆惜。則其蓄謀爲賊。而娶此以爲玩物。雖不必殺而已有殺之根矣。并不得以張順殺妓。與之並論。一有心。一無心。一外人。一家屬也。

張旺道。客人休要取笑。一頭說一頭鑽入艙裏來。被張順脫膝地揪住。喝一聲強賊。認得前日雪天趁

船客人壓。張旺看了做聲不得。張順喝道：「你這厮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箇瘦後生那裏去了？」張旺道：「好漢，小人金子多了，怕他要分，我便少了，因此殺死，擲入江裏去了。」甚矣哉世路之崎嶇。而報復之巧合，與孽因之不可以自造也。夫截江鬼張旺，與油裏鯁孫五之所爲，非卽張順舊日之生涯乎？非卽張順舊日之幾以殺死宋江者乎？請君入甕，可以謂之報應不爽矣。宋江雖不死于張順，而已死于作者之筆，與作者之心。張順雖不死于張旺孫五，而已死于作者之筆，與作者之心。張旺仍死于張順，而張順亦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謂何也。死張旺與孫五，猶之乎死宋江與張順耳。其行同，故其罪亦同也。且孫五不死于張順，而反死於同類之張旺，其義尤精。張順之與宋江，固同類也。宋江之罪之對于社會者，比對于政府尤大。政府有罪，社會則不得以罪論。故與其殺之以官僚，不如殺之以同黨。且宋江之心，欲死晁蓋，其與張旺之對于孫五，抑又何殊。不惟此也。火併王倫，林冲主之，而晁蓋與吳用促之，亦不得不繩以此例。重晁蓋之地位，與林冲之才料者，實惟言外對照之義。若就本身之爲盜賊者而言，則又絕不得以革命者論。故百八人者，固無一人入于正軌者也。作者之文，原有許多方面，奈何各就其一偏以爲言乎。

水滸
第六十四回案圖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五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吾友斲山先生嘗向吾誇京中口技。言是日賓客大會於廳事之東北角。施八尺屏障。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而已。衆賓既團揖坐定。少頃但聞屏障中撫尺二下。滿堂寂然。無敢譁者。遙遙聞深巷犬吠聲甚久。忽耳畔鳴金一聲。便有婦人驚覺。欠申搖其夫語。猥褻事。夫嚙語初不甚應。婦搖之不止。則二人語漸間雜。床又從中戛戛響。既而兒醒大啼。夫令婦與兒乳。兒含乳啼。婦拍而鳴之。夫起溺。婦亦抱兒起溺。床上又一大兒醒。狺狺不止。當是時。婦手拍兒聲。口中鳴聲。兒含乳啼聲。大兒初醒聲。床聲。夫叱大兒聲。溺瓶中聲。溺桶中聲。一齊湊發。衆妙畢備。滿座賓客無不伸頸側目。微笑。歎以爲妙絕也。既而夫上床寢。婦又呼大兒溺畢。都上床寢。小兒亦漸

欲睡。夫鼾聲起。婦拍兒亦漸拍漸止。微聞有鼠作索索盆器傾側。婦夢中咳嗽之聲。賓客意少舒稍稍正坐。忽一人大呼火起。夫起大呼。婦亦起大呼。兩兒齊哭。俄而百千人大呼。百千兒哭。百千狗吠。中間力拉崩倒之聲。火爆聲。呼呼風聲。百千齊作。又夾百千求救聲。曳屋許許聲。搶奪聲。潑水聲。凡所應有無所不有。雖人有百手。手有百指。不能指其一端。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名其一處也。於是賓客無不變色離席。奮袖出臂。兩股戰戰。幾欲先走。而忽然撫尺一下。羣響畢絕。撤屏視人。一人一桌。一椅。一扇。一撫尺。如故。蓋久之久之。猶滿堂寂然。賓客無敢先譁者也。吾當時聞其言。意頗不信。笑謂先生。此自是卿粲花之論耳。世豈真有是技。維時先生亦笑謂吾。豈惟卿不得信。實惟吾猶至今不信耳。今日讀火燒翠雲樓一篇。而深歎先生未嘗吾歎世固真有是絕異非常之技也。

調撥時一人一令。及乎動手。卻各各變換。不必盡不同。不必盡同。無他。世固無印板。斯殺不但無印板文字也。

調撥作兩半寫點逗亦作兩半寫城裏衆人發作亦作兩半寫城中大軍策應亦作兩半寫又是一樣絕奇之格。

寫梁山泊調撥劫城一大篇後卻寫梁中書調撥放燈一小篇寫梁中書兩頭奔走一大篇後卻寫李固賈氏兩頭奔走一小篇使人讀之真欲絕倒。

話說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臥病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聽消息

中之所無好筆

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城裏城外市井

去處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

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又補一事併告又聞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

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且留盧俊

義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再補一事其文愈足宋江見說便要催攬軍馬下山去打大

名吳用道即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大名年例大張燈火我欲趁此機會

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計大妙便請軍

師發落。吳用道：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階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卻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間，曾到大名城內，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共有百十箇閣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闐。小弟潛地入城，到得元宵節夜，只盤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遣人馬入來。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若依將令放火，當在一更及後敘事，乃入二更。便是你的功勞。時遷應允得令去了。第一日只吳用次日日卻調解。

情事之妙極 珍解寶。次日第 一調 扮做獵戶。去大名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

只看火起爲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若依將令應截報事官兵及後敘事乃截中書回馬都妙兩

箇得令去了。兩箇三 再調 杜遷、宋萬。第二 扮做糶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

歇。元宵夜，只看號火起時，卻來先奪東門。絕一東門凡用兩隊人內外雙奪妙

隊內奪 兩箇得令去了。四箇五 再調 孔明、孔亮。第三 扮做僕者前去大名城內

鬧市裏房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要往來接應。定不可少妙妙○依將令本是僕者後來去却扮乞

兩箇得令去了。六箇七再調李應史進。第四扮做客人去大名東門外安

歇只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此一隊外兩箇得

令去了。八箇九再調魯智深武松。第五扮做行脚僧前去大名城外菴院掛搭

只看城中號火起時便去南門外截住大軍。句衝擊去路。便料定他兩箇得令

去了。十箇十一再調鄒淵鄒閏。第六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大名城中尋客店安

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第一緊着妙妙。司獄司是一篇大書

前事文中始知孔明亮柴進樂和悉入獄來方歎行文變化之兵猶鬼神也若兩箇

得令去了。十二箇十三再調劉唐楊雄。第七扮作公人直去大名州衙前宿歇只

看號火起時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不能救應。二解截司前兵此

兩箇得令去了。十四箇十五再請公孫勝先生。第八扮做雲遊道人卻教凌振扮

做道童跟着將帶風火轟天等礮數百箇直去大名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

起時施放。定不可少○有此一兩箇得令去了。十六箇十七再調張順跟隨燕青

第九從水門裏入城逕奔盧員外家單捉淫婦奸夫。上調劫城大軍已畢此二

在盧家後門

再調王矮虎孫新張青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第十扮做三對村裏夫

妻入城看燈尋至盧俊義家中放火此隊來盧家門前再調柴進帶同樂和第一扮做

軍官直去蔡節級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此一隊又獨為蔡家調出拉雜之中極其詳盡妙絕妙絕衆頭領

俱各得令去了十八箇十九箇二十箇二十一箇二十二箇二十三箇二十四箇二十五箇二十六箇二十七箇二十八箇二十九箇三十箇

結章法不板○第二日撥二十六人此是正月初頭不說梁山泊好漢依次各各下山進發且說

大名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等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商議則寇至

而憂寇退而樂食肉之人從來如此可歎可笑梁中書道年例城中大張燈火慶賀元宵與民同樂全

似東京體例須知非學聖人也如今被梁山泊賊人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

禍下官意欲住歇放燈你衆官心下如何計議聞達便道想此賊人潛地退去

沒頭告示亂貼此計是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還今年不放燈時這厮

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恥笑惜小恥成大辱從來有此等計算可以傳下鈞旨曉示居民比上

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兩座鼇山炤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

至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一府尹第一節相公親自春務要與

民同樂。二相公第聞某親領一彪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筓以防賊人奸計。第三大

節。再着李都監親引鐵騎馬軍遶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擾。天王第四節調議遣

出來議放燈者亦一隊一隊梁中書見說大喜衆官商議定隨即出榜曉諭居

民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頭一箇大郡衝要去處卻有諸路賣買雲屯霧集只

聽放燈都來趕趁。只此一句便知二十七人已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

點視只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催促懸掛花燈。第一段催放燈火只得笑遠

者三二百里買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燈到城貨賣。第二段收買花

家家門前扎起燈棚都要賽掛好燈巧樣煙火戶內縛起山棚擺放五色屏

風炮燈四邊都掛名人書畫并奇異骨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

點燈。第三段扎大名府留守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鼇山上面盤紅黃大龍兩條

每片鱗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內週圍上下點燈不計其數銅佛

寺前扎起一座鼇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週迴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扎

起一座鼇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點火不計其數。第四段總敘原來這座

酒樓名貫河北。號為第一。上有三簷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

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第五段獨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

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賞豐年。三瓦兩舍。更不必說。第六段補敘城那梁山

泊探細人。得了這箇消息。報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宋江

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大名。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切不可輕動。稍若怒氣

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

軍馬第一隊。上文一番分撥。只謂大軍已行不意隔二紙有餘。重復有此調遣。令人出自意外也。○分作二段。卸二段各處大篇奇絕之格。大

刀關勝。引領宣贊。郝思文。為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前云黃信打死此是

假扮真正高手妙筆都是馬軍。又是一樣調撥之法。真出奇無窮。○二第二隊豹子頭林

冲。引領馬麟。鄧飛。為前部。小李廣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三十二箇三十三

箇五第三隊。雙鞭呼延灼。引領韓滔。彭玘。為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

軍。三十六箇三十七箇第四隊。霹靂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為前部。跳澗虎陳

達。在後策應。都是馬軍。四十三箇四十一箇四十二箇第五隊。調步軍頭領。沒遮

攔穆弘將引杜興鄭天壽。又變一機調撥之法。四十四箇。四十六箇。第六隊步軍頭領黑旋

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四十七箇。四十九箇。四十箇。第七隊步軍頭領插翅虎雷橫將引施

恩穆春。五十箇。五十一箇。第八隊步軍頭領混世魔王樊瑞將引項充李袞。五十箇。三箇。

五十四箇。五十五箇。這八路馬步軍兵各自取路。即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

悞。正月十五日二更為期。都要到大名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八路人馬

依令下山。第一日撥一人。第二日撥二十六人。第三日撥二十八人。前後共其

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如此一番大戰而揚志索超二人獨不見調者為

曹長義放且說時遷越牆入城。城中客店內卻不着單身客人。斜插出地他自

白日在街上閒走到晚來東嶽廟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十三日看他卻

在城中往來觀看。看他如此五十餘人。前既調遣一番後又正敘又撞見杜遷

宋萬兩箇從瓦子裏走將出來。點逗出杜遷宋萬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

打一箇鬘。只見孔明披着頭髮。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條杖子。左手擎箇碗

腌腌臢臢在那里求乞。孔道點出見了時遷。打抹他去背後說話。時遷道。哥哥你

這般一箇漢子。紅紅白白面皮。不像叫化的。城中做公的多。倘或被你看破。須

悞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閃回避。說不了。又見箇丐者從牆邊來。看時卻是孔亮。

孔道點出時遷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不像忍饑受餓的人。這般模

樣。然決撒。卻纔道罷。背後兩箇人。劈角兒揪住。喝道。你們做得好事。回頭看

時。卻是楊雄劉唐。點道出楊雄劉唐時遷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僻靜

處埋怨道。你三箇好沒分曉。卻怎地在那里說話。倒是我兩箇看見。倘若被他

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卻不悞了大事。我兩箇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

去。又從口中孔明道。鄒淵鄒閏。昨日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外菴裏。再

不必多說。又虛點出鄒淵鄒閏只顧臨期各自行事。又作一節五箇說了。都出到

一箇寺前。正撞見一箇先生。從寺裏出來。衆人擡頭看時。卻是入雲龍公孫勝。

背後凌振。扮做道童。跟着七箇人都點頭會意。各自去了。點道出公孫勝凌振

看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大刀聞達。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筭。以防

賊寇十四日日十四卻令李天王李成親引鐵騎馬軍五百全副披掛遶城巡視。

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是日好生晴明。梁中書滿心歡喜。自十三十四寫至初五又自是日是晚初

更寫至二更未到黃昏。一輪明月卻湧上來。照得六街三市。鎔作金銀一片。光燈

月光只用士女挨肩疊背。烟火花砲。比前越添得盛了。是放燈第一是晚晚節級

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來。方纔進得家門。只見

兩箇人閃將入來。前面那箇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妙看時。蔡福

認得是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卻不曉得是鐵叫子樂和。若千人有從十五點

者有十五點猶開甚也。因其開甚而取若干人點運。○點運出柴進樂和。○不曉得是樂和。便

已點出樂和。蔡節級便請入裏面去。見成杯盤。妙隨卽管待。柴進道不必賜酒。

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盧員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覷。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

就大牢裏趕此元宵熱鬧。看望一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卻。蔡福是箇公人。

早猜了八分。好欲待不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家性。

命只得擔着血海的干係。便取些舊衣裳。教他兩箇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細○御○少不得帶柴進樂和。逕奔牢中去了。初更左右。初更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

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兒村裏夫妻。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挨在人叢裏。便入

東門去了。點○逗○出○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荆籃。去城隍廟裏

廊下坐地。公孫勝凌振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鄒淵鄒閏。挑着燈。在城中間走。

鄒淵鄒閏再見杜遷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逕到梁中書衙前。閃在人鬧處。杜遷宋萬再見原來

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街住。劉唐楊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

州橋上兩邊坐定。劉唐楊雄再見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裏入城。靜處埋伏。點○逗○出○燕青張

順都不在話下。不移時。樓上鼓打二更。二更○看○他○已○寫○至○二○更○矣○偏○能○人○徐○除

卻說時遷挾着一箇籃兒。裏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朵鬧

娥兒。蹇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時遷再見○如畫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

鬧社。子弟們鬧鬧嚷嚷。都在樓上打闌賞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賣鬧娥兒的。

各處閣子裏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叉上掛着兔兒。在閣子前。蹇。已○二○畫

更後尙能以開筆令解珍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擲一偏作解珍

道我兩箇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並不實寫只從口中你只

顧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西門外了此已

算實寫然亦只是衆人解珍分付時遷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按應奔到

留守司前忽接此句便卸卻時遷轉去衆人也不然者將令只見敗殘軍馬一

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喫劫了寨也省卻一段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

也此一發是實寫然亦只就口中傳來妙不可言也看他純用虛筆真是絕世奇文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

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卻說王太守親引隨從

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畫出行春太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回留守司前卻

說梁中書正在衙前醉了閑坐如畫聽了閑坐是二更已後梁中書寇警

聽報說尙不甚慌官行徑次後沒半箇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一言

不吐單叫備馬備馬官行徑說言未了只見翠雲樓上烈焰冲天火光奪目十

分浩大此是時遷功勞梁中書見了急上得馬卻待要去時第一段要只見

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掛的燈來妙望車子點着隨即火

起此是杜遷宋萬功勞梁中書要出東門時第二段要出東門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在此手

撚朴刀大踏步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箇李應史進自外而入杜遷

宋萬卻好接着出來杜遷宋萬四箇合做一處把住東門調分此絕妙絕文梁

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伴當飛奔南門第三段要南門傳說道門走南門

而必至南門方知有寇其於情事豈有當乎只須傳說便復回馬不定至南門

妙絕妙絕○下文梁中書實奪南門而去此卻先寫傳說有賊中路回馬不惟使

倉卒奔波如畫兼令一箇胖大和尚輪動鐵禪杖一箇虎面行者掣出雙戒刀

發喊殺入城來魯留深武梁中書回馬再到留守司前第四段再只見解珍解

寶手撚鋼叉在那里東衝西撞本令載住報事人員卻反截急待回州衙不敢

近前第五段要王太守卻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腦漿迸流

眼珠突出死於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本令載住報兵卻反打死太守

震地此是公孫勝凌振亦虛寫鄒淵鄒閏手拿竹竿只顧就房簷下放起火來鄒

鄒閩本令賦中策應卻先各處放火文字段段變化妙妙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

邊掣出暗器就那里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二娘入去爬上鼇山放起火來上已

寫得拉雜之極清出之極迅疾之極開婉之極絕世奇文非眼所見此時大名城內百姓黎民一箇箇鼠竄狼奔

一家家神號鬼哭四下裏十數處火光亙天四方不辨卻說梁中書奔到西門

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第七段再到南門○看他三寫南門第一聞至人

後第三章奪路逃命而走極文章跌宕之妙也勒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兵馬擺滿旗號寫大

刀關勝火焰光中抖擻精神施逞驍勇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黃信在後催動

人馬雁翅般橫殺將來已到門下已下數隊寫得如火如梁中書出不得城去

和李成躲至北門城下第八段驟至北門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卻是豹子頭

林冲躍馬橫槍左有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奔將來軍馬再轉東

門第九段再轉東門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沒遮攔穆弘左有杜興右有鄭天壽三籌好

漢當先手撚朴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步軍梁中書逕奔南門捨命奪路而

走第十段逕奔南門而去吊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風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

渾身脫剝。手搯雙斧。從城濠裏飛殺過來。李立曹正一齊俱到。軍步李成當先。殺

開條血路。奔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左手下殺聲震響。火把叢中。軍馬

無數。卻是雙鞭呼延灼。拍動坐下馬。舞動手中鞭。逕搶梁中書。軍馬李成手舉雙

刀。前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馬便走。左有韓滔。右有彭玘。兩肋裏撞來。

孫立。在後催動人馬。併力殺來。正鬪間。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

李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

鳴。火光奪目。卻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後陳達。又殺將來。

李成渾身是血。且走且戰。護着梁中書。衝路而去。不會寫了忽然絕話分兩頭。卻

說城中之事。忽忽然順筆挽入城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一門良賤。是一件事劉唐。楊

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是一件事孔明。孔亮。已從司獄司後牆爬將入去。二人在

得明畫之極鄒淵。鄒閏。卻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二人在牢前寫大牢裏。柴進

樂和。看見號火起了。便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兩箇。見也不見。更待幾時。二人在

中寫得極蔡慶。在門邊守時。鄒淵。鄒閏。早撞開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

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哥來寫牢前二人入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

孔亮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寫牢後二人入不繇他弟兄兩箇肯與不肯柴進

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寫牢中二人發作迅疾之極牢

八人跳下時牢中人已動手寫得七手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

小一齊都出牢門來鄒淵鄒閏接着合做一處二鄒入來牢裏早已出來只用

上是一件事蔡福蔡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全老小是一件事盧俊義將引石秀孔明孔

亮鄒淵鄒閏五箇弟兄逕奔家中來捉李固賈氏卻說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

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裏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絕倒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

一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奔走先出門次出後只聽得排門一帶都倒正

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此是王矮虎一丈青孫新李固和賈氏慌忙回身便望

裏面開了後門蹺過牆邊逕投河下來尋躲避處寫梁中書兩頭奔走後忽高

其也妙只見岸上張順大叫那婆娘走那裏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卻待

攢入艙裏又見一箇人伸出手來劈鬚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麼寫來中

竟是燕小乙哥妙人趣事李固聽得是燕青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讐

你休得揪我上岸。你須與一箇人有些冤讐耳。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

肋下拖到船邊。功勞燕青燕青拏了李固。功勞燕青都望東門來了。已上再說盧俊義

奔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跌明作一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

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亦是一卻說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

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蔡表二柴進見說便去

尋軍師吳用比及尋着吳用急傳下號令去時城中將及損傷一半。此等處卻

江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卻接着盧員外併石秀

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箇看覷已逃得殘生燕

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聽候發

落。好不在話下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正撞着聞達領着敗殘軍馬

回來合兵一處。高聞達頭尾一見也投南便走正走之間前軍發起喊來卻是

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兗三籌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槍直殺將來

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

前文不曾寫了

忽然一住至此重接頭緒再作混戰章法奇絕

正是獄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醫又上床畢竟梁中書

一行人馬怎地結煞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盧俊義石秀納之縲紲亦釜中魚耳梁太守豈真不作庖人者哉蔡太師畏賊如虎恐以殺生釁故留此爲招安地也盧石一日不死則梁山謀奪之心不絕大敵臨門危如壘卵猶復沿路張燈慶賞佳節翠雲之火實自予之以薪焉

又曰大名城內所欲殺者不過李固與賈氏所欲奪者不過石秀與俊義梁中書王太守且可置之不問况閭城百姓苟非蔡福兄弟從旁排解則翠雲火起玉石俱焚梁中書欲與民同樂民卒未得同樂而反同憂君子是有池魚之歎矣

鄧狂言索隱

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大名府城裏城外市井去處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

民勿得疑慮。寃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又聞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張招安。此盧俊義石秀之所以不死也。無頭帖子之作用。屢著奇績。不惟可以嚇中書。抑且可以嚇太師。雖梁山頗有實力。然官僚亦太無用矣。大抵書中以梁山代表開創之政府。以道君代表中葉末世之政府。開創時雖極蠻橫。而尙有朝銳之氣。久之則腐敗尤甚。無能爲力。其君昏庸。其國病夫。若其尙能中興者。亦必需幾番整刷之精神。乃能有濟。作者對於宋室。已經絕望。若元之蠻橫過甚。則恨不得其日卽腐敗。以速其亡。亦斷不以刷新之治望之。故寫來政府中人物。無一不作事顛倒也。且羣雄競起。必各有其所以興亡之故。明史不昉著陳友諒張士誠之何以暴興。而一味加以貶辭。實乖史法。殊不足以爲將來訓。王與寇初起之時。一著不同。則成敗互見。不必其全局辦法。處處盡有分別矣。顧招安之事。乘我之勝。則較易就範。而或可以保其終。若賊勢旣張。則必更調重兵。示以必勦之形勢。彼或者畏吾之威而知懼而悔。然亦絕無把握者。今關勝旣受降。梁山是官兵大敗也。蔡京何所有而謂梁山之可以招安了事乎。則將謂宋江日日想望招安乎。輕聽賊言。蔡京或不如此之愚。蓋關勝雖降。而賊兵已退。中書及李成聞達等。自當掩其失敗。而張大其功以入告。太師又或張大其功以告天子。而兵敗之事。自不上聞。關勝以下僚率師出于聘請。而未經出奏。更

不好說。又以爲中書既能退敵。其勢自然尙可以支持。主張招安。以爲苟且無事之計。固屬庸臣本心。一功歸梁中書身上。自己亦有寵榮。並見鄙夫醜態。大約已與門下商議辦法。并與中書早爲知會。而中書辦事既已遲滯。自然不得要領。日復一日。實爲梁山所輕。卒即于敗。權貴心理。可解而不可解者。大都如此。總緣全無能力。而又昂然自大。臨事又復患得患失故耳。

且說大名府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一千官員。商議放燈一事。金評商議。則非欲歇者矣。寇至而憂。寇退而樂。食肉之人。從來如此。可歎可笑。又云須知非學聖人也。學丈人也。又云惜小恥。成大辱。從來有此算計。皆妙。然其意固未盡也。况權貴之人。素性驕淫。名爲與民同樂。實則自樂其樂。寇退既久。使以爲未必便來。即令其果來。亦未必使在此數日之間。况乃岳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其君。北京若不放燈。已經與其宗旨不合。而夫人亦當然胸中不快。而又不欲自己作主。商議之云。雖有照舊意思。然一方面牽于乃岳與夫人。一方面又恐軍官不爲之盡力。故不得不如此作法。下文用聞達決定。尤妙。蓋此事文官自然膽怯。有些擔當不下。將欲贊成其說。則實在不敢。若云反對。則權貴之屬員。絕對的無此辦法。只好緘口無言。聽其所爲而已。推武人粗鹵。不甚畏事。且逆料其長官與其內主之本心。而爲之辭。而自告奮勇。亦是此等無謀鄙夫之所優爲。其時軍中之有關緊要者。每在令節之日。

善用之則可以爲狄青之元夜奪崑崙。卽以梁中書之地位論之。縱不及此。苟實在兵力可恃。稽查嚴密。則梁山亦未必敢來。卽來亦未嘗不可以誘賊而敗之也。惟其平日絕無預備。臨時雖極力防嫌。亦當終歸于無用耳。蓋大名之失陷。不始于失陷之日。從前種種之一切辦法。已經有無以禦強寇之能力矣。(見前論)僅僅罪其不應放燈。猶淺之乎爲言也。嗚乎。宋高帝把杭州當作汴州。忘親事仇。歌舞湖山。實屬不成人類。其與陳後主之玉樹後庭。馮小憐之更殺一園。明福王之清兵在境。尙日夜唱演燕子箋者。亦何所異。元順帝當全局鼎沸之日。猶復荒淫于宮中。不問政事。日以奇技奇巧爲能。而其皇后與太子把持朝權。釀成巨禍。以至亡國。與中書之翁婿父子。殆同一鼻孔出氣者。作者發憤于宋之亡。則亦冀元之陷此故轍也。吁。兵凶事也。兩敵相當。憂者勝。雖弱可以奮也。况彼強而我弱。奈何不思。

只見敗殘軍馬。一齊奔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剗了寨也。梁山泊賊寇引軍都到城下也。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聞達雖好爲大言。然亦非全無能力者。劫寨之速而且易。何至于此。蓋以軍心之不固也久矣。鄙人曾聞軍人之言。有所謂發妖風者。前清之末。鄂軍戰術稱最。亦嘗有此等事。實軍中本無一事。而忽聽響聲。使紛然如鳥獸散。平時

且然。何有于臨戰者。蓋其訓練也無素。其辦事也不公。人無戰心。徒以號令法制相繩。而况梁中書者。方借口于與民同樂。而大放花燈。又安有人焉。而亦不欲快樂者。乃驅之於城外靜僻之地。使之當大敵之衝。一安樂。一憂患。一散逸。一勞苦。彼此相形。其心先散。其氣已怨。一聞寇警。自然逃走。李成之兵。之在城中者。亦未必不私自離伍。遊行看燈。如此而於其城外劫寨之後。死守勿去。固當不能。際此風聲鶴唳之餘。抵外侵內伏之奸。雖有能者。獨力何濟。李成聞達。爲其軍官之飯碗頭計。自當著著留意。彼求食之遊民。隸籍尺五。何肯拚死力爭。此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試問周瑾無能而妄作。何以爲李成所庇。楊志有勇而精細。何以不敢率衆而行。軍隊之腐敗。前篇久已寫盡。鄙人對於大名之役。不惜再述。作者宣布全書之言。以示治軍治民者之則。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中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如此寇警。放燈爲樂。文武巡邏。而軍人受苦隄防。梁中書正在衙中。醉了閒坐。軍人不反顏而相向。已屬萬幸。聞某親領一彪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劄。以防賊人奸計。再著李都監親引鐵騎。遶城巡邏。勿令軍民憂驚。誰之與同功。豈有一毫可以做得到者。根本之錯誤。實以速全軍之逃而已。隨兩人力戰以保中書之命者。一小部之私人耳。

卻說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鐵鎖。在街鎮壓。明明良辰美景。而乃有長枷鐵鎖。殊覺不祥。明

明與民同樂。而壓以長枷鐵鎖。實爲不類。將謂看燈皆野蠻人乎。平日當政治之任者何爲。且旣已慮其多事。則何必不準其看燈。且何必多此一大放花燈。而此長枷鐵鎖也者。苟其大鬧妄行。則鎮壓之者爲無用。苟其鬥毆口角。則亦無需乎此也。不足以威凶人。而實足以嚇小民。彼民亦何所有於此花燈。官府欲放之。則放之而已矣。強有力者仰體官府之意。欲放之則竟放之而已矣。於平民毫髮無益。乃轉令此長枷鐵鎖隨從百餘人滋擾房市。以爲吾人民交通往來之障礙物。即令平安無事。已甚覺其增加痛苦。而况以放燈之故。失守城池。至吾民肝腦塗地。而不能以偷其一日之勞苦餘生也。金評清風寨看燈一回云。武知寨使上馬去彈壓。文知寨便和婆娘看燈。與此回情勢不同。清風小鎮。北京大郡。劉高之上無長官。而太守之上有中書。且此夕軍官所之事。比太守尤爲重要。故文官亦不得安閒也。吁。大官與小官不同。層層階級。而皆以抑民。亂世與治世不同。軍警森嚴。而不足以禦賊。設之何益。而况其召禍也哉。

再說李成聞達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正撞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使走。書中之梁中書夫婦。作者不便於書其被殺。亦已見前論矣。顧必詳寫其呼吸將絕。幸而得免之情狀者。豈惟書其狼狽不堪。以爲快心與誌恨之談也哉。蓋梁中書所居地位。天子之方面大臣。而宰相之私暱愛婿。而其

職守。則司牧人民於此土之長官也。境內多盜。已經溺職。盜而至於攻陷其城。則論死事之義。固當與城爲存亡。而不可以逃走了事者也。其死罪一也。亂世多盜。破城猶或可原。况賊勢太強。吾兵弱而不能相當。則失地者死。其罪未免太重。然梁山雖狂。中書不放元夜之燈。固猶可以自守。何乃自疏防備。示敵人以可乘之瑕。而又未嘗有謀勇以禦其變。則是陷城之罪。實中書所自召。而不得以賊強我弱爲解說。其死罪二也。宋江之兵力。破城誠不一矣。然百姓之受禍最烈者。實惟大名府之一城中百姓。問何以竟至於是。則以大放花燈。遊人麇集。而一時無從趨避之故。且城內之民。實當兵衝。彼固處於時地上之無如何。若夫城外四鄉之人。苟有非大熱鬧。亦斷不能聚其奔走勞力之生命。一舉而爲賊所殲。是其貽害人民。比於尋常貽害者。更增數倍。此其死罪三也。如此重罪。卽當朝廷紀綱不振之時。亦應立地正法。彼尙不知自裁。而靦然苟活。戕軍人之性命。以極力護衛此萬死莫贖之軀。彼固全無廉恥。然果何所恃而不畏法律。則非以朝中有此蔡太師者。爲其泰山之靠。而何至於今日。既有今日。而又何至於不死。則是中書之罪。皆太師之罪。亦卽皇帝之罪也。彼固皆在可殺之列。且在必殺之例者。而其事實上不能。則作者只好以筆宣布其當死之罪狀而已。

水滸 第六十五回索隱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六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夫忠義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據亦非宋江之所得遜也非所據而據之名曰無恥非所遜而遜之亦名曰無恥無恥之人不惟不自惜亦不爲人惜不自惜者如前日宋江之欲據斯座爲李逵所不許是也不爲人惜者如今日宋江之欲遜斯座爲盧員外所不許是也何也蓋無恥之人其機械變詐大要歸於必得斯座而後已不惟其前日之據之爲必欲得之推今日遜之亦正其巧於必欲得之夫其意而旣已必欲得之則是堂堂盧員外乃反爲其所影借以作自身飛騰之尺水也此時爲盧員外者豈能甘之乎哉或曰宋江之據也意在於得斯座誠有之矣獨何意知其遜之之亦欲得斯座乎曰忠義堂第一座固非宋江之所得據亦非宋江之所得遜也使宋江而

誠無意於得之則夫天王有靈誓箭在彼亦聽其人報仇立功自取之而已耳自宋江有此一遜而此座遂若已爲宋江所有此座已爲宋江所有然則後卽有人報仇立功其不敢與之爭之斷斷然也此所謂機械變詐無所用恥之尤甚者故李逵番番大罵之也

人卽多疑何至於疑關勝吳用疑及關勝則其無所不疑可知也人卽多疑何至於疑及李逵宋江疑及李逵則其無所不疑可知也連書二人各有其疑以著宋江吳用之同惡共濟也

寫李逵遇焦挺令人讀之油油然有好善之心有謙抑之心有不欺人之心有不自薄之心真好鐵牛有此風流真好耐庵有此筆墨矣

打大名後復不見有天王報仇之心便接水火二將一篇然則宋江之殺晁蓋不其信乎

水火二將文中亦殊不肯草草寫來都能變換不至令人意惡

寫關勝全是雲長意思不嫌於刻畫優孟者泱泱大書期於無美不備固不

得以羣芳競吐而獨廢牡丹水陸畢陳而反缺江瑤也。

話說當下梁中書李成聞達慌速合得敗殘軍馬投南便走。正行之間。又撞着兩隊伏兵。前後掩殺。李成聞達護着梁中書。併力死戰。撞透重圍。逃得性命。投西一直去了。樊瑞引項充李袞追趕不上。自與雷橫等同施恩穆春回大名府裏聽令。再說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達王太守各家老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如此須便把大名府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都裝載上車子。又開倉廩。將糧米賑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山泊儲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陷車內。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卻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慌忙答禮。宋江道。宋江不揣。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卻陷此難。幾致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佑。今日再得相見。盧俊義拜謝道。上託兄長虎威。下感衆頭領義氣。齊心併力。救拔賤體。肝腦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福蔡慶拜見宋江。

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再補寫當下宋江要盧員外坐第一把

交椅第一把交椅既以之自據又以之盧俊義大驚道盧某是何等人敢為山

寨之主但得與兄長執鞭隨鐙做一小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為萬幸宋江再三

拜請盧俊義那里肯坐只見李逵叫道哥哥偏不直性快人快語如鏡如刀前日肯坐

了今日又讓別人快人快語把這鳥交椅便真箇是金子做的只管讓來讓去快語

不要討我殺將起來一發快宋江大喝道你這厮鏡快語如刀不得此人心驚語如

也塞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逵又叫道若是

哥哥做箇皇帝盧員外做箇丞相我們今日都住在金殿裏也直得這般鳥亂

泊子裏箇做强盜不如仍舊了罷羞死宋江氣得說話不出寫盡

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卻再讓位宋江

方纔住了只將江心死正是吳用惟恐衆人心動耳先辨之宋就叫燕青一處安歇

好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好關勝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好宋江便

等語前已曾兩言之至於今日愈出愈奇鐵牛真人中之寶也無過只是水

叫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令大小頭目并衆嘍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去喫酒。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謙相讓飲酒作樂。盧俊義起身道。淫婦奸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兩箇過來。衆軍把陷車打開。拖出堂前。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上。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厮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手拿短刀。自下堂來。大罵潑婦賊奴。就將二人割腹剜心。凌遲處死。拋棄屍首。上堂來拜謝衆人。衆頭領盡皆作賀稱讚不已。妙妙且不說梁山泊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卻說大名梁中書探聽得梁山泊軍馬退去。再和李成聞達引領敗殘軍馬入城來看覷。老小時十損八九。衆皆號哭不已。補梁中書下比及鄰近起軍追趕。梁山泊人馬時已自去得遠了。且教各自收軍。補救兵下梁中書的夫人躲得在後花園中逃得性命。補蔡夫下便叫丈夫寫表申奏朝廷。寫書教太師知道。早早調兵遣將。剿除賊寇。報仇抄寫民間被殺死者五千餘人。中傷者不計其數。各部軍馬總折卻三萬有餘。死傷

又從申奏
文中補出

首將齎了奏文密書上路。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

轉報太師教喚入來。首將直至節堂下拜見了。呈上密書申奏。訴說打破大名。賊寇浩大。不能抵敵。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功歸梁中書身上。自己亦有榮寵。今日事體敗壞。難好遮掩。便欲主戰。因大怒道。且教首將退去。次日五更景陽鐘響。待漏院中集文武羣臣。蔡太師爲首。直臨玉階。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覽奏大驚。有諫議大夫趙鼎出班奏道。前者往往調兵征發。皆折兵將。蓋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勅赦罪招安。詔取赴闕。命作良臣。以防邊境之害。蔡京聽了大怒。喝叱道。汝爲諫議大夫。反滅朝廷綱紀。猖獗小人。罪合賜死。天子道。如此。目下便令出朝。當下革了趙鼎官爵。罷爲庶人。當朝誰敢再奏。天子又問蔡京道。似此賊勢猖獗。可遣誰人剿捕。蔡太師奏道。臣量這等草賊。安用大軍。臣舉凌州有二將。一人姓單名廷珪。一人姓魏名定國。見任本州團練使。伏乞陛下聖旨。星夜差人調此一枝人馬。克日掃清山泊。天子大喜。隨卽降寫勅符。着樞密院調遣。天子駕起。百官退朝。衆官暗笑。次日蔡京會省院。差官齎捧聖旨勅符。投凌州來。再說宋江水滸寨內。將大名所得的府庫金寶錢。

物給賞與馬步水三軍。連日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賞盧員外。雖無炮鳳烹龍。端的肉山酒海。衆頭領酒至半酣。吳用對宋江等說道。今爲盧員外打破大名。殺損人民。劫掠府庫。趕得梁中書等離城逃奔。他豈不寫表申奏朝廷。況他丈人是當朝太師。怎肯干罷。必然起軍發馬。前來征討。宋江道。軍師所慮最爲得理。何不使人連夜去大名探聽虛實。我這里好做準備。吳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將次回也。此非補法。只是便筆耳。須辨。正在筵會之間。商議未了。只見原差探事人到來。說大名府梁中書果然申奏朝廷。要調兵征剿。有諫議大夫趙鼎奏請招安。致被蔡京喝罵。削了趙鼎官職。如今奏過天子。差人往凌州調遣單廷珪。魏定國。兩箇團練使。起本州軍馬。前來征討。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敵。吳用道。等他來時。一發捉了。關勝起身道。關勝自從上山。從不曾出得半分氣力。單廷珪。魏定國。蒲城多曾相會。久知單廷珪那厮善用決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魏定國這厮精熟火攻之法。上陣專用火器取人。因此呼爲神火將軍。水火雙奇。

文遊純用此等則風斯下耳。西

小弟不才願借五千軍兵。不等他二將起行。先在

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時，帶上山來。若不肯降，必當擒來奉獻。兄長亦不須用衆頭領張弓挾矢，費力勞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贊、郝思文、二將就跟着，一同前去。關勝帶了五千軍馬，來日下山。次早，宋江與衆頭領在金沙灘寨前餞行。關勝三人引兵去了。衆頭領回到忠義堂上，吳用便對宋江說道：「關勝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將隨後監督，就行接應。」

之心與宋江正是一流人也

宋江道：「吾觀關勝義氣凜然，始終如一。軍師不必多疑。」吳用道：

「只恐他心不似兄長之心，可再叫林冲、楊志、領兵孫立、黃信爲副將，帶領五千

人馬，隨即下山。」寫關勝獨行以表義勇，寫四將接引以求濟事。李逵便道：「我也

去走一遭。」四將接應後又有李逵之去亦是從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

良將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閒，便要生病。」偏能作絕若不叫我，去時獨自也要去

走一遭。」妙妙宋江喝道：「你若不聽我的軍令，割了你頭。」李逵見說，悶悶不已。下堂

去了。不說林冲、楊志領兵下山接應關勝。次日只見小軍來報：「黑旋風李逵，昨

夜二更拿了兩把板斧，不知那里去了。」妙妙人宋江見報，只叫得苦。是我夜來衝

撞了他這幾句言語。多管是投別處去了。

大書宋江純以欺詐待人。全無忠義之心。甚乃至於不信李鐵牛之生平。

與吳用正是一流人也。○疑關勝猶可言也。疑李逵不吳用道：「兄長非也。他雖

可說也。作者書之以深著宋江之惡。爲更甚於吳用也。」

麤鹵義氣倒重。不到得投別處去。多管是過兩日便來。兄長放心。宋江心慌。先

使戴宗去趕。後着時遷、李雲、樂和、王定六、四箇首將分四路去尋。吳用疑關勝

疑李逵亦遣且說李逵是夜提着兩把板斧下山抄小路。逕投凌州去。可謂事

四將作草注一路上自尋思道：「這兩箇鳥將軍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他。我且搶入城中一

斧一箇都砍殺了。也教哥哥喫一驚。也和他們爭得一口氣。走了半日。走得未

韓伯龍店裏是走得肚饑把腰裏摸一摸。原來倉慌下山不曾帶得盤纏。任意

朱貴所開也尋思道：「多時不曾做這買賣。只得尋箇鳥出氣的。」無妨正

隨緣度日。邇來行走之間看見路旁一箇村酒店。李逵便入去裏面坐下。連打了三角酒、二斤肉。

喫了起身便走。妙酒保攔住討錢。李逵道：「待我前頭去尋得些買賣。卻把來還

你說罷。便動身。妙只見外面走入箇彪形大漢來。喝道：「你這黑廝好大膽。誰開

的酒店。其語便你來白喫不肯還錢。李逵睜着眼道：「老爺不揀那里。只是白喫。」

世實有此人調侃不少○不揀那那漢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流屁滾老爺

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錢都是宋江哥哥的未列門牆先使勢要其死於禁不亦宜乎○世

調侃實有此人不少李逵聽了暗笑我山寨裏那裏認得這箇鳥人原來韓伯龍曾在江

湖上打家劫舍要來上梁山泊入夥卻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貴要他引見宋江

因是宋公明生發背瘡在寨中調兵遣將多忙少閒不曾見得朱貴權且教他

在村中賣酒補一事○此所謂不得與當時李逵在腰間拔出一把板斧看着

韓伯龍道把斧頭為當妙韓伯龍不知是計舒手來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門上

只一斧胘臄地砍着可憐韓伯龍不會上得梁山死在李逵之手欲附大人成

進者有如比龍兩三箇火家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望深村裏走了李逵就

地下擄掠了盤纏放火燒了草屋望凌州便走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間官道旁

邊只見走過一條大漢直上直下相李逵寫得有意思有氣色便李逵見那人

看他便道你那厮看老爺怎地那漢便答道你是誰的老爺妙語解人頭○看

有氣李逵便搶將入來那漢子手起一拳打箇塔墩奇事人李逵尋思道這箇漢

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臉。問。道。你。這。漢。子。姓。甚。名。誰。拳被他打便知他好

名姓鐵牛真有所不及矣好賢如鐵牛令人想殺鐵牛也哉那漢道老爺沒

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來。寫出奇事李逵大怒正待跳將起來

被。那。漢。子。肋。窩。裏。只。一。脚。又。踢。了。一。交。奇事李逵叫道贏你不得爬將起來使

走。妙人贏不得便告之言贏不得真是之夷狄不棄忠信人那漢叫住問道

這。黑。漢。子。你。姓。甚。名。誰。那。里。人。氏。李。逵。道。今。日。輸。與。你。不。好。說。出。來。妙人妙至

不。可。又。可。惜。你。是。條。好。漢。不。忍。瞞。你。妙人妙至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的使

是。我。妙人妙至傾倒一腔忠直世豈真有此人哉那漢道你端的是不是

不。要。說。謊。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這。兩。把。板。斧。人聞李逵乃至聞其板斧李逵

那。漢。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漢。獨。自。一。箇。投。那。里。去。是請問語不李逵道我和哥

哥。驚。口。氣。要。投。凌。州。去。殺。那。姓。單。姓。魏。的。兩。箇。那。漢。道。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

軍。馬。去。了。你。且。說。是。誰。是未信語不是打聽語也看李逵道先是大刀關勝領

兵。隨。後。便。是。豹。子。頭。林。冲。青。面。獸。楊。志。領。軍。策。應。那。漢。聽。了。納。頭。便。拜。李。逵。道。

你便與我說能端的姓甚名誰。好不惟不恨其打亦復不喜其拜一心只是服其

有求懇之意那漢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傳三代相撲爲生。卻纔手脚父子相。

傳不教徒弟。只八字表平生最無面目。到處投人不着。山東河北都叫我做沒。

面目焦挺。復奇人奇名世亦近日打聽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爲枯樹山。山上有。

箇強人。平生只好殺人。世人把他比做喪門神。姓鮑名旭。迤邐他在那山裏打。

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夥。李逵道。你有這本事。如何不來投奔俺哥哥。

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時要投奔大寨入夥。卻沒條門路。今日得遇兄長。願隨哥。

哥李逵道。我和宋公明哥哥爭口氣下了山來。獨要與宋公明爭口氣不殺得一。

箇人。空着雙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樹山說了鮑旭同去。凌州殺得單魏二。

將便好回山。徑行文取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許多軍馬在彼。我和你只兩箇。便。

有十分本事。也不濟事。枉送了性命。不如單去枯樹山說了鮑旭。且去大寨入。

夥。此爲上計。各自說其意中兩箇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趕將來。叫道。哥哥憂得。

你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趕你。便開入手李逵引着焦挺。就教與時遷。

厮見了。時遷勸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了。先去枯樹山說了鮑旭。方纔回來。時遷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報與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時遷懼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卻和李逵。自投寇州來。望枯樹山去了。話分兩頭。卻說關勝與同官贊郝忠文。引領五千軍馬接來。相近凌州。且說凌州太守。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并蔡太師筭付。便請兵馬團練軍廷珪。魏定國商議。二將受了筭付。隨即選點軍兵。關領器械。拴束鞍馬。整頓糧草。指日起行。忽聞報說蒲東大刀關勝引軍到來。侵犯本州。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收拾軍馬出城迎敵。兩軍相迎。旗鼓相望。門旗下。關勝出馬。那邊陣內。鼓聲響處。轉出一員將來。戴一頂渾鐵打就四方鐵帽。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黑纓。披一副熊皮砌就嵌縫沿邊烏油鎧甲。穿一領皂羅繡就點翠團花禿袖征袍。着一雙斜皮踢鉅嵌線雲跟靴。繫一條碧鞞釘就疊勝獅蠻帶。一張弓。一壺箭。騎一匹深烏馬。使一條黑桿槍。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北方皂纛旗。上書七箇銀字。聖水將軍單廷珪。又見這

邊鸞鈴響處。又轉出一員將來。戴一頂朱紅綴嵌點金束髮盔。頂上撒一把掃帚長短赤纓。披一副擺連環吞獸面獠猊鎧。穿一領繡雲霞飛怪獸紫紅袍。着一雙刺麒麟間翡翠雲縫錦跟靴。帶一張描金雀畫寶雕弓。懸一壺鳳翎鑿山狼牙箭。騎坐一匹臙脂馬。手使一口熟鋼刀。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南方紅繡旗。上書七箇銀字。神火將軍魏定國。兩員虎將。一齊出到陣前。關勝見了。在馬上說道。二位將軍別來久矣。單廷珪魏定國大笑。指着關勝罵道。無才小輩。背反狂夫。上負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廉恥。引軍到來。有何理說。關勝答道。你二將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讐不彈。兄長宋公明仁義忠信。替天行道。特令關勝招請二位將軍。倘蒙不棄。便請過來。同歸山寨。單魏二將聽得大怒。驟馬齊出一箇是遙天一朶烏雲。一箇如近處一團烈火。飛出陣前。關勝卻待去迎敵。左手下飛出宣贊。右手下奔出郝思文。初寫水火二將文例不符不作起一天殺氣。關勝提刀立在陣前。看了良久。嘖嘖歎賞不已。正鬪之間。只見水

一總然關勝則非其所堪也。卸去大刀替出宣郝極爲得法。

卸

兩對兒在陣前廝殺。刀對刀。迸萬道寒光。槍擡槍。

火二將一齊撥轉馬頭望本陣便走寫得好。郝思文宣贊隨卽追趕衝入陣中只

見魏定國轉入左邊單廷珪轉過右邊寫得好。一時宣贊趕着魏定國郝思文追

住單廷珪說時遲那時快卻說宣贊正趕之間只見四五百步軍都是紅旗紅

甲一字兒圍裏將來撓鈎套索一齊舉發和人連馬活捉去了寫得好。再說郝思

文追到右邊卻見五百來步軍盡是黑旗黑甲一字兒裏轉來腦後一發齊上

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寫得好。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捲殺

過來關勝倒喫一驚舉手無措望後便退便算關勝一跌也。隨卽單廷珪魏定國拍

馬在背後追來關勝正走之間只見前面衝出二將關勝看時左有林冲右有

楊志從兩肋窩裏撞將出來筆法極極殺散凌州軍馬關勝收住本部殘軍與林

冲楊志相見合兵一處隨後孫立黃信一同見了權且下寨卻說水火二將捉

得宣贊郝思文得勝回到城中張太守接着置酒作賀一面教人做造陷車裝

了二人差一員偏將帶領三百步軍連夜解上東京申達朝廷作此怪筆且說

偏將帶領三百人馬監押宣贊郝思文上東京來迤連前行來到一箇去處只

見滿山枯樹。遍地蘆芽。一聲鑼響。撞出一夥強人。當先一箇手拏雙斧。聲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後面帶着這箇好漢。正是沒面目焦挺。結搆大奇兩箇好漢。引着小喽囉。攔着去路。也不打話。便搶陷車。偏將急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箇人來。臉如鍋鐵。雙睛暴露。這箇好漢。正是喪門神鮑旭。奇大向前把偏將手起劍落。砍下馬來。其餘人等。撇下陷車。盡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時。卻是巨贊。郝思文問了備細來繇。宣贊亦問李逵。你卻怎生在此。李逵說道。爲是哥哥不肯教我來廝殺。獨自箇私走下山來。先殺了韓伯龍。後撞見焦挺。引我到此。多承鮑家兄弟。一見如故。便如我山上一般接待。卻纔商議。正欲去打凌州。卻有小喽囉。山頭上望見這夥人馬。監押陷車到來。只道是官兵捕盜。不想卻是你二位。鮑旭邀請到寨內。殺牛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夥。不若將引本部人馬。就同去凌州併力攻打。此爲上策。鮑旭道。小可與李兄正如此商議。足下之言。說得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馬。帶領五七百小喽囉。五籌好漢。一齊來打凌州。卻說逃難軍士奔回來。報與張太守說道。牛

路裏有強人。奪了陷車。殺了偏將。單廷珪魏定國。聽了大怒。便道：「這番拿着。便在這裏施刑。」趁前餘勢再翻起一怪峯只聽得城外關勝引兵搦戰。單廷珪爭先出馬。開城

門。放弔橋。引五百黑甲軍飛奔出城迎敵。門旗開處。大罵關勝辱國敗將。何不

就死。關勝聽了。舞刀拍馬。兩箇鬪不到五十餘合。關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是另

一様意思單廷珪隨即趕將來。約趕十餘里。關勝回頭喝道：「你這厮不下馬受降。更

待何時。」另是一様氣色單廷珪挺槍直取關勝後心。關勝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

喝一聲。下去。另是一様意思單廷珪下馬。關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將軍恕罪。」馬上下

扶之純是儒將意思寫得真好單廷珪惶恐伏地。乞命受降。關勝道：「某在宋公

明哥哥面前。多曾舉你。特來相招二位將軍。同聚大義。單廷珪答道：「不才願施

犬馬之力。一同替天行道。兩箇說罷。並馬而行。與上二下馬映襯有情結縮得法林冲接見二

人。便問其故。並馬行來。關勝不說輸贏。答道：「山僻之內。訴舊論新。招請歸降。」是另

一様意思真乃舊家子弟非餘人之所到也林冲等衆皆大喜。單廷珪回至陣前。大叫一聲。五百黑

甲軍兵一闐過來。寫得好其餘人馬奔入城中去了。連忙報知太守。魏定國聽了。

大怒。次日領起軍馬出城交戰。單廷珪與同關勝林冲直臨陣前。只見門旗開處。神火將軍出馬。見單廷珪順了關勝。大罵忘恩背主。不才小人。關勝微笑。拍馬向前迎敵。另是一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將鬪不到十合。魏定國望本陣便走。關勝卻欲要追。軍廷珪大叫道。將軍不可去趕。關勝連忙勒住戰馬。說猶未了。凌州陣內早飛出五百火兵。身穿絳衣。手執火器。前後擁出有五十輛火車。車上都裝着蘆葦引火之物。軍士背上各拴鐵葫蘆一箇。內藏硫磺焰硝五色煙藥。一齊點着。飛搶出來。人近人倒。馬過馬傷。關勝軍兵四散奔走。退四十餘里。扎住。至此又作一跌方駭爲之奈何及讀魏定國收轉軍馬回城。看見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烟生。看官讀至此二句試掩原來卻是黑旋风李逵與同焦挺。鮑旭帶領枯樹山人馬都去凌州背後打。入北門。殺入城中。劫擄倉庫錢糧。放起火來。火接火使讀者出於意外魏定國知道了。不敢入城。慌速回軍。被關勝隨後趕上。追殺首尾不能相顧。凌州已失。魏定國只得退走。奔中陵縣屯駐。關勝引軍把縣四下圍住。便令諸將調兵攻打。魏定國閉門不出。單廷珪便對關

勝林冲等衆位說道。此人是一夫之勇。攻擊得緊。他寧死必不辱。特表魏事實

即完。急難成效。小弟願往縣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撫此人。束手來降。免動干

戈。關勝見說大喜。隨即叫單廷珪。單人匹馬到縣。小校報知。魏定國出來相見

了。單廷珪用好言說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

順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時去邪歸正。未為晚也。魏定國聽罷。沉

吟半晌。說道。若是要我歸順。須是關勝親自來請。我便投降。他若是不來。我寧

死不辱。寫關勝之見重如此所以深表關單廷珪即便上馬回來。報與關勝。關

勝見說。便道。關某何足以為重。卻承將軍謬愛。匹馬單刀。別了衆人。及單廷珪

便去。全是雲林冲諫道。兄長人心難忖。三思而行。關勝道。舊時朋友。何妨。極寫

忠信以反觀宋江直到縣衙。魏定國接着大喜。願拜投降。同敘舊情。設筵管待。

當日帶領五百火兵都來大寨。好與林冲楊志并衆頭領。俱各相見已了。即便

收軍回梁山泊來。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對李逵說道。只為你偷走下山。教衆兄

弟趕了許多路。如今時遷樂和。李雲王定六四箇人。先回山去了。輕輕我如今

先去報知哥哥。免至懸望。不說戴宗先去了。且說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棹船接濟。軍馬陸續過度。只見一箇人。氣急敗壞。跑將來。想不是宋江

景住跑來
深文世筆

衆人看時。卻定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

里買馬。如何這等慌速跑來。段景住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調撥軍兵。來打這箇去處。重報舊讐。再雪前恨。正是情知語是鈎。利線從頭釣。出是非來。畢竟段景住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王望如曰。賞兵之日。俊義發落李固。賈氏。凌遲處死。大快人心。李固之惡。甚於西門慶。張三郎。賈氏之惡。甚於潘金蓮。閻婆惜。非潘巧雲。裴如海可比。宋江武松石秀楊雄。當合借李逵板斧。分別鬻之。以正僕主之分。而定夫婦之倫。又曰。蔡太師斥趙鼎招降之謀。保舉水師單廷珪。火攻魏定國。梁山不應敵而迎敵。宋江用關勝。吳用疑之。而卒收水火二將。李逵自用。宋江疑之。而卒收焦挺鮑旭。以救宣贊郝思文。金聖歎曰。吳用疑關勝。則無所不疑。可知。宋江疑李逵。則無所不疑。可知。甚矣。疑多誤事。而反成功者。幸矣。

鄧狂言索隱

李遼又叫道。若是哥哥做箇皇帝。盧員外做箇丞相。我們今日都住在金殿裏。也直得這般鳥亂。無過只是水泊子裏做箇強盜。不是仍舊了罷。是非謂金殿甚于水泊。乃是將皇帝強盜四字合而爲一也。玩無過二字之意自明。但強盜之已做成皇帝者。雖然這般鳥亂。尙覺值得。其大局已定。可以自存。而山泊初興。一有此見象。則敗亡隨之矣。且此處單獨以皇帝與丞相對待言之。亦有深意。自古皇帝之有能爲者。其丞相必然無權。而其篡帝王之位者。無一不以丞相。宋江以第二座而升爲首座。丞相之篡皇帝也。俊義名爲第二座而實則無權。皇帝之不重丞相也。黃梨洲云。明之無善治也。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其意以爲古初傳賢。其繼傳子。丞任重。則雖不傳賢。而天子猶有與爲賢者。故其制較善。而不知其爲必不可得之事也。天子既據無上之權。則梨洲之所謂人之有欲。誰不如我者。天子固當明知之。而大爲之防。推其權以與丞相。天子固不必肯。繼世而後。君主怠荒。大權旁落。而始有奄宦武人盜賊夷狄之禍。然苟丞相有權。則起爲揖讓之事者。史書又不可勝書。諸葛武侯。霍子孟。張太岳之徒。問世不可多得。而嫌疑之地。不可久居。武侯且惴惴焉。而其餘固不足論矣。夫梨洲重相之論。本今日責任內閣之意相通。然天子可以隨意而用之。亦可以隨意而罷之。雖重何益。果其太重。則又

將有篡奪之變。卽今之爭總統制內閣制者。亦非根本改革之談。盜國者只要強權。任何名目。彼皆可以自爲也。故任法與任人。均不足恃。政治而與言無弊。非真知治道者之言。且卽令總統總理甚好。究竟不足以支配社會耳。

有諫議大夫趙鼎出班奏道。前者往往調兵征勦。皆折兵將。蓋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勅赦罪招安。詔取赴闕。命作良臣。以防邊境之害。趙鼎宋室也。南渡之賢相。忤秦檜而貶死者也。而招安之策。託之于其口中。似爲作者一疵。然作者亦自有深意矣。宋自國步艱難以來。宗留守招賊守汴。姑以支柱于一時。岳武穆亦賴張田王佐之力。以平羣盜。且韓岳皆會招降爲用。權宜之計。不得不然。資內盜以禦外侮。因其時無多可用之兵故。然韓岳非先經戰勝。不足辦此而無後憂。船山論之詳矣。顧作者對南渡諸臣。當然皆不滿意。言戰言和。實在無有根本解決時局之計畫。不從擇將練兵着手。則其因時立論。仍不免門戶之譏。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永爲後鑒。况趙鼎雖忤秦檜。而實先爲秦檜所賣。且三字冤獄。未經力爭。親征力替。亦係虎頭蛇尾之局。此處反對蔡京。亦無十分充足理由。作者以宋代賢奸皆有黨私之偏見。而南渡又有受降之實迹。意皆不取。故爲此語。乃獨取趙鼎者。不惟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且因其二字講解。作爲趙氏之鼎足將折。而姑且招羣盜以爲苟偷之計。

雖出於時勢上之所要求。而窮極無聊。終不自振。雖賢者亦當重受其責焉耳。然而感情用事。太著迹象。鄙人不敢苟同。

蔡太師奏道。臣量這等草賊。安用大軍。臣舉凌州有二將。一人姓單名廷珪。一人姓魏名定國。見任本州團練使。伏乞陛下聖旨。差人調此一枝人馬。尅日掃清山泊。自己王張招安。并可以不必奏之天子。人家主張招安。則以爲「罪合賜死」。太師威權。借以去其所不悅也。既已極力主戰。而又曰草賊不須大軍。謾言于天子之前。而全無忌憚。一則自張其能力。一則知道君之。聞賊盛也。北京之陷。實在不好遮掩。且以爲梁中書夫婦報仇之故耳。然敗戰必奏得不重。爲中書地。若關勝之降。則必終不上聞矣。所差單魏二將。本不如關勝遠甚。而兵力亦當遜之。倚以辦賊。不知有何把握。但蔡京心中。必以爲比關勝爲過。下僚將兵。使之以名。且又因人薦。其心固未敢深信。既敗則益輕之矣。單魏二將。則其位稍尊。而又爲蔡京之所自用者耳。既不能不大言面欺於天子。則自當不能多發大軍。又其一定之勢也。權臣門下。固當無多將材。然高俅猶知呼延。而蔡京則更爲出醜。太尉武臣。與文臣有別。故當因其地位而定之。豈高俅果賢於蔡京哉。且其時除种氏兄弟。差有可取。而尙在邊境。無可抽動外。實在無良將之稍露頭角者。即令有之。亦決非蔡京之所能用也。二將既敗。自然不敢奏聞。而時過境遷。

梁中書之關係亦淺矣。惟中書如此重罪。而當時不聞有處分之說。則蔡京庇之耳。道君之昏。固當如此。故面對中無此文也。

吳用便對宋江說道。關勝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將隨後監督。就行接應。宋江道。吾觀關勝義氣凜然。始終如一。軍師不必多疑。吳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長之心。可再叫林冲楊志領兵。孫立黃信爲副將。帶領五千人馬。隨卽下山。以關勝之爲人。而不免于疑。降將之難也。言關勝而呼延灼可知矣。宋江非不疑關勝也。因吳用旣已疑而防之。則我何爲而不以大度自處。嘻其詐也。李逵下山。一宋江見報。只叫得苦。是我夜來衝撞了他這幾句言語。多管是投別處去了。李逵見疑。則其無所不疑也。可知。而何有于關勝者。此微文矣。且何嘗只疑關勝。其忌林冲者尤甚。功高震主。事嫌位逼。有由來矣。宋江不懼林冲之叛。而懼其功大之足以爲梁山泊主。晁蓋旣有遺言。而林冲又係晁蓋之定策元勳。故以楊志與之俱。惡林冲之獨有其功而已。且宋吳大忌林冲。實不自晁蓋死後始。而吳用爲尤甚。此蕭何陳平之所以忌韓信也。千古謀臣。往往如是。自宋江上山以來。祝莊之役。梁山晁部舊頭領。只有林冲一人。尙在二撥。宋江欲專其功。而吳用後至。尙不可以責吳用。且宋江亦非專忌林冲一人也。青州之役。林冲不與。高唐之役。高氏實爲林冲之私仇。宋江吳用不得而不與之。華州之役。魯達實爲林

冲之至好。宋江吳用亦不得而竟止之。非其密切之關係。已有令其使彼成功後人之心矣。以文論。則關勝初來。應建功。以事論。則關勝與單魏有舊。然以人才論。則梁山之將之可以獨當一面者。實惟林冲一人。而關勝次之。呼延灼不足道也。乃宋江不欲人有其功。而事事皆出于自將。關勝此行。而林冲楊志接應。實爲特別。蓋以俊義初來。聲名太重。故防之而不欲遠出。且恐林盧之合。與晁林之合等。故宋江留而用關勝。并出林于外。以離其交。晁蓋之死。宋吳固知林冲之知之也。而恐其不服。舍林用關。又復以楊偕林。皆宋吳極意經營之事。若彼呼延灼者。非惟無獨當一面之才。抑且亦爲降將。不得令其隨關勝之後。以專征。皆作者于有文字中顯出無文字之妙者矣。

李逵道。兄弟若閒。便要生病。若不叫我去時。獨自也要去走一遭。李逵頗爲粗鹵。而每次下山。必有遇合。李逵朱富之入夥。湯隆之入夥。事皆出于意外。此次復以私自下山之故。得糾合焦挺。以說鮑旭。而建立劫救宣贊。郝思文之功。并能襲取凌州。以成功于關勝之先。是豈世之所謂福將者乎。福將之說。誠何足信。大抵皆君主與大帥愚人之術而已。事成則稱之曰福將。事敗則呼之曰忠勇。其實則皆誣辭也。天地間艱險之境。決非冒死不足以成功。用人者欲人之爲我冒死也。則安得不託于福命之說。其意若曰。人之生死。固有一定。某某如此之奮不顧身。而獨有奇功。以此知畏死者之絕無利益。而

人人皆可以爲我出死力矣。而王者不死之說。亦由此而愈得其十分圓滿之解決。欺人之事。孰有過于此者乎。李逵率其本色。固自以有事爲榮。福將不福將與否。原非其所顧慮。觀彼所言。特曰閒則生病耳。然而伊古以來之所稱爲福將者。大半皆出于此途。其實此一輩人之戰不旋踵而死者。曾不知其凡幾也。李逵之收湯隆也。直告之以姓名。李逵之收焦挺也。亦直告之以姓名。以梁山著名之人。而當孤身道塗。相遇此素不識面之人。而絕無忌諱。又不能探其人之性情何如。何其粗疏乃爾。而竟有夫幸。雖云機械者之不能成事乎。然處世若此。其亦有取死之道矣。而竟以成功。庸庸者得不以爲其命當如是耶。不知扈莊之敗。求遇一人而不可得。曾市之戰。股膊上陣而幾以箭死。誠不知其所謂福將者安在。作者非痛惜于福將之太疏。乃深惡夫此籠絡福將者之太壞。此其意當微會之。

關勝收兩將 關勝收此兩將。必先之以兩敗。固與史進兵敗同意。然作者亦不能寫得太滿足也。夫既經禽單廷珪而說降之。尙復爲之諱敗。此其度量實不可及。繼之以單身說降魏定國。則其膽識亦甚可重。謀勇兼資。而不爲之寫此兩敗。梁山上果當有此人乎。其亦不合情理之尤者矣。夫以歷史上之觀察言之。則關勝忠于國族。而智勇未有以自見。作者善善從長。自不得不不少爲附會以留其身分。若必過溢其量。則此等歷史上單簡紀錄之事實。斷非僞爲。而何以稱焉。且關勝本以忠于國族見重。

而梁山則實在是不足以言忠之地。作者非另出手眼。其將如何著筆。故智勇俱全而未免于疎。亦其不得不作此態者矣。綜而觀之。梁山之人物。其可取者。當以三人爲代表。關勝以度。武松以俠。林冲以才。關勝無可以附會。故只能以度見。而林冲武松。則作者空中之樓閣。可以任意爲之。武松林冲之好處。關勝之地位不能有。而其不好處。亦非關勝之所當有也。然而全山已無他人矣。

水

誌

第六十六回索隱

二八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自義活捉史文恭

我前書宋江實弑晁蓋。人或猶有疑之。今讀此回。觀彼作者之意。何其反覆曲折。以著宋江不爲晁蓋報仇之罪。如是其深且明也。其一。段景住曰。郁保四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夫曾頭市三字。則豈非宋江所當刻肉刻骨。書石書樹。日夜號呼。淚盡出血也者。乃自停喪攝位以來。杳然不聞提起。夫宋江不聞提起。則亦吳用之所不復提起。林冲之所不好提起。廳上廳下衆人。之所不敢提起。與不知提起者也。乃今無端忽有段景住歸。陡然提起。則是宋江之所不及掩其口也。其二。段景住備說奪馬之事。宋江聽了大怒。夫曩爾曾頭。顧不自量。一則奪其馬。再則奪其馬。一奪之不足。而至於再奪。人各有氣。誰其甘乎。然而擬諸射死天王之仇。則其痛深痛淺。必當有其分矣。今

也。藥箭之怨累月不修。奪馬之辱時刻不待。此其爲心果何如也。其三。晁蓋遺令。但有活捉史文恭者。便爲梁山泊主。及宋江調撥諸將。如徐寧呼延灼。關勝索超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等。蓋不得與斯役。夫不共之仇。不及朝食。空羣而來死之可也。宋江而志在報仇也者。尙當懸第一座作重賞。以募勇夫。宋江而志在第一座者。則雖終亦不爲天王報仇。亦誰得而責之。乃今調撥諸將。而獨置數人。豈此數人。獨不能捉史文恭乎。抑獨不可坐第一座也。其四。新來人中。獨盧俊義起身願往。宋江便問吳用可否。吳用調之閒處。夫調將之法。第一先鋒。第二左軍。第三右軍。第四中軍。第五合後。第六伏軍。伏軍者。計算已定。知其必敗。敗則必繇此去。故先設伏以俟之也。今也諸軍未行。計算未定。何由知其必敗。何由知其敗之必繇此去。若未能知其必敗。未能知其敗之必繇此去。而又獨調員外先行埋伏。則是非所以等候史文恭。殆所以安置盧俊義也。其五。史文恭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炤夜玉獅子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夫史文恭所坐則是先前所奪段景住之馬。

馬之所馱。則是先射死晁蓋之史文。恭諺語有之。好人相見分外眼明。仇人相見分外眼睜。此言眼之所至。正是心之所至也。宋江而爲馬來者。則應先見馬。宋江而爲晁蓋來者。則應先見史文。恭出馬而大書那馬。宋江心頭火起。而大書看見好馬。然則宋江此來專爲馬也。其六手書問罪。輕責其殺晁蓋。而重責其還馬。及還二次所奪。又問炤夜獅子。夫還二次馬匹。而宋江所失。僅一炤夜獅子。已乎。若還二次馬匹。又還炤夜獅子。而宋江遂得班師還山。一無所問。已乎。幸也。保四內叛。伏窩計成。法華鐘響。五曾盡滅。也不幸。而青凌兩州救兵齊至。和解之約。直底變卦。然則宋江殆將日夜哭念此馬。不能置也。其七。盧俊義既已建功。宋江乃又椎鼓集衆。商議立主。夫商議之爲言。未有成論。則不得不集思廣謀。以求其定。如之何。如之何。不辭反覆。連引其語也。今在昔則晁蓋遺令。有箭可憑。在今則員外報仇。有功可據。然則盧俊義爲梁山泊主。蓋一辭而定也。舍此不講。而又多自謙抑。甚至拈鬮借糧。何其巧而多變。一至於如是之極也。嗚呼。作者書宋江之惡。其

彰明昭著也如此。而愚之夫猶不正其弑晁蓋之罪。而猶必沾沾以忠義之人目之。豈不大可怪歎也哉。

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選

得壯竄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為頭

一箇喚做險道神郁保四。橫添一人而不見其跡妙聚集二百餘人。盡來把馬劫奪。解送

曾頭市去了。曾頭市三字却從段景住口中提起皆深表宋江之不為晁蓋報仇也。仍從馬上提起以下彼此口口都只為馬則其不為晁蓋甚明

也妙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來。報知此事。林冲見說。叫且回山寨

與哥哥相見了。卻商議此事。眾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關勝引

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

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箇好漢。正在歡喜。段景

住備說奪馬一事。宋江聽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匹。至今不曾報仇。晁天王又

遭他射死。看他報仇二字放在奪馬下今又如此無禮。若不去剿這厮。惹人恥

笑不小。吳用道。即日春暖無事。正好廝殺取樂。天下豈有不共戴天之事。而需春暖而需無事而言取樂。哉。寫

宋江吳用全無報仇之心並筆

前者天王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且教時遷。他會飛簷走壁。

可去探聽消息。一遭回來。卻作商量。時遷聽命去了。無三二日。只見楊林石勇。

逃得回寨。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宋江見說。便。

要起兵。吳用道。再得時遷回報。卻去未遲。宋江怒氣填胸。要報此仇。片時忍耐。

不住。妙妙。馬之仇。片時不忍挑剔。妙絕。又使戴宗飛去打聽。立等回報。不過數日。

卻是戴宗先回來。寫戴宗時遷參差。疏密可喜。○天王死後久矣。杳不聞有曾頭市也。忽然再被奪馬。便爾戴宗時遷奔走。旁午筆筆皆極。著宋

江之惡也說這曾頭市。要與凌州報仇。欲起軍馬。見今曾頭市口扎下大寨。又在。

法華寺內。做中軍帳。數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略次日時遷回寨報說。

小弟直到曾頭市裏面。探知備細。與戴宗參差。疏密互見。見今扎下五箇寨柵。曾頭市前。

面二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師史文恭執掌。詳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

蘇定。詳南寨是次子曾密。詳西寨是三子曾索。詳東寨是四子曾魁。詳中寨是。

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弄守把。詳這箇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闊數圍。綽號。

險道神。詳將這奪的許多馬匹。都喂養在法華寺內。詳○馬亦還他下落。則後文易於收拾也。吳用。

聽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個寨柵，我這里分調五支軍將可

作五路去打。盧俊義便起身道。宋江喫驚之事。○員外皆不自家起身則亦與徐寧關勝呼延灼索超單廷珪魏定國等同不

見調吳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効。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問

吳用道員外如肯下山可屈為前部否。調撥則調發耳前部則前部耳目願吳用而口吞嗟之其不欲員外之盤弧先

登蓋灼如也。吳用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為前部先

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中軍礮響便來接應。獨調員外於無可

盡心機又豈料冷處埋伏之適遇宋江大喜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

軍平川小路。號宋江大喜四字書法。○於大軍未調之先先撥置盧員外者蓋舊日衆人久已肯服所慮獨盧員外一人故也。○僅領步軍五

百筆中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看他調撥又變出一樣章法奇才大筆差馬軍頭領

霹靂火秦明。小李廣花榮。副將馬麟。鄧飛。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

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

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

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差步軍頭領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副將鄒淵鄒

潤引軍三千攻打。千曾頭市正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調前書

盧員外又調開衆將此又大書宋公明自打總寨者見其志在親捉史文恭以必得第一座也妙筆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

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五千○看他領軍獨多而虛合後步軍頭領黑旋

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項充李袞引馬步軍兵五千。分明宋江其餘頭領

各守山寨。處處有此一句獨此句中不說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且說曾頭

市探事人探知備細報入寨中曾長官聽了便請教師史文恭蘇定商議軍情

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強兵猛將這夥

草寇須是這條計以為上策曾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鋤頭鐵鍬去村中掘

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土蓋四下里埋伏了軍兵只等敵軍到來又去曾頭

市北路也掘下數十處陷坑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

打此等沒落悉與第五十九回吳蓋輕入重地炤耀○有吳用又必得過數

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曾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軍

馬到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為奇引軍前進來到曾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

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執短槍。

頭市正復勁敵○意思前隊望見便要追趕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

然者此青巾白袍馳馬之處卽是掘下陷坑之四面掘了壕塹下了鐵蒺藜傳

下令去教五軍各自分頭下寨一般掘下壕塹下了蒺藜一住三日曾頭市不

出交戰。逸彼固以爲以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曾頭市寨中探聽他不

知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記着一離寨多少路遠一總有幾處。好時遷去了一

日都知備細暗地使了記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鐵鋤

分作兩隊。極奇又把糧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極奇當晚傳下與各

寨諸軍頭領來日已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極奇再教攻打曾頭市北

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只在那邊擂鼓搖旗虛張聲勢切不可進

極奇吳用傳令已了再說曾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便趕入陷坑寨

前路狹待走那里去次日已牌聽得寨前礮響軍兵大隊都到南門。

西兵起寨前一砲却是背後兵次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妙一箇和尚輪着

鐵禪杖一箇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道：「這兩箇必是梁山泊魯智

深武松。」一隊口中猜出一隊旗上看出只二隊便有如許變換處卻恐有失便

分人去幫助曾魁。弱分也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妙一箇長髯大漢一箇虎面

大漢。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一隊旗史文恭聽

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寫分兵明又聽得寨前礮響。寨前礮響寨前又礮響

法史文恭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塌了陷坑。山下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里

吳用調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妙妙正令寨前陷坑無用也前面步軍

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可歎此吾所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可背後吳用軍馬

趕來。盡數逼下坑去。彼掘陷坑而我史文恭卻待出來。吳用鞭梢一指。軍寨中

鑼響。一齊排。出百餘輛車子。盡數把火把點着。妙妙上面蘆葦乾柴。硫黃焰硝。一

齊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攔。當住。只得回避。又不令

得衝突所謂計必萬全者也如此一段。急待退軍。公孫勝在陣中揮劍作法。

便是絕妙陣法豈得以其神官也而忽之刮起大風。捲那火焰。燒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毀。妙頭市矣。已自得

勝。鳴金收軍。四下里入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住。寫會頭市正復

敵勳次日曾塗對史文恭計議道。若不先斬賊首。難以追滅。囑付教師史文恭。牢

守寨柵。曾塗率領軍兵。披掛上馬。出陣搦戰。宋江在中軍。聞知曾塗搦戰。帶領

呂方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頭怒起。用鞭指道。誰與我先

捉這厮。報往日之讎。誰與我雖復順口之辭然亦見宋江功歸一身之意小溫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

方天畫戟。直取曾塗。兩馬交鋒。二器並舉。鬪到三十合以上。郭盛在門旗下。看

見兩箇中間。將及輸了一箇。原來呂方本事。迭不得曾塗。三十合已前。兀自抵

敵不住。三十合已後。戟法亂了。只辦得遮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

下馬。撚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曾塗。三騎馬在陣前。絞做一團。原來兩

枝戟上。都拴着金錢豹尾。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一齊舉。寫二戟多曾塗眼明。

便用槍。只一撥。寫一槍卻被兩條豹尾攬住。朱纓奪扯不開。三箇各要掣出軍器。

使用。此即對影山故事也。乃影山只是兩戟豹尾。此又添出槍上。朱纓便有加倍好看也。小李廣花榮。在陣中看見。恐

怕輸了兩箇。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鈇箭。搭上箭。拽滿弓。望着

曾塗射來。二十一九字一句其事甚疾○對影這曾塗卻好掣出槍來。那兩枝戟

兀自攪做一團說時遲那時疾。曾塗掣槍便望呂方項根搠來。三十七字一句

花榮箭先到正中。曾塗左臂其事甚疾翻身落馬。呂方郭盛雙戟並施其事甚疾曾

塗死於非命。死曾塗十數騎馬軍飛奔回來。報知史文恭轉報中寨。曾長官聽得

大哭。只見旁邊惱犯了一箇壯士曾昇。武藝絕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近。當時

聽了大怒。咬牙切齒。喝叫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曾長官攔當不住。全身披

掛。綽刀上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着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馬智勇猛

將極多。若論史某愚意。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飛奏朝廷。調

兵選將。多撥官軍。分作兩處征勦。一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

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兄弟趕來追殺。必獲大功。說言未了。北

寨副教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節。也道梁山泊吳用那厮詭計多謀。不可輕

敵。只宜退守。待救兵到來。從長商議。曾昇叫道。殺我哥哥。此冤不報。真強盜也。

只等養成賊勢。退敵則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住。曾昇上馬。帶領數十騎馬軍。

飛奔出寨搦戰。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鬪這會昇，只見黑旋風李逵手搭板斧，直奔軍前，不問事，繇搶出垓心。寫得妙

更急於霹靂火也對陣有人認得，說道：這箇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會昇見了，便叫放

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膊。妙人只用八個字活畫出來全得項充李袞蠻牌遮護。好

此時獨自搶來，被會昇一箭腿，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會昇背後馬軍齊

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

應歸陣。亦作一跌者不欲寫得管家太易也會昇見了宋江陣上人物，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

宋江也自收軍駐扎。以上二打會頭市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

會昇催併道：要報兄仇。史文恭無奈，只得披掛上馬。那馬匹便是先前奪的段

景住的千里龍駒。焰夜玉獅子馬。此篇寫宋江獨為馬來，非為晁蓋來也。故處處將馬出色點染見。是一篇綱領。宋江

引諸將排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宋江看見好馬，心頭火起。寫宋江本

筆妙便令前軍迎敵。秦明得令，飛奔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鬪二十

餘合。秦明力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槍到處。秦明後腿股上早着

倒顛馬下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

了一陣。再作一跌者不欲寫得曾家太易也收回敗軍。離寨十里駐扎。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

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息。密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槍手徐寧并要單

廷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密與吳用商量書法絕妙蓋來則定當成功歸則難與爭座者如徐寧呼延灼關勝索超

單廷珪魏定國諸人是也乃今敵勢浩大必須添人協助而此五六人者又未深知其心於是進退兩難回惑無措兩人密商而捨索超呼延取關徐單魏蓋寫宋

江心事歷宋江又自己焚香祈禱。暗卜一課。吳用看了卦象。便道：「恭喜大事無

損。今夜倒主有賊兵入寨。」取四○人後又書宋江卜課寫心上有事人皇惑不定如鑑○只用恭喜大事無損六字答宋江卜課下却

順便接入下文妙妙宋江道：「可以早作準備。」吳用道：「請兄長放心。只顧傳下號令。先去報

與三寨頭領。今夜起東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

里埋伏已定。是夜天清月白。風靜雲閒。好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賊兵今日

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曾昇見說。便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密西

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直到宋

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劫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兩頭蛇。

解珍右手下撞出雙尾蝎解寶後面便是小李廣花榮一發趕上只三旬曾索

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鋼叉搠於馬下曾索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

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可謂三戰曾長官又見折了曾索煩

惱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怕隨即寫書速差一人

齎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宋江傳令教喚入來小校將

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曾頭市主曾弄頓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

前者小男無知倚仗小勇搶奪馬匹冒犯虎威高曾家亦只在奪馬若射向

日天王下山理合就當歸附無端部卒施放冷箭只四字不更罪累深重百口

何辭然竊自原非本意也今頑犬已亡遣使請和如蒙罷戰休兵願將原奪馬

匹盡數納還知其事以深著宋江之罪也更齎金帛犒勞三軍免致兩傷謹此

奉書伏乞炤察宋江看罷來書目願吳用滿面大怒扯書罵道寫宋江吳用同

畫是滿面活靈出一時如鬼之伎來殺吾兄長焉肯干休只待洗蕩村坊是吾本

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凜顛不已吳用慌忙勸道願一箇罵一箇動一箇目兄長羞

矣。我等相爭，皆爲氣耳。爲氣則不爲氣蓋也。既是曾家差人下書講和，豈爲一時之忿，以

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曾長官與史

文恭拆看開時，上面寫道：梁山泊主將宋江，手書回示曾頭市主曾弄，自古無

信之國，終必亡。無禮之人，終必死。無義之財，終必奪。無勇之將，終必敗。理之自

然無足奇者。是句妙絕好議論。看他發出四句大議論，卻梁山泊與曾頭市

自來無仇，各守邊界。總緣爾行一時之惡，遂惹今日之冤。殺天王亦不深言，只

若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匹，并要奪馬兇徒郁保四。家請罪，只說奪馬

猶曰：雖罪不得不報也。若宋江問罪亦只說奪犒勞軍士金帛。討馬以見其無

所不說而獨忠誠既篤，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奪。曾長官與史文恭看了，

俱各驚憂。次日曾長官又使人來說：若要郁保四，亦請一人質當。宋江吳用隨

即便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五人前去爲信。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

低言，倘或有變，如此如此，不說五人去了。卻說關勝、徐寧、單廷珪、魏定國到了。

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扎住。且說時遷引四箇好漢來見曾長官，時遷向前

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這五箇人來。未必無謀。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奇人奇事曾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逵雖然粗鹵。卻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曾長官心中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撥五百軍人前後圍住。卻使曾昇帶回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中軍相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匹。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白龍駒。炤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寫宋江於馬極其加意。此以反映其視。晁蓋之仇如棄也。○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馬便如此。記得晁蓋便如此。不記得妙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早牽那匹馬來還我。寫宋江諱諱。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匹馬來。史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匹馬卻不與他。從人往復去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匹馬。妙筆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着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量。尙然未決。妙筆。妙筆。寫宋江便有即便退兵之意。以見此單單為奪馬更無餘志。忽然有人來報道。青州

凌州兩路有軍馬到來。宋江道：「那厮們知得必然變卦。」

變卦者不肯還馬也。若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

好○寫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只是借勢。履跌以表宋江意，只在馬未嘗肯為晁蓋報仇耳。不必又顯戰功，故只如此略略點去。

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

寨裏也教你做箇頭領，奪馬之仇，折箭為誓，一齊都罷。」

罷之仇折箭為誓，一齊都罷。罷十個字上明明只是你若不從，曾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心。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

下。吳用授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江

寨中講和，打聽得真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賺這匹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

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

用計，不可有悞。」

即己之親處，作誘敵妙處。他若信從了，我自有的處置。郁保四領了言語，直

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了一遍。史文恭領了郁保四來，見曾長官，備說宋

江無心講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曾長官道：「我那曾昇尚在那里，若還翻變，必

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

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無用。回來卻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會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南寨曾魁、東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卻閃來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箇消息。再說宋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如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退伏兩邊。卻教魯智深、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朱仝、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卻令楊志、史進引馬軍截殺北寨。此名番犬伏窩之計。百發百中。」劫寨之奇此爲第一。名色亦奇絕。當晚卻說史文恭帶了蘇定、曾密、曾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當先。曾密、曾魁押後。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不關。寨內並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曾頭市裏。鑼鳴礮響。卻是時遷爬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偏不寫放起火來。卻起鑼來。偏就法華寺三字。見景生情。撞起鐘來。妙妙。東西兩門火礮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將入來。卻說法華寺中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一齊發作。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會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

山泊大軍兩路殺將入來就在寨裏自縊而死曾弄曾密逕奔西寨被朱全一

朴刀搠死曾密曾魁要奔東寨時亂軍中馬踏如泥曾魁蘇定死命奔出北門

卻有無數陷坑寫得便似出背後魯智深武松趕殺將來相逢楊志史進一時

亂箭射死蘇定死○寫數人草草而死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攔入陷坑中去重

重疊疊陷死不知其數寫是用不惟不遭陷坑之失乃能且說史文恭得這千

里馬行得快出色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為晁蓋陰

約行了二十餘里不知何處特書四字以見此處非史文恭必走之只聽得樹

林背後一齊鑼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宋江冷

而史文恭又偏遇看妙筆妙筆○寫史文恭遇着那匹馬是千里龍駒見棒來

時從頭上跳過去出色寫馬妙妙○冷調員外者斯不欲其得遇史文恭也冷調

而又重獲之史文恭正走之間只見陰雲冉冉冷氣颼颼黑霧漫漫狂風颯颯

虛空之中四邊都是晁蓋陰魂纏住見晁蓋之質式史文恭再回舊路殺出西

縱頭上跳過再作一縱然後卻撞着浪子燕青出處極義偏先出又轉過玉麒麟

麟。盧俊義來。無妙筆妙筆。○如此千曲百折。喝一聲強賊待走那里去。腿股上只

一朴刀。搠下馬來。便把繩索綁了解投。曾頭市來。燕青牽了那匹龍駒。逕到大

寨。不惟寫得仇是他家報井。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惱。一喜一惱只是四字更

善讀史者疏之曰喜者喜盧員外建功怒者怒史文恭仇人也。先把曾昇就本處

斬首。曾昇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

車。回梁山泊散給各部頭領犒賞三軍。且說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榮領

軍殺散凌州軍馬都回來了。會大小頭領不缺一箇已得了這匹千里龍駒。炤

夜。玉獅子馬。看他一篇之中大書特書只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車內囚了史

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並無侵擾。回到山寨忠義堂上。

都來參見晁蓋之靈林冲請宋江傳令。古本有此林冲請三字教聖手書生蕭

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掛孝。箇箇舉哀。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蓋

已罷。晁蓋一生武師實宋江就忠義堂上與衆兄弟商議立梁山泊之主。晁蓋

明如畫石以下皆宋江商議之辭豈復以晁蓋為念哉遺。吳用便道。兄長為尊。

盧員外。爲次。其餘衆弟。兄各依舊位。吳用便道四字書法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

人捉得史恭文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

獻晁兄。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疎。怎敢承當此

位。若得居末。尙自過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何不一口到

遣令而及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衆人無能得及。員贊

別引他辭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衆兄弟不棄。暫居尊位。員外

挑外語却是生於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又非衆人所能及。挑衆人語第三件。宋江文不能

安邦。武不能附衆。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一

發衆人無能得及。挑衆人語○看他說出三件却偏不及爲天王報員外有如

此才德。正當爲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陞遷。能使弟兄們盡

生光彩。衆人語挑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盧俊義拜於地下。說道。兄長枉自多

談。盧某寧死實難從命。吳用又道。吳用又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皆人所服。兄

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原來吳用已把眼視衆人。故出此語。兩寫

人同惡共 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拚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

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是妙天是你只管讓來讓去假甚鳥快妙絕妙我便殺

將起來各自散火是妙是妙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

官都是受過朝廷誥命的他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是妙二語劉唐便道

我們起初七箇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卻讓後來人是妙天生

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要許多禮數酒家們各自撒開是妙天生宋江道

你衆人不必多說我別有箇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纔可定天玉之遣令置之

多商議許多道理寫得可觀可恨之極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江道有兩件事正是教梁

山泊內重添兩箇英雄東平府中又惹一場災禍直教天罡盡數投山寨地煞

空羣聚水涯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如望曰曾氏五虎中李逵箭中秦明箭亦可禡梁山之魄矣未幾

而花榮一矢先死曾塗次死曾索不得已修書通好返所奪之馬匹質投獻

之保四冀苟延歲月再報東門不期吳用設番犬伏窩之計彼劫寨而此進

兵。郁保四倒戈相向。所掘陷坑。適以自陷。曾氏閤家。盡滅於法華之鐘響。哀哉。

又曰。盧俊義願爲晁蓋報仇。奮然前往。宋江不用爲先鋒。而用爲埋伏。若豫知史文恭之敗北逃竄。必取道乎此。而特送盧俊義之首功。以義讓梁山泊之一座也。乃宋江讓俊義。俊義讓宋江。雍容揖遜。絕不類篡弒謀奪氣象。金聖嘆責其不遵晁蓋遺命。不讓俊義大功。又以致曾書重責盜馬。輕說報仇。此充類盡義之語。不惟無以服公明之心。抑且無以表盧公之概。

鄧狂言索隱

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到彼邊得壯竄有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強人。爲頭一箇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曾頭市去了。祝莊以儉雞。曾市以奪馬。代表梁山之狗盜行爲。其顯義也。願奪馬較爲重要者。馬爲軍中之所必需。而爲南方之所不足。北地強于南方。而塞外又強于內地。故不得不買。買而見奪。則又不得不怒。不得不爭。軍人以死爲性命。其所以供其戰場殺人之利用者。人人皆此心理。

豈獨一呼延灼之于踢雪烏騾。戰敗後猶戀戀不舍也哉。馬之爲用。胡族自比漢族爲強。其生產也。既較多而且健。其馳驟也。亦較多能者。而爲害益烈。我欲起而制之。則必先學其長技。而後不爲所制。又必并收其出產。而後可以便用。此買馬之說也。馬既產于北地。而何以寫彼之奪馬。蓋吾國之久用此塞外之馬也者。固自來出有代價。原非劫奪而來。卽或偶得之于戰利品。亦非有愛戰爭而不愛和平之野心。奈之何奪我之土地而有之。奪我之人民而奴之。土地爲其牧場。人民亦爲其牛馬。故以奪馬者例之耳。「宋江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尙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匹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照夜白者。唐室之御馬。玉獅子。玉璽之代名詞也。意若曰。吾輩謀革命光復之業。必將取消其天子之位而後已。且若猶有尺土一民尙隸于其野蠻政府之宇下者。不足以爲成功。無講和之理由也。顧可恨者。革命光復之名。畢竟是爲此玉璽而爲。明祖以驅逐胡元爲名。亦不過爲此欲爲皇帝之野心而已矣。孟子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仇也。苟其不函有外交之性質。而世有其人也者。鄙人爲之百拜百頓首。但恐奪照夜玉獅子之心。之發于權利者。舉世皆然耳。噫。密與吳用商議。教取大刀關勝。金槍手徐寧。并要單廷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金評來則定當成功。歸則難與爭座者。徐寧呼延灼關勝索超單廷珪魏定國諸人是也。此近是之言。而不可全信。

者。且亦非其主旨也。報仇者爲梁山泊主，雖出諸晁蓋之遺言。然全無根據。豈能爲之。盧俊義之所以不能。良有由矣。金評所舉惟關勝呼延灼近之。單魏二人。兵力才氣皆有限。且皆下于關勝。徐寧索超。孤身入山。有何能力。足以當此。關勝來降之日。收羅舊部最多。且單魏宣郝四將。皆受其範。是固宋江之所忌矣。呼延灼亦有舊部與韓滔彭玘二將。似亦近之。然而皆非宋江與吳用之所特別注目者。後至而無以服衆。愈于盧俊義者固無幾也。其特別注目者。則惟林冲。冲爲梁山之開國元勳。而又可以得晁蓋之舊部。若以宋江吳用之意度之。則因其善于魯達。則武松楊志史進及二龍山少華山桃花山之舊頭領。皆其徒也。且因其素識徐寧。則以爲其他軍官皆可以運動也。而又屢立大功。必有其心腹之親軍。設一旦踐晁蓋之遺囑。而又有諸人者爲之羽翼。宋江真有不安于首座之勢。故此大戰。并無有林冲其人者在也。且林冲素忠于晁蓋。宋江卽不調撥。彼以其死死生始終一致之交情。豈有不自告奮勇。而拚死以衝仇人之胸者哉。而固無聞焉者。彼固知宋江之忌之也。故忍而不言。非有負于晁蓋也。蓋晁蓋雖爲首領。而其人已死。則梁山大局。不可不顧。我本無心于首座。仇人何必自我而得之乎。一盧俊義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效。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一俊義蒙救上山。不得不請。然其言甚婉。亦非全然不知宋江之意者。偶然捉住史文恭。亦非俊義之所敢望。

也。且關勝呼延灼等亦無一人告奮勇。誰謂衆人不知宋江之心哉。而况久經被忌之林冲耶。關勝之來。不以之當曾市。而以敵青州兵馬。其意固已甚明。猶之盧俊義置之閒地而已耳。面面都寫至盡處矣。

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糧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部頭領。犒賞三軍。曾氏爲金國之人。玉獅子爲金王之坐馬。辭意顯明。斷無有過于此者。宋高宗忘親事仇。且在宋江之下矣。且金之末造。盜賊橫行。武仙之徒。亦封顯爵。叛服不常。職爲厲階。孟珙曾師攻蔡。號曰復仇。而仗人之力。卒以自斃。一篇之中。所含意又最多。是爲文章之結穴矣。比祝莊一段。尤爲深文。當參觀而各得之。敎師本爲遊民。而此則更重一敎字。外人入我中國。因漢奸以爲利者。弱則或降。或叛。強則或戰。或和。皆有人焉。敎之。呂文德。吳三桂等輩。萬世痛罵。而許衡。范文程。乃以名儒名臣稱。寧不可嘆。史文恭云者。降臣之好爲諛詞。蘇定云者。丁死亡之禍。絕而復蘇。痛定而不思痛。尙喪心病狂。爲人作走狗。以吠其祖國者也。然其人固當小有才焉。故曾戰之始末。敘史文恭亦頗不弱。「史文恭無奈何。披掛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千里龍駒。炤夜玉獅子馬。」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著。以此不會將來。「史文恭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匹馬時。著他即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蓋謂蠻族之所

以把持帝位者。漢奸一力救之。對宋江只爲此馬看。更覺明了。凌州青州兩路救援云者。彼勢已大部。落亦衆。故寫得與視莊不同焉。

宋江道。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員外處。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員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衆人無能得及。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蒙衆兄弟不棄。暫居尊位。員外生于富貴之家。長有豪傑之譽。又非衆人所能得及。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不能附衆。手無縛雞之力。身無寸箭之功。員外力敵萬人。通今博古。一發衆人無能得及。金評之意。以爲舍遺囑而挑撥衆人。誠然。然究其本身而論。則俊義自不能首座。與林冲等耳。第一層似無關緊要。然俊義之英鋒太露。前篇已經見之。犯罪在逃。則以廣義言。梁山皆其人也。以狹義論。亦屬多數。宋盧等也。富貴豈可以諉草澤。豪傑實以招衆忌。更說到力敵萬人。博古通今。則人人怕他爲首領矣。自來首事之時。首領每不如其屬下。通觀歷史。實居其最大多數。求其故而不得。則尊之曰某人能用人。斥之者則曰某人多權略。俊義之武林冲之才。安得而與宋江之百無一長者爭乎。天地間。平民爲有才者所壓。有才者又反爲無才所壓。平民固甚苦矣。然彼有才者。抑何不自悟而爲其所羅致乎。

宋江讓盧俊義。衆人不服。觀于此而知公推之不易言也。宋江既負晁蓋。而猶爲衆人所公認。則其

履霜堅冰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嗚呼！天地間至美之名，其果可以盡信哉？從對面言之，則假定道君下一立憲之詔，誠知其內閣總理必仍爲蔡京，而其陸軍大臣必爲高俅，非蔡京亦蔡京，非高俅亦高俅耳。其得爲議員者，大抵退閒之官僚及迂闊之儒生耳。從世界觀之法，何以有拿破崙墨西哥何以有狄愛士，美爲共和之祖國，何以有南大總統查費遜大維，法爲創始之革命，何以有保安委員之馬刺段敦羅伯卑爾黑蔽爾，而彼勢力金錢之運動選舉者，何以號爲文明先進國，而亦卒不免于此也。然而比較的上，則固已較愈于腐敗專制之政府矣。且諸人豈果心服宋江哉？特因其不服盧俊義之故，而乃不得不以之屬于宋江耳。人人服宋江，已不可言，人人非真服宋江，而不得不服宋江，是何見象。彼俊義者，其安得爲人所服乎？匪特爲日太淺也。功雖大而甚少，才雖雄而不好，以之與庸庸厚福之人相比較，已爲人情上之所不屬，而乃形之以元惡大憝之陰謀家，固宜其無計自脫，而終爲其下也。社會上習慣之情形，自古已然矣。今更觀其推戴之言而分論之，「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身拚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讓來讓去，假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夫李逵固以只服宋江著者，然已深知其假。李逵本不服人，徒以宋江名重，能合其脾氣，故與之相依，以自恣其意之所欲爲。原非不知宋江之僞者，每一讓位，李逵必吵，每吵必言及皇帝。

鐵牛何嘗不曉事。此次更說到天也不怕。試問替天行道。安放何處乎。武松見吳用以目示人。也上前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都是受過朝廷誥命的。他只是讓哥哥。如何肯從別人。武俠而精細者。武松也。與宋江交情又厚。自當贊成宋江。然此語則未見其心服。武松本身非軍官。蓋已指著他人。將自己輕輕脫開矣。若以軍官論之。則有勢力者當爲關勝呼延灼。彼固有其舊部之兵將。一舉足而可以重輕者。然呼延入山未久。而晁蓋已死。關勝則來於死後。其視遺囑。固當不以爲重。况以新人而處遭忌之地位。實不便于發言。以理論之。雖明知宋江之非。而既爲宋江之所招降。則事實上不得不贊成宋江。秦明花榮等。則爲宋江之私人。發言不足以爲有無也。以非軍官者代表軍官。用意何等深至。一劉唐便道。我們起初七箇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卻讓後來人。此言并連晁蓋說在一氣。宋江應當刺心。且以舊交立言。則晁蓋不死。宋江絕不得此座。是劉唐亦不過以舊交之故。勉強推尊而已。一魯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要這許多禮數。洒家各自撇開。一至此言乎。惟莽和尚能之。李逵不能。武松亦不能。宋江之假儼然言下事已做成。固讓何謂。名服而實不服。人心離矣。然何以林冲無言。彼豈不知回山謁靈。一林冲請宋江傳令。一之深刺其心哉。而彼固有所不避。義在則然。贊成宋江。良心上不許。晁蓋無罪。宋江負之。林冲知之矣。反對宋江。良心上又不許。大局已定。無以善其後。

矣。忍痛無言。固明知江之惡而不可以廢。則亦聽其人之尊之而已無與焉。若宋江疑其陰爲盧地。則俊義固無得此座之能力。而林冲又何容心乎。忠于晁蓋。亦復忠于梁山。真百八中第一人也。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八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釋雙槍將

打東平東昌二篇爲一書最後之筆。其文愈深其事愈隱。讀者不可不察。何以言之。蓋梁山泊晁蓋之業也。史文恭晁蓋之仇也。活捉史文恭。便梁山泊則晁蓋之令也。遵晁蓋之令而報晁蓋之仇。承晁蓋之業。誓箭在彼明明未忘。宋江不得與盧俊義爭斷斷如也。然而宋江且必有以爭之。如之何。宋江且必有以爭之。棄晁蓋遺令而別鬪東平東昌二府借糧。則盧俊義更不得與宋江爭也。亦斷斷如矣。或曰。二城之孰堅孰瑕。宋江未有擇也。是役之勝與不勝。宋江未有必也。何用知其必濟。何用知盧之必不濟。彼俱不濟。無論若幸而俱濟。則是梁山泊主。又未定也。今子之言。盧俊義必不得與宋江爭也。何故。噫。嘻。聞絃者賞音。讀書者論事。豈其難哉。豈其難哉。觀其分調衆

人之時。而令吳用公孫勝二人。悉居盧之部下也。彼豈不曰。惟三軍師實。左右之則功。必易成功。必易成。是位終及之。庶幾有以不負天王之言。誠爲甚盛心也。乃吾獨有以知吳與公孫之在盧之部下。猶其不在盧之部下也。吳與公孫。雖不在宋之部下。而實宋之部下也。蓋吳與公孫之在盧之部下。其外也。若其內。固曾不爲盧設一計也。若吳與公孫。雖不在宋之部下。然而尺書可來。匹馬可去。借箸畫計。曾不遺力。則猶在帳中。無以異也。且此岸上糧車水中米船。而不出於吳用。耶陰雲布滿。黑霧遮天。而不出於公孫勝。耶夫誠不出於吳與公孫。則已耳。終亦出於吳與公孫。而宋江未來。括囊以待。宋江一至。爭鞭而效。此何意也。跡其前後。推其存心。亦幸而沒羽箭難勝耳。不幸而使沒羽箭者。方且一鼓就擒。則彼吳用公孫勝之二人者。詎不能從中掣肘。敗乃公事於以徐俟。宋江之來。至哉。繇斯以言。則是宋固必濟。盧固必不濟。盧俊義之終。不得與宋江爭也。斷斷如也。我故曰。打東平東昌二篇。其文愈深。其事愈隱。讀者不可不察也。

此書每欲作重疊相犯之題。如二解越獄。史進又要越獄。是其類也。忽然以月盡二字翻空造奇。夫然後知極窘蹙題。其中皆有無數異樣文字。人自無才不能洗發出來也。刀槍劍戟如麻似火之中。偏能夾出董將軍求親一事。讀之使人又有一樣眼色。

話說宋江要不負晁蓋遺言。把第一位讓與盧員外。衆人不服。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兩箇州府。卻有錢糧。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里百姓。今去問他借糧。可寫下兩箇關兒。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

泊主至此宋江忽換別一令曰如吳用道也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

有先打破城子者便做梁山泊主爲梁山泊主。某聽從差遣。此時不繇盧俊義當下便喚鐵面孔目裴宣寫下兩箇關兒。焚香對天祈禱已罷。各拈一箇。宋江拈着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

衆皆無語。當日設筵飲酒中間。宋江傳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調撥又換林冲。

花榮。劉唐。史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王矮虎。一

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駕船接應。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將是用公孫勝二人。悉讓盧俊義以愚衆。人奇妙之極。夫又安知其非以製其肘乎。關勝。呼延灼。朱仝。雷橫。索超。楊志。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袞。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駕船接應。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柵。分俵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煖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廝殺。寫得好卻說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餘里。地名安山鎮。扎駐軍馬。宋江道。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和一箇兵馬都監。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槍。人皆稱爲雙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雖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兩箇人齎一封戰書去那里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敢與我先去下書。只見部下走過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齎

書去下。

郁保四新到立功例也。

又見部下轉過王定六道小弟新來也。並不曾與山寨中

出力。今日情願幫他去走一遭。

王定六亦須立功例也。

宋江大喜。隨卽寫了戰書。與郁保

四王定六兩箇去下。書上只說借糧一事。且說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

馬。到了安山鎮駐紮。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槍將董平商議軍情重事。正坐間

門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郁保四王定六當堂廝見了。將書

呈上。程太守看罷來書。對董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糧。此事如何。董平聽了大

怒。叫推出去卽便斬首。程太守說道。不可。自古兩國相戰。不斬來使。於禮不當。

只將二人各打二十訊棍。發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郁保四王

定六一索捆翻。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箇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說董平那

廝無禮。好生眇視大寨。宋江見打了兩箇。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

四王定六上車回山將息。只見九紋龍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

院子裏一箇娼妓有交。喚做李睡蘭。往來情熟。我如今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

借他家裏安歇。約定時日。哥哥可打城池。只待董平出來交戰。我便爬去更鼓

樓上放起火來。裏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卽收拾金銀。安在包袱裏。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觀方便。我且頓兵不動。且說史進轉入城中。逕到西瓦子李睡蘭家。大伯見是史進。喫了一驚。接入裏面。叫女兒出來。厮見。李睡蘭引入樓上坐了。便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得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這兩日街上便闐闐地說。宋江要來打城借糧。你如何卻到這里。史進道。我實不瞞你說。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會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糧。我把你家備細說了。我如今特地來做細作。有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活。史進李睡蘭葫蘆提應承。收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卻來和大娘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時。是箇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發。不是耍處。大伯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還出了言語。他們有日打破城子入來。和我們不干罷。虔婆便罵道。老蠢物。你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懷。解衣去趕。天下通例。自首者卽免本罪。你

快去東平府裏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後負累不好。大伯道。他把許多金銀與我家。不與他擔些干係。買我們做甚麼。虔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卻似放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箇。院中大本領。讀之可畏。你若不去首告。我親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說在裏面。大伯道。你不要性發。且叫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喫他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卻去首告。且說史進見這李睡蘭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如史進便問道。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驚打怪。李睡蘭道。卻纔上扶梯。踏了箇空。爭些兒跌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亂。如畫。爭不過一盞茶時。只聽得扶梯邊脚步響。有人奔上來。窗外吶聲喊。數十箇做公的。搶到樓上。先是天伯來。次是做公的。上來寫得有光景。有大序。把史進似抱頭獅子。畫出史進。

極狠狼時畫出極雄健來奇甚

綁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廳上。程太守看了大罵道。你這厮

膽裏包身體。怎敢獨自箇來做細作。若不是李睡蘭父親首告。悞了我一府良

民。快招你的情繇。宋江教你來怎地。史進只不言語。妙不惟寫史進亦圖省筆也董平便道。

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加力打這厮。兩邊走過獄卒牢

子先將冷水來噴腿上。兩腿各打一百大棍。史進繇他拷打。只不言語。史妙寫出

董平道。且把這廝長枷木杻。送在死囚牢裏。等拿了宋江。一併解京施行。卻說

宋江自從史進去了。備細寫書與吳用知道。吳用在此無異吳用看了宋公明來

書。說史進去娼妓李睡蘭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來看宋江。書大

吳用之念宋江如此以表其同惡共濟妙妙問道。誰叫史進去來。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行首是

他舊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吳用道。兄長欠些主張。若吳某在此。決不

教去。從來娼妓之家。迎新送舊。陷了多少好人。更兼水性無定。縱有恩情。也難

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喫虧。宋江便問吳用請計。吳用便叫顧大嫂。勞煩

你去走一遭。可扮作貧婆。潛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

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說有舊情恩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揜入牢

中。暗與史進說知。我們月盡夜。三奇字變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可就水火之處。

安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放火為號。此間進兵。方好成事。兄長可先打

汶上縣。百姓必然都奔東平府。卻叫顧大嫂。雜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人知覺。

好甚不然者。寇警吳用設計已罷。上馬便回東昌府去了。寫吳用不在宋江定計反

威嚴如何得入去

顯其在虛後義部下而不爲俊義

定計也深文妙筆讀之可思也

宋江點起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汝上

縣果然百姓扶老攜幼鼠竄狼奔都奔東平府來。卻說顧大嫂頭髻蓬鬆衣服

藍縷雜在衆人裏面。撲入城來。遶街求乞。到州衙前。打聽得史進果然陷在牢

中。次日提著飯罐。只在司獄司前。往來伺候。見一箇年老公人。年老好善庶

幾放入也從

牢裏出來。顧大嫂看看便拜。淚如雨下。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貧婆哭甚麼。顧

大嫂道。牢中監的史大郎。是我舊的主人。自從離了。又早十年。只說道在江湖

上做賣買。不知爲甚事。陷在牢裏。眼見得無人送飯。老身叫化得這一口兒飯。

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箇強如造七層寶塔。那公人道。他是

梁山泊強人。犯着該死的罪。誰敢帶你入去。顧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剮。自教他

瞑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一口兒飯。顯得舊日之情。會說罷又哭

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箇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箇婦人家。有甚利害。註出特

之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進。項帶沉枷。腰纏鐵索。史進見了顧大

嫂。喫。了。一。驚。做。聲。不。得。顧。大。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來。喝。道。這
 是。該。死。的。歹。人。獄。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即。忙。出。去。饒。你。兩。棍。文。來。出。奇顧。大。嫂
 更。住。不。得。只。說。得。月。盡。夜。叫。你。自。掙。扎。文。門。出。奇史。進。再。要。問。時。顧。大。嫂。被。小。節
 級。打。出。牢。門。史。進。只。聽。得。月。盡。夜。三。箇。字。文。門。出。奇原。來。那。箇。三。月。卻。是。大。盡。出。門
奇。文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見。兩。箇。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箇。小。節。級
 卻。錯。記。了。回。說。道。今。日。是。月。盡。夜。晚。些。買。帖。孤。魂。紙。來。燒。門。出。奇。文。來。奇。不史
 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將。令。我。嚇。絕。何。之一。箇。小。節。級。喫。得。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邊
 史。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他。回。頭。掙。脫。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節。級。面
 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絕。嚇。就。拾。磚。頭。敲。開。了。木。杻。絕。嚇。睜。着。鵝。眼。搶。到。亭。心。裏。絕。嚇
 幾。箇。公。人。都。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開。牢。門。只。等。外
 面。救。應。何。嚇。絕。如。之。何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了。總。有。五。六。十。人。就。在。牢。門。發
 起。喊。來。絕。嚇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議。董
 平。道。城。中。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困。了。這。賊。我。卻。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

江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公人圍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各執槍棍。去大牢前吶喊。史進在牢裏不敢輕出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三句寫三卻說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殺奔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城中。又喫虧了。他既殺來。准備迎敵。號令一下。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卻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排開陣勢。董平出馬。原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號他爲風流雙槍將。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雄雙槍將。風流萬戶侯。大處寫不盡。却向細處描點出來。所謂願上三毫。只是意。屈所在也。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搦。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槍。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金槍手徐寧。仗鈎鎌槍。前去替回韓滔。徐寧飛馬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箇在戰場上。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教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槍。直追殺入陣來。宋江乘勢鞭梢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

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在陣中。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槍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平寫董宋江不趕。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團團調兵圍住。顧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敢出來。兩下拒住。小靈却舉發大盡却不動奇情拘擊匪夷所及原來程太守有箇女兒十分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為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言和意不和。忽從風流出董平當晚領軍入城。其日使箇就裏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雄妙真英流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贅為壻。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那時議親亦未為晚。那人把這話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裏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軍馬控儘羽書旁午之中偏有筆力夾寫許多峰蝶蝶使妙妙這里宋江連夜攻打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大怒接上文回語妙不可言。只大怒二字便活寫出董平英雄風流四字有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箇寡將

怎當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十員。汝但早來就降。可以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死狂徒。怎敢亂言。說罷。手舉雙槍。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鬪數合。兩將便走。吳用計宋江軍馬佯敗。四散而奔。董平要逞驍勇。拍馬趕來。宋江等卻好退到壽春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吳用計離城有十數里。前至一箇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路。吳用計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趕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四箇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邊埋伏。卻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只等來時。鳴鑼爲號。絆馬索齊起。准備捉這董平。吳用計董平正趕之間。來到那里。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卻好到草房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拽起繩索。那馬卻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吳用計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槍隻馬。盡數奪了。兩箇女頭領將董平捉住。擒董平偏用兩女將爲風流二字渲染也用麻繩背剪綁了。兩箇女將各執剛刀。監押董平來。

見宋江。卸說宋江過了草屋。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箇女頭領。解着

董平。宋江隨即喝退兩箇女將。我教你去相請董平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

吳用計 二女將諾諾而退。吳用計 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

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已上皆吳用所定計可知。寫宋江擒董平。悉 董平

慌忙答禮。宋江道。倘蒙將軍不棄微賤。就為山寨之主。欺董平乎。欺 董平答道。

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已為萬幸。若言山寨為主。小將受驚

不小。特將山寨之主四字作註 宋公道。敝寨缺少糧食。特來東平府借糧。別無

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厮。原是童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

此語為是公論。為是私怨。兩邊閃耀。便成佳致。 若是兄長肯容董平回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取錢

糧。以為報効。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盔甲槍馬。還了董平。細 披掛上馬。董

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旛。都在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

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招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吊橋。董平

拍馬先入。砍斷鐵鎖。背後宋江等長驅人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裏。急傳將

令不許殺害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董平逕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了大牢救出史進。寫兩人各急甚妙便開府庫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廩裝載糧米上車。先使人護送上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阮頭領接遞上山。完正史進自引人去瓦子西裏李睡蘭家把虔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萬段。反觀董平宋江將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事快仍給沿街告示曉諭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事快告示已罷收拾回軍。大小將校再到安山鎮。只見白日鼠白勝飛奔前來報說東昌府交戰之事。宋江聽罷神眉剔豎怪眼圓睜大叫衆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來。氣過接有正是重驅水泊英雄將再奪東昌錦繡城。畢竟宋江復引軍馬怎地救應且聽下回分解。

鄧狂言索隱

宋江傳令調撥人馬。金評以二軍師掣肘爲慮而不爲宋固矣。雖然豈但已哉。觀其兩方面全部之分配。則慮之必不濟也無疑。而宋之得濟也亦屬僥倖耳。內部之不可以有隔閡也。固如是其甚哉。俊義之部下除二軍師以外其最健者關勝呼延灼索超楊志皆非俊義之所能用者也。其次則朱全甫

橫。是晁宋之至交。且與宋較厚。晁蓋既死。其目中亦當只有宋江。而非俊義之所得而用者也。水軍則李俊。童威。童猛。更爲宋江私人。是知俊義雖爲制將。仍不過等于孤身耳。晁蓋舊部頭領。惟有白勝一人。實與盧俱。然彼固下才。誠不足爲輕重。且亦吳用之走狗耳。三阮性直。心目中雖不爲盧。然其只知破敵。不暇計及其主帥爲何人。故亦收而置之宋江之部下。劉唐亦然。若林冲者。則宋江之所尤爲注意者耳。謁靈之請。已疑其與盧交。又山中勇將。惟彼實尙有謀焉。不以與盧。而自將之。其心不惟忌盧。抑且并林而忌之矣。旣已忌林。則名雖用林。而實則置之閒曹。林亦安得而不自危。首將衝鋒。素日之銳氣已消。毋亦有飛鳥良弓之懼乎。然而作者對於林冲。終不肯輕輕下此一筆。以爲林冲之遂不復若前日之敢戰也者。恐其實以累彼之身分。而宋江之罪。亦遂以少爲未減也。宋江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手執鐵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槍。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叫金槍手徐寧。仗鉤鎌槍。前去替回韓滔。徐寧飛馬使出。接住董平。廝殺兩箇在戰場上。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叫鳴金收軍。一則曰。宋江遣韓滔。再則曰。宋江叫徐寧。則是宋江之不用林冲。而非林冲之不肯上前力爭可知也。一則曰。那對鐵槍。神出鬼沒。人不可當。再則曰。宋江深恐徐寧有失。便叫鳴金收軍。則兩人非董平之敵手。而宋江之不能用林冲。愈可知也。夫宋江者。旣已外沽多

撥俊義以謀臣猛將之名。而使之實際上無所用。而又恐彼關勝呼延灼索超楊志會議時未曾開口。恐其不爲我用。則姑且置之于盧之部下。而最忌之林冲。則自將之而不用。于是乎不得不雜用次等之人才。以彌其缺。而不知其決不足以當重任。而禦強敵也。故夫宋江之戰之始敗終勝。實惟僥幸。戰事上決不當有如此辦法也。且此一番調撥。目的物在于兩府。而兩府又皆有健將。當非宋江吳用之所不知。而何爲於內部之中。作此猜忌紛紛之舉。作僞心勞日拙。不亦所謂行險邀幸之小人矣乎。能者皆行。而秦明與武松魯達不與此調。秦明爲宋江之私人。留之以護其根本。武松魯達。則宋江吳用亦當疑其性之太直。而兩邊皆不好安放。故既得東平而後。武松魯達仍復調往前敵。而秦明則始終不調。其意可微會也。實則此戰爲爭位之戰。作者不欲以魯武二人。與此一事。而秦明濫竽于五虎。此時兩府皆係健將。既不好寫其不敵。又不好寫其相當。故寧置于守寨之地位。以見宋江之純粹仗倚私人也。作者于晁蓋既死之後。卽筆筆寫梁山之所以亡。而此一調撥。尤關於全部首領。不得不表而出之。以爲猜忌爭奪者戒。

只見九紋龍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院子裏一箇娼妓有交。喚做李睡蘭。往來情熟。我如今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裏安歇。約定時日。哥哥可打城池。只待董平出來交戰。我便爬去

更鼓樓上。放起火。裏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娼妓之制。固所謂決無人道者也。女閭三百。傳于管子。實惟伯者之術。蓋將以招徠工商以求富。探索敵情以爲強也。然旣已習之爲常。則淫慾之情。自爲律法上所不能禁。獨奈何亡身敗家者相隨屬。而聰明才力之士。乃亦陷溺于其中而不知悟乎。買妾在他人爲小節。而宋江幾死於是。因其旣已蓄謀。而又多交遊也。狎妓在平日亦爲小節。而史進幾死于是。因其旣已舉事。而又爲偵探也。夫造反是何等事。偵探是何等職。偶然狎妓。猶且有誤事者。況於以與妓情熟之故。而欲與秘謀以藏身。此固萬不可得之數也。夫機事不密。古人所戒。陰謀舉動。固只有自己骨肉所不得與聞者。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况于一妓。然而此種事實。竟不免焉者。情之爲害大矣哉。史進本一小富農家。少年浮躁。其至于冥行不顧。猶爲人情之常。獨奈何宋江以老奸巨猾。而亦不會思慮及此。蓋言其重視金銀。而又以映合婆惜一段故事耳。少華山亦算首事。作者蓋深致意焉。

顧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剛。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口兒飯也。顯得舊日之情。說罷又哭。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箇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箇婦人家。有甚利害。此非爲吳用善用人而寫。乃極力寫大嫂也。大嫂在全部書中。實惟女界特色。亦武俠之代表者。與其重寫武。不如重寫俠。

武易而俠難。武有時賤。而俠終可貴也。顧既已上山。則寫武猶易。寫俠實難。作者奇想天開。乃特幻爲此送飯一篇之妙文。蓋此事較之柴進送蔡福金子。尤爲難辦。一在盧俊義未上梁山以前。一在史進既上梁山以後。案情不同。一在大名府未經開仗以前。一在東平府既定宣戰以前。時間不同。故彼可以金子動人。而此不可以金子動人也。欲辦此事。非有鐵膽剛腸。而兼之以柔情至性。濟之以慧眼妙腕者。固絕對的不能。然苟非出之以婦人。則亦將爲人所疑。而出之于婦人。將何從得此人才。故此處大嫂去。最爲合拍。今看其始之以大哭。繼之以纏綿。又復一眼看定年老公人。著著皆妙。公人雖用最惡毒。而年老暮氣。亦有悔心。而偶然慈善。且精神易糊塗耳。吁古今之國事犯。職納囊餽者何人。交通音信者何人。誠知羅蘭夫人利瑪儂之徒。其生平之所保全。當不止其夫主一人之生命矣。此篇因風流雙槍將之綽號。故多寫婦人。史進之被捕也。以婦人。史進之通信也。以婦人。而董平則被擒于孫二娘扈三娘。而終之以搶程小姐。婦人之可輕視而不可輕視也。有如是夫。一箇婦人家有甚利害。作者其命之矣。謂之著女禍之端也可。謂之倡男女平權之機也亦無不可。苟欲平權。其惟使者基之。史進在牢裏不敢輕出。外廂的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書中寫越獄者凡三次。白勝之越獄。越之以錢者也。解珍解寶之越獄。越之以力者也。史進之越獄。越之以智者也。越之以智而其機一誤。

是越獄之方。亦將至此而窮矣。乃竟不至於窮。而終以得全。作者故爲此奇險之文。固將以示人以腐敗官僚政治之絕無可以自恃也。夫勢至于越獄不成。則大嫂之無可如何固宜。史進到此。亦只好放出同囚中之五六十人。仗其凶徒。據住牢中以苟延旦夕之命。若董平者。則因手握兵符。而彼程太守衙門之公人。則猶在其軍隊之額外者也。史進雖勇。囚徒雖爲亡命。然其衆寡不敵。已經明甚。而何以聚集多人。終不敢入牢門之一步也。審是則董平之兵。固不可用。又無幫手。不過一孤人耳。匹夫之勇。惡足以守城而禽寇者。且匪特董平而已。「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然則失去此二副將。張清亦不過一孤人耳。此回與下回。分明是兩扇文字矣。匪直此也。書中副將之得力者。凡三。呼延灼之於彭玘韓滔也。關勝之于宣贊郝思文也。張清之于龔旺丁得孫也。而其餘則皆無之也。乃至於李成聞達。以勇名而不肯力戰。竟委之于其部下之索超。兵不能顧將。將不能顧帥。帥又不能顧兵。將腐敗之軍隊。何以竟至于此。此其故固不在于軍事。而在于政治之不良矣。雖有良將未必用。卽用而亦不得盡其才以治其兵。夫豈不可以鑒乎。

董平逕奔私衙。殺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奪了這女兒。作者書至終篇。乃忍無可忍。而發之於董平之一搶盜賊之罪至此極矣。前乎此者。周通之于劉女。王英之於劉恭人。皆欲爲之。而事終未成。宋江之

于扈三娘。不過與此稍異。其罪固無多等差耳。夫殺人之父而奪其女。殺人之兄而奪其妹。殺人之夫而奪其妻。固強盜之所優爲。亦強盜之稍有良心。而顧惜聲名者之所不肯遽爲。然亦終必爲之者。其性然也。獨奈何不以強盜名者。而亦公然爲之乎。漢何以有薄姬。而竟誇蒼龍據腹之瑞。唐何以有巢刺王妃。而更納盧江王瑗所奪人婦之姬。陳宣華何以入于隋宮。而樂昌亦圓破鏡。宋何以有小周后。而花蕊夫人。亦祀張仙。明何以有達妃有郭妃。而藍玉亦不以私元主妃而誅。元清兩代。尤難悉數。彼固以婦女爲其戰利之俘虜品。而何有于人道。金烏珠殺其部卒而奪之妻。鄙人特恨其一擊之不中耳。扈三娘俯首于仇敵之部下。何有于無拳無勇之程太守小姐乎。顧此段當與王英搶劉恭人一事。比例參看。劉婦幾被盜污。而終之以被殺。見其爲強盜之所不收也。程女本爲閨中之彥。而終之以被搶。見其爲顏色之所誤也。作者何心。而必欲此官僚之妻女。寫出此兩種污穢歷史哉。官僚之貪財慕勢。以供其妻女與子孫之罪孽。實爲可誅。故必加以辱戮而後快。充人民怨毒之心。而招盜賊淫殺之漸者。亦即借之以定盜賊之死刑。而竟使全然無辜。及無知陷罪之平民。亦櫻其禍。實惟作者之所不忍言。故即以官僚爲彼代受之。而猶恨其貽累于人也。且事實上固當有之。而豈以其爲冤哉。「太守家私俵散居民。」其罪固可知矣。然言居民而不言衆。則與慕容家私之俵散衆軍異焉。

水滸
第六十八回目錄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六十九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批詳前一回中

古亦未聞有以石子臨敵者。自耐庵翻空出奇。忽然撰爲此篇。而遂令讀者之心頭眼底。眞覺石子之來。星流電掣。水泊之人。鳥駭獸竄也。此豈耐庵亦以一部大書。張皇一百餘人。實惟太甚。故於臨絕筆時。恣意擊打。以少殺其勢耶。讀一部七十回篇。必謀篇段。必謀段之後。忽然結以如捲如掃如馳如撒之文。眞絕奇之章法也。

敘一百八人。而終之以皇甫相馬。嘻乎妙哉。此水滸之所以作乎。夫支離擁腫之材。未必無舟車之用。而啼齧嘶喊之疾。未必非千里之力也。泥其外者。未必不金其裏。竈下之厮養。未必不能還王於異國也。惟賢宰相有破格之

識賞斯百年中有異常之報効。然而世無伯樂賢愚同死其尤駁者乃遂走險。至於勢潰事裂國家實受其禍夫而後歎吾真失之於牝牡驪黃之外也。嗟乎不已晚哉。

話說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連輸了兩陣。城中有箇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寫出張清手下兩員副將一箇喚做花項虎龔旺。渾身上刺着虎斑額項上吞着虎頭。馬上會使飛槍。寫出龔旺一箇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寫出丁得孫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廝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趕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先就口中寫卻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燕青弩箭亦先盧寫作引輸了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裏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悉從口中寫二人見在船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來請。

哥哥早去救應。不聞爲設一計而竟請救宋江見說便對衆人歎道。盧俊義直

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都去幫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坐這第一把

交椅。誰想又逢敵手。看他無數權詐無數醜態遂令人不願卒讀既然如此。我等衆兄弟引兵都去救

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

說前事。權且下寨。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

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三通鼓罷。張清在馬上蕩

起征塵。往來馳走。門旗影裏。左邊閃出那箇花項虎龔旺。右邊閃出這箇中箭

虎丁得孫。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洼草賊。願決一陣。宋江問

道。誰可去戰此人。只見陣裏一箇英雄。忿怒躍馬。手舞鈎鎌槍出到陣前。宋江

看時。乃是金槍手徐寧。宋江暗喜便道。此人直是對手。或于徐寧飛馬直取張

清。兩馬相交。雙槍並舉。鬪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寧趕去。張清把左手虛提長

槍。右手便向錦囊中摸出石子。紐回身覷得徐寧面門較近。只一石子。眉心早

中翻身落馬。寫石子法龔旺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

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箇頭領。接着廝殺。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卻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卻待阻當。那騎馬已自去了。之或奪燕順接住張清。鬪無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望後趕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錚然有聲。伏鞍而走。寫石子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懼哉。拍馬提槊。飛出陣去。宋江看時。乃是百勝將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飛石打來。不去追趕。好又張清回頭不見。趕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卻待挺槊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鼻凹裏打中。只見鮮血迸流。逃回本陣。寫石子彭玘見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箇未曾交馬。好又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頰丟了三尖兩刃刀。奔馬回陣。寫石子宋江見輸了數將。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好今日將威風折了。來日怎地廝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宋江看時。乃是醜郡馬宣贊。拍馬舞刀。直奔張清。張清便道。一箇來一箇走。兩箇來兩箇逃。你

知我飛石手段麼。宣贊道：「你打得別人，怎近得我？」說言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翻身落馬。寫石子法又寫一法子，龔旺丁得孫卻待來捉，怎當宋江陣上人多。衆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冲天，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拏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見宋江設誓，便道：「兄長此言，要我們弟兄何用？」便拍踢雪烏騾，直臨陣前，大罵張清小兒，得寵一力一勇。妙語如認得大將呼延灼麼？好張清便道：「辱國敗將，也遭吾毒手，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卻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動，鋼鞭回歸本陣。」寫石子法宋江道：「馬軍頭領都被損傷，步軍頭領誰取捉得這厮？」換一只見部下劉唐手撚朴刀，挺身出戰，張清見了，大笑罵道：「你那敗將馬軍，尙且輸了，何況步卒？」劉唐大怒，逕奔張清，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人馬相迎，劉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卻砍着張清戰馬，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門上掃着馬尾，雙眼生花，早被張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寫石子忽插入馬尾急待掙扎，陣中走出軍來，橫拖倒拽，拏入陣中去了。宋江大叫：「那箇去救劉唐？」接上脚又

志便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虛把槍來迎。楊志一刀砍去。張清鎧裏藏身。楊志卻砍了箇空。張清手擎石子。喝聲道。着石子從肋窩裏飛將過去。張清又一石子。錚的打在盔上。謊得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寫石子一法宋江看了。輾轉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回梁山泊。誰與我出得這口氣。朱仝聽得。目視雷橫說道。一箇不濟事。我兩箇同去夾攻。亦朱仝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箇不濟。又添一箇。繇你十箇。更待如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箇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雷橫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仝急來快救。頸項上又一石子打着。寫石子又一法○上兩石子打雷橫關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挺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兔馬來。救朱仝。雷橫剛搶得兩箇奔走還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關勝急把刀一隔。正中着刀口。迸出火光。關勝無心戀戰。勒馬便回。寫石子又一法雙槍將董平見了。心中暗忖。吾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平提雙槍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鄰近州府。唇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其理。你今緣何反

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張清。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三條槍陣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鬪五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槍桿。去錦袋中摸出一箇石子。右手纔起。不子早到。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好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箇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好兩箇石子打不着。張清卻早心慌。那馬尾相銜。好張清走到陣門左側。好董平望後心刺一槍來。好張清一閃。鎧裏藏身。董平卻擲了空。好那條槍卻擲將過來。好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廝並着。好大戰精彩。卻從兩匹馬上活寫出。來張清便撇了槍。雙手把董平。和槍連臂膊。只一拖。好卻拖不動。兩箇攪做一塊。好宋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龔旺。丁得孫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廝殺。好添出三人。張清。董平。又分拆不開。索超龔旺。丁得孫三匹馬攪做一團。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一齊盡出。兩條槍。兩枝戟。來救董平。索超。好出四人。又添張清見不是勢頭。棄了董平。跑馬入陣。好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卻忘了提備石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着董平急躲。那

石子抹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寫石子又一法索超撇了龔旺。丁得孫也

趕入陣來。好張清停住槍。輕取石子。望索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

血迸流。提斧回陣。寫董平一殿順手帶下。卻說林冲花榮把龔旺截住在一邊。

邊一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起一邊分敘之龔旺心慌。便把飛槍標

將來。卻標不着花榮。林冲龔旺先沒了軍器。被林冲花榮活捉歸陣。龔旺一這

邊丁得孫舞動飛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在陣門裏看見。暗

忖道。我這裏被他片時連打了一十五員大將。若拏他一箇偏將不得。有何面

目。放下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

馬便倒。卻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丁得孫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拏了

劉唐。且回東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

雖然折了龔旺。丁得孫也拏得這箇劉唐。回到州衙。把蓋相賀。先把劉唐長枷

送獄。卻再商議。且說宋江收軍回來。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

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彥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今日

張清無一時。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真是不在此人之下。定當是箇猛將。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久已。安排定了。欲何不早行我

法已字

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卻教魯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盡數引領水軍。安排車仗船隻。水陸並進。船隻相迎。賺出張清。便成大事。吳用分撥已定。再說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了兩陣。賊勢根本未除。可使人去探聽虛實。卻作道理。只見探聽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裏將許多糧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糧草船。大小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船馬同來。沿路有幾箇頭領監管。太守道。這賊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糧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糧草。尙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着。盡有米布袋露將出來。說得如畫張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他水中船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善覷方便。叫軍漢飽餐酒食。盡行披掛。捎馱錦袋。張清手執長槍。引一千軍兵。悄悄地

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

忠義糧。

堂名忠義乃至極亦名忠義世人可笑每每有此

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擔着禪杖。早直撥拽扎

起。常頭先走。張清道。這禿驢腦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魯智深擔着禪杖。此時自

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卻忘了隄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

喝聲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

又一石子既妙

猶聞餘滴也

張清軍馬一齊吶喊。都搶將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

撇了糧車便走。張清奪得糧車。見果是糧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趕魯智深。且押

送糧草。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張清要再搶河中米船。太守道。將

軍善覷方便。張清上馬。轉過南門。此時望見河港內糧船。不計其數。張清便叫

開城門。一齊吶喊。搶到河邊。都是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

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

何不早行我欲問之

張清看見心慌眼暗。卻待要回

進退無路。四下里喊聲亂起。正不知軍兵從那裏來。林冲引鐵騎軍兵。將張清

連人和馬都趕下水去了。河內卻是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兩童。八箇水軍頭領。

一字兒擺在那里。張清掙扎不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

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打城。太守獨自一箇。怎生支吾得住。

聽得城外四面礮響。城門開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

了劉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糧一分發送。梁山泊。本題完一分給散居民。太守

平日清廉。饒了不殺。東平東昌兩太守。兩糧結果好。宋江等都在州衙裏聚集衆人會面。只見

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都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

江見解將來。親自直下堂階迎接。便陪話道。悞犯虎威。請勿掛意。邀上廳來說

言未了。只見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着頭。擎着鐵禪杖。逕奔來要打張清。宋江

隔住。連聲喝退。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折箭爲

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讐。皇天不佑。死於刀劍之下。衆人聽了。誰敢再言。撫

將受之傷之恨。諸設誓已罷。衆人大笑。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見張清在

宋公明面前。舉薦東昌府一箇獸醫。覆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

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伯樂之才。原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

貌若番人。以此稱爲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

一河八人而以相馬絡之豈非欲令讀者得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耶宋江聞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去相聚。大

稱心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獸醫皇甫端來。拜見宋江并衆

頭領。宋江看他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髯過腹。誇獎不已。皇甫端見了宋江如

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宋江大喜。撫慰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

仗糧食金銀。一齊進發。把這兩府錢糧。運回山寨。前後諸軍都起於路無話。早

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叫放出龔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頭

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頭領。宋江歡喜。忙

叫排宴慶賀。都在忠義堂上。各依次序而坐。宋江看了衆多頭領。卻好一百單

八員。大結束語如椽大筆宋江開言說道。我等兄弟自從上山相聚。但到處並無疏失。皆

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今來扶我爲尊。皆托衆弟兄英勇。至此竟一句攪歸自

江權術過人如此我今有句言語。煩你衆兄弟共聽。吳用便道。願請兄長約束。宋江對

着衆頭領。開口說這箇主意下來。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符定數。七十二地

煞合玄機。畢竟宋公明說出甚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望如曰。兵法矢石並稱。以矢制勝者多。以石制敵者少。若張清真留侯者流也。飛石如錐。有同博浪。十五人者。一世之雄。中傷幾死。水泊開山以來。從無此挫銳之事。

鄧狂言索隱

盧員外提兵臨境。十日不出廝殺。此吳用之謀也。由東昌往東平。而爲宋江設謀。卽在此期間矣。然則俊義竟不知之乎。曰知之而無可如何。且彼意固未嘗與宋江爭也。俊義之罪。在曰矜富豪而自命英雄。然此皆社會上普通之習慣。而於箇人之私德。原無大過。若以遲上梁山而論。對革命則惡。對盜賊則又恕之矣。必寫得與宋江之野心陰謀。同爲一氣。作者殆不其然。顧名爲制將。而兵將非其所習。僅一燕青。其何能爲。且以孤羈之身。新立奇功。雖極力退讓。猶懼其不能自保。而乃於立足未定之際。揭穿此輩之陰謀。雖真正野心家。亦不爲此。則亦明知之而故昧之耳。豈有他人業經久據之地盤。而拱手以讓之于我。而我可以安然坐享其成者。若是兄長苦苦相讓著。教盧某女身不牢。一言已決。後來累次之堅辭。皆從此句描出矣。然俊義又安得晏然自處乎。宋江雖救俊義。而害俊義者實

其首謀事急相隨。豈能感宋江之恩。非比秦明一求新婦。便死心塌地以事宋江。而俊義不輕受籠絡。其辭意固自凜然。無待鄙人之饒舌也。是知俊義雖不爭首座。而當此地嫌位逼。痛定思痛之後。其心灰意慵之情狀。雖不可以告人。而其良心上之鬱鬱不樂者。終無有可以自解之一日。故結尾一夢。固爲作者宣布宗旨與手段不同之故之所存。而實亦探取俊義萬分不能自安之良心。而知其應當有此恍惚迷離之精神痛苦者耳。夫俊義之武勇。今豈有異于昔。其性情之剛。亦豈有所改變。而十日不戰。如何忍耐。且出戰而敗。敗而復戰。俊義亦未曾因其事勢危迫。而舍身冒險以當大敵之衝。謂制將之身分。固當如是歟。作者之對于張清石子。亦不好着筆歟。然而決非其主要之所關。蓋避嫌與暮氣兼之矣。副座如此。而梁山可以不速亡。有此理乎。願作者亦未嘗以此深責吳用與公孫勝者。彼本山泊之舊人。俊義新至。而孤立無援。彼乃棄其平日深交之人。而戴一後來居上者以爲之主。其亦不切于事情耳。以理論之則可通。以勢論之則不順。微特吳用與公孫勝。決不爲此。卽林冲之尊重晁蓋。亦絕不肯不顧大局。而漫然有所主張也。俊義之所決不自任者。此而已矣。衆人之所以主張照舊者。亦此而已矣。宋江多疑。自削手足。作僞心勞。實以自敗。首事者之龜鑒也。所可惡者。吳用平日既忌林冲。復忌諸將。而晁蓋未死。卽日日以其滑頭手段。宛轉于雙嶼政治之間。則此日之詭詐行爲。實由其前

提之久誤。則作者不得不於此篇著之。設使其以今日之所以爲宋江謀者。移其心於晁蓋未死之日。而陰折宋江謀奪首領之野心。則宋江或有所畏而不敢。不知出此。則後人評論。雖加之以宋江同惡之名而不得辭。然鄙人不以此說爲然者。以爲二方面取巧之罪。比獨附宋江尤重。蓋無論如何。彼固久已自立于不敗之地。而不知先著一差。全局皆非。蓋至于此日。而智者不能爲之謀。勇者亦無所盡其力矣。蓋至于此而俊義之在梁山。有不如無。而其他之雖有若無者。恐尙不止林冲一人。而結局離散之情形。亦當于無文字中得之。

城中有箇猛將。姓張名清。原是鬱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金評耐菴亦以一部大書張皇一百八人太甚。故于臨絕筆時恣意擊打以少殺其氣耶。甚妙。但此次被打者。亦實在皆有其可打之故。所以深誅之。與俊義之夢差同。而義亦微異。蓋謂駢誅之中。亦自有其可原者耳。故其意有以不打爲打者。打衆將。即所以打宋江也。有打如不打者。關勝之一把刀一隔。止中刀口。迸出火光。一者也有決不許其打者。盧俊義林冲武松三人是也。盧俊義之上梁山。原係出于萬不得已。而非其本心。是爲不甘心爲盜者之代表。即謂其以如此地位。而不言革命。亦惟作者可以誅之。而決非張清之爲軍官者之可以打之者矣。林冲之才。作者實認爲可以充革命者之首領。即謂其

前半世熱心官僚。然亦惟作者可以誅之。亦決非張清之爲軍官者之可以打之者矣。武松之品實惟平民豪俠者之模範。偶有缺點。亦出于無可奈何。其人自在魯達之上。故魯達猶有可打之理。而武松不能。非惟張清之爲軍官者之不可以打之。卽作者亦不欲誅之矣。然而魯達之可取處。亦在武松之次。只見階下魯智深使手帕包著頭。拿著鐵禪杖。逕奔來要打張清。一言其有可以不服之理由也。史進之不被打。則以王進之徒姑容之。秦明雖名在五虎。然亦不過宋江之私人。則雖不打亦猶之打耳。其餘人則皆同此例。願作者猶有託焉。元時火器已入中國。實爲利器。故以石子比擬之。猶之前文寫凌振架礮之義。而其被禽也亦同。參看前評。亦可得其意焉。上山獨後。而不見立功。作者不重利器也。若董平則全然無功。而反招一石。惡其搶程小姐。故極力誅之耳。龔旺心慌。便把飛槍標將來。卻標不著花榮。林冲龔旺先沒了軍器。被花榮林冲活捉歸陣。此言器之可恃而不可恃也。項充李堯之團牌。不敵飛叉。近不如遠也。龔旺之飛槍標不著。發不能收也。惟用器者能避器。花榮是也。惟用器者有時不能避器。張清丁得孫是也。卻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卻被呂方郭盛捉過陣來。)書林冲者。見林冲之始終其功。而惡宋江之不能用也。書燕青者。見盧

部之亦有其功。而形俊義之未嘗親戰也。

借糧與棄糧。自有梁山事迹以來。卽言借糧。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始終一致。而分兵打東平。東昌之日。又書借糧。作者之尊重此點。以爲國計民生之所從出。其亦惟此獨一無二之宗旨矣。賊之起由于亡。人之命專託于食。彼昏不知。貪殘酷虐。致使大多數之平民。苦于粗糲。迫于飢餓。於是乎民不聊生。而盜賊日多。猶未也。小竊苟活。實無作惡之能。而彼乃更詭其聰明才力之倫。使之無所得食。食之亦不得飽。飽之亦不得安。則其亂之漸盛者。此而已矣。雖然。猶未也。被逼而起。出之倉卒。其謀不深。其積不厚。有桀黠者。審機察勢。一舉而收之。而大亂遂不可終日。其極乃足以使斯人同歸于盡焉。迹其徒黨日聚日多。需糧愈衆。則求戰益力。彼非得此不足以自活。則其衆亦居然可用。而非復腐敗軍隊之所能制也。顧此篇何以獨言棄糧。蓋一言及于棄糧。則以其糧之不足也。更見其爲全軍重。卽可更見其爲民生重耳。梁山本爲借糧而來。乃不得不出棄糧誘敵之計。知敵知我之不足于糧。而不便于運也。在兵法爲示之以瑕。在文心爲獨探其本。「再說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了兩陣。賊勢根本未除。」張清雖能。副將已禽。以一孤將當梁山方張之寇。其事固不可以持久。惟兵愈衆。則糧愈多。糧愈多。則運益難。劫其運道。使其困于城下。而無所得食。則不退不可。欲退不能。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故張清之欲劫其糧。亦未嘗非兵家之上算也。吳用知其必有此著。然後即以棄糧之計誘之。而張清乃入吾彀中矣。然則軍無糧食。雖孫吳不能使之爲將。其義最明。究竟人皆飽煖。雖韓白亦不能招之爲兵。其故又可深長思也。飢寒交迫。慈父不能保其子。政府安得治其民。而况淫威所及。有立取其生命財產者乎。讀西漢人貴粟重農之詔旨。奏疏。不禁令人爲全世界糧食問題。放聲一哭。漢人以黃老治。核其時事。固未可以輕議也。

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十郡之官。而僅有一清廉之太守。則不清廉者之比較。已不僅十之一。若合京師及其他郡而計之。則又當何如。非特其人有然。亦其制有不得不然者耳。天下豈有以官僚爲主體。實可以謀國利民福者乎。又豈有平民之常識不充。未能自活。未能自治。而可以免于官僚政治之害者乎。誠以知其必不能矣。作者著此一筆。蓋非徒以著官僚中清廉者之少。亦以見少數清廉者之絕無所濟也。且爲官之職。豈徒以清廉兩字。便可了事。不能治民。不能禦賊。其愈于不清廉者。有幾何。徵論其不能禦盜。卽令其能爲張叔夜。平此小盜。已無足爲重輕。再進一步言之。則能平大盜者。亦不足言。漢平黃巾。唐平祿山。於民生之水深火熱。曾有毫髮之解釋否。此等問題。原關於全部分。而不僅箇人。作者欲爲將來開一新世界。持論不得不高。故不肯撫拾歷史。而託于水滸。恐爲知人論世。

者之所讖耳。叔夜以河間府知府勤王。卒爲金禽。遂以自裁。忠固有餘。才實不足。計其地位。非關勝比。故亦不加以褒貶也。然結尾于盧俊。我中明言長人嵇康。則亦節取其長。而不沒其功。蓋亦不可以輕議者。擒副之後。繼以受降。決非作者所滿意。但道君之時。羣盜如毛。亦斷無殺降以激變人心之辦法。叔夜位卑。蓋亦出于不得已。誠不可加以貶辭。惟作者則以爲百八人者。實在皆可殺。而官僚之可殺者。罪浮于盜賊。故只能託之于夢。而于叔夜之功罪。不加論斷。于歷史亦無所抵觸焉。與此一事。同爲斟酌盡善之致。

真有伯樂之才。原是幽州人氏。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人稱他爲紫髯伯。金評與魏叔子同意。漢武帝云。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詔求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作者其懷此理想乎。然此言出于莊子。仍是遊于方外之旨。觀莊子全書自明。蓋非遊于方外。不能于牝牡驪黃之外得之。得之亦與漢武之殃民等耳。閱水滸者。不可以手段爲宗旨也。顧曰幽州。曰貌若番人。則仍還其夷狄盜賊本來面目。亦未嘗與對照者相混。餘可類推。

水滸索隱

聖歎外書

第七十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或問石碣天文。爲是真。有是事。爲是宋江僞造。此癡人說夢之智也。作者亦只圖敘事既畢。重將一百八人姓名一一排列出來。爲一部七十回書。點清結穴耳。蓋始之以石碣。終之以石碣者。是此書大開闔。爲事則有七十回。爲人則有一百單八者。是此書大筋節。若夫其事。其人之爲有爲無。此固從來著書之家之所不計。而奈之何。今之讀書者之惟此是求也。

聚一百八人於水泊。而其書以終。不可以訓矣。忽然幻出盧俊義一夢。意蓋引張叔夜討之一案。以爲卒篇也。嗚呼。古之君子。未有不小心恭慎。而後其

書得傳者也。吾觀水滸洋洋數十萬言。而必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之。其意可見矣。後世乃復削去此節。盛誇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於衷然以忠義二字而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於如是之甚也哉。天罡地煞等名。悉與本人不合。豈故爲此不甚了了之文耶。吾安得更起耐菴而問之。

話說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八員。心中大喜。隨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鬧了江州。上山之後。皆托賴衆兄弟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心中甚喜。自從晁蓋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擄之人。陷於縲紲。或是中傷回來。且都無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從前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讓謝。我心中欲建一羅天大醮。報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則祈保衆弟兄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詔假三則上薦晁天王。早生天界。世

世生生再得相見。

話假

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受害之人。俱得

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衆兄弟意下若何。衆頭領都稱道。此是善果好事。哥

哥主見不差。吳用便道。先請公孫勝。一清主行醮事。

亦須軍師調撥

然後令人下山。四

遠邀請得道高士。就帶醮器赴寨。仍使人收取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

淨食。并合用一應物件。商議選定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

財。督併幹辦。日期已近。向那忠義堂前掛起長幡。四首堂上扎縛三層高臺。堂

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兩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一切主醮星官。眞宰堂外

仍設監壇。崔盧鄧寶神將。

寫詳

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

是四十九員。是日晴明得好。天氣和朗。月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與衆

頭領爲次。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開發一應文書符命。與那四十八員

道衆。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滿散。宋江要求上天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青詞。奏

聞上帝。

宋江乃至欲欺上帝。眞乃罪通於天矣。

每日三朝。卻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虛

皇壇第一層。衆道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頭領在第三層。聚小頭目并將校都

在壇下衆皆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一聲響，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門上衆人看時，直豎金盤兩頭尖中間闊，又喚做天門。開又喚做天眼，開裏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繚繞從中間捲出一塊火來，如栲栳之形，直滾下虛皇壇來。那團火邊壇滾了一遭，竟鑽入正南地下去了。

寫得出奇，遂與一結也。

此時天眼已合，衆道士下壇來。宋江隨即叫人將鐵

鍬鐵鋤頭掘開泥土，跟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一箇石碣正面

兩側各有天書文字。

以一部大書以石碣始，以石碣終，章法奇絕。

當下宋江且教化紙滿散，平明齊衆

道士各贈與金帛之物，以充襯資。方纔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蚪

蚪之書，人皆不識。衆道士內有一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間祖

上留下一冊文書，專能辯驗天書。那上面都是自古蚪蚪文字，以此貧道善能

辯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

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鐫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道四字，一邊是忠義

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卻是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

數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緣分不淺。偷蒙見教實感大德。唯恐上天見責之。言請勿藏匿。萬望盡情剖露。休遺片言。宋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謄寫。

漏不

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後面也有天書七十二行。

皆是地煞星。下面註着衆義士的姓名。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

三十六天罡而天罡乃在第二十七地煞而地煞亦在第二奇筆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閒星入雲龍公孫勝

天勇星大刀關勝

天雄星豹子頭林冲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天富星撲天鵬李應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雙槍將董平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天佑星金槍手徐寧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天究星沒遮攔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天壽星混江龍李俊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兒張橫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損星浪裏白條張順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天彗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玘

地奇星聖水將軍單廷珪

地猛星神火將軍魏定國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

地闊星摩雲金翅歐鵬

地闔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軸星轟天雷凌振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

地佑星賽仁貴郭盛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彗星一丈青扈三娘

俗本作慧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地默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地飛星八臂哪吒項充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滿星玉旛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地鎮星小遮攔穆春

地羈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

地妖星摸着天杜遷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

地全星鬼臉兒杜興

地短星出林龍鄒淵

地角星獨角龍鄒閏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雲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

地劣星活閻婆王定六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一部七十篇則非一番結束之所得了故特重重疊疊而結束之今第一重結束

文字既舉例有結束此回因一部七十篇之結束也

當時何道士辨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衆人看了俱驚訝不已。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弟兄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意理數所定誰敢違拗。宋江遂取黃金五十兩酬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資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且不說衆道士回家去了只說

宋江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箇大牌扁前面冊立三關忠義堂後建築鴈臺一座頂上正面大廳一所東西各設兩房正廳供養晁天王靈位東邊房內宋江吳用呂方郭盛西邊房內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帶房內朱武黃信孫立蕭讓裴宣右一帶房內戴宗燕青張清安道全皇甫端忠義堂左邊掌管錢糧倉廩收放柴進李應蔣敬凌振右邊花榮樊瑞項充李袞山前南路第一關解珍解寶守把第二關魯智深武松守把第三關朱仝雷橫守把東山一關史進劉唐守把西山一關楊雄石秀守把北山一關穆弘李逵守把六關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早寨四水寨正南早寨秦明索超歐鵬鄧飛正東早寨關勝徐寧宣贊郝思文正西早寨林冲董平單廷珪魏定國正北早寨呼延灼湯隆韓滔彭玘東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張橫張順東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餘各有執事第二重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忠義堂前繡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

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黃鉞白旄。青旛。皂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鎮天旗。盡是侯健製造。金大堅鑄。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掛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當日宋江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領。悉宜遵守。毋得違誤。有傷義氣。如有故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決不輕恕。計開梁山泊總兵都頭領二員。呼保義宋江。玉麒麟盧俊義。掌管機密軍師二員。智多星吳用。入雲龍公孫勝。一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神機軍師朱武。掌管錢糧。頭領二員。小旋風柴進。撲天鵬李應。馬軍五虎將五員。大刀關勝。豹子頭林冲。霹靂火秦明。雙鞭呼延灼。雙槍將董平。馬軍大驃騎兼先鋒使八員。小李廣花榮。金槍手徐寧。青面獸楊志。急先鋒索超。沒羽箭張清。美髯公朱仝。九紋龍史進。沒遮攔穆弘。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一十六員。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醜郡馬宣贊。井木犴郝思文。百勝將韓滔。天目

將彭玘。聖水將軍單廷珪。神火將軍魏定國。摩雲金翅歐鵬。火眼狻猊鄧飛。錦
毛虎燕順。鐵笛仙馬麟。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錦豹子楊林。小霸王周通。步
軍頭領一十員。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赤髮鬼劉唐。插翅虎雷橫。黑旋風李
逵。浪子燕青。病關索楊雄。拚命三郎石秀。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步軍將校
一十七員。混世魔王樊瑞。喪門神鮑旭。八臂哪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袞。病大蟲
薛永。金眼彪施恩。小遮攔穆春。打虎將李忠。白面郎君鄭天壽。雲裏金剛宋萬。
摸著天杜遷。出林龍鄒淵。獨角龍鄒閏。花項虎龔旺。中箭虎丁得孫。沒面目焦
挺。石將軍石勇。四寨水軍頭領八員。混江龍李俊。船火兒張橫。浪裏白條張順。
立地太歲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閻羅阮小七。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
西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八員。東山酒店小尉遲孫新。母大蟲顧大嫂。西
山酒店菜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貴。鬼臉兒杜興。北
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活閻婆王定六。總探聲息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
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四員。鐵叫子樂和。鼓上蚤時遷。金毛犬段景住。白日鼠

白勝。守護中軍馬軍驍將。二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守護中軍步軍驍將。二員。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專管行刑劊子。二員。鐵臂膊蔡福。一枝花蔡慶。專掌三軍內探事馬軍頭領。二員。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掌管監造諸事頭領。一十六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一員。聖手書生蕭讓。定功賞罰軍政司。一員。鐵面孔目裴宣。考算錢糧支出納入。一員。神算子蔣敬。監造大小戰船。一員。玉旛竿孟康。專造一應兵符印信。一員。玉臂匠金大堅。專造一應旌旗袍襖。一員。通臂猿侯健。專攻醫獸。一應馬匹。一員。皇甫端。專治內外諸病醫士。一員。神醫安道全。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鐵件。一員。金錢豹子湯隆。專造一應大小號礮。一員。轟天雷凌振。起造修葺房舍。一員。青眼虎李雲。屠宰牛馬猪羊牲口。一員。操刀鬼曹正。排設筵宴。一員。鐵扇子宋清。監造供應一切酒筵。一員。笑面虎朱富。監築梁山泊一應城垣。一員。九尾龜陶宗旺。專一把捧帥字旗。一員。險道神郁保四。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梁山泊大聚會分調人員告示。第三重當日梁山泊宋公明傳令已下。分調衆頭領已定。各各領了兵符印信。筵宴已畢。人

皆大醉。衆頭領各歸所撥房舍。中間有未定執事者。都於雁堂前後駐劄聽調。號令已定。各各遵守。明日宋江鳴鼓集衆。都到堂上。焚一爐香。又對衆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我等既是天星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異心。生死相托。患難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衆皆大喜。齊聲應道。是各人拈香已罷。一齊跪在堂上。宋江爲首。誓曰。維宣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梁山泊義士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花榮。柴進。李應。朱仝。魯智深。武松。董平。張清。楊志。徐寧。索超。戴忠。劉唐。李逵。史進。穆弘。雷橫。李俊。阮小二。張橫。阮小五。張順。阮小七。楊雄。石秀。解珍。解寶。燕青。朱武。黃信。孫立。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單廷珪。魏定國。蕭讓。裴宣。歐鵬。鄧飛。燕順。楊林。凌振。蔣敬。呂方。郭盛。安道全。皇甫端。王英。扈三娘。鮑旭。樊瑞。孔明。孔亮。項充。李袞。金大堅。馬麟。童威。童猛。孟康。侯健。陳達。楊春。鄭天壽。陶宗旺。宋清。樂和。龔旺。丁得孫。穆春。曹正。宋萬。杜遷。薛永。施恩。李忠。周通。湯隆。杜興。鄒淵。鄒閏。朱貴。朱富。蔡福。蔡慶。李立。李雲。焦挺。石勇。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王定六。郁保四。白勝。時遷。段景住。同秉

至誠共立大誓。竊念江等昔分異地。今聚一堂。準星辰爲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無回面。面面相視。一百八人人各一心。心皎潔。樂必同。樂憂必同。憂生必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於天上。無貽笑於人間。一日之聲氣。既孚終身之肝膽。無二偷有存心。不仁削絕。大義外是內非。有始無終者。天昭其上。鬼闕其旁。刀劍斬其身。雷霆滅其跡。永遠沈於地獄。萬世不得人身。報應分明。神天共察。誓畢。衆人同聲發願。但願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間阻。有如今日。當日衆人歃血飲酒。大醉而散。第四重看官聽說。這里方是梁山泊大聚義處。百一

八人姓名凡寫四番而後以一句總收之筆力奇絕是夜盧俊義歸臥帳中。便得一夢。晁蓋七人以夢始

八人以夢終皆極大章法夢見一人。其身甚長。手挽寶弓。自稱我是嵇康。影那叔夜字妙要與大宋

皇帝收捕賊人。故單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縛。免得費我手脚。盧俊義夢中

聽了此言。不覺怒從心發。便提樸刀。大踏步趕上。直戳過去。卻戳不着。原來刀

頭先已折了。可謂吉詳文字盧俊義心慌。便棄手中折刀。再去刀架上揀時。只見許多

刀槍劍戟。也有缺的。也有折的。齊齊都壞。更無一件可以抵敵。真正吉詳文字那人早

已趕到背後。盧俊義一時無措，只得提起右手拳頭，劈面打去。卻被那人只一弓梢，盧俊義左臂早斷，撲地跌倒。那人便從腰裏解下繩索，捆縛做一塊，拖去一箇所在。正中間排設公案，那人南面正坐，把盧俊義推在堂下草裏，似欲勘問之狀。只聽得門外卻有無數人哭聲震地，那人叫道：「有話便都進來，只見無數人一齊哭着膝行進來。盧俊義看時，卻都捆縛着，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妙

盧俊義夢中大驚，便問段景住道：「這是甚麼緣故？誰人擒獲將來？」段景住卻跪在後面，與盧俊義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員外被捉，急切無計來救，便與軍師商議，只除非行此一條苦肉計策，情願歸附朝廷，庶幾保全員外性命。說言未了，只見那人拍案罵道：『萬死狂賊，你等造下彌天大罪，朝廷屢次前來收捕，你等公然拒殺無數官軍，今日卻來搖尾乞憐，希圖逃脫。』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們時後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不朽之論可破

況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不朽之論可破我那劊子手何在？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聲令下，壁衣裏蜂擁出行刑劊子二百一十六人，兩箇伏侍一箇，將宋江、盧俊義等一百單八箇好漢在於

堂。下。草。裏。一。齊。處。斬。真正吉盧俊義夢中嚇得魂不附體。微微閃開眼看堂上。

時。卻。有。一。箇。牌。額。大。書。夫。下。太。平。四。箇。青。字。真正吉本妄肆改竄真所謂愚而好自用。

也。詩曰。太平天子當中坐。清慎官員四海分。但見肥羊寧父老。不聞嘶馬動將。

軍。叨。承。禮。樂。為。家。世。欲。以。謳。歌。寄。快。文。不。學。東。南。無。諱。日。卻。吟。西。北。有。浮。雲。詩好

大。抵。為。人。士。一。丘。百。年。若。箇。得。齊。頭。完。租。安。穩。尊。於。帝。負。曝。奇。溫。勝。若。裴。子。建。

高。才。空。號。虎。莊。生。放。達。以。為。牛。夜。寒。薄。醉。搖。柔。翰。語。不。驚。人。也。便。休。詩好

結極大章法

鄧狂言索隱

宋江要求上天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青詞。奏聞上帝。英雄競爭。無惡不作。民生困苦。同類傷殘。禱

天尚為私天。況欺天而且盜天也。然從來此等事實。大屬相連。愈作惡。愈迷信。愈迷信。愈作惡。徽宗之

稱道君。元代之崇喇嘛。皆其例也。顧舍僧而用道者。非惟上應楔子。而對於元代喇嘛。尤有屏棄不錄

之意在焉。

天罡名次。宋江事實上本居第一座。理想上卻不與以第一座。乃以吏道純熟四字了之。所以為權

謀者鑒也。紀事上之價值。宋江固毫無可取者也。盧俊義事實上本居第二座。理想上卻不拘以第二座。乃以立功復仇四字與之。所以爲武勇者鑒也。紀事上之價值。俊義固實有所長者也。顧宋江所以讓俊義以第一座者。實以其名而不以功與能。吳用之所以尙與俊義以第二座者。亦以其名而不以其功與能。武勇足以冀魁傑。而不足以當權謀。故彼曰天魁。此曰天罡耳。吳用實爲謀士之雄。自然列于第三。公孫勝偶聞大義之說。自然列於第四。關勝者。作者以其忠進之。宋江亦以其名與勢進之。林冲者。宋江雖以其忌抑之。作者則實以其功與才獎之矣。秦明何能。而居其次。卽以勇論。亦不如呼延灼。呼延之徒勇無謀。亦非林冲關勝之匹也。花榮一技之長耳。列名于此。實以宋江私花榮而并私秦明故。宋江之進柴進。實不以人才而亦以私情。繼以李應。其猶富貴之俗見乎。朱仝者。與宋江交最厚。而精明過于雷橫。其臭味自當相合矣。魯達武松其品最上。作者亦不欲其人爲宋江之所深重也。董平職在五虎。而名次差後。石碣之僞可知。張清楊志徐寧索超。皆軍官也。然徐寧索超。皆以孤身入山。先後攸分。宋江存勢利之見矣。戴宗惟神行一長。何以居劉唐之上。首事舊人。其功已不得與後來比。猶之靖難功臣。遠過于元助焉。穆弘雷橫。皆宋江私人。然穆甚橫豪。雷頗遲鈍。江固不以舊交之久而爲之進退也。六箇水軍頭領。李俊居阮小二上。張橫居阮小五上。張順居阮小七上。以地位言。宋江揚

新而抑舊。以籍貫言。作者先南而後北。楊雄非石秀之匹。進之以長。猶無大礙。解珍解寶。獵戶也。逐鹿中原。志願畢于此矣。燕青人奴。居然平等。衛青霍去病。曾何足道。名之曰天巧星。作者其亦有感于巧者。拙之奴一說乎。且爲盧俊義對照。天罡雖孤。而亦未嘗無助之謂。諸星名號。或因其本人取義。或因其對宋江取義。皆有確切不移之。由在固一一可以意會也。地煞次序。則稍有隨意者矣。然命名猶此義焉。

五虎上將。觀于五虎上將之皆爲軍官。作者其有憂患乎。革命非軍官不成。而政事非軍官所曉。惡之深而望之切。其義并著。且能事者只一林冲。關勝差亦近之。呼延灼董平。徒勇無謀。何足濟事。况秦明乎。綜而論之。此五人者。固有一人在蓄謀首事之列者也。而位居重要。其亦何足以當之。然林冲則又在實行首事之列者。世變不自軍官而生。究竟必自軍官而大。得此一人。殆不徒爲全山軍官生色。此非作者示人以不廣也。五虎上將。本不必盡用軍官。而乃不雜一人。事實上固常有之。然軍官本不能謀與治他事。故抑之于吳用之下。卽盧俊義之武勇。亦抑之于宋江之下。宋吳之非其人。固當別爲一義。然武人固不宜爲革命首領。卽有能者。作者亦只認爲一時之權宜。而必非長治久安之計。勢力之所偏重。有時而不能大公。古今所同慨也。

段景住卻跪在後面。與盧俊義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員外被捉。急切無計。求救。便與軍師商議。只除非行此一條苦肉計策。情願歸附朝廷。庶幾保全員外性命。段者。斷也。景者。日影也。住者。止也。段景住。末日之表示也。梁山之事實。全仗俊義。宋江未必真能用俊義。俊義亦未必真能存梁山。然俊義擒而宋江降。則謂之義氣。無寧謂之爲力不能支也。被捉原非難得之事。十郡官吏。何足論哉。將宋江盧俊義等一百單八箇好漢。在于堂下草裏一齊處斬。在事實上爲被擒。在理論上爲自危。此自俊義箇人地位而言之者也。歷史上未嘗誅之。而作者必欲誅之。且以官僚之有罪者誅之。誠不若以作者之純粹平民誅之之爲得體也。是真所謂歷史哲學家言者乎。天地間原無始終滿足之事。而著書者又當實有其決不滿意之良心。故紅樓夢全無好結果。儒林外史。本書實止于添四客。亦絕無好結果。乃足與社會情形相合。然要皆脫胎于此書。終未有如此書之所有重要及一切附屬人物。全體消滅者也。亦未有如此書之翻實爲空。而仍使其宗旨與歷史不觸不背者也。至矣。蔑以加矣。後來者又安能于此書再續一筆乎。續之者爲征四寇。羅貫中作。相傳爲作者同時人。大約年齒學問。皆當爲作者之後輩者也。彼其崇長盜賊。或亦出于遺老亡元之心。似不可以深責。然亦毒藥過用。未免不顧其後害矣。其曰征遼。固亦取于排外之義。然而當時之歷史上。實在無有使宋江攻遼之事。當時

之國情上。亦實在無可以攻遼之理。既已衝突事實。又與交鄰大錯。此種國權之論。鄙人不敢贊成也。其日討田虎王慶方臘。固亦取于以賊攻賊之例。然而宋江之爲人。未見其有愈此三人者。而三人之被逼爲盜。亦未見有異于宋江者。同罪異罰。已經不卽于人心。若謂降人可用。則權宜計畫。亦不足以爲治世法。此種用才之策。鄙人亦不敢贊成也。方臘之擒。出于蘄王。老將猶存。支持危局。而何敢將其成功之實迹。附會之以與盜賊。尤爲有心種界者之所不敢。且百八中有官僚而盜賊者。復取盜賊而官僚之。其將何謂。四征之餘。戰死者已居多數。而首領被砒毒以死。是教盜賊之不可以受招安也。其爲長盜也尤甚。亡元則亡元矣。而無如其絕不足以善後何耶。續征四寇者有後水滸。其書似最晚出。官僚而盜賊者。既已官僚。又復從而盜賊之。其亦更無謂矣。若謂宋江毒死。爲之訴冤。則鄙人深惡其語。微特宋江之死。不足爲冤。卽漢之韓信。彭越。英布。亦不足冤。進一步言之。雖謹飭如明之徐中山。疽發而賜食御膳以卒。亦不足冤。再進一步言之。則邵榮之于明祖。君臣之分未定。而橫加之謀反之名者。亦不足冤。何也。彼其起事之日。大王小侯之思想。亦已經當在宣布死刑之列。而不足深惜。惜之者所以惡君主。而非所以庇盜賊矣。其主體爲李俊爲新羅國王之一說。似與楊輔清之走美洲。劉永福之擾越南。微有關係。然而以箇人論之。則此兩人者。不可謂非一世之豪傑。若以政治方面。社會方面。

之種種觀察論之。則假盜賊之力以爲開闢殖民地之方法。則斷不可用。卽爲驅革命黨以防邊。亦近世強權君主者之所利用政策。然而對內則以自殺其人民。對外亦復終喪其威信。而況上將凋零。下材充數。不倫不類。何以自立其間架焉。乃至王進欒廷玉。亦歸于一氣。是誠不知其何說。而關勝之死節。乃又從而生之。衝突歷史。莫此爲甚。文人補恨之詞。絕對的無有價值之可言。若夫結水滸一書。自標以盪寇志之名者。荒謬絕倫。鄙人亦不屑以水滸之眼光責之。但就其事實上與歷史衝突。與水滸衝突。與其自己衝突者。表而出之。使知水滸之不可以輕續。至于盪寇志而大義全亡。有如此也。道君歷史。國亡身虜。不聞悔過。豈有可以假借之餘地者乎。叔夜平賊。擒副招降。不聞正法。豈有可以製造之事實者乎。點將錄出于明末。金瓶梅更在中葉。乃卷首膽大妄言。謂爲明人所作。託于耐菴。是不惟于事實乖舛。試問明季遺老。鑒于李自成張獻忠。肯爲此言否。誠所謂不知烏之雌雄者矣。關勝不可赦。陳希真可招。據何理由。石碣爲僞作。而百八人盡行該死。後來赴入梁山者則又可降而不殺。據何界限。秦明濫竿于五虎。而何以以上將斬之。而向需協助。扈三娘十合被禽于林冲。而何以以上將死之。而極力鏖戰。李應未著將才。而何以獨當一面。而尙能久持。武松固屬健者。而何以敵三上將。而尙難擒斬。盧俊義之射。魯智深之瘋。實在出于無聊之筆。并不爲相手方留其身分。諸如此類。不堪枚舉。彼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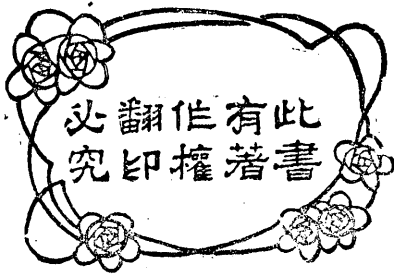
謂作于嘉道之間。然又云賊在金陵。購毀其版。則專爲洪楊而發無疑。然又不得不言一陳希真者。則以張家祥之以降賊而充欽差。故死守奴隸勢利之見。其又安足罵也。至于近世之新水滸。則是偶然游戲。原不與前書相關。故置之不論焉。

結尾兩詩 第一首云。「太平天子當中坐。」應楔子起首作結。又緊接上文「四箇青字」一句。言其藻飾太平也。「清慎官員四海分。」言清而不言剛。言慎而不言勤。老氏無擾之旨。雖不滿意。亦近似之矣。「但見肥羊寧父老。不聞嘶馬動將軍。」不重平賊。惟重無賊。且不願見革。革命之志。不得已也。「叨承禮樂爲家世。」言其士族。「欲以歌謳寄快文。」言其寄託。「不學東南無諱日。」東南豈能無諱。對西北而言。比較的也。「但吟西北有浮雲。」不能直說。只好微言。趙整云。不聞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李白云。坐視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卽此意耳。第二首云。「大抵爲人土一丘。百年若箇得齊頭。」費志以沒望之來者。「完租安穩尊于帝。」何等傲岸。有大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之概。「負曝奇溫勝若裘。」鄭所南云。布衣暖。菜羹香。詩書資味長。富貴何足以動之乎。野人獻曝。亦梨洲明夷待訪之意也。「子建高才空號虎。」文詞非所尙也。「莊生放達以爲牛。」自言其生平行事。且宣布作書之宗旨矣。「夜寒薄醉搖柔翰。」非得此境界。亦無如此靜細而闊達之文心。「語不驚人

也便休。極驚人之語。而出之以不驚人。作文之甘苦。具見于此。

水滸索隱終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發行



分發行所

水滸索隱 [全四册]

定價大洋三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隨費

汕頭至平路	梧州大中路	長沙南陽街	奉天鼓樓北	北平楊梅竹斜街	廣州雙門底	漢口後城馬路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索隱者	評者	著者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鄧狂言	金聖歎	施耐菴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上海崑崙路一〇一號				

大東書局

茶餘酒後 · 讀兩部大 · 心曠神怡 · 神

新式標點

老殘遊記

今古奇觀

一册大洋六角

一册一元四角

這兩部書的好處就在通俗隨你稍通文理的人讀上去不致澀口並且情節詞采都很富麗曲折不過舊本很有錯誤的地方所以本局特加校勘并用新式標點以金字軟面裝釘真個是愈加生色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830B

